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居覺生先生全集

下册

于右任



第四編 雜著

(甲) 辛亥劄記

熊　序

辛亥劄記者，友人居覺生先生存稿也。先生當辛壬之際，開國大事，皆所親歷，劄記甚詳，余昔嘗見之，許為開國信史。癸丑討袁，不克，遂逃海外，劄記散失，足為太息。其後還家，得日記殘本，所記皆武昌革命事蹟。而辛亥以前所記，尤可見義師之所由興，雖不甚詳，要堪寶貴。日記雖只存一本，然係巨册，今所發表，不過一半。謙退之懷，既不欲自彰其所建白，又於近事有不必直揭者，無妨姑置云。余閱此册，而有所感者，略言以四：一、遜清末葉，革命黨之發動，多主由邊省著手，以為腹地進攻，或難操勝算。黃克強入粵，宋遯初、吳崑等走東北，皆持此主張。其後遯初諸公，雖有長江中部同盟會之議，而實則徒有名義，諸公亦無肯親駐鄂者。及覺生先生回鄂，與武昌各團體，密切聯絡，遂有辛亥之事。蓋武漢為南北關鍵，一旦動搖，則四方瓦解，昔者何烈士自新，嘗持此議，不期而與其預測合也。二、自昔史家之論，凡領導羣生，而為萬民所托命者，必用天下之智以為智，而非恃一己之智也；必用天下之力以為力，而非恃一己之力也。孫公宏願毅力，以革命呼號海內外，領導羣倫，而任同志各盡其智與力，皆得自由活躍，無所牽制，無所顧忌。故鄂州一呼，而萬方響應，共戴孫公無異志。後之論者，於此不容忽視。三、楚人自昔有抵抗強暴之特性，秦起西戎，併六國，而楚乃以三戶亡之。元人入關，有天下者九十年，而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諸帝，皆以鄂籍，而發大難，驅暴元，還大統於朱明，育華胄以自由。今之覆

清，又由鄂始，此非論史者可注意之事乎。四、清末革命思潮，雖已澎湃於全國，然使無充實有力之根據地，則亦難遽覩其成。同盟會所以收功實於武昌者，則以鄂中無數志士，早從軍隊着手，當時純為民族民權二大思想，而忘生命以圖實現。王船山、杜于皇之學說與風節，感人至深。而民生主義，則以無大地主之故，當時似不甚注意。王漢首拚一死，其真誠、弘毅、高尚、純潔之精神，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鄂人之不計死生，而哀號於軍隊中，遂使全軍皆為革命黨，王公之化，不可忘也。而至今未蒙褒卹！夫鄂軍全體皆成革命黨，人人置死生於度外，此段雄壯之氣，如何可當。辛亥爆發，而瑞澂、張彪不得不逃，亦大勢之必然也。惜乎袁氏兇猘，摧殘三楚新興之氣殆盡，而國事乃不可問矣。昔者章太炎先生每遇鄂中舊人，無論其有無名位，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嗚乎！此真仁人之用心哉。今之談辛亥事者，祇視為兵變與瑞澂無能所致，則非獨昧於事實，而適見其中心之悠忽而無誠矣。覺生先生既允諸同志之請，以此册付印，而欲余序一言，故書所感，以質天下後世讀是書者。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熊十力。

自序

國父孫中山先生，當清末倡導革命，而吾鄂殊被其風。同盟會成立於日本東京，鄂中志士悉在會籍；余自追隨　國父，即為負責溝通武昌革命團體之一人。辛亥，武昌首義，余頗有劄記，凡重大事，皆隨手筆述，期存開國事蹟，積稿頗不少。癸丑討袁，正義未伸，余亦流離轉徙，劄記不幸散失。十七年回里，偶於故紙中，檢得日記一本，蓋出亡時偶留於宅者。展卷愴然，彌增感喟！友人知此事者，多主張付印，余殊不欲災棗梨。諸友皆曰：辛亥之事，後生漸不可聞矣，若此殘闕之日記，尚不許行世，將使　國父當年領導鼓舞之神功，與鄂中烈士經營慘淡之偉績，俱泯而不彰也。余聞而滋懼，乃汰其不必要，而擇其可存者存之，付書局印行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日　梅川居士。

附記二則

一、日記中頗有嫌瑣屑者，如盜金菩薩及沔陽監學之類。然當時黨人在憂患中之風趣，與籌餉之困難情形，却因此可見，故存之。

二、此編付印時，余覆閱一過，於字句稍有增損，故有若事後之追述者，如記黃花岡事，而謂武昌起義，猶不能不歸功是役，則今玆補筆也。



辛亥劄記

梅川居士覺生撰述

中部同盟會

辛亥前一年，庚戌夏四月，余自仰光被放。先是余主仰光光華日報，倡言革命，仰光領事蕭永熙，電清外交部，誣余鼓吹無政府主義，外部據此請英公使，電緬甸政府押解余與陳漢平交粵省大吏懲辦。舟過星州，同志等延律師依法抗爭，始改為自由出境，輾轉至日本。其時　總理在北美，克強在南洋，東京本部幾無人主持，形勢頗形渙散。迄六月，趙伯先自新加坡來，會譚石屏、宋遯初、林時爽、張簡亭諸兄，日商革命進行事宜。遯初主張由長江發動，有組織中部同盟會之必要。石屏力贊其議。談次結果，均以石屏年長，推彼約定時日，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大會於小石區左仲遠寓所。遯初指畫方略，擬定分步作法，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庶幾一舉可期成功。伯先性急，謂圖大事者，不可過迂緩，與會同志，亦咸謂革命志在犧牲，非欲收功實於一旦，如慎慮周詳，恐得失之見深，而冒險之氣餒，故咸主急進。最後由石屏提出進行方案，以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衆議僉同，於是中部同盟會由此發端。當時並未組織任何機關，亦未舉出任何幹事，只衆意規設此會，向長江突進耳。厥後同志紛紛回國，石屏、遯初先後抵滬，乃與陳英士、章木良、鄭贊丞諸人合謀，期在長江有所舉動。迄辛亥春正月，石屏抵漢，又提出中部同盟會，已發宣言，應加緊進行，余唯唯。蓋石屏初到，與武漢志士、尚未有聯絡，會務自無從籌策也。

上元來客

余廣濟人也，庚戌冬，經長江各埠調查後，便道回籍省親，家中方慶上元節，忽有口操湘音客馳入，父母以余好客，雅不為怪，問其何自來，答曰：「自漢口來」。所為何事？則出一書，拆閱之，乃係劉君紹襄函，稱有要事相商，宜速赴漢，余即款客一宿。翌日，着來伻先走武穴少待，余始託辭告別二親，買輪赴漢，晤紹襄於俄租界寶善里廣惠公司。

廣惠公司

廣惠公司者，宋遯初先生推鄒永成、張斗樞組織之秘密通信機關，表面營礦業，實則為經營兩湖革命運動之機關部。余與紹襄晤面之下，不及作寒暄語。紹襄即出一書，係黃克強先生親筆，大意云：吾黨舉事，須先取得海岸交通線，以供輸入武器之便，現欽廉雖失敗，而廣州大有可為，不久發動，望兄在武漢主持，結合新軍，速起響應。余讀竟，紹襄復告以此次由香港來，克強再三囑咐，並派譚石屏先生至南京九江各處聯絡，不久準來漢口，相與商定着手結合新軍之法及一切方略。

訪楊舒武

紹襄與余均離鄉日久，初到漢口。值禁網嚴密，幾尋不着一條路，找不着一個人，諸事無從下手。乃密訪楊舒武，先是東京有共進會，為同盟會外圍，劉公繼任其事，舒武為之運籌。庚戌冬，舒武由日本返漢，曾有函致余云：武漢組織略有頭緒，急促余歸。至是舒武復告以近事，並介紹孫武摇清，一字堯卿，事漸有緒可尋。

譚石屏來漢

辛亥正月二十五日，譚石屏先生到漢，聚商於其旅舍，譚先生謂：余奉黃先生命，督率長江革命進行，南京九江已有聯絡，兩湖尤關重要，因黃先生與胡展堂趙伯先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畢集，決在廣州起事，謀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間，當能實現，兩湖宜急起響應。並出八百元，交余為運動費。復談及中部同盟會之結合力，漸次彌滿，南京主任為鄭贊丞章木良等，九江新軍自南京開來五十三標，亦由南京主任通聲氣，各應俟成熟時機，而定響應之先後，武漢宜加倍努力。言次甚為激昂，在座均服其矍鑠。

八百元資金

余既受克強之命，復由石屏面授方略及資金，乃與舒武搖清諸人商分配進行工作，先租房屋一棟于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為總機關；復租一室於武昌胭脂山為分機關；又開一酒館於武昌黃土坡，為招待所。此三門面撐開，而資金已去其半矣。

黃土坡酒館

黃土坡位於武昌山前工程營與武建營之間，為軍隊出入必經之小街，創設同興酒館於此，專以食軍人，效法梁山朱貴酒家，為結合新軍計也。時欲覓一負責之人，苦不可得，堯卿忽想出一人，曰鄧玉麟者，其人曾入伍，近始赴十二圩。折緘邀之，鄧欣然來，乃使主黃土坡酒店，給開辦費一百元，店開不一月，而食指大進，酒酣耳熱之後，鄧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人人有陳涉傾秦、壽輝覆元之志。時吾鄂有識之士，皆知清運將終，多有懷革命之志，而入新軍者，各個秘密組合，彼此殊不相謀，自黃土坡機關成立，始向各方面溝通聲氣。由此加盟者日多，遂形成一秘密公開之革命團體，聲勢日益浩大。而酒店之命運，僅維持四個月，則以八百元之資金不繼，瀕於倒閉。

同興學舍

同時又設一同興學舍於巡道嶺九號，為同志往來居停之所，以揚州謝氏婦飾鄧玉麟眷屬，主持中饋。陳磊、趙師梅、趙學詩、費孟謙諸同志，常駐其中。未幾經費支絀，酒樓瀕於倒閉，而學舍幸得趙師梅、趙學詩資助維持，鄧玉麟、孫武典質已盡，僅餘藍布長衫一襲，誰外出，誰服之耳。其困窘有如此！

湖北新軍

張文襄總督兩湖，其在吾鄂之建設，以設學校練新軍為最要。而實業如紗紡繅絲等四局，兵工鎗炮諸廠及漢冶萍重工業廠，凡百新政，皆以實心實力課其成效；軍需工業更為完備。因此湖北新軍，有第八鎮及一混成協，器械服裝皆新式。然第八鎮統制張彪，當時盛稱文襄拔之馬弁中，以婢妻之，有鴉姑爺之號。教練則文襄另選能者主之。新軍士卒，多文人投筆為之，張彪雅不喜，而卒無如之何。混成協統領為黎元洪、黎以海軍出身，曾隸程壁光部下，甲午之役兵敗，奉提督丁汝昌命，赴日本下書，爾時地位不高。厥後以練新軍最有聲，文襄召之回鄂，洊至統領，為張彪所深忌，嘗譖於文襄，文襄不為動，且曰：黎元洪恭謹，可任大事，時加奬許。張彪計窮，乃百端逼辱元洪，欲其自去，嘗於軍中罰元洪跪，對衆卒前，擲其帽至地，元洪忍受無忿容，三軍皆不直彪。元洪廉謹寬厚、得士卒心，又敬禮文士，衆望歸之。辛亥義舉，竟受衆推，人以此服文襄有先見。

湖北學生界

湖北自張文襄創設學堂後，而新潮輸入，革命已伏萌芽。嗣後屢派多數學生至日本，學陸軍者：如吳

祿貞，已大露鋒芒。同時留學生創刊「湖北學生界」，以鼓吹革命思想。內地青年學子，亦以科舉停廢，出身無路，而文襄設武備及將弁學堂以招之，士子乃多投筆從戎。吾鄂各學堂，對於湖北學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手秘一册，遞相傳播，皆欲奮起為天完徐帝，大漢陳皇，而為漢族爭自由，復國權矣。

科學補習所

湖北革命團體，導源於武昌日知會，此人人所知也。日知會前身即科學補習所，此不可無紀也。甲辰春，圻水王漢，施南呂槐庭，黃岡何自新，沔陽張難先，桃源胡瑛等，倡立科學補習所於武昌多寶寺街，首以革命思想，灌輸於各學堂及各軍隊，結合志士，以圖光復，推呂槐庭為社長。一時軍學界入盟者，有江陵朱元成、潛江劉靜庵、陽新曹亞伯、施南康健唐、桃源宋教仁、沔陽歐陽瑞華、及毛復旦（以下多失其籍）、雷天北、許遠香、張品珊、傅楚材、劉菊坡、歐陽振聲、李勝美、陳從新、趙光華、陳教懋、馮特民、劉熙卿、時功璧等數十人。胡瑛、張難先投入工程營新軍，聯絡兵士。何自新、康建唐，往鄂西聯絡會黨。同時黃克強亦在長沙組織華興會，設日文補習所，互相策應。是年秋，兩省同志合謀，乘冬月十日西太后誕辰，湘鄂大吏，集長沙武昌皇殿慶祝時，同時設伏盡殺之，佔領武昌長沙，則兩湖各郡縣可傳檄而定，各省響應自易，摧清廷如拉朽耳。詎期前，長沙事洩，湘撫電告武昌有科學補習所，實為同謀。張之洞急派警員圍搜，則其室已空，一無所獲。蓋長沙破案時，黃克強密電科學補習所同志，先期避走也。後執房主、訊知其室為文普通學生歐陽瑞華等所租，知府梁鼎芬以涉及其監督下之學堂學生，不敢興大獄，僅開除歐陽瑞華、宋教仁學籍寢事，而科學補習所則遭封閉。

王漢刺鐵良

清光緒乙巳春，王漢刺清室親貴鐵良，不中，死之。熊十力作王漢傳云：王漢字怒濤，一字竹菴，

湖北圻水人也。少從姊夫同里何焜閣孝廉問易，焜閣學於同縣熊太晶孝廉，太晶講姚江學，踐履純篤，焜閣能傳其學。漢學有淵源，而深嗜易，所至恆持易書一卷，未嘗須臾去手。常與黃岡何自新熊十力等，為講習會於圻黃間。漢同宗有老儒王經在者治易精術數，咸同間，鄉人避兵者，未知東西等方，何走為利。請經為卜吉凶，輒驗。事為府縣官所聞，言之胡文忠，召卜兵事，亦驗；文忠欲留之，經在固有道者，堅請還鄉，且曰：術數不可為訓，若淹留軍中，恐騰笑於外，文忠笑而遣之。漢嘗聞老輩道經在舊事，一日與自新十力燕談曰，易固有數理，奈何流於術？十力曰：漢世易家，已言災異，宋邵子亦以術數聞，吾不解術數，亦弗欲知之，吾唯據本經以求數理。夫數原於虛，立於一，太極是也。一變而為二，虛者將實，坤之一是也。易曰：坤作成物，成物故實，物成而有對，故一一者二也。二與一反，既成乎實，則乖其虛之本然故也。然一終不予二之反，復變而成三，乾之保合太和是也。太和者，虛以運實，而無相反也。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造化之秘，如是而已。夫數以奇偶相生，無窮無盡，此貞常之理，於術數何與哉！漢聞而然之，自新以童稚補博士弟子員，天資豁達，豪邁不可一世，讀易至羣龍無首，悠然若有會心，即試問漢、十力曰，此何義耶？漢曰，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則羣龍也。天下不得有君，故無首也。三人者，相與撫掌大笑。漢學易，初宗程傳，自新、十力讀王船山書，極感奮，以語漢，漢取讀之，至易內外傳曰：此足以補伊川之不逮矣。然伊川切於踐履，船山固未嘗離此根本也。自新曰：漢學貴篤功，宋學尚超悟，吾將求悟而無廢篤可乎。十力曰：審若是，可以為通儒矣。漢曰：言之易，學不厭難也。會清政不綱，外侮日亟，漢、自新同師何君，何君走京師，知天下將大亂，歸語漢、自新，漢、自新憂之，曰：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忍安坐以書生自了乎。十力兒時觀劇，見漢衣冠而美之，曰：今何不然，父老告之故。十力曰，胡人與漢人孰多？曰：漢人多。曰：奈何以多制於少？父老不能對，十力極憤悶。稍長，聞父談歷代史事，至衰亡慘狀，輒痛心泣下。至是、十力、漢、自新同赴武昌，武昌見聞較廣，三

人者，益熟知中外情勢，以為清室不去，則民權無可伸張，何以禦外侮，慨然有革命之志。漢、自新共居旅舍，十力獨入軍營為兵，時科舉未廢，人皆怪三人為瘋狂、未幾漢、自新多結納諸豪俊，相與組織科學補習所，未久而敗。十力在營中，潛通諸悍卒，清光緒三十年，鐵良以欽差大臣南下考察，漢謂桃源胡瑛曰：天下之禍已亟，而士大夫猶昏昏無所覺，如此可奈何！清廷派親貴重臣南下，其以吾民為奴，而猜防之無已也。吾欲與此獠俱死，恐獨立不勝，子能與吾共事乎？瑛慨然許之，初擬待鐵良於武漢，潛江劉靜菴曰：不可，此事一發，恐當道禁網日嚴密，吾儕欲有所經畫於武昌，難立足矣。盍於省外行之？漢曰：吾有老母在，亦懼牽累，因決赴河南彰德，候鐵良乘車至，邀擊之。既抵彰德，漢語瑛曰：吾不敢強君俱死也，君可別寓一旅店，待吾死後，設法收吾屍，以死狀告武昌同志足矣。未幾，鐵良抵彰德，漢獨持鎗伺站上，猛擊之。時天下承平久，書生故不習兵，鎗連發不得中，衛兵來捕，漢急馳道旁井自溺。鐵良仍乘車去，命彰德知府根究。吏發其屍井中，得漢絕命書數千言，皆闡明民族民權大義，及憤親貴亂政，願以身殉，為天下倡。胡瑛貌為行商，向彰德紳商交涉，收漢屍殮葬之，年才二十有二。漢之行刺也，新婚僅一月，竟無子，漢死後，劉靜菴等聞耗，即成立日知會于武昌，自新、十力皆與焉。自漢刺滿清親貴，士人聞其風，多峻厲敢死；吳樾、徐錫麟皆繼漢之後，而以一死褫清廷之魄，作天下之氣，其功顧不偉哉！

民史氏曰：王怒濤之精神與功德，皆從易學中得來。兩湖學者，如王圻水譚瀏陽皆以身命實踐其所學，昭然與日月爭光矣。

日知會

日知會者，原為武昌聖公會所設之閱報室，乙巳三月，曹亞伯、何自新以科學補習所封閉後，黨人漸散漫，又激於王漢死義之烈，亟思結集黨團，乃與劉靜菴謀之聖公會長胡蘭亭及黃吉庭，假日知會為革命機關，藉避官府耳目。蘭亭等允之，公推劉靜菴主其事。自乙巳春夏間，開始秘密運動，至丙午開大會，

則聲勢已浩大矣。靜菴潛江人，名貞一，又字敬菴，治宋明理學，言動不苟，為人厚重謹慎，衆所敬服。每星期日，假文華書院，講演世界革命史，以為暗示，聽者甚衆，學生及軍人尤為感動。時何自新等，主張發佈有關革命思想之書册，於各軍營及學堂，宋教仁、范騰霄、吳崐、胡瑛、張難先、李九香、朱履中、彭養光、孫武、張純一、熊十力、徐祝平、張漢、吳貢三、殷子恆、宛思演、季雨霖、張潤生、鍾大聲、熊子襄、邱介甫、何子植、劉漢卿等，工作甚勤，其餘為信教入日知會者不與焉。未幾，孫中山先生自歐洲返日本東京，集中國留學生，成立中國同盟會，而湖北學生規設分會，公推會長余誠劍儕歸國，約日知會同志全體，加入同盟會，革命勢力益張。及丙午萍醴事敗，波及武昌，清吏乃捕劉靜菴、朱子龍、李亞東、張難先、吳貢三、殷子恆、季雨霖、梁鍾漢、胡瑛等九人：朱子龍死焉，餘皆永遠監禁。劉靜菴屢經拷掠不屈，以辛亥起義前三月，死於獄中。靜菴沉練有深識，能持大體，識者許其有經世才，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識者惜之，謂非獨吾鄂之不幸也。何自新、吳崐並在名捕中，自新走江南，起義前，即已病故。自新黃岡人，豁達俊偉，博學能文，時以劉青田期之，年事不永，人皆痛惜云。

劉家運非劉靜菴

丙午、萍醴事敗，湘撫岑春蓂電兩湖總督張之洞，謂會匪黨羽，潛來長江以圖不軌。張之洞懸賞緝拿中，有劉家運者，實湖南會黨首領之一也。日知會有沔陽郭瑤階者，貪圖賞金，遂指劉靜菴為劉家運，清吏拷掠楚毒，逼令供服，靜菴不屈，後劉家運亦被執，與殷子恆同獄。當時武漢各報，披載真假兩劉家運，於是聖公會、美國傳教士，為劉靜菴與清吏交涉，清吏將劉家運陰處死刑，以滅其口。

黃岡軍學界講習社

清光緒丙午正月，有黃岡張炳南者，家僅中資，乃變賣產業，率其子海濤，在武昌正衛街租一宅，初

為海濤任學堂之計，後聞革命之說而有感。同里熊十力，時在陸軍特別學堂，與鍾大聲、馮羣先、熊子襄、童澍、易介三、張其亞、涂覺民、邱可貞、童自純、畢振英、郝大衡、邱介甫、杜玉成等數十人，因海濤說其父，就炳南宅，規設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軍營兵士及各學堂學生，每星期日，約各同志聚會一次，名為補習功課。實則密商革命進行事宜，入會者，實不限於黃岡人，而以黃岡為名者，避營吏耳目也。十力在營中，運動甚力，風聲漸露，陸軍學堂之隊長湘人何錫藩者，密告張彪將捕之。有教習某係留日學生，於營務處得其消息，陰囑十力急避，此丙午初夏事也。講習社遂成曇花一現，然張氏父子則已為此廢產矣。熊子襄與鄂成徐叔淵等，走伊犂，又約同志作革命運動。及武昌舉義而伊犂首先響應云。

教育圖書社

余於乙巳六月偕蔡達生抵省垣，晤蒯立三、時伯弼等。其時立三設教育圖書社於橫街，密輸革命印刷品。而伯弼之家，則常聚多數人，雄談革命。迨丙午由日本返鄂，則教育圖書社已被封閉，只晤余劍儕等，相與密談劉靜菴被捕事。是時，湖北革命運動，尚未完全中斷者，則余劍儕諸人之力為多。劍儕麻城人，科舉未停時，曾中副榜。後涉學既廣，有革命思想，遂棄科名。為人誠懇豁達，亦俊才也。

羣治學社

羣治學社者，湖北新軍圖革命，始有具體組織之一集團也。發起者，為士兵林兆棟、黃申薌、黃元吉、曾省三、梁維亞等。同時蔣伯夔字翊武自上海中國公學來鄂，入四十一標充兵士，結識蔡大輔、唐犧支、李抱良、鍾琪諸人，皆相與主持社務。黃梅宛思演傾家資三千元，創辦商務報於漢口，以詹大悲為主筆，何海鳴任編輯，查光佛司筆政，劉堯澂任會計兼發行。一方為文字上喚起，一方為軍事進行。猶記余在仰光時，得讀漢口寄到之商務報，竊幸湖北有此一報館，革命黨必定有新組織，思演童年，補博士弟子，

服膺陽明學，其人誠摯有至行，諸志士皆依之。起義後，與竹山張鉞芸天，辦震旦報於漢上，持正義，以抗袁氏，及震旦報被封，遂終身杜門不出云。張鉞嗜哲學，泛濫中西，無所專主，性行醇潔，清和遜讓，外若易與，而介然不可犯之操，人咸憚之。

湖北新軍步兵，計有二十九標、三十標、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馬隊砲隊工程營等，二十九標兵士，大多數為旗人，乃控制新軍之中堅部隊，漢人入伍殊不易；但軍官學生卒業後派往見習，則不受限制。各軍營中，吾黨同志，以四十一標為最多。庚戌夏（辛亥前一年），湖南鬧米案勃發，湖北爭路風潮亦起，兩湖形勢驟臻嚴重，會湖南當局，請調湖北新軍入湘彈壓，湖北同志議乘此時起事，由四十一標發動，屬黃申薌計劃。爰命陸軍學生孫昌復由漢口運炸彈進城，向某處投擲為號，中途爆烈，事洩，張彪亦恐激成大變，不敢深究，但密為防範而已。黃申薌、林兆棟、黃孝霖等遂分途走滬，走川，漢口商務報館亦遭封閉，而羣治學社遂遇一頓挫。

振武社

四十一標舉事失敗，商務報被封之後，劉堯澂仍潛伏漢口。未幾，亦投入四十一標補充兵士，復結合同志，改組為振武社，初不與外間通聲氣，以防洩漏。當時同志與謀者，二十九標排長蔡國楨（濟民）、高尚志、杜武庫、楊選青、甘績熙等，三十標隊長張廷輔，吳基培（醒漢）、王憲章、萬國寶、陳復元、徐達明、王文錦、羅良驥、馮中興等，三十一標李建中、曾省三，黃元吉等，三十二標孫昌復、單道康、馮扶青、李成牧、朱黃強、向海潛等，四十一標蔣翊武、丁景良、唐犧支、李抱良，楊王鵬，蔡大輔、廖湘芸、李達五、章裕昆、王華國、曹珩等、四十二標張喆夫、劉化義、邱文彬、曾漢城、祝制六、胡玉珍等，炮隊徐萬年、孟發成、黃駕白、陳子龍、陳國楨等，馬隊陳孝芬、江炳靈、馬驥雲、錢升甫等，工兵營李乃斌、熊秉坤、金兆龍、方興、郭楚屏、馬容等、陸軍中學席正銘、雷洪、侯源英、謝莱等，陸軍測繪

學堂李翊東等，皆青年英俊，極一時之選，為辛亥起義之中堅。

抱冰堂一瞥

庚戌秋七月，新軍振武社同志，以團體日趨擴大，不可無嚴密之組織，乃利用星期日放假，約集同志等二十餘人，在蛇山抱冰堂，開一秘密會，制定標營隊排代表負責公約規程，大旨以排為單位，負一排之責者，為排代表；負一隊之責者，為隊代表；營標以上，其代表責任綦重，由同志審查確實，公推一人負責辦理，並製定簡單口號，以便交通。經此次集會議決，而部勒完整，進行猛利。未幾，一部分秘密外洩，楊王鵬等退伍，振武社又不免受多少打擊。

黃鶴樓團拜

諺云：「黃鶴樓上看翻船」。古來坐觀成敗者，皆受此譏，登斯樓者，輒有無限感想！革命黨乃欲一雪此恥，辛亥正月元旦，蔣翊武、詹大悲等約集同志，團拜於黃鶴樓頭，組織一文學社，蓋繼振武社之後，而重振旗鼓，以研究文學為名，實則黨團組織也。時胡瑛在獄與聞其事，陰為文學社贊畫一切機宜。

大江報出世

初黃岡胡為霖斥資創辦大江白話報於漢口，聘詹大悲、何海鳴為正副主筆。未幾，漢口英國水兵，毆斃車夫，羣情憤激。大江白話報盡力攻擊，英領事極表不滿，胡為霖之父畏禍，召為霖歸家。詹大悲乃籌資接辦，刪去白話二字，為大江報。大悲自主報政，特與軍營兵士結納。時張彪部下多用粗獷，充下級軍官，馭兵士少恩，士兵密告大悲，以軍官剋扣不法等情，一一披露報紙。制府閱報，卽詰責張彪，於是張之下層幹部亦漸用學生，兵士亦樂依學生以圖革命云。

探視胡瑛

余在武漢，出入於長清里、胭脂山、黃土坡之間，又常至大江報得黃季剛等嚮導，詣武昌府監獄，探視胡瑛。自漢陽門入，宛轉至一曲巷，牆高壁削，冷氣逼人。行抵大柵門，季剛叩之，有老役應聲，見季剛以曾相識，不加盤問，開鎖啓門，引轉一甬道，復有關閘，啓閘落鎖，達胡瑛獄室，室大而幽，幸有一小窗，可通光線，惟見胡瑛一人羈此室。初握手驚喜交集，余見其未帶刑具，問之，則告以自移此監後，刑具漸除，並得朋友接濟，常存資給。看役澈彼優遇，起居通訊會客均得自由，但不能逸出耳。復談及劉靜菴，則嘆曰：靜菴下模範監獄，名則文明，實極黑暗，身體上一切極不自由，送衣食被阻，音信不為通，常受非法凌辱，殊可憤恨。余與季剛且談且飲，竆一日之歡。比晚，不可留，乃去，胡君送至閘門，看役即將門鎖閉，胡猶倚閘柵而望，余回顧，不覺黯然！

毀印

湖北革命共進會，一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豫定劉公為都督，劉英為副都督，宋鎮華為第一鎮統制，黃申薌為第二鎮統制，三、四鎮未定人，刊成木印五顆及扎委等。辛亥二月間，余在長青里，孫搖清出印扎示余，屬余保管，余毀之。搖清疑余膽怯，余曰：在運動進行中，以結合同志加盟，為唯一要義，若事機成熟，義旗一舉，不愁印扎書刻不及也。今若留此，萬一不慎，事洩被抄，有此證物，累及多人，殊不值也。又出一大包黃色藥交余，余曰：此炸藥也，何自來？搖清曰，前年黃復生等攜來，乃與汪精衛、陳壁君擬在漢口製彈丸，用以饗端方者。適汪等到，而端方未來，汪等去，而藥留此。余曰：此有用之物也，乃藏之。

譚石屏赴長沙

二月初，譚石屏自漢口密赴長沙，召集中學教員彭仲莊、曾伯興，馬隊排長劉文錦，授以湖南革命方略，約與湖北同時響應廣東，曾伯興提出意見甚多。譚曰，此時只有硬幹，那裡顧得許多，曾劉等唯唯受命。譚旋返漢口下駛，廣東三月二十九日失敗，湖南風聲破露，曾伯興、劉文錦均相繼告假來漢。

焦達峯來會

湖南瀏陽焦達峯，少不羈，以學生居家，聯絡會黨。嗣留學日本警監學校，會川人張伯祥、余晉城、吳祥慈等，以同盟會會員發起共進會，其用意在聯合國內各處會黨，納於革命軌物。入會者，須熟習會黨情形始合格，達峯與焉。會員何其義以其組織有欠嚴密，介余加入，為之釐定章程，澈底改進，依其班輩分為八部。達峯年最少，舉任調查部長，熱忱任事，嶄然見頭角，余之結識達峯，自此始。是年達峯聞余在漢，邀同楊晉康、鍾劍秋、熊心逘及一般豪傑畢至。日與孫振清、鄧玉麟等奔馳不倦，狂熱勃發，若不知革命為危險事者！無何，食指衆多，資用不給，日不再食以為常，余與達峯深憂之，乃有盜菩薩之議。

盜菩薩

吾縣西北隣蘄州，距余家八十里弱，有小鎮，曰洗馬坂，達城廟在焉。余有友家於其地，嘗與之遊，友人告余廟內供金菩薩一座，居民祈禱極靈應，香火甚盛，余頗識之。至是，同志困頓，革命事業，無所措手，共議籌款方法，余忽憶及金菩薩，衆大喜，必欲盜之，溶解充用。又值暮春，羣居漢上，湫隘囂塵，爭藉此為鄉間之遊。但慮人多或生驚擾，乃決議以余與達峯先往，當夜買舟下駛，抵武穴。登陸，步行至余家，日已夕矣。余父見達峯，與語大悅，晚餐後，告以目擊洪楊失敗之經過，達峯談興亦豪，幾徹夜不寐。翌晨，余父問余二人何往，告以至達城廟，余父微笑，亦無所問，命僱小車，為余二人代步。中途經田家河友人田梓琴兄宅，踵門趨候，田伯母見余率一遠客至，驚喜交集，殺雞為黍而食之。堅留宿，余

二人再三婉辭，伯母許之。兼程前進，比晚抵達城廟。廟前有住民十餘家，半開香紙店，可知菩薩之威靈也。余二人覓一店投止，店主婦饗以粗糲；問何以睡，則置一圓筐於食桌上，余等不解衣，而曲伏混過一宵。晨光乍放，即起；盥漱畢，見廟門大啓，乃市香紙入廟，門牆高聳，巍然若帝宮也。內三進，每進三大間，左廂有橫屋，所謂金菩薩者，位於中間正殿之左一神龕內，裝有玻璃門，門有鎖，玻璃上染以油烟，覆以幢幔，蜘蛛好事，又蔽以網，幾不見有神像。先是余與達峯約，余早去辮，拜神時不便叩頭，君尚有辮，請偏屈，達峯允之。至金菩薩前，達峯端立，余為燃燭點香，和尚念念有詞，達峯肅拜罷，出香資一元給和尚，啓鑰瞻仰神相，和尚始難而終許之，啓門逼視，直一臃腫金橐駝。問菩薩由來，則曰，歷年久，威靈顯赫，有求必應，故年年有人許願裝金，達峯以手探之，屹不動。和尚頻促客堂待茶，達峯恐啓其疑，隨入客堂，少坐而出，日已午矣，返店就飯。結束啓行，暮抵漕河，乃水陸交通集鎮，行旅頻繁，商店亦不惡。余二人投一客店止宿，天明乃趲程返余家，時三月二十八日也。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乃黃克強先生奮萃同盟會各省精英，持手鎗炸彈，猛撲廣州督署而破之之日也。不幸事前風露，攻入督署，而不獲清督。變計改攻他要署，蓋清督張鳴岐預匿水師營，命水師長官李準率兵反攻。時衆寡懸殊，吾黨勢不敵，當時戰死最烈者，福建林將軍時爽、四川喻將軍培倫，巷戰彈盡，被執不屈者，林覺民、方聲洞、與陳與燊諸同志，尤極一時之彥。故是役雖失敗，而革命黨之聲威大振，清廷奪魄，民氣發揚，迨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而猶歸功是役者，其流血之價值，空前絕後，實革命歷史最堪讚頌之一頁也。夫清人起一隅，而撫有神州，已二百六十餘年。武功之盛，不遜元人，而牢籠之術，則遠過元人，光宣之際，雖羣情已變，而在朝之臣，與疆省大吏，尚安臣節，故表面猶粉飾太平。克強先生所率同志，不滿百名，乃不計成敗，不顧死生，悍然以三百人犯大難，欲舉全球上最偉大之國土，而恢復於一旦，曾不見有坐擁兩粵雄師之大敵，而乃如身入無人之境也者，此是何等胸懷？何等志事？何等氣魄？是豈可於人間世求之耶！吾民族而有此偉人，革命成功可必矣。憶余是日與達峯早起離家，晚抵武穴，

候輪返漢，計必盜得金菩薩，比夜深而輪仍未至，於洋棚假寐，忽有電報局友人奔來密告曰，適接廣東萬萬火急電報，我認為奇怪，就在電機上打聽，係電武昌督署云：『今日亂黨起事，被獲。查得湖北亦有人運動，須嚴加偵緝』。因勸余赴滬，勿往漢口，余密告達峯，必欲赴漢，適上水輪到，倉卒登划，友人囑鄭重而別。翌午抵漢，諸友會晤，不及談探達城廟經過。羣云：漢口今日各報，咸載廣州起事失敗之電，風聲甚緊，我等宜防。越二日，報上將我等住所法租界長清里之門牌號數，機關人名，幾全揭出，我等乃分住武昌。清季官僚膽小，偵探亦不狡黠，我等在武漢仍得出入自由，再作盜菩薩計劃。廣東既敗，我等實逼處此，進行益猛。黃土坡酒店，結納日廣，同志徧於各營，勢將一觸卽發，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籌餉實為要着。復與達峯商，由鄉永成籌盤費，余意達峯回瀏陽約黎大漢等。無何，劉文錦來自長沙，查光佛來自鄉里，各談運動經過，擦掌摩拳，乃擇期召集會議，決定以武昌為發難地。議成，提及款事，余曰：八百元早罄矣，無以為繼，故前次商盜金菩薩，今候達峯出頭，取得健兒來。查君慨然曰：事急矣，不必候達峯，曙汀固孔武有力者，此去當可計取。羣問計將安出？查曰：距達城廟二十里，有三角山，屬蘄州名勝，盛傳有奇溪，產綠毛龜，龜以小為貴，賜號金錢龜，置之於大金魚缸中，則滿缸水綠，毛漾動，呈碧綠色，富室爭寶之，今殊不易得，我等若入山多採得綠毛龜，賣之，亦無本利市也。羣曰，目的殊不在此。查曰：毋急，三角山上有寺觀，我輩沒辮子者多，若藏身三角山寺觀中，則下至達城廟，一夜可往返，金菩薩不難得也，衆拍掌稱善。時四月下旬，復偕劉文錦查光佛等買舟下駛至蘄州，卽上陸逕奔三角山，余等罄一日足力，始近三角山麓，斜陽一片，人影散亂，四顧躊躇，有莫知所適之慨。牧童騎牛背，迎面而來，因問距山有路幾何？牧童揚鞭答曰：二十多里，乃依途前進，迄半山而露宿焉。翌晨，攀石附藤，凌絕頂，覩奇峯隱伏，雲海翻騰，真天地間壯觀也。余等狂喜過望，而腹枵不可耐，方覓寺求食，忽聞叢林中隱約有讀書聲，跟蹤尋探，不意獲入故友之山寮。故友開門出迎，訝余等何來，見余等面有菜色，急呼家人饗以早點。余等不及盥洗，率以手撮食之，故友亦解人也，不以為失禮。食竟請盥，故友夷然曰

：兄輩，我雖有未謀面者，想均係好漢，此行當來入夥也。我等同聲曰：好極，但不畏豹子頭來火拚耶？故友曰：余非王倫，相視大笑。談次，互相介紹，劉曙汀始知故友為陳愚溪先生。愚溪以曙汀來自湖南，不遠千里，罄山寨之儲，堅留信宿，同人深感愚溪之亢爽。愚溪先人曾官於粵，置田宇為子孫計且厚，愚溪少讀書，酷嗜墨子學說，平等博愛，諸稟天性。迨先人見背，稔知佃農之苦，卽將先人所留遺產，實行開放，以其田分給佃農，不取租課，並解除佃戶之名，俾耕者自有其田，以故家中落。鄉里土豪與八股先生，羣嗤愚溪之愚，愚溪初不為意，躬率家人在三角山墾殖，藉以自給。三角山一帶之農民，咸敬仰愚溪，識者目愚溪為先覺之實行社會主義者。

余等在愚溪山寨信宿，款待優渥，不欲久擾，又此行目的，礙難相告，乃鄭重言辭。繞山西北行，聞潺潺有聲，突見銀河倒挂，羣撫查君之背而笑曰：此下定有金錢龜，盍往拾之。查君曰：唉！毋謔。此處險峭，一失足卽成千古恨耳，焉用龜為？復緣曲徑，便已通幽，有大禪院在焉，門額三角寺，固斑爛可玩也。相將入寺，揚聲呼和尚，少焉一龍鐘老僧出，對余等張望，髮似剃度過，而長衫短褂，全不像出家人，似俗非俗，似僧非僧，呆立不知所措。余等不待許可，逕入內室，安放行李擔，隨喜上方。至廚堂，見一中年比丘將炊，余等問有米乎？曰：不多，有菜乎？曰：祇有蔬，有酒與肉乎？曰：下山可買。余等出資，囑其下山買米及酒肉。比丘以告老僧，老僧知余等非純掛單者，始夷然，令比丘照辦。余等終日營營探路徑，安爐灶，老僧與比丘，固然莫明其妙也。一任經旬，而計不克售，資斧將罄。焦急萬分，忽有知友聞余等在山，約至其家度端午節。

余友宅于三角山西南，達城廟之東北，距達城廟祇隔一小壠。余等應召而往，鄉俗是日拜神，友人約余等往觀。達城廟和尚，以吾友為檀越中之紳董，又見余等面生，款以茶點，復引導參觀神像，遊覽畢，同返友宅，相與豪飲。由日午至晡，期以夜間乘酒興，一舉而移金神回山，友人亦知余等密意，相視而笑。比撤饌，而天氣暑熱，鄉人露坐納涼，余等再至廟，則燈燭輝煌，無下手處，廢然而返。是晚卽宿吾友家，

友人為誰？卽今已物故之張梅軒光生也。

翌晨離梅軒家，仍返漢，從事新軍團結運動。六月初，焦達峯率健漢來，言返湘躭擱二月餘，四處調集頭目，示以方略，令各回原地，準備與武漢同時並起。據各地報告，防營保甲，均多通氣，組織日趨嚴密，進步非常迅速，只是款無着。余同來之大漢子，身手健捷，此行定取金菩薩出山，作霖雨蒼生之舉，衆軒渠鼓舞。余乃籌備行資，應用電筒錐斧刀鋸託鄒永成、謝介僧解囊代買，交達峯等一行八人，于六月十四日晚出發。此行不由蘄州逕至巴河登岸，日行四十里，至洗馬坂，已是六月十五日天晚。達峯等入一飯店打尖，問由此處至達城廟幾何里，店主曰：十五里。問途徑，則云只有一條驛路，達峯識之。達峯問明途徑，飯畢，忽陰霾四合，驟雨將至，達峯默祝曰：天助我成功也。呼店主計飯資。店主曰：天黑將大雨，客等可留，前進無宿店也。達峯曰，有事須趕路。店主屈指曰，菜不計，酒飯共得三百五十文，達峯給洋一元。店主曰，洋價九百二十文，須找五百七十文，如數換訖。達峯命給五十文小帳，店主喜過望。（可見當日生活程度低廉）。一行出店，未數武，大雨如注，羣奔一土地堂避雨，達峯曰，達城廟離此不遠，可分兩班走，一班走大路，一班走小路，分携應用武器，以夜半會齊。自率一班向大路走，且行且止，抵達城廟，雨歇而月出矣。廟後有一小山坡，坡之右有一陂塘，達峯等伏山坡下，靜待小路一班到，計由前門闖入，公然行刼。忽聞前門人聲嘈雜，步履甚亂，鄉人在溽暑中，多露宿，遇雨則入室，雨歇復蜂擁出，故亂也。達峯以一班未到，不復走前門，乃就後山坡逼近廟牆，命出錐穴壁，詎壁厚，良久始穴洞，磚落有聲，幸無聞聲而至者。

後壁旣穿，達峯以手量之，穴孔可容身，命以次挻入，見案上神燈熒熒猶未熄，為之添油放明，沿天井至中殿，則將各案神燈加亮，照耀通明，達峯自持刀守住横房通和尚宿所之門，命一人守住前門，二人將金菩薩神龕，斬鎖開關，玻璃乒乓碎落，響振屋瓦，微聞前門人聲少息，而和尚反哼哼不已。二人手攀菩薩金身，似有所戰慄，許久絲毫未動。達峯叱之曰：何笨乃爾，速攀下。一人曰：余頭暈，掌力不能攀

，莫非菩薩有靈乎？達峯曰：胡說，我來，上前握其頭，亦不動。達峯曰：真個有靈乎？以鐵錐鑿空，猛搖者再，復盡力撅之，菩薩轟然倒地。卽命三人儘力牽曳，至後殿，呼出大斧尸解之，一人曰，大斧在走小路一班人身上，達峯曰，可用錐與刀，三人交相鑿，迄不能解。久之斷其一手，及零碎小塊，達峯命整個送出洞口，挾全身以走。比出洞，天將曙，鄉人早起，有巡行隴畔者，達峯曰敗矣，速裹起，投于陂塘，無令鄉人見也，後此機會可再來取。三人從命，金菩薩由刀劫而入水劫矣。達峯等啓行，中途遇彼四人，達峯怒斥之曰：爾等大誤事，急出包裹衣服，換濕衣分散前行。

徑行數里，田畔農人奔走相告，達城廟金菩薩，昨晚被大盜刼去，和尚已鳴鑼集衆，四處追尋。我等當赴廟問訊，並預備香紙，為菩薩壓驚。霎時善男信女，紛至沓來，老嫗有伏地泣拜者。達峯等分途疾走，恰遇路旁茅店，有售蒸餅，皆休止購食。達峯曰，速食速走，否則鄉人追來，我等口音不對，必被詰，若不幸用武，衆寡殊不敵也。一大漢應聲曰：無妨，焦大哥偕鄧哥及五弟六弟先走，我等守後，達峯許之。大漢四人坐茶店，且啖且息，竟漸入睡鄉，適有糧差數人過，見四人假寢，壯貌粗蠻，體格高大，決不是本地莊家人；又見其茶棹包裹，包法與放法，不是江湖上行家，遂出其一呼二詐之慣技，大喊捉強盜，四人夢中驚醒。大漢怒目而視曰，誰是強盜？糧差上前曰，爾等是強盜，一糧差顯身手，以掌擊其弱者，思伏之。弱者騰逸，大漢遂飛拳舞脚，以臨糧差，糧差數人同出鐵尺，專擊大漢，大漢赤手應戰，繞茶店閃鑠，糧差不能近身。茶店主人再三呼曰：無將我茅屋打倒，糧差等逼住大漢，回頭見餘三人俱去，只餘大漢一人。思以武力制之，必互傷，乃謂大漢曰，爾是好漢，卽就縛，跟余至州城，包管無性命虞，否則呼鄉人來，爾命不保矣。大漢曰，我非強盜，爾等又無官文，何得憑空捉我。糧差曰：適從達城廟一帶催糧，聞鄉人洶洶，達城廟金菩薩被盜，聽汝聲音，絕似湖南土腔，遽集于此，非盜而何，大漢爭之不得，默念只此四人，中途還可對付，若再糾纏，反為不美。于是就縛，呼曰走。糧差曰：且慢，相率閉置大漢于土室，大漢悶坐，聞糧差喃喃私語，不可辨，久之無聲，蓋糧差欲挾置此人，赴達城廟求賞格也。以一人與

店主在土室門外守住，三人返奔達城廟。大漢乘間扭斷繩縛，踢倒土牆，望曠野飛遁。比守者察覺，而大漢已不知所之矣。大漢兔脫後，糧差大恚，命一人先奔澧河鎮，向各飯店關照，不許容留口音不對之生客，各飯店奉命唯謹。達峯等四人在途，不知守後一班之闖禍也。安步抵澧河，投前次經宿飯店，小役聞其音熟，則曰：客已滿，請他往，達峯詫之，逕問店主婆，店主婆亦曰：沒有空，達峯告以某月日，曾偕先生宿此，令房東乃居先生好友陳二少，此行因訪陳二少過此，無恐，陳居二人可作保，並出洋五元，給店主婆，先為食宿費，店主婆見錢眼開，即呼小役曰，此客人係陳二少朋友，可安置後房，無何，糧差羣至，見達峯甚注目，達峯相彼輩非善類，命鄧二以會黨密語，與之交談，漸接近，達峯出資沽酒，呼糧差共飲，鄧二一舉手，一開口，純是江湖密訣，糧差亦以密訣應之，酒畢，鄧二復呼擺燈，遍享糧差，糧差興至，乃將中途所獲大漢，一一告之，並出所獲之包裹，檢出電燈錐斧等物，曰此非公等所有乎，公等走江湖須曉當地習慣，敝處習慣，與湖南大同小異，此間因達城廟菩薩被盜，風聲甚緊，陸行殊不易，我當為公等策安全。臥談幾達天明，糧差囑買草紙兩捆，束一包袱式，並示以背負手提落店安放之法，曰如法辦理，走盡蘄州，無或欺也。並為之僱小舟，逕放蘄州城，達峯等致謝而去。

一葉扁舟，沿州河而下，遍觀野景，興致勃然。晚抵州城，舍舟登岸，鴉聲漁火，無非妙趣，祇我輩黨人，總不免舉目有河山未復之感。又顧念大漢一行，尚無音信，不覺焦急。步入洋棚，問上水船何時可到，答以半夜，相將期待。遣一人出呼小販就食，遠遠望見四人迎面而來，近視之，則大漢等是也。率問焦大哥在否，答曰：在洋棚，乃同入，達峯見大漢等，安慰數語，問何以遲遲，各述經過，達峯曰：汝輩貪食貪睡，致有此失，若革命臨陣時，如此貽誤，當以軍法從事也，衆唯唯。夜半輪響，爭附小舟登輪，天明抵漢皋，至機關部報告。座中有嘲焦達峯等，呑沒金菩薩者，達峯憤然曰：豈有此理，余曰：戲劇中有云，賠了夫人又折兵，周郎尚有此失，何況我等，相與一笑而罷。

鄒永成麻醉嬸母

湖南鄒永成，自日本來漢訪孫武，詢湖北革命進行如何？焦達峯在座，嘆曰：革命進行頗得手，惟經費感困難耳。永成曰，家孀蓄有首飾，值數千金，如能以術取得，可資助也。鄧玉麟倩三十標軍醫江亞蘭配置麻醉品，交永成置酒及饅首中，約于早膳進之。屆時孫武、焦達峯、鄧玉麟往取金飾，未入門，見孀母立于堂前，言笑自若，知迷藥罔效，乃垂首喪氣而返。達峯嘆曰：豈天真不欲吾輩成事業，何阨之甚耶。

沔陽監學

一部革命史，在祕密期中，往往有適逢其會之佳話。沔陽監學者，乃辛亥革命時，一段譃而虐之因緣也。監學屬女性，以女性而充監學，在清季為事實上所必無，今乃以沔陽監學著名，其中必有相當長之歷史，姑略言之。監學母為粵產，寄籍沔陽，幼而聰穎，豔麗出羣，沔陽學子涎之，常至其家茶話。其母因此獲貲，益誨女以招待術，無何名大噪，沔陽勸學所長梳籠之，往來頗密。而一般學子，每遇所長在座，則逡巡不敢前，相率錫女以沔陽監學徽號，因妒生恨，而魔事作矣。

先是女幼字丁姓，丁固回教徒，以賣燒牛肉營生。及成婚同居，女縱蕩自若，未幾，丁暴卒，回教徒以謀殺親夫罪控于官。沔陽學生中，有俠少，倉卒挾女私逃，夜憩荒郊，女以足痛甚，又慮天明追緝至，不如自盡，俠少苦勸不聽，乃吞食鴉片煙，伏地待斃。迨天明，卒不死，足痛亦未減，復起與俠少分途逃走，以避耳目。女神經錯亂，似聞追捕聲甚急，躍入水，然衣羊裘，得不沒，俠少追趕至，以手援之，厥狀甚憊。女臥地，謂俠少曰，感君厚意，但余一弱女子，素未出縣城一步，今逃至此，莫知所之，設就縛，萬無生理。丁某本非吾殺者，自首或可減輕，決返縣。俠少計無所出，唯有嘆息而已。女彳亍至縣，逕投縣署，官升堂略加審訊，命繫之，自此作階下囚矣。

沔陽監學既自首入獄，丁姓復追控，經縣官提訊，監學涕泣陳冤，情詞排惻，原告等亦俯首無言。官判候詳訊，初未加以肉刑。是風一出，沔陽學界，全體爭相營救，勸學所長，尤特別設法。有邑宰公子，

曾隨學堂教習，親監學顏色，亦心動而未敢染指者，聞監學入獄，冒膽私赴監所一探，獄吏以係大少爺來，不敢有所阻撓，導至女監房。監學出見，手鐐足銬，行動殊不自由，凝睇含涕，默無一言，公子慰藉甚厚。歸而以情狀白其母，母責之，謂不應有是言，尤不應有是舉。公子再三哀求，並自矢無絲毫壞意，母心動，許言于其父。沔陽邑宰以迂戇名，而于夫人則不敢稍拂其旨。

一日邑宰退堂，夫人問近日有無為難案件。邑宰曰：民刑案固多，無關緊要，只有丁氏媳，謀殺親夫一案，堂訊二次，犯婦呼冤，余見該犯婦，年不過二十，而言貌文雅，絕非殺人之人，又曾探訪街頭巷尾，均嘖嘖道犯婦不置，然而係一倫常案，余不能作主，擬將案情申詳上司，看上司如何發落。夫人問曰，詳文已發否？邑宰曰，司爺稿已擬就，在簽押房，候余詳閱後，畫行便發。夫人曰：站在公門好修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既見該犯婦不類兇妬，何妨保全一命。邑宰凝思再三曰，案不能擱下，只有從中和解，犯婦命可全。夫人曰，詳文緩發，看有人和解否？邑宰唯唯，邑宰與夫人對談間，公子已竊聽無餘，翌晨，候乃父到簽押房，復乘間問母，母曰，只有向原告求和，但此事你決不可聲張，並不可示意，恐上峯覺察，于汝父前程有關，公子唯唯。隨出至勸學所，勸學所長出迎，無意中談及某某和解問題，勸學所長若不知有此事者，顧左右而言他，公子會意告退。勸學所長卽覓調人，密向回教徒緩頰。回教徒曰：丁某本無用，死不足惜，但旣願講和，非以千金為生者安頓，為死者誦經不可。經調人往返勸解，卒以四百元銷案，監學當堂發配。狀詞一上，官卽批准，命傳原告及監學出庭。是日觀審人為之滿，堂諭宣畢，原告具結，羣集視線于監學一身，忽書吏高呼曰，犯婦發配，須給官價二十四元，誰願領得。有人應聲跪上曰：小人願領，隨具領狀，並獻二十四元，爭視其人，有知者曰：此新堤富商王某也。一鼓退堂，原告先去，王某領監學簇擁而出，沿途觀者塞途，咸相率私語曰，若個好女子，恐此人不配享受也。

天生尤物，若故甚其磨折，沔陽監學既隨王某至新堤，其母本擬往依之，後探知其有主婦，王某固偏寵，常右袒監學，而私濟其母，主婦益思去之，商諸鄰右潑辣者，鄰右授計，不如乘丈夫不在，責給船上

販賣人口者，令其卽日攜逃，若丈夫歸時問及，則曰彼已私奔，丈夫尋不出左證，自然無事。主婦是之，決依計行事，遇監學則一反其平日所為，冀懈丈夫之顧慮也。然王某久不離店，主婦性急不能耐，又問潑辣，一計不行，請生二計，潑辣尋思良久曰：只有……………。向下不語，主婦不悟，復逼問，則曰：我看那人每早必食豆漿，就此可以了事，乃出一紙包給主婦，附聞語曰：如此如此，主婦大喜。翌晨摻和豆漿照例送至臥室，監學方事櫛沐，竟擱置之，適王某早起自外入，見豆漿尚熱，問何不飲，監學曰，余尚未盥漱，王某舉杯飲之，良久，腹痛思臥，監學為安枕席，出告主婦。主婦見監學無異狀，知計不售，憤然曰：讓他睡罷，初不疑豆漿之下咽也。監學固慧而黠，見大婦神色，知豆漿有毒，王某果因此不起，主婦必鳴于官，控余毒斃，爾時誣以重犯，將無所逃罪矣。乃乘間逸去，白于其母。卽偕其母奔江邊，附小舟馳漢口。

監學趁舟至漢口，各攜小包，隨衆上陸，則見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母女悵悵無所之，就僻地小憩。母曰：偌大地方，又無認識，將焉往？我輩倉卒逃命，攜資無多，勢必流為乞丐，不如尋一小院，作賣身生活，或可得良緣也。女默默無言，聽母作主。復啓行，尋至半日。不得其門而入。少焉見門額上，張有花院字樣，女曰：此其是也。促母入門，院鴇略詢來由，母詭辭以應，院鴇拒不納，呼快去去，母女垂喪曰：漢口真惡社會也，將奈何？忽有形似學生者來，對監學熟視，似曾相識，偕至稍僻處，問曰：汝非某乎，何來此，監學略告以故。某生曰，漢口居大不易，同我至武昌，假一小館，當召同鄉同學同為汝謀之。監學大喜，卽偕渡江。某生將其母女館胭脂山下，奔告同鄉同學，共慰安之。次日，復醵金送女入學，女自此獲解放，為青年女學生也。無何聞新堤王某果暴卒。主婦以監學已逃，無所歸罪，乃託辭病死，鄰右亦不敢聲張，相安無事。監學本聰穎，入學後，課績殊不惡，沔陽勸學所長得訊，嘗來武昌慰問，間補助之。余識監學在胭脂山下，介紹人則胭脂山機關分部主管楊玉如、楊舒武二先生也。

四川爭路風潮

盜菩薩既失敗，籌款無着，達峯等以次返湘，余與舒武、搖清、炳三及新軍同志，惟有從困苦中支撐。時湖北當局，緝捕綦嚴，余等亦無所畏懼。適聞四川爭路風潮大起，組織四川同志會，抱光緒萬歲牌，向清大吏作叔持示威運動，清吏無可如何，其勢洶洶，若將勃發。湖南紳學界，由達峯等指示，繼起響應，民情激越，全國震動。獨湖北為川粵漢鐵路中心點，當時以清吏壓迫緊張之故，寂無所聞，而外間輕視湖北人之輿論，遂以大熾。頗有一部份無聊紳士，欲接踵川湘，作民衆運動，以張體面，余恐礙我等之進行，暗中破壞，故示鎮靜。時清廷對爭路風潮，甚注意，特簡派端方來鄂，率湖北新軍三十二標入川彈壓。三十二標兵士皆同志，方繼四十一標而有所組織，朝氣甚盛，彼等密謀至荊州、宜昌之間，即殺端方而獨立。初無所聞，繼有告余者，余乃力加阻止，告以革命策略，最上在國都，次在省會，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成固收效，敗亦有價值。若荊宜區區市埠，不足影響大局，敗則累及武昌革命之基礎，其害可勝言哉？同志以為然而止。

劉仲文來漢

劉仲文初名湘，襄陽人，以資產階級，而從事革命運動者。在鄂已與會黨有往來，及留學日本，投身同盟會，性忠厚。初川人張伯祥等，入內地組共進會，旋遇頓挫。未幾，以仲文挾資可利用，乃推之為會長。共進會在日本東京復活，仲文有力焉。辛亥前一年歸國，受家庭束縛，頗鬱鬱不自伸，會清廷于廢科舉後，別開生面，有旨大考留學生，獲選者，分級賜出身，時人所謂翰林、進士、舉人，而加以洋字徽號者也。仲文家庭得訊，命仲文上京應試。仲文因此要求鉅資，萬一不第，則納粟捐道銜，否則不去。家庭許之，付白銀五千兩。仲文得此，星夜來漢。同志聞仲文來，皆迎道之左，延居武昌，以便就近商榷。仲文

甚沉默，久之，微露入京納官意，同志阻之，知其囊中有金，思計出之，以充發動費。不忍取威刼手段，乃由楊玉如定計，介紹沔陽監學，其歷史已如前說。並密告監學，須得如此如此。監學既入學堂，嘗受革命黨薰染，且緣此得從一而終，如紅拂之奔李靖，欣然同意。于是往見仲文，情好甚密，仲文竟納之。卜居雄楚樓，約楊玉如夫婦同寓，時在七月間也。

雄楚樓

劉仲文、楊玉如同寓雄楚樓，遂成為革命機關部，同志朝夕過從，商戴仲文為湖北革命領袖，仲文固有此志，而時機急迫，曾不慷慨出囊中白鏹，沔陽監學亦不得間。一日集商于搖清寓所，羣呼負負。憲兵同志彭楚藩後至，共告之故。彭君曰，是不難，我去包辦得到。復問東京同盟會各種秘密刊物，如革命方略等，仲文持有底本否？答曰有，彭君曰：計在是。請玉如兄向仲文索是本，多抄幾分，以便交負責同志。是日星期，余當請假訪仲文，白金可取也。衆大喜，分途準備。玉如同雄楚樓，向仲文索革命方略抄寫。抵晚，彭君服憲兵制服到，先訪玉如于樓下，將所抄之底本攜去。上樓訪晤仲文，正色語之曰，我等新軍組織，已充分完備，行將發難，只以無少數基金，絕對不能活動，聞君攜白金五千兩，將北上納官，想非君初志，若出此資，供發動費，其價值奚啻一道臺頭銜。君若不然，則吾將持此證據，以憲兵資格告發，如是則君將捐之紅頂，先戴于我頭上矣。仲文拂然曰：余不欲納官，曾為同志言之，足下何疑之深，而言之左也。楚藩曰：吾言戲之耳。仲文乃慨然悉數輸助，並留彭君一宿，相與密商發動之計畫，竟夕達旦。

彭楚藩

彭楚藩，湖北鄂城人，幼習舉子業，得天獨厚，嫻文詞，工吟詠，試輒冠軍。科舉廢，入憲兵學校，畢業充憲兵班長，富革命思想，與余等結識後，專任聯絡糾察各營標之責，諸同志在新軍者，咸敬仰之。

稍有不馴及不軌舉動，輒因楚藩，不敢不斂戢。時吾黨團結日發達，而風聲不外露，即偶露，而長官覺察及之，以問憲兵，彭君即設計掩護。余等自由活動而不觸網羅者，恃有彭君為之盾也。彭君既晤仲文，仲文出匯單，彭君曰：我輩得銀五千元已足，餘仍交仲文，供日用費。衆是之。該款即由機關部會計李春萱渡江劃兌。

五千元開支

李春萱兌銀以後，經費有着，即共商分配之法，當定三事：（一）就武昌城內，擇要多開旅社，平時通聲氣，有事即為集合點。（二）就漢口分租密室，為製造發難時應用之爆烈物品，及旗幟文告等。（三）派人赴上海購置手槍，並請黃克強、宋遯初、譚石屏諸公蒞鄂，共商大計。當時承受赴滬之任務者，楊玉如及余也。

各團聯合

共進會與文學社兩團體，原有分途並進之精神，然間有不相融洽處。初共進會孫武、鄧玉麟、高尚志，與文學社蔣翊武、劉堯澂等，同集孫武寓謀聯合。翊武謂玉麟曰：世間無論何事，應以少數人服從多數，其意以為文學社威于共進會也。堯澂知翊武失言，乃叱之曰：奈何妄言自大，汝何知共進會人數少耶，遂不歡而散。嗣翊武調查各協標營，知共進會實狀，使堯澂向玉麟講解，復經陳鐵侯、蔡濟民、王憲章、陳磊等斡旋，而兩團體遂聯合一致，進行益臻順利。

上海訪問

余偕楊赴滬後，初訪宋遯初于民立報，次訪陳英士於馬霍路，再訪譚石屏于北四川路，報告湖北近事

並請英士代購手槍，由湖北携來一千元交之，英士慨允辦理。連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機關部會議、決定南京、上海同時發動，由余詳述武漢及長江一帶事實，函報香港，託呂天民携往，請黃克強速來，宋遯初、譚石屏均準備同時赴漢。詎胡瑛在獄，密派學生岑偉生持書來滬，訪遯初索炸彈，遯初問余可否給之，余曰不可。初不知胡瑛密函遯初、痛哭流涕，極言湖北不能發難也。鈍初得胡函，於予言疑信參半，但亦不輕以炸彈給偉生、恐中途不愼，危險及之。寓滬一星期、已是八月初旬，迭接漢電促返、予日問英士之手槍，及遯初之行止、均未備妥。楊玉如乃先歸，余留滬，越二三日、而武昌南湖炮營之事變作矣。

砲營之變

辛亥八月初三日，南湖炮營同志，孟發城、瞿殿臣、梅青福、張若舟、王鶴年、徐萬年等、為同袍退伍者祖餞、羣英聚會，酒酣耳熱，興致淋漓，笑聲達外，其隊官出而干涉。徐等感憤，即起奪砲出，顧無彈，轉奪子彈庫、因封固，一時不得入。營長姜明經聞變、急調附近馬隊來鎮壓，徐等知事不能成，乃棄砲，以席捲槍荷之走，馬兵追躡，徐等顧謂曰：吾儕皆兄弟，何相煎之急耶？馬兵止。徐等急馳入城、至同興學舍，具以告。孫武、鄧玉麟聞之大驚、咸謂倉卒不能發動、李翊東曰，吾聞先發制人、後發為人所制，今事已洩、若不急發、將為清吏乘也。孫繩、趙師梅然其言、乃相與決計、即晚發動。鄧玉麟即通知蔣翊武、劉堯澂等，集胭脂山胡祖舜寓所，急為之備。堯澂主緩發，蓋以黃、宋尚未來鄂、余所購之手槍亦運到，且瑞澂昏庸膽怯、今日之事，必不敢究，如深究、則舉猶未晚也。衆然之、瑞澂得報、果以兵士酗酒滋事，開除一二人軍籍、寢事。

中秋起事

漢口機關、得炮營事變之訊，恐閱久而銳氣消沉、乃召集會議、決定中秋起事，推蔣翊武為臨時總司

令，孫武為參謀長，劉堯澂、蔡濟民、吳醒漢、王文錦、徐達明、祝制六、杜武庫、蔡大輔、王憲章等為參謀，丁立中、潘公復、陳磊、邢伯謙、牟鴻勛等分任秘書，李作棟任財政，楊時傑、楊玉如任內務，楊宏勝任交通，鄧玉麟傳達命令，徐萬年、熊秉坤、單道康、廖湘芸、余鳳齋、張喆夫、江國光、李慕堯、黃禮堂、蔡蓬萊，方殿甲、李鵬昇、李翊東、江亞蘭、陳子龍、陳鐵侯、席正銘、趙師梅、陳省方、劉鄂生等，分任各標營及各學校代表。凡任代表者，皆負臨時指揮所屬同志之責，以武勝門外塘角輜重營，舉火為號，同志一律左膊纏白布為幟志。計已定，再電余促譚、宋諸公急來鄂。及期，以戒備嚴，無隙可乘，乃改期十八日。余等在滬，聞炮營變，急欲返。英士手槍猶未購妥，延至中秋日，再與英士、石屏促遯初，遯初允于翌晚起程。迨十六日晨早，余趨至民立報，訪遯初，遯初患感冒，未起，答以今晚恐不能動身耳。滬上諸君，於吾鄂同志多年運動之情形，與犧牲精神，或猶有所未悉也。

孫武炸傷

漢口機關部晝夜操作，出入頻繁，風聲外播，大江報被封，詹大悲、何海鳴等入獄。至八月十八日，孫武、鄧玉麟等，謀將黃復生、喻培倫等前炸端方所遺之炸彈，配製裝置，從武昌帽店樓上，拋入總督署後院，炸瑞澂臥室。謀定，孫武即配藥，適有劉同者吸紙煙，不慎，煙火觸藥，藥爆發，傷孫武面，汪性堂、陳光楚急以白布蒙其面，由後晒臺昇入同仁醫院。潘公復、邢伯謙、謝石欽、梅寶璣等皆走避。迨俄警跡聲而至，闃其無人，將所有名冊文告旗幟印信彈藥等，概行搜去。武昌巡警道得訊，即令搜捕，獲劉同、劉燮卿並沔陽監學等三十餘人。

楊宏勝被逮

楊宏勝退伍後，賃屋于二十九標營門前，作小商，藉避耳目。專任交通，及輸送子彈炸藥品于各標營

、十八日，宏勝購得子彈百顆，偕鄧玉麟送入工程營，分給熊秉坤、徐兆賓、金兆龍等二十顆，事畢，即赴胭脂巷胡祖舜寓。鄧玉麟、蔡蓬萊等欲將所有炸彈，概交宏勝負責分送，宏勝諾之。遂以人力車悉數運至家，以筠籃盛炸彈，外飾青菜，送入各標營。及至工程營時，守衛者非同志，呵宏勝止，嚴查詰。宏勝急奔走，衛兵追躡，宏勝擲彈抵禦，彈片反射，宏勝負傷。馳歸寓，衛兵跡至，搜出炸彈甚夥，遂被執。

機關部被破獲

漢口機關破獲後，清吏得黨人名冊，呈報總督瑞澂，瑞澂恐，急召統制張彪、督練鐵忠等，開軍事會議，將閉城大捕。時新軍兵士在名冊中者佔最大多數，官府不敢急捕，但緊密戒嚴，禁止兵士請假，防其互通聲息。時三軍之衆，人人自危，皆躍躍欲動，苦不得首倡者。彭楚藩、劉堯澂、蔣翊武等，遂集小朝街八十一號革命軍總司令部，會商急發。翊武主延避，堯澂曰不可，君為臨時總司令，今事勢危迫如此，而懷猶豫，豈畏死耶？翊武勃然作色曰：君等真以為我畏死耶，大好頭顱，同拚一擲。正擬發令間，突有軍警奪門入，劉堯澂挺身出，擲以炸彈，誤中樓梯，彈反爆，傷堯澂仆地。彭楚藩、蔣翊武等登曬臺，越牆跨鄰屋，顧軍警四圍，不敢下，無何屋頂塌，盡墜入室中，劉堯澂、彭楚藩、牟鴻勛、陳宏誥及張廷輔之妻與婢等二十餘人，皆被執。惟陳宏誥至中途釋放。蔣翊武蓄辮，衣棗紅馬褂，狀類傭役，警察藐之，得以乘間逃脫，避走岳州。

三烈士就義

彭楚藩、劉堯澂、楊宏勝三同志先後被捕，清督瑞澂、督練所總辦鐵忠、將軍雙壽等，當即提訊，首問楚藩曰：汝本憲兵，非革命黨，吾命汝偵察革命黨耳。楚藩叱之，即索筆書供詞曰：「余乃大漢黃帝子孫，立志復仇，誓不與韃虜共戴天，余非革命黨，誰為革命黨者，爾焉能命我哉。」又云：「韃虜入關之

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下剃髮令、興文字獄，建駐防軍，殘民以逞，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持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卑劣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我民族之淪亡，同伸革命救國之大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爾等若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當在革命軍前，為爾等請命，否則噬臍無及，惟爾等圖之。予既從事革命，個人生死，早置度外，請速予死。」瑞澂等相顧失色。復訊同謀者何人？彭君曰：「革命為余個人天職，不知有同謀也。」以次問劉堯澂，堯澂湖南人，素激越，不待下問，即罵不絕口，瑞澂等只有恨恨。復問楊宏勝，宏勝雖未讀書，而沃聞民族民權大義，豪俠輕死，任何拷訊，堅不吐同志一人。瑞澂等訊畢，怒擲筆于地曰：殺殺殺，于是彭、劉、楊三烈士，乃從容就義于督署門外矣。三烈士皆人豪，彭楚藩乃劉靜菴弟子，亦服膺程朱陸王之學，為人敦厚豁達，非僅以俠著者。在軍中應付一切，頗能應變，其才具開拓，而性嚴毅，能容物，人雖憚之，而莫不懷之也。劉堯澂堅苦，有遠識，能去偏私，持大體，有建樹才，其死也，人皆惜之，同志尤深痛焉。

熊秉坤第一槍

彭、劉、楊三烈士就義後，武昌特別戒嚴，山前山後，胭脂山、黃土坡、小朝街各處秘密機關，均被破獲，張廷輔亦在營被捕，各機關同志被捕者，先後達數十人，交通斷絕，全陷恐怖狀態。是時新軍三十一標，隨端方入川，四十一標中堅，分駐荊州，三十二標及馬隊砲隊陸軍中學在湖南，四十二標一部駐漢，武昌城內惟山前二十九標，三十標及工兵一營，而三十標中又多旗兵。其軍營外可資奔走之同志，捕者捕，逃者逃，漢口與武昌隔江相望，聲息不能通，鄧玉麟等本負有傳達命令之責，是時無由投遞，已誤十八日舉事之期。迨十九日，鄧玉麟與李作棟由漢陽渡江至鲇魚套，以晚間折至南湖砲營，中途若遇詰，則以李充教習，鄧充侍役對。而在武漢一般同志，痛彭、劉、楊三烈士之慘死，悲憤填胸，急思與三烈士復

仇，乃各自為謀，決定卽夕起事。蔡濟民、吳醒漢等，則主張于夜間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卽在本營房發難。熊秉坤、金兆龍、方興等在工程營亦有是議。其他同志皆不謀而合。惟各營槍彈，因瑞澂下令收藏，熊秉坤問同志中藏有子彈者可檢出，金兆龍檢出被蓋內子彈數顆，其他同志亦有檢出者，合計子彈不滿二十顆。熊秉坤謂有此足矣。由金兆龍等略為分配。是日淒淒風雨，天若為三烈士洒淚者。入夕，明月當空，萬籟俱寂，營中例點名就寢，熊秉坤、金兆龍等故不寢，持槍假寐，為隊官阮洪發查覺，叱之曰：汝等皆不睡，持槍何為，欲造反耶？金兆龍首先憤起罵曰：造反就造反。熊秉坤開槍擊之，不中，方興繼投炸彈，全營驚起，爭斃阮某，而難作矣。于是擁其哨官吳兆麟至楚望臺，而守望之兵，倒戈相迎，遂佔領焉。

測繪學堂響應

武昌陸軍測繪學堂鄰近工程營，突聞槍聲，全堂震懼，莫知所措，欲息燈亡匿。李翊東乃起抗聲曰，今日乃革命黨舉事，推倒滿清，余卽革命黨之一，願從者保無虞。僉敬受命。翊東曰善，請速集操場。正列隊時，方興攜兩軍刀，自工程營來，以一柄授翊東曰：聞新生中有滿人，請以此斬之。翊東曰，僅一滿人松俊耳，不可殺，蓋諸同學初聞槍聲已破胆。豈能再見殺人乎？況清虜根本在督署，督署若下，根本已拔，區區無寸鐵之松俊何足介意也。方興然其言。翊東乃與向訏謨、朱次璋、方興率全體同學詣楚望臺，翊東令諸同學持槍，以守楚望臺軍械及賓陽門各要隘：均不聽，曰，吾輩非革命黨，事成無功，事敗則持槍有證，其能免禍耶？翊東拔刀相示曰，今日之事，我為之，事成歸諸君，事敗獨身坐，敢有不聽者，殺無赦，衆懾服不敢抗。

蔡濟民引兵攻督署

當工營發動時，張彪、黎元洪聞風亡匿，而所部無主，各懷觀望，惟扃軍門，禁止出入。而革命黨之在

其中者，為旗兵牽制，不敢應。相持既久，二十九標排長蔡濟民迫不及待，乃詭稱出營巡查，率所部乘間詣楚望臺，三十標張鵬程、楊選青，四十一標闕龍、鄭繼周、王世龍等，皆陰越營垣，單身來會。于是推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楊選青、闕龍等則隨蔡濟民領兵分攻督署，以李翊東領測繪生防守楚望臺及賓陽門諸要隘。蔡濟民攻督署，久不克，未幾，吳醒漢聚合三十標同志胡效騫等十餘人來，復急使馬明熙、鍾仲衡、盧雅卿等開望山門，赴南湖迎砲隊入城。

徐萬年揮砲兵入城

南湖砲營同志，鑑於八月三日及中秋夜之變，皆不克成事，持重者多。又以消息隔斷，是晚聞城內槍聲四起，不知所措。先是鄧玉麟李作棟入砲營，商再舉，至是與王鶴年、徐萬年、蔡漢卿、張富國、梅青福、孟發城、艾良臣、瞿殿臣等，堅主響應。鄧玉麟在南營門放一槍，馬伕即奪砲至，王鶴年復發砲轟擊，因之全標出動，始向附近馬隊壓迫。馬隊中同志，亦乘機集合，舉槍相應。瞬息間，馬明熙等抵南湖，告以城內已起事，蔡濟民攻督署不下，請砲隊速入城增援。徐萬年急指揮砲標入城，置砲于蛇山及楚望臺佈定砲兵陣地，開砲轟擊督署。

攻克督署

武昌督署，位于文昌門之城牆附近，右側及後門依城為要塞，又無街道可通，攻之不得。蔡濟民初由正門進攻，佔領大朝街附近一帶，而督署戈士衛隊以機關槍掃射，我軍稍卻。嗣聞機關槍少息，又復衝鋒，相持數小時之久，濟民正焦急，忽來同志報告云：砲隊已進城，在蛇山佈陣地，正擬發砲轟擊，以黑夜恐多傷人，請派隊在督署附近放火，俾目標鮮明。濟民即下令，在督署大街敲開雜貨店，索煤油數箱，並囑呼左右鄰屋，有在家者，宜速避，我等將在此放火，事成加倍賠償。店主曰：何須賠，煤油在此、請君動手

，兵士遂舉火，火勢衝天，照耀督署前門高杆，蛇山砲隊連發命中，大隊繼之，一鼓而克督署。自瑞澂以下，全體人員逃走一空。先是兵工廠有修理機關槍同志告余云：清帥以機關槍有壞者，命予修理，余故事遲緩，厥後督促嚴厲，余舉其壞處修理之，而將不壞之處，施以暗算，以次及于他機槍。故是夜督署之機關槍。少擊輒停者，同志先事暗算之力也。張彪見機關槍不響，當瑞澂面，以手自批其頰曰：余誤事矣。瑞澂不顧而逃。張彪欲支持至天明，旋見火光起，砲聲作，知大勢已去，乃率馬弁乘兵艦逃漢。糾殘卒于大智門車站，期負嵎，以待北京之援兵。

武昌全城光復

督署既下，乃傳令二十九標標統張景良、三十標標統楊開甲各舉兵反正。皆不受命，仍閉營門自守。我軍乃開砲擊其標本署，全軍驚亂，張、楊皆亡走，旗兵亦逃竄。二十九標同志杜武庫、高尚志、聶豫、張喆夫等，挾其營長何錫蕃反正。而三十標同志徐達明、王文錦、馮中興等亦相繼響應。混成協砲工輜重總代表余鳳齋指揮砲工輜營入武勝門，據鳳凰山。四十一標同志胡培才、廖湘芸、姚鈞、李文燦、顧鴻、李必勝等，推第三營隊官胡廷佐領兵攻藩署。藩司連甲早亡匿，於是全城光復，革命軍之旗遂飄揚於武昌矣。是役也，未殺清之官員一人，只旗人寶英之妹有殊色，被逮時，叩頭乞命為妾，同志怒殺之，其他旗兵槍斃約數十人。粵漢鐵路督辦岑春萱微服逃，官吏自臬司以下皆逃走。

黎元洪出任都督

革命在秘密時代，曾推舉劉仲文為都督，劉英副之，亦有議及黎元洪者。及倡義時，仲文尚在漢口避匿未出，衆望所推之黃克強未到鄂，各軍將校，又以資望淺，且均不能相下，武昌一夕光復，而主帥之席猶懸。翌日（八月二十日）天將曙時，衆紛紛圍集楚望臺坡下，見黎元洪着米色長袍，立于其中，神色驚

惶。李翊東詰之曰：統領何至此耶？有謂劉賡藻引導蔡濟民率兵至黎寓，自其室中挾出者，有謂馬榮自其床下挾出者，又有謂自其參謀家挾出者，倉卒間傳說不一。然元洪本非革命黨，確為受逼而出，當時楚望臺有一砲兵高呼，請統領下令作戰，其執事官王安瀾阻黎勿應，砲兵拔刀擬安瀾，黎以身翼之。翊東曰。統領不便在此下令，請至諮議局，于是衆擁黎至諮議局樓上。衆高呼舉黎為都督，黎堅不承認。翊東乃持一宿寫之安民佈告，請于都督銜下署一黎字，黎畏縮舌顫曰，毋害我，毋害我。時有同志持槍向黎示威者，經蔡濟民陳磊急護之。翊東乃援筆代書一黎字，將布告貼出。衆鼓掌稱善，遂置黎于樓上室內，以戈守之。

都督府推舉職員

自黎元洪舉出後，即以諮議局為都督府，推舉職員。當時黨人多亡匿在外者，草創之際，不暇因事擇人。就其在場者，各盡其所能，互相推舉。以張景良為參謀長，楊開甲副之，皆降將也。方定國為司令官，蔡濟民、吳醒漢、張廷輔、鄧玉麟、高尚志、王憲章、徐達民、王文錦、陳宏誥等任謀略。李翊東為敍賞長，張振武副之。馮昌言長文書，向訏謨長會計，邢伯謙長軍裝科，其餘分隸各部署，蓋無一不得其用也。

陽夏光復

二十日，四十二標同志胡玉珍、王讚丞、趙承武、祝制六、與王憲章謀殺其排長瞿煥明，統帶張永漢逃，遂光復漢口。同時邱文彬、張步瀛、扶澄宇、黃家麟佔領漢陽兵工廠。梁炎昌戈承元佔領鋼鐵廠，及黑山龜山要塞、漢陽遂下，公推宋錫全為協統。即命仇國華率隊往漢陽迎李亞東出獄，時知府逃，即以亞東領府篆。溫楚珩往夏口，迎詹大悲出獄，組漢口軍政分府，大悲任之。何海鳴為分府參謀長。吳崐溫楚珩皆任分府秘書。時武昌立都督府，擁黎元洪為都督，漢口不願受其委任，或竟不予委任，故別建漢口軍

政分府也。

吃飯問題

是役也、各新軍及各學堂同志，犧牲一切，枵腹從公。迨都督舉定，稍得寧息，羣曰，我等自宵達旦，自旦到午，水漿不入口者久矣。今覺困餓，將從何處得一飽耶？諮議局會計胡瑞霖聞之，嘆曰：革命黨佔領偌大武昌城，公家有藩庫、有官錢局、有糧儲善後局、商會則到處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徵發，市㕓不驚，秋毫不犯，不但其宗旨正大可敬佩，其舉動之文明與心理之純潔，在在令人感激，革命成功，可于此卜之。乃由諮議局墊借五萬元，分配作臨時飯費。

宣示中外

自軍府成立，一切軍政外交由軍府主之，對內揭櫫三民主義，根據中國同盟會誓詞：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宣示中外，首改易正朔，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革清宣統偽號，薙髮辮，戒纏足，免除一切苛政。下令軍士，毋略財，毋妄殺，毋姦淫，毋買賣不公，擾亂商務。通令國民，毋藏匿敵人，違抗義師。凡我軍民無敵對行為者，一律保護其生命財產，得享居住、結社、言論、信仰等自由。對外則照會漢口各國領事，自今日始，邦交由中華革命軍軍政府主之，其前約章一切如故。凡居留在軍政府佔領地域內之外國人民，生命財產一律保護。若各國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者，概以敵人視之。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

馬臬司殉節不果

湖北按察使馬吉彰本回教徒、而亦習儒者也。武昌城失守，念城亡與亡之義，初欲殉節。戒家人勿走，自

服朝衣朝冠坐于臬署大堂上，云待革命軍至，當引頸就戮。初尚有胥徒護視，久之，員役逃散一空，只餘臬司一人。眷屬以久不聞聲，趣出簾隙窺之，見大堂上，一人獨坐，竟日無一革命軍來，不知為甚如此？主婦曰：大人真可笑，快請進來罷！一姬膽大應聲出，牽馬某之衣曰：大人請進去，馬某顧之，亦笑曰：「革命軍不來，我去也」。乃進後堂更衣，從容遁出衙門。衙門以內，亦毫無損失。

鄧管帶進犯都督府

二十日之夕，清軍管帶鄧翔宸，集殘散兵百餘人，進犯都督府。府中人驚避一空，李春萱奉黎都督避匿蛇山麓下。張振武、吳兆麟更服欲逃，李翊東叱之曰：「君等畏死欲逃耶？羞稱革命黨，余殺汝頭。」張、吳慙懼而止。時陸軍測繪學生戍守軍府，翊東急指揮諸生，奪勇擊鄧兵，鄧兵敗走。翊東乃迎都督返。巡視府中，以安人心。

方定國通敵

二十二夕，有一大漢持燈籠來都督府，倉皇送上一紙條于司令官方定國，定國閱後，即撕燬。敘賞長李翊東問曰：適大漢所遞為何？何故撕燬，汝敢通敵耶？定國啞口莫對。翊東喝令執大漢，訊之，令語六：讀六為溜，蓋旗人發音皆如是，以故知其為旗兵，傳達張彪命令也。黃元吉挾至樓隅，以刄刺死。大漢至死不作聲，亦好漢也。方定國手持短槍，身佩軍刀，翊東令執之，無一敢近前者，翊東奮而趨前，奪其槍，摘去軍刀，方不敢抗，遂禁之邢伯謙軍裝室內，繼續審訊，供出府中同謀二十餘人，當場被執者，張振標、蔡登高等三人，一律槍決，餘亡匿。

柯逢時畏禍

湯化龍、陳夔龍、聯甲、馬吉彰等，集柯逢時所，密電清軍機處，由化龍主稿，逢時領銜。謂鄂軍變，督瀞統制不知下落，黎元洪暫帶鄂軍，請速派大軍南下，以平此變。並請以陳夔龍任總督，元洪陞統制。另推聯甲赴河南乞援軍，時聯甲匿逢時宅，易服夜半越城出。又陰使蔡登高江振標等投効軍府，藉便與黎元洪通聲氣。事成，則柯等為黎綏頰，事敗，則黎為柯等庇護也。此等消息，喧騰衆口云。

清廷震恐

北京接得瑞澂等電，大驚失色。清后諭軍機處速派兵，時掌陸軍部為蔭昌，掌軍諮府為馮國璋，軍諮府與陸部因統帥與調遣問題，意見各執，相持不易決。乃命河南就近先調兵一協，赴漢口大智門，與張彪合取守勢。武昌始得有餘間，布置一切。

新成五協

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劉仲文等渡江，蔣翊武等歸至岳州，胡瑛亦出獄。同志散匿者漸復出，都督府組織，因而擴大。但感于革命草創，為事擇人之困難，有不得不用降將之苦。如張景良任參謀長，楊開甲副之，皆原第八鎮之標統也。時同志多自任中下級工作，劉仲文在參謀處主持，蔡濟民、蔣翊武主各軍之聯絡，僉以兵不建制，無從應戰。乃請都督下命，預成八協，先成立五協。以夏振奎任第一協統領，張廷輔任第二協統領，竇秉鈞任第三協統領，楊載雄任第四協統領，熊秉坤任第五協統領。胡廷佐、楊選青、耿丹、單道康、王華國、杜武庫等各任標統。然嚴格論之，當時五協之普通情形，只有革命之元氣旺盛而已！兵數與訓練，皆不足言。原第八鎮及混成協之留駐武昌者，合計官佐兵士，不及五千，舉義之時，殺者殺，逃者逃，所存老兵不過二三千人，盡充下級幹部，尚感缺乏。士兵則幾無一人，除臨時召募外，別無他法。而以武漢素不願兵之市民，一旦強其入伍，其能力可知也。故自八月二十一日起，迄二十六日止

、武昌尚未得出一兵渡江。

漢口領事團開會

胡瑛出獄，命任外交，奔走漢口，與各國領事交涉。時俄領之繙譯某，粵籍也，力助胡瑛，向俄領事鼓吹。而張彪尚率殘餘住漢口，見數日間，武昌未出兵，乃以瑞澂名義，派人赴領事團，要求外國兵艦援助，炮擊武昌。領事團開會，英領事主應清督之要求，法領力持不可。先是法領某，曾任安南，晤及孫中山先生，願助先生革命，先生囑為聯絡，某識之弗忘。又見義軍戴孫先生為領袖，宗旨正大，舉動文明，外交上斷不能干涉，並當嚴守中立。於是胡瑛與俄領繙譯某，力向領團交涉，承認我軍政府為交戰團。時法領既持正義，俄領以素耳繙譯之言，亦欣然贊助我軍府，與法領一致，故張彪運動無效。

李亞東乘轎

武昌倡義後，文武官制有未盡改者，然官吏出入儀仗，則完全廢除。時李亞東出獄，領漢陽府篆，同志張難先為之佐，請難先代購藍綢袍。青馬褂一襲，亞東見衣料不甚麗，拂然不悅曰：沒有佳者乎？難先慍應之曰：服此已太奢，假如我是君，便著囚中衣耳。亞東日必一出，出必乘四人綠呢轎，鳴金開道，旗傘執事，前呼後擁，一如前清陋習。難先詰曰：無事而出，出必沿此陋習何為哉？亞東云：使百姓知有官，不用儀仗，則不尊嚴也。難先嚴厲詰責之，乃稍事簡從。一日乘四人綠呢轎，執紅傘者導前，挾護書者隨後，威威赫赫入都督府，守衛之兵，喝令停止。曰：此滿清怪物也，呼打，與夫鳥散。亞東面如土色，噤作聲，有識之者，趨前解曰：此老同志漢陽知府李亞東也。亞東河南人，自少投鄂軍為兵，升至排長，後入日知會，被逮入獄，以有今日云。

覃理鳴看馬

桃園三傑，宋遯初、覃理鳴、胡經武是也。清末俱奔走革命，理鳴繫獄湖南，經武則繫於武昌。及武昌起義，經武出任外交部長，官樣頗足。時理鳴亦出自獄，來武昌，投刺求見，經武延入客廳，久不出見，適蔣翊武聞理鳴至，約出小酌。經武乃使人追理鳴返，略道寒暄，經武操官腔曰：理鳴來得太遲，本部現無好缺，只有鸚鵡洲一驛站，有馬兩匹，尚未委人看管，事也清閑，願屈就否？理鳴一笑而出。經武胡瑛字也。

戰利品

都督府及五協成立，檢查軍實，計步槍有十四萬以上，大小砲二百餘門，機關槍以百千數，子彈則不計其數，被服皮革應有盡有，軍需品亦無算，藩庫大元寶四百萬以上，官錢局銀元及鈔票千萬有奇，革命軍得此憑藉，咸謂成功可必。

長江沿埠見聞

八月十六日，余猶在滬，就陳英士家會商，決定譚石屏于是晚乘火車赴寧，約南京同志舉事。余則以十九晚，乘船返鄂，在南京聚齊。固不料十九晚，武昌得舉事也，余等遲返之原因，一候宋遯初，一候手槍，迨十九日，英士手槍購齊，裝置于沙發椅中，運至官艙，置于當目之處，任人坐臥既無破露之虞，又免檢查之慮，殆秘密運輸之良法術也。二十一日早，舟泊南京下關，石屏如約登舟，晚抵安慶，吾輩毫不得消息。只見一官場隨從，號衣上有兵備道護勇字樣，交頭接耳，一若有重大任務者。然二十二日泊九江，則見武漢下水輪，避難者山積。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勢嚴重。據避難人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佔領

石屛喜不自勝、強欲上陸，與九江新軍接頭，余期期以爲不可，並述利害，石屛始從之。舟過武穴，爲余鄉里，據划船客言，武昌起事，公擧黎都督，皆欣然色喜，然尚不知黎爲何許人也。由是歷圻州、黃石港、黃州沿途探聽，無大異狀。至二十三日午前十時許，而舟已泊漢口矣。

余與譚石屛抵漢，有同志登舟相迓，將行李逕運法租界長淸里寓所，各同志詰以遲歸原因，余略告之，並指沙發椅內藏手槍之秘竅，取沙發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蓋此時，漢口純爲革命勢力範圍，租界亦絲毫無所忌憚也。我等上樓，見孫搖淸仰臥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語如常。述及受傷經過，與起義後情形，促余等渡江，至都督府襄理一切。談約一小時許，石屛亦急欲赴武昌訪問。卽由同志佩有徽章者嚮導，由一碼頭登輪，入漢陽門。有守城兵士盤詰，嚮導示以徽章，兵士許可。至馬廠，帳幕密布，劍戟森嚴，惟和藹可親，乃革命軍之特色。晋都督府，檢查一如城門，經嚮導告以余等之姓名，咸知爲同志，擧鎗示敬。余等入府後，同志咸來問訊。旣而謁黎元洪，黎待石屛以優禮。石屛怡然陳述今後之具體計劃。黎以連日勞頓，說話過多，喉嗌不能出聲，以手表示聽從意。余乃遍詢諸同志，劉仲文在謀略處，忙迫異常。余力主出兵，擊走大智門負嵎之殘敵，衆是之。乃擬定計劃，請黎下命。余與石屛假寐于都督府，以覘翌日之動作。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也。

黃州光復

黃岡涂覺民、熊持中，聞武昌革命軍起，星夜馳見都督府敍賞長李翊東曰：黃州爲長江下游鎖鑰，宜光復，以鞏固武昌，吾與黃州駐防軍早有聯絡，誠使吾齎一紙令，可不戰而下矣。翊東上言于都督黎公，因賜熊持中招撫令，乃使李北平黃楚楠涂覺民先入黃州城，諭故所知諸豪，皆受命。遂擧火燒河東書院，逐知府知縣，迎熊持中入城，宣告獨立。以府經廳高荷灣陞任知府。彭漢遺、方孝正、涂覺民、劉子通、李士琦，熊十力，馮摩先，趙作霖，滿辛畬分任參謀、秘書等職。諸州聞之，立逐縣令。圻黃悉反正。

張景良大鬧都督府

降將張景良，河北人，魁梧奇偉，革命軍初起，授以都督府參謀長，殊不視事。李翊東嘗勸之曰：清勢已去，可安心供職，佯應之。迨八月二十四日，張彪在漢口大智門，得河南援兵，勢洶洶，僉主出兵擊之。張景良乘機大鬧，抱黎公痛哭，欲劫黎公圖反動。余及蔡濟民等在座，厲聲喝之，猶不已；鄺漢卿強制之，令勿鬧，竟不止。李翊東欲殺之，蔡濟民、吳醒漢等謂其有神經病，勸勿殺，趣而出之。

黎都督誓師

黎公初任都督，未有決心，將校入謁者，多慢不加禮。余慮主帥徒擁虛名，無以整肅三軍也，乃議設壇場，具禮儀，請都督誓師，明白宣佈，願負復興討虜之責，使其與清絕，而安心為國謀，衆然之。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閱馬廠帥臺高聳，軍隊林立，革命士氣為之大振。衆同志請都督更備軍服，黎固身軀偉者，以初入軍府，服便衣，不遑更。至是請改武裝，倉卒不可得禮服，遂由一同志，于被服廠檢出一套較大之常軍服，請都督衣之。黎亦欣然從事，護衛下樓，出都督府，御馬臨帥臺，抵臺下馬，衆擁之登臺，上懸黃帝之靈，劍旗分列，祭告如儀。公推譚石屏授旗授劍，慷慨誓師，歡聲雷動。黎復命余演講，余舉同盟會革命之精神，創立民國之意義，大聲疾呼，聽衆鼓舞。復下令各軍行列，向都督舉槍致敬，黎始下決心，下臺閱兵，依次巡視。兵士對都督之愛戴，亦大有加。上下一心，于此乃大可見矣。

教育會集議

先是起義時，倉卒成立都督府，而軍政府各種組織，殊不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余商前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草定各種條例，謂為同盟會本部所擬者，免各同志懷疑。余復請各同志，于二十五日晚，集

教育會開會，到會者數百人、余提出所擬條例，一一討論，獲全體通過。計都督府組織條例，分為軍政、民政兩大部分、由都督統轄之。總司令一人，下設參謀部、軍令部、軍務部。民政設政治部、下分內務，外交、教育、實業、司法、理財，部各分司，司之下設各科。當時有疑部之名稱、等于中央規制，余與諸同志議，皆以軍府初建，宜崇體制，以便與友邦交涉、衆無異議、當場宣布通過。次日請都督公布施行。其後各省先後光復，各建都督府，略依鄂軍政條例。直至大一統政府成立于南京，各省悉依省區制度、廢部為司。

都督府重舉職員

八月二十六日，條例由都督公布後，即按條例舉人，于是舉黎都督兼總司令，楊開甲為參謀長，吳兆麟，楊璽章二人副之，杜錫鈞為軍令部長，衆無異議。迨舉軍務部時，余思參謀軍令、純屬軍中舊有之標統營長、而軍務行政，關于武器糧秣、胥為革命軍之命脈，非吾黨同志不可、乃力推孫武。座中有謂軍務繁劇，宜速成立，孫武炸傷未愈，恐一時不能任事、並舉張振武蔡紹忠為副、緊急事務由鄧玉麟、李翊東協理，議遂決。政治部長，則舉湯化龍任之。以下各司由彼選人，請都督委任。查光佛、蘇成章為教育部正副部長，胡瑞霖陶德崐為理財部正副部長。嗣經衆同志發生異議、復改選李作棟任理財部長，楊時傑為內務部長，胡瑛為外交部長、張知本、彭漢遺為司法部正副部長。設官分職，規模粗具，都督府煥然一新。

總監察劉公

劉仲文初在謀略處、主持一切，勞頓異常。迨都督府組織完成、而仲文可以少息，乃有一部同志、均以仲文既不得任都督、又未任部長、因建議設總監察。其職權監督都督以下各職司，推仲文主總監察。旋以總監察名目過大，且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無此規定、似屬不合、羣議沸騰。余曰：劉公才望，任總監察

最相宜、當茲革命軍興，大敵未除、成敗利鈍，尚不可知，若因此而啓爭端，則失敗已可立見也、衆議遂息。總監察府旣成立、昔日之沔陽監學，旣從仲文，更名曰劉一、卽為監印官云。

出師大捷

軍政府內部組織、漸臻完整，都督乃下命，遣兵渡江。以八月二十七晚，齊集漢口，沿市街及鐵道線分區布置。二十八日拂曉、發動攻擊，向大智門車站張彪大本營猛撲，戰至午前八時，我軍大勝，張彪殘部及河南援兵，皆望風逃竄。我軍乘勝追擊，直抵灄口，奪獲敵軍車輛、武器、輜重無算。余時在前線觀戰、見戰區民衆，紛紛四出，有作嚮導者，有餽粥食者，有助運子彈者。及戰勝後，則代運戰利品，狂喜異常。漢口市民、則沿街放爆竹，以表歡祝。革命軍民之元氣旺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軍紀嚴肅

我軍擊退張彪、進駐劉家廟，軍隊皆露宿，無一兵入民家者，而兵士與民衆之親愛，一如家人、故在敵區之民衆，常以敵之正確消息、報告我軍。我軍前哨斥堠，全恃民衆為耳目。至九月初，敵人馮國璋，率大兵到，我軍已先事防備矣。

湖南響應

余等在都督府、參與軍事外、惟有促各省之響應，以張革命軍之聲威。而接壤湖南，為湖北之後方，且與焦達峯等有成約，尤望其速舉。九月初一晚、余在電報局問訊，適電報生告予曰：湖南有事。余卽命其仔細探聽、電報生在電機上與長沙電報局通話，長沙電告：革命軍現已進城。余狂喜，奔告都督府。少頃，有正式電文到，則由達峯署名、報告中有殺黃忠浩事，黎都督殊不悅。問焦達峯為何人、余曰：革命

黨也，黎默不語。少頃，命余覆電賀之。

海軍砲擊

武昌同志，得焦達峯任湖南都督消息，均手舞足蹈，前方將領，勇氣有加。值馮國璋率大兵來犯，我軍分途迎擊，九月初三日，戰正酣，馮國璋見勢不佳，將下令退卻。薩鎮冰所率海軍，初迫漢口下游，以不得漢口領事團許可，未敢開砲。迨是日突向我軍後方轟擊，我軍以不及備，損失甚鉅。馮國璋見我軍陣勢移動，猛力反攻，我軍乃死守劉家廟陣地，迨未稍退。是晚雙方休戰，我軍準備充分，翌晨再戰。

張景良火燒劉家廟

九月初四日，雙方復戰，我軍仍扼三道橋，死守劉家廟，敵不得逞。蔡濟民、吳醒漢、高尚志等，謂張景良願以全家為質，帶罪立功，竟保任前敵總指揮，李翊東力爭不可，曰張為漢軍旂，必有異志，設有不幸，殺其全家有何裨益？濟民等不聽，卒用之。初與敵戰，我軍獲勝，向前力追，張景良以總指揮名義，下令燒燬劉家廟子彈及輜重，前方戰士，聞後方子彈被焚，大恐，相率退下。即縛張景良送漢口軍政分府，同時報告都督府，黎氏方欲派人提張景良，詹大悲恐其獲赦，逕斃之，以抒公憤。自此而劉家廟陣地喪失，敵又迫漢口大智門車站矣。

九江反正

武昌起義後，長江下游震動，南京即派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率一標人駐九江。而馬毓寶受吾黨同志之壓迫，即率該標反正，隨派代表丁人傑赴武昌乞援，並請領軍械，都督許之。衆意欲余及丁人傑帶械前往，以覘江西局勢。余諾之，即與人傑渡江，至漢陽兵工廠，晤駐軍協統宋錫全，示以都督令，宋云：兵工廠

槍彈均繳楚望台、請余等少待。乃留人傑守候、余渡江至漢口，總江漢關軍政分府、時九月初六日也。

七日之戰

大智門之役、我軍槍斃張景良、形勢嚴重。同志開緊急會議、請都督委任姜明經為臨時總指揮，姜受命後、即率隊出發、設總指揮部于歆生路華洋賓館，倉卒佈防。余在江漢關夜深，得都督令，速傳知臨時總指揮、令各軍一律換纏紅布為徽號，余即購備紅布、率衛兵攜往華洋賓館，晤姜明經，告以都督之令，並舉紅布交之，霎時準備齊全，迨拂曉，下令攻擊。八時許，余登漢口水塔觀戰，我兵陣線凌亂，紛紛後退。余急返江漢關署、率衛兵八人，上前督戰，却不見姜指揮。時各軍見余號呼前進，勇氣復增，亦相率向前鏖戰。至下午一時，我軍克復大智門車站、追擊至劉家廟。其時敵方寂然，若無應戰意。我軍亦以自曉至午不得食、停止前進。余手執一旗，仍欲麾之前、然迴顧余之衛兵，只餘一人，此外只陸軍學生甘緝熙等及散兵數人，餘兵各自退還大智門，余無法制止，遂返大智門，勉勵各軍嚴守。言未已，忽一彈傷余首，登時昏倒、戰地民衆，見余服洋服，當非尋常人，以板輿抬至中途，余亦少愈，然尚不能言，但知不至死。比入江漢關，則已能言、殊不覺痛楚。時黃克強先生到漢，同行有醫生及看護婦，速來醫余傷，囑余暫臥。未幾，槍聲四起，江漢關軍政分府人員走避一空，余猶僵臥。少焉方孝正來，扶余起，急出江漢關，半途遇蔡濟民曰：漢口不守，我輩何面目對漢口父老。余曰：黃克強先生已到，我等宜速渡江謀反攻。乃相率走江干，而龍王廟等處，無一渡船、復繞至襄河、見有少數小划在河中，衆兵紛紛爭涉，幸有老兵識余及蔡濟民，為招一小划、禁亂兵爭渡，余等乃得由漢陽東門渡江。抵文昌門城下，則見城門緊閉，余乃高呼守城將士開城。余等逕奔都督府，報告經過、並晤克強先生、商出兵反攻事。

譚石屏在漢，得長沙光復訊，卽商余請黎公協濟械款，黎許之。當發槍三千，款若干，派衛兵隊營長劉佐龍護送。石屏抵長沙，見湖南諮議局紳士把持湘政，事無大小，須經若輩議決，焦都督徒擁虛名，號令多不行。石屏倡議解決議事機關，集權于都督府，期有適合于軍事敏捷之應付。達峯本少年英俊，至公無私，對石屏之主張，認為理論應如此，而事實或有窒礙，且身為都督，不便遽拂衆紳意。而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實現石屏之主張，因此釀成九月十日之變。

焦都督出兵

焦都督得湖北械款後，卽命巡防新兵一協擴為兩協，命王隆中率一協先發，餘一協駐岳州作預備隊，長沙只有少數軍警，維持秩序。焦都督急湖北之難，本不欲擁兵自衛，而未料及諮議局紳之暗算，竟以此遇害。

黃興反攻漢口

黃克強以九月初七日到漢口，卽時渡江，晋都督府，當夜商出兵反攻。時新兵初敗，幾無精銳可調，幸有長龍舢板水師，告奮勇，雖係老兵，而水師訓練素不精，余見其槍支劣鈍，命換新槍。又見連日鏖戰，兵士不得飽，命庶務處備飯菜，並多辦乾糧。至夜深三鼓，克強率隊出漢陽門，急須渡江，而交通部事先未備船，余復奔走江下，狂呼渡船，天已大明，兵乃得渡。克強布陣于滿春茶園一帶，血戰四晝夜，馮國璋不得逞。克強以電話調某標增援，標統某遲遲不進，克強電請都督懲辦，都督命以軍法從事，自是軍威一肅。戰至十二日下午，卒以衆寡不敵，退出漢口，克強卽返武昌。

馮國璋火燒漢口

九月十二日下午，我軍退出漢口，馮國璋以連日在漢口受創，遷怒漢口市民，竟將長江經濟中心之漢口付之一炬。自十二日起至十三日止，火猶未滅，繁盛市區，化為焦土。清廷認馮國璋有大功，傳旨嘉獎。而馮國璋罪孽彌天，長在國人記憶中。

盜殺湖南都督

湖南都督，以省諮議局之把持煽動，形勢險惡，焦達峯處之坦然。煽動者益肆行無忌，以九月初十日，在城外掀起紙券擠兌風潮，市民洶湧，詭請都督彈壓，焦命副都督陳作新往，陳氏御馬出，不戒而馳，比出城，則伏兵四起，槍彈橫飛，陳氏當場遇害。時擊陳之兵，揚言為黃忠浩報仇，誣陳為匪，並言陳賊已去，焦匪尚存，羣衆聞之，茫然不知誰匪誰兵。未幾，亂兵蜂擁入都督府，聲劫焦都督。同志有勸焦暫避者，焦曰，避將焉往，我為種族革命，凡我族之附義者，不問其曾為官僚，抑為紳士，余皆容之，今諮議局紳，煽動黃某殘部造反，已殺陳副都督，又欲殺余，悔不用譚石屏之言，先除若輩，竟為敗類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殘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終當成功，死不足惜。言未已，而亂兵已擁前，劫焦督下樓，甫出都督府前門，亂兵以槍刀亂砍之，嗚呼慘矣！焦都督雄毅寬厚，少有大志，而少經驗。首定全湘，派兵援鄂，其功不可泯也。

焦督既遇害，未幾，布告已遍貼市衢，大書特書軍務院長譚組安郎延闓，繼任湖南都督云云。時武昌同志得訊甚速，亦期望湘局得以安定。譚繼任後，聞克強在漢，亦對革命軍表示擁護。

黃興拜將

黃克強以九月十二日退出漢口，都督派人迎克強渡江，議守漢陽方略。同志等以克強在漢口，巷戰數日，純恃革命黨資望，以號令各軍，然終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感，故各軍有不受命者，克強無法馭之。

今勢必守漢陽、又非克強不勝任、若督師無名、則危險實甚，宜公推為戰時總司令、以專責成，湯化龍等亦是其議。但公推後，仍由都督委任，庶系統不紊。同志有不以委任為然者。余曰：軍政府須有體系，非委任不可。但當慎重其事，請都督登臺拜將，授以全權，庶幾號令嚴肅、收指揮統一之效，都督許可。乃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下令各軍自營長以上，齊集閱馬廠，舉行拜將式。屆時都督與克強並轡臨場，登臺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官，授印授令、行禮如儀。並由都督訓話、勉各軍領袖，絕對服從。克強答禮畢、隨作簡單演說、行觀兵式，各軍環列呼萬歲。余感想到歷史上所謂韓信拜將，一軍皆驚，今獲見之、亦革命聲中大快事也。

慰勞湘軍

焦都督雖死，其前所遣援鄂之王隆中一協，仍遵故都督命來鄂，先頭部隊，于克強拜將之晚進城，由副官處招待，宿營于師範學校。克強本擬躬往慰勞，奈時間倉卒，急于渡江，請余代往，余見湖南軍隊，士氣旺盛、回報克強，克強喜甚。

伯牙台

克強組織司令部，委李書城為參謀長，向漢陽出發。余問總司令部設于何處，克強曰：伯牙臺，余曰：伯牙臺、背臨襄水，漢口槍支可及，恐不適宜，不如就漢陽府署。克強曰：已決定，變更示怯也。克強卽率少數同志渡江，赴伯牙臺駐紮，而囑余翌日，導學生團前往作衛隊。屆時余導學生團往伯牙臺，則伯牙臺闃其無人。問附近居民，則曰：昨夜伯牙臺有許多軍官在，今早遷往一處廟裡去。

昭忠祠

余復尋向昭忠祠，學生圍怒余嚮導不中用，相率抱怨。余曰：毋相怪，戰時總司令部晚在此，今早他遷，諸君遠走辛苦，我亦然；前去不遠當是總司令部也。比入見克強，問以遷此之由，則曰：昨夜隔河槍聲，徹夜未歇，伯牙臺屋瓦有洞穿者，故遷此。余曰：既遷矣，何不在城內，克強曰：此處係漢陽之中心點，且在曠野，便于指揮防禦築壕工作，今晚可在此暫宿，明早渡江，調湖南兵來守前線。余見克強手批口答，忙迫異常，且廟宇狹隘，一時容百人，無一寸隙地。克強之辦事房，亦無下足處，此真戰時狀態，與武昌之都督府，則勞逸迴殊也。

各省響應

自黃克強堅守漢陽以後，各省得乘機大舉，次第響應，俾革命軍聲威日壯，基礎日固，不可謂非克強之力也。使當日無克強，則漢陽能守與否，尚屬一問題，尤可慮者，清之故吏與夙將，都無人格可言，無思想可言，遭時擾攘，翻雲覆雨，今日獨立，明日取消，山東孫寶琦其明證也。故克強之功，不在守漢陽之孤城，而在其大無畏之精神，以未經教練之烏合殘卒，含辛茹苦，抵抗馮國璋北洋熟練之雄師，因此穩定起義之武昌，促各省革命黨之崛起。如張烈武，夏之時等在重慶；張鳳翽等在陝西；溫壽泉、孔庚、王用賓、閻錫山等在山西；陳其美、洪承典等在上海；謝良牧、胡漢民、朱執信、陳炯明等在廣東；林述慶、章梓、鄭贊丞等在鎮江；許崇智等在福建；管鵬等在安慶；張匯滔等在淮上；張榕、藍天蔚等在奉天；王天縱等在豫西；黃子和等在雲南；張士騏、楊蓋誠等在貴州；劉古香等在廣西。類皆振臂一呼，羣衆響應，清之將吏，不戰而奔。其尚為清廷殘喘者，祇假獨立之山東，與北京直轄之直隸而已。雖曰民衆心理，早已趨向獨立自由，故清廷無所寄，而不得不土崩瓦解。然使武昌起義，僅如曇花一現，則各省亦無從繼起矣！陽夏之堅苦支持，自不得不歸功克強。然復有不可忽者，吾鄂革命諸豪，皆少年銳氣，使其各挾私心，不守黨義，不服從領袖，則克強欲以一身，突從外來，而臨于羣豪之上，勢不可能。昔明之亡也，逃至緬甸，而從亡

諸人，猶相暗鬥，人心誠不可以常情測也。故知興亡異道，由來久矣。

清廷起用袁世凱

各省響應以後，清社旦夕不保，乃用善耆、鐵良等之建議，起用袁世凱，世凱要求予以大權，為後來請清帝退位張本。時溥儀乳臭，載灃攝政，素知袁世凱有練成北洋六鎮之功，前此劫奪權職，恐其萌異志也，今以革命軍起，心膽俱碎，乃起用袁世凱，而委以重權。前門未得驅虎，後門遂已進狼，周赧、漢獻之末路，大抵如是。

袁世凱謀殺吳祿貞

袁世凱如願以償，一面命馮國璋急攻漢陽，一面入京，遍布心腹。而當時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與軍諮府參議陳其采，曾聯名促請清帝立時頒布憲法，還大權於人民，所謂十九信條是也。武昌當日，得有是電，皆一笑置之。余等商諸黎公，特電吳祿貞促其獨立。祿貞有雄才大略，富於革命思想，嘗在日本士官學生中，倡言革命。日俄之役，創議組織義勇隊，實際為革命團體。今既統制北方勁旅，又籍湖北，世凱慮其與武昌通聲氣，則黃河流域，非己所得制。世凱素目空一世，而獨心憚祿貞，故急以謀殺祿貞為入京後之唯一毒辣手段。

袁世凱將出未出之際，北方只知有吳祿貞，其威名既重，恩信亦足感人，清廷懾之，不欲其駐京，特命為山西巡撫，吳即輕騎進駐石家莊，派員入太原，與革命軍接洽。當時孔庚、閻錫山等亦士官學生，聞祿貞來，皆大歡喜，請其單騎入關，（娘子關）軍隊留後。蓋當時士官同學，在第六鎮者，深悉第六鎮官兵多係袁世凱練成之中下級幹部，袁之私人，在軍者既不少，若全部入太原，不但山西、河東初起之革命軍，不能與敵，恐祿貞本身亦受劫制。祿貞天性豪放，初不為意，反笑同志過慮，坦居石家莊，毫不戒備

，欲待全軍調齊，然後安入太原。袁世凱探悉祿貞尚在石家莊車站，即命李純、周符麟等，買通兵士，乘深夜，逕入石家莊車站祿貞辦公室樓上，亂槍轟擊，祿貞遂死于亂槍中。與難者，湖北周幹丞、九江張華飛。自此而袁世凱復無忌憚，革命軍在北方之長城傾矣。祿貞深得將士心，自信人莫己毒也，不知李純等素受世凱之豢養，有奴性而無人性，無事時固貌為忠謹，一旦遇變，有以利動者，即無惡不作，欲其無害長官得乎？然祿貞能以誠信待人，有漢光武之雖死猶生也，上以猜忌馭下，要是衰亂之風，祿貞負雄才大度，有澄清天下之志，以一留日士官學生，不數年間，騰聲中外，親典禁旅，北方將士，莫不歸心，老奸袁氏，因此畏忌，非獨材略過人也，其襟度已宏遠矣。使祿貞不遇害，則當時北方局面，不至操於袁氏之手，而國事或不至長期誤於北洋軍閥可知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

袁世凱派人議和

袁世凱殺吳祿貞後，知湖北人心憤慨，即派蔡廷幹、劉承恩二人來武昌求妥協，冀得緩兵。我軍府以兩軍相爭，不斬來使，古之義也，許其來見。軍府語蔡劉萬無與朱溫同類之袁世凱相妥協之理，並痛責其謀殺吳祿貞之罪。同時有民衆團體，在都督府門前作示威運動。蔡、劉知軍志不可奪，民氣不可抑，失意而去。袁世凱得報，以馮國璋前方軍單薄，復調江北提督段祺瑞駐河南，倪嗣冲屯潁上，牽制淮上之師，用全力以臨武漢。時黃總司令，在漢陽布置，已有一星期之久，馮國璋不敢越漢水一步。兩湖健兒爭向黃總司令告奮勇，積極反攻，黃公猶不遽發。繼得探報，馮國璋將繞橋口以上黑山，偷渡漢水，乃下令反攻，九月二十六日事也。

黃總司令揮兵渡琴斷口

先是黃總司令，準備反攻，命在襄河琴斷口，施架橋工事，以九月二十七日，橋工完竣，乃下令各軍

，於是晚整隊渡河，分左右中三部前進。克強自率鄂軍居中部，以湘軍分左右翼，達到目的地，舉火為號。會天雨驟寒，兵士依火取暖，迨拂曉，向馮軍猛攻，鏖戰四小時，馮軍陣地搖動，克強麾兵直進，時馮國璋在大智門車站，探聞克強在軍中，備車將逃。我軍如更支持一小時，則漢口全部可克復。不圖我軍有一部新兵，不耐久戰，相率詭避。左右翼湘軍，復先奔。黃公自率學生團，就中堵截，並手刃數人，奈潰兵爭渡，勢如山崩，橋狹不能容，士兵有落水死者。黎公嘆曰：新兵誤事，功敗垂成，乃命徐徐退却，而自斷後。晚歸總部，開軍事會議，宣布不奉命而先退却者斬以狥。湘軍統領甘興典違令逃避，亦電令湘督依法處死。

清軍偷渡漢川

馮國璋經漢口之役，逆知我軍虛實，乃懸重賞，攻奪漢陽，復由段祺瑞第一軍增加，力益充實。遂繞道進漢川，駐重兵於蔡甸，徵發民間板木，供架橋材料。時漢川反正之鄉團，無力抵抗，而總司令部所統率之軍隊，以新潰之餘，正從事整理，幾無兵可派。敵人得晝夜興工，盡量偷渡。迨我軍派至前線，而敵人之大隊已集。於是血戰五晝夜，敵猶不得逞，美娘山一役，我軍奮勇奪回陣地，敵死無算。

楊璽章中彈陣亡

都督府參謀部副長楊璽章，軍人中之卓犖者，原為第八鎮軍官，起義後，擢為副參謀長，一切規畫，多出其手。十月初，漢陽連日戰事失利，軍務部中同志等倡議，凡都督府及軍務部職員，能執槍者，一律出戰。楊璽章終日在總司令部，聞言大奮。翌晨立於黃總司令身邊，忽遇槍彈橫飛，有一彈中楊君腦，因以陣亡。

漢陽失守

漢陽連日血戰，我軍傷亡枕藉，士氣頹喪，湘軍王隆中等，竟自率所部退武昌，黃總司令儘力支持。至十月初六日，總部人員逃走一空，參謀長先走上海，黃公身邊，只有少數學生圍。時秘書田梓琴及日本同志萱野大原等，均勸黃公退守武昌，再作後圖。武昌同志亦以電話相促，都督亦電黃公，請入武昌，商防守策。

武昌會議

克強退回武昌，鄂軍中頗憤湘軍擅退，因之不滿克強，遂邀集一會議，請克強報告漢陽失守經過。克強自九月初七日到武漢，迄十月初六日失漢陽，寢不遑席，食不甘味，彌月勞頓，精神甚疲，兼以新敗之餘，自無多話可說，乃表示退讓，云將返滬轉粵，再圖北伐，同志多表示慰留，而少數不滿於克強者，亦知克強必去，默不作聲，克強竟去矣。

黎都督避葛店

克強去後，蔣翊武代理戰時總司令，設司令部於洪山。馮國璋既據漢陽，架重砲於大別山（龜山），轟擊武昌都督府，黎都督暫避葛店。時總監察劉公，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相率集議，作死守武昌計，不要總司令，舉譚人鳳為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各率所部擔任防務。武昌賴以不失者，劉公、張振武與有力焉。

上海召集代表會

滬軍都督陳其美，克復上海，當時長江流域，只南京城猶在鐵良、張勳之手，其他悉歸革命勢力範圍，外交、內政均有聯合一致之必要。於是推伍廷芳為代表，辦理對外交涉事宜，伍公望重，足資號召也。而內政上則電請各省派代表，聚滬會商。鄂軍府派余與陶鳳集往滬接洽，余因離漢來滬，訪宋遯初，偕謁陳都督。見督府中人，緊張異甚，英士都督形勞喉啞，一如湖北初起義時狀態。英士見余到，以手示歡喜狀，而沉沉細語，不能多，乃辭出。夜乘車至蘇州，訪張謇等，代達黎都督書函，並問南京戰事。張答門外漢，不知其詳。翌晨返滬，訪馬君武及各代表，略有所商。時有主赴鄂開會者，余以銜命來接洽，若諸代表，願赴鄂者，請先往。余則留滬，待各省代表到齊，一同回鄂。

黃興抵滬

漢陽失守消息，傳至上海，時有某報載出，羣衆以為某報造謠，紛鬧該報，一時人心熱烈，於此可見。余訪遯初，遯初告以克強將抵上海，乃復偕訪英士。英士慨然曰：克強為革命軍領袖，果來，吾輩當竭誠歡迎之，並以全力擁護之。迨十月十二日，而克強果臨滬矣，英士及上海同志，歡迎擁護，一如其言。

彭家珍炸斃良弼

馮國璋攻破漢陽，復砲擊武昌，袁世凱益驕橫恣肆。同志在京者，欲得袁而甘心，將以流血五步，收最後之成功，計亦偉矣。終以袁氏防範嚴，深居簡出，無隙可乘。會四川同志，陸軍學生彭家珍，由張靜江備資斧北上，與二三同志商決，行剪除滿人之梟獍者，認良弼為目的之一。良弼留學日本士官時，常與革命黨為難，歸國後典禁衛軍，此次主戰最力。家珍等以計得介紹，投刺於良弼之門，良弼見之，即饗以炸彈，霎時良弼轟斃，而家珍亦以身殉。袁世凱得良弼炸死訊，慄慄危懼。乃開釋前炸攝政王載澧不成而被囚之汪精衛，黃復生等出獄，並諉託汪等南下議和。

南北議和

袁世凱釋汪、黃，命其子克定與汪結納，復利用同鄉朱芾皇（同盟會員）居中策畫，袁、汪、朱遂訂蘭譜，約為異姓兄弟。汪在京，津間與楊度諸人發起國事共濟會，希圖妥協。天津一部份同志，皆不謂然，汪議稍殺。袁世凱陰使汪由京漢路南下，先至武昌。時武昌經一度砲擊，急電各省乞援，沈秉堃率廣西軍，李烈鈞率江西軍，先後雲集，又以長江天塹，馮國璋終難飛渡，堅定劃江固守計，黎都督以援軍畢集，亦自葛店還鎮。汪入武昌說黎以和議，黎雖樂聞其說，然不敢自專也，命汪赴上海徵求眾議。

鎮江訪問

南京未下之前，原第九鎮營長林述慶率兵若干，在鎮江勸告焦山、象山砲兵反正，成立都督府，林為都督。同時原第九鎮營長柏文蔚亦自關外來，成立第一軍，柏為軍長。述慶、文蔚皆同盟會中堅分子，同隸標統趙伯先麾下，從事革命運動有年。趙伯先不幸喪于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東南半壁，頓失長城。伯先有項王風，其喪亡，真國家不幸也。然在武昌起義後，述慶猶能繼志，文蔚亦毅然相助。鎮江既定，乃會同滬軍、浙軍及徐紹楨統制合攻南京。一日余在上海，宋遯初約去鎮江，訪問林都督，及柏軍長，余允偕往，意為我軍求援。而遯初實與滬督陳英士謀調和聯軍，急下金陵。車至鎮江，逕造都督府，適林在龍潭前線，由其參謀長陶駿保接談。余告以漢陽失守後情狀，亟待各方增援。陶君謂此間無力援湖北，且南京未下，交通阻塞，實力不從心，惟有急攻南京，南京下，武昌可無事也。復與遯初訪柏軍長，柏時軍于原旗兵營房，晤談甚歡。當夜返滬，天寒，車中冷不可耐，中途宿蘇州。比抵滬，而南京攻下之捷電喧傳矣。

金陵奪印

南京攻下，林述慶所率鎮軍，朱瑞所率浙軍，陳英士所遣滬軍，李燮和所遣光復軍，暨徐紹楨所部均次第入城。林軍駐督署，徐軍駐諮議局，其他各軍亦有駐地。于是江蘇都督之爭議，因而發生。林本稱都督，徐本稱總司令，依鄂軍戰時先例，總司令由都督委任者。又復有說：依原來關係，徐資望高于林，依反正次序，則林先于徐。中間又有原江蘇巡撫程德全反正，曾膺督師之名，故有主張程為都督者。都督問題，迄不得解決。陳英士都督，請邏初赴寧調停，奔走于林、徐之間，林忿然曰：革命黨本非爭官而來，必欲爭，則請稍憩五分鐘，余即可解決矣。邏初曰：毋出此，請君讓之。林曰諾，余即出兵渡江，準備北伐。金陵奪印一齣，暫告一段落，而正式江蘇都督，究屬何人，尚有待也。

哈同花園集議

章太炎等，以武昌、上海光復，亦由日本東京返滬，寓哈同花園，同志相率訪問，每日有集議。適南京已下，有提議組織臨時政府于南京，一、可免江蘇都督之爭，二、統一政府成立，全國軍政一切，可納于正軌。羣韙其議，于是電促赴鄂之代表，急返滬。

選舉大元帥

十月十六日，留滬各省一部份代表，及滬、浙、蘇三都督代表，齊集於江蘇教育會，僉以南京攻下，程德全雖膺江蘇都督之名，而無力統一。江蘇原有軍政府徐寶山，及無錫、淞江均有軍政府之設立，以各不相下，應急選舉大元帥，以資統攝。適黃興抵滬數日，一切軍事，無形集中于彼之一身。乃由其代表提議，今日即投票選舉大元帥，到會者多數贊成。但以事前未及準備，倉卒間，折白紙，各自用鉛筆草書，開票結果，黃興當選大元帥。復有代表提議，既有大元帥，應選一副元帥，衆議一致，照樣投票，結果，黎元洪當選。座中有老名士揮淚曰：黎宋卿在武昌首義，勞苦功高，先是赴武昌一部份代表，已舉黎為中

華民國政府大都督、事實上爲大元帥，今反選彼爲副元帥、在黃興之下，太不合理矣。程德全代表章駕時爲感情衝動，力然其說，欲將選舉案推翻，以黎爲大元帥、黃興副之。衆曰如是太兒戲，彼此爭執不決。又有人提議調停辦法，黎爲大元帥，事實上不能來前線指揮，仍請黃興代理大元帥，是說亦未經衆表決，相率散會。次日各報紛紛傳載黃興爲大元帥矣。滬軍都督陳英士，即爲黃興布置行轅，調遣軍隊。而克強本人以爭議未決，迄不願就職。未幾，赴鄂一部代表先後返滬，途中議定一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所謂大元帥改爲副元帥，副元帥代理大元帥之問題，又加一重糾紛矣。

總理回國

上海南京武昌之間，代表載途，以臨時政府組織在即，紛電同盟會　總理回國主持，克強亦避大元帥副元帥之爭，探知　總理將到香港、商同英士派人迎迓。先是辛亥八月，　總理在美國，輕裝遊歷，從者只朱卓文一人。途中得克強密電，以密本不在囊中，故無從譯出，姑置之。翌晨就旅舍早餐，見案上早報，載武昌獨立消息。即告朱卓文返寓，檢出密本翻譯，係克強得余信報告武昌新軍舉義事，已證實。總理決偕朱卓文由歐洲返國。抵倫敦，各報載武昌中華民國公報公告，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統領孫文云云。于時倫敦外交界，經濟界，咸來訪問。　總理就此打消清廷在歐洲之幣制借款，及湖廣債票發行等案，絕其財源。復要求其接受新政府之交涉。倫敦當局答曰：祇要閣下歸國，成立正式政府，我等即接受一切交涉。總理乃登輪，逕駛香港，廣東首義同志，謝良牧等候之，告以國內情形，須急應上海之請，組織統一政府。廣東都督胡漢民等亦先後來港，　總理即從同志之議，攜胡漢民等逕駛上海，克強及上海都督與各省代表，聞　總理將到，集議行盛大歡迎會，由滬軍都督府主其事，而應夔丞者，即爲招待處主辦庶務之人也。　總理到，即寓寶昌路，日不暇給，時有傳　總理携帶若干款項，並購置軍艦歸來，以是否屬實爲問者，　總理笑答：余携全副革命精神以歸，款項乃餘事也。

林長民遇刺

各省代表，已草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又擬定南京為政府所在地，故于十月下旬，先後赴寧。計湖南代表宋教仁，奉天諮議局代表吳景濂、直隸諮議局代表谷鍾秀、福建代表潘祖彝林長民、九江都督代表林森、江北代表馬良、王照、江蘇代表雷奮、趙鳳昌，浙江代表湯爾和、黄羣、廣西代表馬君武、廣東代表丘先庚、趙士北、四川代表周代本、山東代表雷啓宇、雲南代表呂志伊，山西代表景耀月，貴州代表平剛，安徽代表鄭贊丞、湖北代表楊時傑及余、河南陝西代表後至。當日車中，有廣東福建同志顧林長民君，問余識其人否？余曰：在上海代表團常晤之，同志不復問。比晚，車抵寧站，余等先下車，彷彿聞有槍聲，余以戒嚴期中，係尋常事，不顧而逕赴旅館，即有憲兵來檢查，問余姓名而去。久之，不見同車人，余始覺有異，復至車站尋覓，遇上海商團郵君，曾在滬軍都督府識其面，即問之曰：某某何以不見，某君告以有人槍擊林長民，幸未中，今林長民並刺客已分別拘押于城內，餘皆由余所屬商團護送入城內矣。時已半夜，冷氣逼人，至諮議局晤吳景濂等，談林長民遇刺未中，彼等亦大慌。次日，上海黄克強來電請釋林長民，林君恢復自由，亦不究刺客之由來。事後查及，乃係福建同志，以林素反對革命，今來投機，恐與吾黨以不利，故欲除之。然經此一槍，而林之含恨圖報，對於吾黨之敵視日深矣。

公宴總理

總理回滬後，各方訪謁，日不暇給，黄克強、陳英士兩先生尤朝夕不離。十一月初七日，假哈同花園公讌 總理，席次，克強、英士、遯初密商舉 總理為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已定。馬君武公言於民立報，喚起輿論。晚間復集 總理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遯初主張內閣制， 總理力持不可。克強勸遯初取消提議，遯初猶未允。克強定期赴寧，向各代表會商。

中華民國紀元

十一月初八日，克強專車抵寧，駐丁家花園。晚間赴江蘇諮議局代表會，提出三案：一、改用陽曆；二、起義時以黃帝紀元，今應改為中華民國紀元；三、政府組織取總統制。經衆討論，第一第二併為一案，全體贊成。惟民間習慣已久，當于陽曆下註明陰曆節候。三、總統制與內閣制案，遯初猶持前議，討論頗久，克強說明提案理由，多贊成總統制，照提案通過矣。由遯初提議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旣已決定，應卽按照大綱選舉臨時大總統，隔日舉行。卽由代表會準備一切，衆無異議。散會時夜深人靜，一出場門，則寒風凜冽，幾凍不可耐。

選舉大總統

十一月十一日午後一時，各代表齊集會場，是日由浙江代表湯爾和主席，湖南代表譚人鳳自鄂來，趕入會場，精神百倍，登臺報告武昌防守經過，衆鼓掌歡迎。下臺時，向余耳語，曰：君為湖北代表，總統宜舉黎元洪，余含之。少馬主席報告開會，命秘書長宣讀上次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今日按照大綱選舉臨時大總統，計到會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代表，無論若干人當推一代表書一票，選舉不記名，衆無異議。命秘書散票，譚老先生大聲曰：湖南代表給我，秘書與之。以次授票畢，由主席指定監票人。開票結果，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合十七票，而不及黎元洪。可見當日全場多數代表之心理。各代表多不屬同盟會會員，而尊重同盟會之系統，並承認辛亥革命，完全為同盟會主動，則昭然若揭矣。

總理就大總統職

選舉完成後，總理當選，卽由代表會電上海，請總統入都。陳英士之滬軍都督府預備一切。總理呼英

士告之曰：我輩革命黨、全不採儀式，只一車足矣。英士從命，爲備一專車，英士親爲護從，亦不帶衞隊。以十一月十三日午前八時由上海啓節，午後二時抵下關，由江寧鐵道入城，于舊總督署側下車，羣衆於萬聲歡呼中，齊擁入督署瞻仰，卽以督署爲總統府。少憩，各省代表紛至，報告選舉經過，請卽日就職，以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由克強、英士令海陸軍代表及同志若干人，略事布置，請總統出，鼓樂大作，就職如儀。革命草創之初，直率簡樸，不帶絲毫官氣，于此可見其精神矣。

選舉副總統

總統就職翌日，代表會開會，總統出席，按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各部長由總統提出，須得代表會之同意，先由代表開談話會，總統交出部長名單，交換意見。當時初提黃興陸軍、黃鍾瑛海軍、王寵惠外交、宋教仁內政、陳錦濤財政、伍廷芳司法、湯壽潛交通、張謇實業、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宋教仁、王寵惠、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外交者，爭持不決。繼由克強與總統商，以遯初主張初組政府，須全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勢之下，新舊交替，而代表會又堅持反對遯初長內務，計不如部長取名，次長取實，改爲程德全長內務，蔡元培長教育，秩庸與亮疇對調。總統曰：內教兩部依兄議，外交問題，我欲直接，秩老長者，諸多不便，故用亮疇，可以隨時指示，我意甚決。乃復商代表會，外交、司法勿變更，克強復出席代表談話會，以所改名單，及總統意告之，衆無異議。乃移開正式會，按照提出名單，投同意票，一致通過，而政府成立矣。克強以湖北首義，而政府中無一人參與，嘖有煩言。乃示意代表會，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代表同意。于是副總統選舉會成，而黎元洪當選矣。

楊舒武鬬謡

當副總統未舉定以前，湖北以首義之區，中央政府總長未佔一席，多生怨望。有安徽人孫發緒者皖撫

朱家寶之偵探，因緣孫武充當都督府顧問，乘機聳恿孫武鼓動軍人，反對南京臨時政府，意欲劫黎與袁結合也。黎因未得副總統，亦不滿意，任其所為。嗣黎當選副總統，楊時傑代表送印來武昌，黎公大喜，留時傑置酒府中，請諸將領縱酒，延時傑上坐。飲畢開會議，孫發緒謂南京臨時政府，以湖北礦產及賦稅抵借外債，孫武主用湖北全體名義，通電反對。楊時傑曰：孫發緒安徽人，尚知愛湖北，余反不知自愛耶？余適從南京來，未有所聞。孫武怒曰：無論如何，非反對不可。時傑拍案曰：破壞革命戰線，誰尸其咎，余不署名，誰敢用湖北全體名義耶？兩方爭執，幾致動武。黎公急止之曰：勿操切，可和平講解。乃議折中辦法，忠告南京，衆然之，遂寢事。

蔡大輔鋤奸

京山人蔡大輔，少以邑庠生，入湖北陸軍第四十一標三營為兵，參與羣治振武文學諸社，蔣翊武、詹大悲、劉堯澂皆由其介紹入盟者。倡義時，佐李亞東治漢陽府，及漢陽失，大輔任第二鎮參謀官，聞孫發緒陰謀破壞共和急欲去之。遂假查光佛手鎗，對準胸部連擊之，皆未發，蓋急促間，忘啓停機紐也。發緒起奪其槍，呼漢奸行刺，扭大輔見黎公，請治以漢奸罪。大輔口訥莫能辯，黎公以持槍有證，竟欲坐大輔罪，丁人傑、李鴻基乃宣佈顛末，備舉孫發緒罪狀，僉謂卽當誅之，第二鎮統制張廷輔尤持之力，黎公仍欲護惜，顧事實昭彰，亦無詞可諉，第抵死不肯下令付法。李作棣恐過拂黎公意，乃自轉語，定永遠監禁，黎乃下令，械發緒往繫軍法局。

同盟大會

政府成立，復依組織大綱，由各省選三人，組織臨時參議院，為監督政府之機關。當日各省或選或推之參議員，雖多同盟會會員，而與政府終不免形格勢禁。且南京、武昌之間，常有意見上之齟齬，政府措施多窒

礙。上海輿論絕對自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言論，影響于南京政府者尤不小。于是主張同盟會，應重行團結，所持之理由有三：一，謀參議院與政府之溝通，二，泯武昌與南京之嫌疑，三，糾正上海之輿論，非同盟會居間不為功。乃定期召集同盟會會員，開大會于南京，重行選舉，公舉孫公為總理，黃興與黎元洪為協理。同盟會之聲光一躍千丈。然以現勢權位之所在，投機份子，均紛紛入會，同盟會固有之純潔性質，已漸變而進於複雜之途，敵黨在北，甘心附袁氏，從而造作蜚語，凡所以摧毀吾黨者，無所不用其極，同盟會不免受一打擊。然辛亥年同盟會之幹部，尚未動搖，同盟會之精神，依然充實。迨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同盟會名實亦因之而稍替，但其本根深固，無論如何，不至變易原有精神也。

附記湖北陸軍特別學堂

張文襄在鄂，先後創立書院與學堂，其數甚多。人才著者如兩湖書院，黃興克強，即出其中。文普通學堂，則宋教仁遯初，田桐梓琴即出其中。武備學堂出身者，則有吳祿貞綬卿，皆開國偉人也。而陸軍特別學堂，尤有可紀者。光緒三十一年，奏定學堂章程，各省應設立陸軍小學堂一所，文襄在鄂，則奏請清廷，特予變通，創設陸軍特別學堂，其教練課程，及學生之招考與待遇，並組織等等，皆與其他學堂不同，招生必限于各軍營之兵士，非兵士則不收。蓋是時，科舉已停，而陸軍特別學堂之新章，許卒業生以舉人資格，故各州縣之文士，皆爭來投入行伍，以便應考。凡考入該學堂之兵士，其名額猶在營冊，食宿皆在原營，每日走往學堂上課，僅午餐在學堂，各就營中帶冷飯入堂，以作午飯，學生初不樂，而堂長下令，須養成耐苦之習慣，卒無敢抗者，星期日，學生留營，仍須溫課，非有特別事故，不許請假外出。營中下級官及一般兵士，對學生，亦相當優禮，文襄決先後練成六千學生，即採越王教戰辦法。此數千學生，散在軍營中，與普通兵士，長年同處，此實革命思想，易以普及之最大原因。辛亥起義之革命諸豪，大多數為陸軍特別學生，當時張彪在漢口下令，有捉獲特別學生一人者，賞十萬元，其嫉恨之深可想見。義

師發動之數日間，曾胡諸公之神牌，無不搗碎，而革命諸豪，發起紀念張文襄之大會于抱冰堂上，此可以知文襄之影響矣。或曰：武昌起義，特別學生之力固多，然諸豪之力，等于陳涉吳廣，卒無可膺干城之寄為一代名將者其故何耶？曰：特殊人才之難產也。意者有運會乎？然人才必資歷練薰陶而後成，遠世且不論，咸同間名將，蓋亦多矣，若非有曾胡左諸公為之領袖，則其次等將才，必無所成就矣。武昌一夕攘臂，而大局已定，黎宋卿以庸庸被擁，毀同志而附北廷。袁氏復以北洋之積累，摧折無憑藉無經驗之革命黨，如揠新苗，特別學生之在鄂者曾無立錐地。不獨歷練薰陶無從也，而實救死恐不贍矣。稍傑出者，卽為袁氏爪牙擒戮殆盡。黎公之在鄂也，為宵小所惑，無日不密捕黨人而斃之。蓋自癸丑之役，袁氏既以北洋武力，統一南方，而吾鄂起義志士，猶潛聚武漢，作反袁運動，甲死乙繼，丙死丁繼，靡日不然。迨黎公北上，袁氏以鄂為起義之地，累遣凶猘督鄂，鄂人固愍不畏死，而凶猘之殘殺亦與日俱厲。黎公之馬弁，有劉貴狗者，自黎公在任時已為偵探，及黎北上，遭幽禁，而貴狗仍効用于北洋凶猘，曾無幾時，貴狗驟以殺人功，升至陸軍上將，卽此而觀，其所捕殺當不止萬數，此皆拚萬死以抗袁者，其中豈無可造之才，嗚呼！辛亥以來鄂人之遭摧折可謂慘矣！毀滅人才，以傷國命，無如袁賊，彼之為此，不知何益于已也，豈不可為之寒心哉！或曰：文襄在鄂，廣立學堂，而鄂之學風亦儆，事業學問各方之才，亦罕有可言者。曰：克強，綬卿，遯初，梓琴，衡青，靜菴皆學于武昌，而以天下為已任。數公者，身雖不永，而功業自在天壤間，惡在其無才也。獨王漢潛修閭巷，未入學堂，斯乃無文王猶興者也，夫學風之儆，不獨在鄂，若乃潛小大業，繼往開來，寂然高蹈，不求聞于當世，吾鄂猶有其人焉。世或疑武昌起義為天幸，豈平情之論哉。

故事一則

黎少坪活閻王來，說一故事：劉悔復表伯，中解元那一年下科，初八早進場，坐而假寐，彷彿有一女

子來抓卷子，那時卷子是考生性命，即起而按之，不許抓。並曰：我前生事不知道，今生則未做虧心事。女子問：你是何號？劉告之。女子曰我即去找。尋常人以卷子在，讓他去就了事，劉公情知是鬼，膽子壯起來，詰該女子有何冤仇，對頭是誰？女子初不欲言，急欲去。劉公曰：有事不妨向我說，女子羞怯。劉公再詰，女曰：我本貧家女，佃種東家田。東家盧少爺來我家收租，見余娟好，嘗戲我，初不允，盧少爺再三糾纏，遂失身，盧去後，肚子漸大，乃婉告諸父母，託人向盧家說媒。父母以妾能嫁東家，喜不自勝（尚不知有曖昧事），媒去返報，說小東人願意，老東人不許，事無成。日後肚子愈大，父母日責之，妾猶忍受。及欲生，不能耐，任其生出，父母力逐之，不得已，乃抱小孩，逕奔盧家，門者不許進門，爾時進退無路，乃自縊于該屋樹下，小孩亦凍餓以死。妾含冤數載，向閻羅控告，閻羅准我報仇，向盧索命。劉公問曰：此事盧某知否？答曰：不知。劉曰：不知者不為罪。汝向他索命，豈不是冤上加冤？何日是了！女曰：不索他命亦可，要依我三件。劉公問曰：哪三件？女曰：他現已續娶，要他承認我是元配。劉公曰：此易事耳，第二件怎樣？女曰：我死後，村人埋我在荒塚中，要起阡改葬，豎誌曰：某某孺人之墓。第三件如何？曰：第三要他續娶初生子，嗣我名下為子。劉公曰：還有其他要求否？女曰：祇是而已。劉公曰：我於盧某，初不相識，為解汝冤，救他命，我一定找他去說，但是我說他不相信又如何？女曰：我小名稱，別人不識，公一說出，他不但相信，且自求公。劉曰：汝且遠去，勿擾文思，出場後，我定去訪。初場放牌，劉公回寓，少息，即逕造盧寓，問之，果得見盧某，有四隨役，果然濶少。初接談，盧見劉布衣襤褸，漫不為禮，漸談入深處，呼出女子小名，盧某跪劉公面前求饒，劉公告以三件，盧一一應允。劉公曰：口說無憑，須寫下書狀。盧一一照辦，劉公納入口袋辭出。二次入場，女子又來，問如何，劉公一一應允，出狀燒示之，女去。三場又來，劉公怒曰：汝太不曉事，又來作擾，是不可理喻者。女曰：公勿怒，此來為公道喜。劉曰：何喜之有？女曰：公中解元。劉曰：瞎說。女曰：盧某應中第一，今為我故改中第二。公為我故，改中第一，榜發，果中解元。

（乙）梅川日記

中華民國紀元

辛亥武昌首義，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各省響應，有用同盟會天運年號者。（例如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即用天運辛亥。）　孫先生（同盟會總理通稱）回國，認為有改正朔統一之必要，建議以中華民國紀元，援引公曆，由元年以至億萬斯年，一便於記憶，二進于世界大同，三豫算年度，減少歲閏麻煩，由黃克強先生携交南京臨時各省代表會議決宣佈。臨時大總統就職之始，咨臨時參議院（代表會選舉大總統以後，宣告解散，由各省推舉三人為參議員，組織臨時參議院，但參議院未組成以前，代表會得代行職權。）審議，決議以中華民國紀元，廢舊曆，行新曆，附件如下：（一）政府于新曆十二月前，編印曆書，頒發各省，（二）新舊二曆並存，（三）新曆下附星期，舊曆下附節氣，（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錄存，但吉凶神宿，一律刪除。決議案咨大總統公布，附件令內務部照辦。余時代理部務，集諸參事及主管禮俗司，徵考典章，取材簡易，不半月而編印頒行，並告各省遵照，自由翻印，無有版權拘束，初載首基，於焉蕆事。

龍公館

南京光復，我們代表團入寧，由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招待在江蘇諮議局食宿，宋教仁先生則下榻於龍公館。該館主人大約與宋先生有同鄉關係，我等往見那個公館，舊式結構頗宏敞，東壁圖書，西園翰墨，假山怪石，琪樹瓊花，應有盡有。鄉下人從戰火餘燼城裡鑽進去，饒有劉佬佬初入大觀園之概。代表團樂得有此遊息，又依宋先生聲應氣求，自然所居成聚，為一個密會機關。內部有意見，則從此交換，外來有消息

，則從此探聽。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前一日，說是　孫大總統自上海乘專車入京就職，下關不停，一直駛進城裡，我等免得到下關迎接，十分高興。元旦清晨，我等自諮議局跑到龍公館，約宋先生晋府，參與大典。剛要出門，被女子北伐隊長林宗雪領一羣女子兵擋住，擁入客廳。我等愕然，林宗雪按劍曰：「我們來此不要怕，只是要求女子參政權，必須宋先生答應。」宋曰：「大總統今天就職，你們不去排班護衛，已經失禮，向我要求，更是無理取鬧。快去到總統府，高呼萬歲。」林猶糾纒不休，好容易說到她們一哄而散。趕往總統府，就職典禮全部完成，冰冷冷找見胡漢民先生。胡先生曰：「爾來何遲也？」我口快，說林宗雪如何纒纒擾擾；宋曰：「她向我要求參政權，豈不好笑。」胡曰：「良辰美景，賞心樂事，龍公館不比這處快活得多麽？」宋曰：你又來了，我們想見見　先生。胡曰：善。乃同晋謁致敬，握手稱賀而退。

提名問題

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大總統提名各部總長，須得臨時參議院之同意。　大總統就職伊始，第一次提出名單，有宋教仁為內務總長，會場反對者，叫囂「不同意！」「不同意！」　大總統聞知，派黃興為代表，將全部名單撤回，再提第二次名單：陸軍總長黃興，海軍總長黃鍾瑛，內務總長程德全，外交總長王寵惠，財政總長陳錦濤，司法總長伍廷芳，交通總長湯壽潛，教育總長蔡元培，實業總長張謇，經代表會同意特任之。但是各部總長，舊時大官名流，多持觀望，不肯接任，如內務總長程德全、交通總長湯壽潛、實業總長張謇。（伍廷芳來京就職，却將印携回上海，不視事，經呂次長往返說明，始交出。）乃本諸初議，次長必用同志，不必由總長推薦，雖是到任總長，亦不能例外。於是蔣作賓為陸軍部次長，湯薌銘為海軍部次長，魏宸組為外交部次長，居正為內務部次長，王鴻猷為財政部次長，呂志伊為司法部次長，于右任為交通部次長，景耀月為教育部次長，馬君武為實業部次長，宋教仁為法制院院長。當然，宋以內務總長被屈，同志有為宋抱不平者，找宋說話。宋曰：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

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共和肇造，非我黨員起責任，大刀闊斧，革故鼎新，不足以言政治。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那裡可與言革命，講共和，以塗附塗，未見其有濟也。但政府既任命我為法制院院長，仍當盡職，勿令人笑我負氣也。衆曰：好個政治家風度。

祭明孝陵

民國肇造，在昔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以文節不宜于時，等于束之高閣，內務部雖主司禮俗，然亦不敢掛一漏萬，釐訂成章。一日， 大總統召曰：我欲祭明太祖之陵，爾其準備可也。某奉命而退，告諸黃克強先生，黃曰：汝意云何？某曰：大總統致祭明陵，一新國人耳目，寓意深遠，似不可草草。黃曰：要何準備？某曰：第一乘輿，第二儀仗，第三秩序，第四禮節。黃曰：大總統有汽車，城內到明陵路雖不好，也可以直達，格外講什麼乘輿呢？某曰：祭陵，創典也，不比平時，（平時出門坐部汽車，不帶護衛，表示平民姿態，甚善。） 大總統躬率文武百官，騶從必衆，應當排成行列，以肅觀瞻，若單乘一汽車前駛（當時南京只大總統一部舊車），後者追隨不上，七零八落，成何體統？故必須舍汽車而用馬車，雖不能用六馬，亦必須四馬，此乘輿之謂也。儀仗不必說，羽林供飛，騎兵前導，是必要的。兩旁護衛，步兵亦有必須。至維持秩序，本部警察，着手成立，訓練不熟，服裝不整。以是日想望豐釆，看熱鬧，勢必萬人空巷，觀者如堵，若只以警察維持，力量殊嫌不夠，非用憲兵不可。說到禮節，在陵前獻花奉醴，鞠躬致敬，却是簡單，而鳴炮則非陸海軍大炮不可。奏樂亦必須軍樂。此數事，皆陸軍總長、參謀總長所應下令準備，故與先生商量之。黃曰：好，好，我命副官處照辦就是。越三日， 大總統齋戒成，清晨，文武百官在總統府集合，黃總長趨前，啓請 大總統登輿，參軍御馬，胡秘書長陪乘，黃總長則緊隨乘輿之後，以次乘車騎馬，經明故宮，出朝陽門，夾道歡呼，聲震屋瓦，循四方城陵前御道，抵拱橋下車。 大總統徐徐步入，至前殿更衣少息後，穿內殿，進甬道，上高陵，樂聲大作，海陸軍大炮齊鳴。行禮如儀之後，

大總統述明太祖之豐功偉烈，勗勉同志。指點陵殿之傾圮處，以時修建。並命求朱太祖之後，復其祀田。禮成，返總統府，黃總長領導，依次請安而退。

國旗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由陸皓東先生設計，經興中會可決，用之於第一次乙未之役。在同盟會時代，總理孫先生提出幹部，定為國旗，幹部意見未能一致，因成懸案。迨武昌起義，自造一種紅地中綴十八黑星，取義以鐵血光復本部十八行省。各省響應，有遵用者，有自樹一幟者，如青天白日旗、井字旗、五色旗。上海獨立，邀請各省臨時代表，集議組織中央政府，在江蘇教育總會開會，選舉中華民國大元帥後，續議各種旗幟，以五色旗為國旗（江蘇都督代表提），以武昌起義十八星旗為陸軍旗（鄂軍都督代表提），以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福建都督代表提）。擬議後，由余交由新選大元帥黃克強先生核閱。黃先生慎重考慮到同盟會時代，　孫先生曾經欲以青天白日為國旗，而今則祇用於海軍，遲疑不敢圈定。而上海各報，次日即全部揭載。黃先生召余，出示各報，愕然久之，黃先生曰：既經露布，用不着我核定。況國旗應由法律定之，只好待諸異日。臨時政府成立，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　孫先生殊不謂然，即以大總統名義，函覆參議院，書曰：「貴會咨來，議決用五色旗為國旗等因，本總統對於此問題，以為未可遽付頒行。蓋現時民國各省已用之旗，大別有三：武漢首義，則用內外十八省之徽誌，蘇、浙則用五色之徽誌，今用其一，必廢其二，所用者必比較為最良，非有絕大充分之理由，不能為折衷定論。故本總統不欲遽定之於此時，而欲俟滿虜既亡，民選國會之後，付之國民公決。若決定於此時，則五色旗遂足為比較最良之徽誌否，殆未易言。

一、清國舊例，海軍以五色旗，為一二品大官之旗，今黜其國旗而用其官旗，未免失體。

二、其用意為五大民族，然其分配代色，取義不確，如以黃代滿之類。

三、既言五族平等，而上下排仍有階級。

夫國旗之頒用，所重者有三：一、旗之歷史；二、旗之取義；三、旗之美觀也。武漢之旗，以之為全國之首義，尚矣。蘇、浙之旗，以之克復南京。而天日之義，則為漢族共和黨人用之南方起義者十餘年。自乙未年，陸皓東身殉此旗，如黃岡、防城、鎮南關、河口，最近如民國紀元前二年，廣東新軍之反正，倪映典之流血，前一年廣東城之起義，七十二人之流血，皆以此旗。南洋美洲各埠華僑，同情於共和者，亦已多年升用，外人總認為民國之旗。至於取義，則武漢多有極正大之主張，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國為遠東大國，日出東方，為恆星之最者。且青天白日示光明、正照、平等、自由之義，著於赤幟，亦為三色。其主張之理由尚多，但本總統以為非於此時決定，則可勿詳論。因而知武漢所主張，亦有完滿之解說。究之革命用兵之際，國旗統一，尚非所急，有如美國，亦幾經更改，而後定現所行用之旗章。故本總統以為暫勿頒定施行，而俟諸民選國會成立之後。謹覆，並頌公安。

附粘天日旗樣式兩紙。

今日適得武昌來電，則主張用首義之旗，亦有理由，非經將來大會討論，總難決定也。」

同時囑鄧家彥據理力爭，並命余邀集同盟會議員疏通。結果，參議院議而不決。

中央政府

同盟會秘密時代，所定革命方略，專從軍事着眼，除中央稱大總統外，各省皆稱都督（尚有副都督、參都督），以下則未計及。故革命初起，巧立名目，如武昌佔領，公舉都督，漢口佔領，則自稱軍政分府，以後繼漢口而稱軍政分府者，不知凡幾。最可怪者，孫寶琦在山東假獨立，自稱為大統領（袁世凱出即取消）。各省代表集會在上海、武漢兩地，謀組織中央政府，武漢舉黎元洪為中央大都督，上海舉黃興為大元帥，均未就職。　孫先生回國，代表集中南京，中央政府從新組織。爾時總統制、內閣制爭議不決，

宋教仁一直主張內閣制，有贊成者，有反對者。孫先生要採美國共和總統制，黃克強力說鈍初，勿堅持內閣制。厥後起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採總統制，代表會多數通過，制乃定。

講和——清帝退位

一代梟雄袁世凱，憑藉清朝百足蟲餘燼，結集龍虎狗及一般爪牙，一面乘清室之危，一面借革命軍之勢，陰謀篡竊，路人皆知。但他心目中有兩個對頭，滿人有良弼，漢人有吳祿貞，而良弼被我黨烈士彭家珍炸死，去他一個心腹之患，遂得專心致志對付吳祿貞。吳當時以第六鎮統制，率兵出任山西巡撫，軍次石家莊，毫不戒備，袁氏賄通該鎮標統周某（符麟），於黑夜中領兵衝入車站，對着吳祿貞行轅，亂槍四射，吳公遂為所害，其參謀周幹臣、張華飛死之。由此恣無忌憚，陳兵漢上，示意段祺瑞統兵諸將，可以贊成共和，但聲言大總統非袁莫屬。武漢受袁軍之逼，自然贊同。上海方面早推伍廷芳為外交代表，即託伍廷芳以議和全權。同時汪兆銘在北京出獄，袁即託其南下疏通，由京漢鐵道先到武昌見黎元洪。黎素重汪（一時全國人知與不知，莫不重之，）延為上賓，所談雖不可知，而為袁說話，深中黎之聽可知也（汪見生人善說愛聽的話）。信宿到南京，　孫公留與談竟夕，力主和議。我等不以為然，尋汪說話，汪已走上海矣。自是與伍廷芳、溫宗堯直接與北京謀和。我等向　孫公力爭，　孫公以受諸方壓力，口雖不言，而似有感觸（事後聞汪曾面斥　孫公）。但怎樣和法，其詳不可得聞。二月中旬，　孫公辭職，又見報載伍廷芳、溫宗堯、汪兆銘、銑一、銑二通電，纔曉得是做成圈套。銑一是辭議和代表，表示功成身退。銑二是說議和及清帝退位經過，其文值得一記：「南京孫大總統、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公鑒：自和議以來，廷以疏材，謬承重任，深惟今日共和思想，已普遍於人心，北省同胞，一時未能相喻，致有自相殘殺之慘。幸值停戰議和，正可藉此時機，推誠相與，共泯猜嫌，同謀進取，以南北之合併，成恢復之大功。蓋所謂議和，即與北省同胞和衷商榷之謂耳。迨前清內閣袁君世凱所遣全權代表唐君紹儀至滬，彼此開議，唐君即宣言

欲和平解決，惟以北省軍民，與十四省起義之民軍，情誼或有隔膜，意見自不免參差，如欲一致進行，必宜先避衝突之端，以成共濟之美。因擬彼此息戰，開國民會議，取決多數，以定國體。蓋當時彼此明知全國人心已趨於共和，特以是為表示之作用耳。乃事機未熟，枝節橫生，補救調和，費盡心力。由是乃有清帝退位之說，蓋經一次挫折，卽多一次進步矣。迨袁君布置就緒，而北洋統將段君祺瑞等，全一致贊成共和，遂以成民國統一之結果。中華民國，自此完全發達於大地之上，誠我五大民族無疆之幸福也。廷為共和事業，我大總統、副總統，率十四省之同胞，成立於前，而袁君率北省暨滿蒙回藏諸同胞，繼之於後，曾不半載，遂竟全功，此皆由我全體軍民之苦心毅力，磅礴鼓盪，大而速，故能收此良果。廷受任以來，夙夜儆惕，慮以覆餗，貽羞民國。今幸藉我軍民之力，全國統一，和議告竣，謹辭議和總代表之任。此後仍當盡國民之天職，竭其愚慮，以仰贊高明。伏祈鑒諒，無任禱切。全權代表伍廷芳、參贊溫宗堯、汪兆銘。銑一○。」又函同：「廷與前清內閣協議清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已於初九日致各省都督青電略陳梗概，諒蒙洞鑒。初十、十一等日，與前清內閣往復磋商，昨日得其復電，已全體承諾。按清帝辭位問題，彼此籌商，一月有餘，關於辭位以後優待條件，尤費籌畫。民國政府宗旨，在合漢滿蒙回藏各民族，以建中華民國，已屢次剴切宣明，而所定滿蒙回藏各民族贊成共和之待遇條件，於平等大同之義，委曲調護之心，皆已周至，然滿蒙王公所注目者，不僅在本族之位置，尤在清帝辭位後待遇之厚薄。果使清帝辭位後，得蒙優待，則皆以為清帝且如此，滿蒙諸族更無所慮。設其不然，則皆以為清帝猶不免如此，滿蒙諸族，更無待言。此種存心，驟難解說。前因優待條文，久未商定，大起恐慌，謂既不見容於漢人，不如託庇於外國。東三省及蒙古等處，已見端倪，因疑成隙，將為巨患。廷勞心焦思，迭與臨時政府商酌，以為中國歷史上凡遇鼎革，興朝對於勝朝餘裔，恒從優看待，既以成寬容之德，亦以安舊臣之心。況今者民國政府持人道主義，又值清帝贊成共和，自願辭位。民國政府，法漢高雍齒且侯之意，承明祖寬待元裔之風，予以優待，必為國民所不拒。惟事關重大，廷雖受議和全權代表之任，而再三審度，不敢擅作主張。爰於本月

初四日，將前清內閣所開優待條件，携赴南京，面商政府諸公。於所開條件有所修正後，提交參議院再加修正後，多數表決。並謂將來字句之間，如稍有斟酌，無關大體者，不必復須得參議院之同意。廷以議案電達黎副總統，承表示同情，覆前清內閣後，有所爭持，當經稍加修改，告以自此無可再讓。民國政府，於贊成共和自願辭位之清帝，雖可予以優待。然萬不能於共和國體，稍有妨礙，致蹈虛君位之嫌。迨十二日下午得前清內閣回電，已全體承諾，同日，清帝辭位之詔，亦已宣布。自此清國統制權全歸消滅，中華民國統一全國，永無君主之餘跡矣。（後略）。」從銑一、銑二電文看來，除清帝退位外，並無其他條件。而事實上，二月十二日清帝下詔退位，二月十三日　孫大總統卽向參議院辭職，並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何以如此湊巧呢？可見在上海議和期間，一月有餘，南京全權代表伍廷芳等，不完全聽南京政府指揮，北軍全權代表唐紹儀等，則事事承袁氏意旨。為南京說話人少而弱，同時「非袁莫屬」之口號，傳播洋場，為北京說話人強而加多。我等聞之，不勝憤懣，向　孫公鳴不平，主張推翻和議，取消辭職。　孫公曰：馬後撤野，不成話說。我提倡革命，繼承道統，順天應人，唐虞揖讓，尤為民主共和極軌，況大總統為國民公僕，中華民國人人得而為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自我以身作則，爾等烏乎知之。我等抱一肚子氣，聽了一段訓示，嗒然而退。耳語曰：我們　大總統只做得一個月又半（四十五日不到），就此天下太平嗎？只怕靠不住吧！與其後來再革，何如今日一直革下去呢？

都城問題

先是議和期間，南京政府提出兩個要件：一、首都必在南京；二、袁世凱必來南京宣誓就職。臨時參議員有依附北京者，想動搖此議，作釜底抽新之計。二月十四日，接受　孫公辭職後，豫備選舉前，提出首都問題，先付討論。有主張南京者，有主張武昌者，討論終結，旋付表決，用記名投票法。開票結果，共計二十八票，其中二十票主北京，五票主南京，二票主武昌，一票主天津。主張北京者，可謂大多數通過

，咨送政府。政府見之，以為有違和議退讓要件，囑付我等約同盟會參議員，說明政府不能同意該案，必交覆議。理由除鄭重和議諾言外，北京為專制腐敗勢力集中所在，污染甚深，又受不平等條約束縛，東交民巷、使館營房，儼然敵國，動輒蒙其威脅，袁氏野心難馴，盤踞自雄，非帝制自為，即屈服于強國強權之下，不但不能建立獨立自由平等民國，後患且不堪設想，我同盟會議員非力爭推翻前案不可。二月十五日，參議院開會，第一議程仍為選舉。議員某提出臨時動議，變更議事日程，首先討論政府交覆議案，多數通過，開始辯論。參議員某登台發言，激昂悲憤，謂首都如不在南京，則將以身殉會場，舉槍欲自殺。台下曰：不要討論，請議長付表決。議長諮詢有無異議？衆曰無異議，扶某下台，即付表決，仍用記名投票法。計在場人數二十七人（比昨少一人），發票如數。開票檢視，主南京者得十九票，主北京者得六票，主武昌者得二票，（事後查出主北京者直隸、奉天、江蘇、雲南、陝西、山西，主武昌者兩湖。）多數通過，首都決改在南京。但表面交覆議案勝利，而耳語運動，猶有問題，姑置不論。隨照議事日程選舉，規則略有討論。開始投票，則用無記名法，查點人數，有三十多人開場。袁世凱自然得過半數以上當選，而遲遲不來南京就職。黎副總統（元洪）却於此中間來一通電，雖主張武昌為首都，而其袒袁不必南來之意，昭昭可見。記其文如下：「萬火急，北京袁大總統、中國建設會、南京孫大總統、參議院、參謀團、各部總長、各省制台撫台、各省都督、各司令官、各報館公鑒：清帝遜位，已經浹旬，組織政府，瞬不容緩，徒以首都地點，南北爭執，遷延未決，人心皇皇，危險萬狀。夫欲為民國籌統一，規久遠，則臨時政府，自應以地形險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國樞紐者，為適當之地點。居中馭遠，莫若武昌，有識者類能言之。第值此新陳代謝，情誼未孚，陝疆有戰雲未靖之憂，滿清有死灰復燃之慮，蒙藏諸邊、尤為岌岌。倘非假因利乘便之勢，從容坐鎮，必不能維持秩序，控制中邊。稍一疏虞，將至人心動搖，隣邦干涉，內憂外患，迭起叢生。言念及此，深為焦灼。南京參議院諸公，力持建都金陵之議，原欲改弦更張，從新締造，宅心未嘗不美。然統觀大勢，默相與情，兩害相權，必擇其輕，兩利相權，必擇其重，此中關係，屢詳各省函電中

，無庸贅述。且卽舍北京而論，建業偏安，猶不若武昌之形勝，考諸往史，利害昭然。且以時勢所造，猶不得不力圖治安，勉求讓步。若參議院諸公，必欲膠持成見，事久變生，誠恐一時未審之謀，貽全國無窮之禍。倘使後人追原罪首，悔將何及。諒熱心愛國者，當不出此。竊謂為暫時權宜之計，必須規定燕京，藉消隱患。將來宅中建國，仍在武昌，既足滌三百年舊染之汚，亦可闢億萬世奠定之局，折中定策，莫此為宜。如蒙允諾，卽請從速組織臨時政府，規畫一切。一面仍開闢武漢，建築新都。洪雖不敏，願董其成，俟新會告成之日，卽為總統移駐之時。勝朝反側，已就範圍，民國感情，亦孚一致，郅治之隆，胥操左券，豈惟我北方父老羣相仰望，當亦我南中諸公所樂為贊成也。洪雖籍隸楚北，忝執鞭弭，為天下先，特以事機急迫，稍縱卽逝，失此不言，禍患立見，審時立論，概秉大公，既不敢挾權利之心，以徇私圖，亦不忍存畛域之見，以貽大患。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臨穎盼覆，神與電馳。元洪叩。沁。」

馬與宋關

革命黨天真流露，打架拌嘴，家常便飯，過後亦不復介介。南京既選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久不南來就職，政府特派蔡元培、宋教仁為專使，北上迎之。袁氏心懷叵測，不欲南來，但不來，又冒食言之責，遂生一計，俟專使到北京後，虛與委蛇，嗾使駐京津第三鎮兵變，其勢洶洶，一面刼持專使，一面阻袁南下。袁氏卽電南京，要弭兵變，須得坐鎮北京，否則事態擴大，不易收拾。復婉託專使回南京代達一切，蔡、宋二專使洞悉其謀，痛陳利害，袁不為動。專使以袁狡計多端，北留無益，南下復命。我等羣集總統府，聽取專使報告之餘，僉主張黃總長統兵北上，仍以迎袁為名，乘便掃蕩北洋軍閥及專制餘毒，蔡先生持重不語。宋曰：統兵北上，不是兒戲，津浦路上我前線只達徐州，直魯有北洋重兵駐守，我若出兵，北軍那肯輕易放過，勢必惹起戰爭。宋言未畢，馬君武大聲叱宋曰：你為袁世凱作說客，出賣南京。照着宋面一拳，宋左眼受傷流血。　孫公喝馬君武曰：汝太麤生，須得向鈍初賠禮。馬君武聽命，近前與宋握手。宋

曰：我眼痛，不好動手。　孫公曰：茲事體大，改日再商。相率退出總統府。黃總長送宋先生回龍公館，一再安慰。宋曰：馬君武粗暴，我知之，說我出賣南京，豈有此理。黃曰：君武有口無心，　孫先生教他認錯，當面賠禮，革命黨說了算了，不必計較。只是對袁策略，要有整個打算，我往參謀本部去，教他們計劃，汝好好將息。

報律闖禍

諺有云：不會做官莫做官。革命黨粗脚毛手，初出茅廬，一行作吏，不會說官話，又不會弄官文，未免鬧出笑話。然鬧笑話事小，闖出禍來挨人唾罵，貽案牘羞，此不更事之過也。事緣民元三月間，在已辭職尚未交代之內務部，余一時心血來潮，見上海報紙，語雜言龐，思有以納于軌物，以出版事業歸內務部職掌，曾集參事商議，擬訂報例，屬林長民參事起草，而林君誤聽為報律。適余因公赴滬，託張大義秘書代行。林君草成後，交秘書長（張君雲南人，亦革命黨初作官者），不俟余歸，又不呈總統交臨時參議院，即以電報發布：「中國報界俱進會轉全國新聞雜誌各社知照，民國完全統一，前清政府頒布一切法令，非經民國政府聲明繼續有效者，應失其效力。查滿清行用之報律，軍興以來，未經民國政府明白宣示，自無繼續之效力，而民國報律又未行編定頒布，茲特定暫行報律三章，即布報界各社一體遵守。其文如下：（一）新聞雜誌已出版及今後出版者，其發行及編輯人姓名，須向本部呈明註冊，或就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冊。茲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陽曆四月一日止，在此限期內，其已出版之新聞雜誌各社，須將本社發行及編輯員姓名呈明註冊，否則不准其發行。（二）流言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三）調查失實，污毀個人名譽者，被污毀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不履行，經被污毀人提起訴訟時，得酌量科罰，內務部。寅冬。」上海各報大譁，著論斥責，至謂欲飽余以老拳者。電呈　大總統文曰：「南京孫大總統鑒：接內務部電，詳定暫行報律三章。今統一

政府未立，民選國會未開，內務部擅定報律，侵奪立法之權。且云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坐以應得之罪。政府喪權失利，報紙監督，並非破壞共和。今殺人行刼之律尚未訂，而先定報律，是欲襲滿清專制之故智，鉗制輿論。報界全體，萬難承認。除申報、新聞報通電各埠外，請轉飭知照。報界俱進會、時報、神州報、時事新報、民主報、天鐸報、啓民愛國報、民報、大共和報、民聲報公叩。」爾時余在上海，知鬧出禍事來了。星夜回京，不暇向部究問，卽入總統府，先謁秘書長胡漢民先生。胡先生見余，又好氣又好笑。曰：爾這顆炸彈放錯了，炸到自己身上，如何是好？余曰：放出禍來，用水澆息就是。胡先生曰：爾去澆罷。余曰：我澆不中用，要　總統澆纔行。胡先生曰：　大總統在辦公室，爾自去說。乃晉見　大總統，侍立許久，　大總統問何事？余具上述。大總統笑曰：取消可乎？余唯唯，退回部。參議院同志來見，多謂鹵莽太甚，余告以故。同志曰：林長民非我族類，其意何居，不必深論，祇有自己認錯，趕快取消，以平公憤。余曰：適才見　大總統，意亦云然。卽於是日由　大總統下令內務部，取消暫行新律：復由　大總統電報界俱進會及各報館謂：民國一切法律，須經參議院議決發布乃生效力，此次內務部所布暫行報律三章，未經參議院決議，應作無效，除令該部知照外，特此覆聞。寅麻。」計此鬧禍之暫行報律，內務部三月二日發布，大總統三月六日取消，而滔天大禍不五天而消弭。雖曰事出不經，而善納衆言，知過必改，與夫辦事之效率，亦大可見矣。

約法問題

共和締造，中央政府只憑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落落數條，可謂易知簡能，但推行以來，不免有毋乃太簡之感。例如在中央政府設立伊始，有法制院一機關，而組織大綱未有規定。宋教仁先生任院長，初無異議。後來有忌之者，謂法制機關，屬於總統府，與秘書處平行，不應稱院，應改稱局。若以院論，則不但出乎總統府之外無所屬，且超乎各部之上，獨自一尊，當時只有參議院稱院，與政府對立云。（尊重院字，以

視卑田院如何。）多口滋憎，政府無所取決。迨 孫公辭職，袁氏繼任，中央政府須得改組，約法問題因之而起。 孫公命胡漢民先生召集同志參議員及我等討論大體，開宗明義，有擬定為統一共和國者，有擬定為民主共和國者；首都雖定在南京，而袁氏不來，遂成懸案；至中央則宜改總統制為內閣制。中央與地方，則有主張集權者，有主張分權者。針對問題，各抒所見。 孫公曰：『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可謂是較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進一步，但我鑑于古今中外政治上之利弊得失，創制五權憲法，非如此，則不足以措國基于鞏固，維世界之和平，而却是非一蹴可幾。我今只說要定一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一以表示我黨國民革命真意義之所在，一以杜防盜憎主人者，與國民共棄之。』眾皆曰善。擬先由法制院起草，宋先生力辭曰：今日原則上多有提及，參議員有許多在座，最好由參議院自行提出，組織起草委員會，作成草案、提出大會審議，依法議決，但總希望袁氏未就職以前公布之。

同盟會

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初期不立名目，但各主事人心目中，有個認識，是同盟會中人，則放心任以要職，不是同盟會人，則須慎之又審。如湖南焦達峯等九月初一日（舊曆）在長沙起事，我在電報局得訊，告知軍務部即派人送槍送款去。九江馬毓寶獨立，我等認為是前清標統（團長），不大放心，後派丁仁傑來請槍請款，都督允之。自後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福建、陝西、山西獨立者，皆同盟會主動。廣東為革命策源地，上海為中部同盟中心，南京雖是聯軍攻下，而林述慶同志出力最多，尤以上海都督供給餉械無缺。同盟會在當日，可謂竭盡智能，然而不自以為功。南京政府成立，孫武等不得志于南京政府，胥動浮言。本部又無組織，人事紛乘，變相百出。據聞有冒充同盟會敲詐者，有假收會員領錢者（每人納會費五元），吠影吠聲，同盟會幾不利于人口，潔身自好之會員，則避之若浼。我等認為同盟會一潰，則革命起家之事業，百無一成，反留臭名於千載。於是賃定房屋（南京成賢街），推定職員，着手籌備，選

拔各省代表（原在東京任省支部長及本部幹事各地主盟者為合格），以三月初三日，於南京三牌樓第一舞臺開全體大會，制定會綱，選舉職員，計被選人如左：

總理　孫文　協理　黃興、黎元洪。

幹事　胡漢民、汪兆銘、張繼、宋教仁、劉揆一、平剛、田桐、居正、馬和（君武）、李肇甫。

各省支部長　湖南譚人鳳、湖北石瑛、四川熊克武、雲南呂志伊、廣西鄧家彥、貴州張士麒、福建陳子範、廣東林直勉、浙江張恭、江蘇章梓、安徽孫毓筠、江西鍾震川、陝西井勿幕、山西景耀月、京津黃復生、山東徐鏡心、河南張鈁、甘肅張鳳九、奉天楊大實、吉林董耕雲。

翌日開幹事會，　總理指定汪兆銘、張繼任總務，馬和、田桐任文書，居正任財務。本部組織既成，初在南京，繼移上海，後遷北京。

沿門托鉢

同盟會本部成立，仍就成賢街為事務所。但是成賢街為一同志私人住宅，籌備時期，不過借來開會，住宅主人供給茶水而已，說不上要錢開銷。事務所要有人常住辦事，在在需錢，而同盟會未組織以前，一文也沒有，今既委我為財務幹事，捉襟見肘，那裡掏出錢來？祇好請　總理召開幹事會設計。　先生曰：拿簿來我寫三十萬。克強曰：我寫十萬（命在座徐桂庭富商代捐募）。溥泉曰：我們電武昌協理黎宋卿先生要五萬，各省都督，兩萬、一萬不難致也，滿座歡喜，望梅可止渴矣。四月本部隨　總理移在上海，合在拋球場上海同盟會機關部一處辦事。我偕馬伯援同志往杭州，浙江同盟會支部長張同伯先生，歡迎我二人在部下榻。翌日見蔣都督尊簋，說明來意，並出紀錄簿。伯器曰：我不能寫這樣多，予曰一萬元足矣，伯器不肯寫。予曰：不寫我就告辭了，伯器送出門外。歸語同伯先生曰：第一次落空了，我要到江西試試。離杭州而往南昌，適遇江西支部長鍾震川之難，見李都督烈鈞，李都督曰：胡謙為其兄報仇，在都督府會

議廳以手槍刺死鍾支部長，予大怒，卽拿胡謙交軍法。次日解赴刑場槍斃，厚卹鍾支部長家。有人傳胡謙未死，予則斷爲已處死刑者。談次留午餐，始道及爲同盟會籌款事。協和曰：此事易辦，我有一千擔米糧在南京，約值八千多元，我給一紙令，持向南京取款可也。飯畢出都督府，往弔鍾支部長震川先生之靈。夜乘小火輪過鄱陽湖，翌早到九江，搭大火輪回南京。馬伯援持李都督令，取款出，走上海報繳本部。

唐紹儀組閣

約法公布後，容許袁氏在北京電南京參議院宣誓就職（兵變計售），依法提唐紹儀爲國務總理，經參議院同意組織國務院（內閣）。唐啣袁命親來南京，與　孫、黃諸公會商組閣，出席參議院，發表政見及提出閣員名單，時爲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參議院開會，出席議員三十九人，林議長（森）主席，　孫大總統領各部總次長到會，登臺致詞，介紹國務總理唐紹儀後復位。唐紹儀繼起曰：「紹儀承孫、袁二大總統推舉，充當國務總理，自審才力，實愧不能，然當此存亡危急之秋，國家大事，多未能決，亦不敢不勉爲其難。現中華民國旣已成立，開端最要之事件：第一，自去歲中秋後起義以來，各省均不免有擾亂之處，不亟圖維持，則民生將不可終日。第二，中國於外交事件，在滿清時代，與各國所訂條約，名爲和好，實則從未開誠公布，以致事事皆落人後，事事皆中國受虧。庚子後，免厘加稅之約，與國家前途，關係甚大，乃至今十餘年，厘仍未免，稅仍未加，故外國承認民國之後，應首先實行此策，此則庚子條約所訂者，亦須次第施行。第三，從前社會趨勢，專講研究文學，而不研究實業，以致地大物博之中國，幾變爲世界最窮之國家，非借外債，卽不能辦興利之事務。新政府成立後，卽分設農林、工商二部，其宗旨卽在振興實業。交通一部，關係尤重，路權、航權等，均須切實辦理。但農林、工商、交通，皆係專門，均不能無學問，更不能於專門政治之人求之。此次新政府成立，此三部必當實事求是，嗣後國家之發達，全在於此。再民國今日現狀最困難者，莫如財政。關於財政，書面報告甚詳，今姑簡單說之。辛亥年豫算表，全國進款銀二萬九

千七百餘萬兩，出款銀三萬五千餘萬兩，出入相抵不敷銀五千四百餘萬兩。加以籌備各種事務，追加預算各費，應加入二千四百餘萬兩，共不敷銀七千八百餘萬兩。此外尚有外債賠款，兩種外債之利息，賠款之數額，積年擱下未付者，共約銀五千餘萬兩。又自辛亥年五月以後，所借四國之款，準備改造幣制，及建築粵漢、川漢各路者，及各省借以維持市面者，卽以去年一年計算，其總數約在銀二萬萬兩之數，其利以五厘計之，亦應銀一千萬兩。此一千萬兩與前七千餘萬兩合之，已八千餘萬兩。又去年八月以後之洋債，未按期交款者，自九月至今年本月，已約銀千萬餘兩。起義以後，南方軍隊共有八十師團，此時卽能裁廿師團，亦尚有六十師團。此六十師團，每一師團每月須銀十二萬兩，六十師團，每月卽須銀七百廿萬兩，到年底須銀八千餘萬兩。又起義以來，各處所破壞者，其建築費亦不應不為預備，最少亦須一千萬兩。全國恩恤事務，以及撫育其子弟等事，共須銀一千萬兩。其賠償外人損失之處，此次總不能免，數雖不能確指，然亦不能不為之豫備。又民國成立以來，臨時財政部至今已支出銀七百餘萬兩，倂此款算入，共約銀二百四十五兆之數，此皆元年必須之款，無可減少者。紹儀對於此事，將來尚須再行到院陳述事由，以供諸公討論。至此次組織內閣，各部國務總長，已在北京得袁大總統之命令，提出各員，請求貴院同意者：第一、外交總長陸君徵祥。陸君本任俄使，才具旣長，而性又和平，將來外交事件，非虛心考究辦理，斷難得法，萬不能再如從前之倨傲自大，以致外交失敗，故推陸君任外交。第二、內務總長趙君秉鈞。因新政府旣遷往北京，則非得有一熟悉北京情形者，以整理內務不可，故推趙君任內務。第三、陸軍總長段君祺瑞。段君任兵事有年，兵學甚長，而性又謹慎，故推段君任陸軍。第四、海軍總長劉君冠雄。劉君於海軍資格最老，故推其任海軍。第五、財政總長熊君希齡。紹儀對於此席，反復商量，誠難其人。熊君於財政學上研究本深，當其在東三省時，監理財政，成績為各省之最，他人鮮出其右。況此時財政總長，必須通曉西國財政狀況，熊君考察外國情勢，頗有心得，實適民國此時之用，故推熊君任財政。第六、司法總長王君寵惠。王君學問已不待贅言。第七、教育總長蔡君元培。蔡君學問道德，已不待贅言。第八、農林總長宋

君教仁。宋君雖非農林學堂專門出身，而於新學問甚有研究，且能虛心辦事。第九、工商總長陳君其美。陳君亦非專門學問，却亦與宋君有同等之才，此次特任二君，總希望民國農林、工商之發達。第十、交通總長梁君如浩。梁君向在山海關外辦理鐵路，幾及十年。初時路權本甚失敗，自梁君辦後，始有進步，且梁君於西國言語文字之學亦甚精，故推任交通。凡此十部國務總長名次，奉大總統命令得貴院同意，新政府即可立時成立矣。」詞畢復位。王參議員正廷謂：對於國務總長之表同意與否，應開全院委員會討論，湯參議員漪附議。谷參議員鍾秀謂：開委員會時，不獨禁止旁聽，並請大總統、國務總理以及原總次長暫行退入接待室。湯參議員漪謂：本院對國務員同意案？何以必須秘密，何以政府職員不能列席？本員主張公開，反對秘密。谷參議員鍾秀謂：此事關係非常重大，按院法應開全院委員會，應行秘密。議長以谷參議員之動議付表決，舉手者二十七人，多數。議長宣布休息十分鐘。大總統　孫文、國務總理唐紹儀，及各部總次長，均以次退席。改開全院審查會事竣，七時續開大會。議長林森、大總統　孫文、國務總理唐紹儀出席。李參議員肇甫謂：經過全院委員會審議，全院委員對於唐總理提出國務總長十人，雖間有不同意者，表決時均居少數，此刻宜即進行投票。議長命秘書員分配選舉票。報票畢，議長指定王參議員正廷、谷參議員鍾秀檢票，又指定趙參議員士北、鄧參議員家彥監視開票。開票結果，谷參議員鍾秀報告：外交陸徵祥、內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財政熊希齡、司法王寵惠、教育蔡元培、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九總長均得半數票同意；惟交通總長梁如浩未得過半數票，不同意，請唐總理對於交通總長，能否即時另行指定一員，如能即時指定，則請指出以求同意：如其不能，則唐總理此次組織內閣，仍應立時成立，不得以一人而牽涉全體。即如國務總長十人中，有一人未到，與整個內閣無妨，請唐總理依此進行。田參議員桐謂：本院為政府立時成立起見，故反對者少，而通過者多。方纔唐總理報告交通部長，非曾辦過鐵路之人不可。本員以為交通行政事務，應以政治家之才腕出之，不必以曾辦鐵路之人充任，請唐總理於此層注意。劉參議員彥謂：交通總長，今日可指出則議，否則即可散會。谷參議員附議。張參議員耀曾謂：此係大總統之權限，唐

總理今日亦勢難指定。但任交通總長之人，有兩種之條件，不可不為注意：（一）係須明白發展經濟政策者。（二）交通事業，款項出入甚繁，須操守可信者。唐總理謂：此次名單求貴院同意，已得同意者九人，惟交通總長不同意。查梁如浩並非紹儀之私人，實因鐵路對於南北交通事業，所關甚大。又中國郵政甫收回自辦，航業尚未振興，電政亦尚不能十分發達，事事皆在需才。而四者之主，路政為最緊要，梁君辦理路政，將近十年，成績頗有可觀。其辦理京奉路情形，南方人或未盡知。若除梁君外，則推湯君壽潛，恐提出後得票較梁君尤少。況民國當此時際，以一不諳外國情形之人，而總管交通事業，恐蹈盛宣懷誤訂契約之覆轍。其次則梁君士詒，恐提出後，反對者必更大。且此時農林、工商等事，尚易得人，而交通部則經外國承認後，即須辦理四國借款，與粵漢、川漢兩路交涉。從前鐵道，除滬杭甬一線外，無一非借款興築，或抵押外人。紹儀觀交通一部非常重大，設或用非其才，則與民國前途，關係甚大。故紹儀今晚實不能指定他人，尚須與袁總統電商再定。王參議員正廷謂：內閣成立，　孫大總統自然即當解職，但現在內閣既少一人，則不得謂之成立。本員以為交通總長一席，可由總理暫時兼理。谷參議員鍾秀謂：王君之議不免出於權限之外，此乃大總統之事，參議院不必提及。但國務總長缺少一人，內閣仍可即時成立。即如發表後，九人就任，而一人遲就，亦不能謂之不成立。議長宣布散會。我同田梓琴同部，告諸同事曰：我們政府交袁家新政府接收，大家散夥，此其時也。田梓琴曰：三哥説那里話來，我們不做袁家官，還是要我們同志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拿我們同盟會一貫精神，監督政府。此次教猱升木，也想他們搞好，我們享太平福。但恐搞不好，還要變相，我要借此機會，到北京辦報，發揮我的本領去。

唐紹儀入同盟會

南京參議院通過唐內閣閣員之翌日，政府公宴唐總理於總統府。觥籌交錯之餘，由蔡元培先生起立致詞，盛讚唐總理為中華民國首任閣揆之一人，必能發揮其政治天才與經歷，為新建共和國增光於世界。最

後舉杯慶祝，請唐先生加入同盟會，實行同盟會政綱政策。黃克強先生起立敦勸，全體鼓掌贊成。大總統笑容可掬。予即離席取同盟會入會願書，奉上唐先生。唐先生考慮移時，即在願書上簽字印可，黃、蔡二先生簽作介紹人，　孫公簽字主盟。唐先生起立宣誓，大衆高呼同盟會萬歲。賓主盡歡，攝影而散。

內務部總辭職

先是　孫大總統向參議院辭職後，本人代理部務，即上辭呈。胡秘書長笑曰：何性急乃爾？袁來則同去，不來還要打，辭呈拿回吧，省得我要批，交余收回。混了一個多月，至三月三十日，唐總理交下一公文，秘書長呈閱，內容係大總統令，袁世凱署名，唐紹儀副署。余見之作色曰：我那里認得袁世凱，他命我到北京，我是不能接受，信手撕毀，納諸字紙簍中。秘書長曰：我亦不願去北京，部中同志，均願共進退。即時召集會商，僉無異辭。秘書長張大義、兼參事田桐，（參事林長民為報律事，他先辭開。）民事司長蕭翼鯤、警務司長孫潤宇、禮俗司長高魯、工程司長史青、民事司科長鍾震川、熊越山，警務司科長錢宗固、沈復，禁烟總理石瑛以及簡薦秘書、（張東蓀由田梓琴（桐）介紹為簡任秘書，不久便離了。）科員、委任書記官等，全部簽名，提出總辭職。只留一書記官（鄭剛之）及二工友，將全部卷宗，解往北京去。並將部內三個月節餘款項一萬五千餘元，由會計馬伯援交秘書長、司長等合議分配（當時政府職員均不支薪），不半日而就緒。會計將全部報銷賬目、各種單據，送交財政部，財政部次長王鴻猷過來告余曰：內務部一本賬很清楚，其他各部，連帳本都沒有交來。貴部如再要錢開銷，財政部尚可支付。余曰：內務部總辭以後，恁麼都開銷，各自回家去，無一留者。王曰：快人快事。

總理遊鄂

敝屣總統，而重任先天國家同盟總理孫先生，三月除日，自寧抵滬。各省歡迎往遊者，函電盈尺，廣

東尤迫切。寓上海一星期，席不暇暖，武昌黎副總統兼鄂軍都督宋卿先生，首電促駕，並云非尋常酬酢，而實有重要事件，急待商決。其中有兩方面意味：一、首義以後，同盟會同志，時露拔劍斫柱之態，　孫先生若惠然肯來，必有以說服而調伏之；一、同盟會支部中堅同志，往往受本為同盟會會員而脫離同盟會自組民社者欺壓，　總理一到，則聲威立壯，而欺壓亦自斂迹。有此兩種情緒，故特派田桐、李基鴻兩同志，如滬敦請，陳明種切。　總理允之，尅期啓行，命我等徧謝滬上歡迎各團體，同時電知黃留守，說明專車來寧，換乘兵艦。黃留守回電，已飭海軍準備。是日，上海海軍司令部，堅請　總理赴高昌廟歡讌，並觀海軍操演。宴畢，應張園統一共和黨大會演講之約，晚間又應日本人俱樂部夜飲，十時後乘滬寧專車，翌早抵下關，黃留守偕海陸高級將領迎之，請入城。　總理曰：上船談談可也。黃留守送上聯鯨，談至八時啓椗。過安慶，孫都督毓筠，躬迓　總理上陸暫駐，移時下船，九江不停。四月九日清晨，抵磁家磯，武陽夏在目，見無數小輪，順江而下，汽笛禮砲齊鳴，牌坊旌旗高豎。聯鯨停在江心，俟各小輪傍住，江漢關尹黃開文，夏口縣長徐聲金，抱各種手册，迎上坐艦，請海軍武官轉呈，　總理接受，鼓枻徐行，駛近江漢關，第二師長王國華整隊林立，鼓號聲喧，萬頭攢仰。兵艦泊招商局碼頭，孫武、丁立中、蘇成章、王國華趣上坐艦，擁　總理一行登陸，沿途張燈結彩，歡聲雷動。至熙泰大茶棧小憩，接見漢口各機關團體代表，旋張盛讌。酒至數巡，侍衛晉報武昌軍民鵠立江岸，已半日矣，乞早啓駕。　總理興辭，孫武等護從，乘湖鸝渡江，泊文昌門。蔡漢卿師長，率第四師自望山門至漢陽門，沿江止齊，軍容整肅，復以儀仗樂隊，布列兩旁。漢卿師長捧黎副總統名刺，請　總理一行上岸，檢閱儀仗，護上乘輿，騎兵先導，步隊扈從。自文昌門至都督府，沿街爆竹，教導團、畢血會、學生軍、陸軍學堂、報界俱進會，沿途歡迎，觀者如堵。抵大門，黎副總統肅　總理下車，攜手入大禮堂，重與歡迎高級文武官員一一握手。移會議大廳，茗談未竟，請入讌席。孫武代表致歡迎詞，　總理答詞。黎讚　總理功成身退，光媲堯舜。　總理稱黎公為民國首義之第一偉人，並謂此次解職遊鄂，慰勞首義同志軍民，勗其精誠團結，擁護副總統，建

設新民國。互相謙讓，非當今俊傑所及。復在本府花園，攝影而散。黎派高級武官護送　總理至撫署行轅安息。同來者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孫科兄妹、龐青城、景耀月、陳漢元、魏宸組、章士釗（民立報主筆）夫婦及秘書宋藹齡等二十餘人。是晚湖北省議會公讌于行轅，濟濟一堂，夜半始息。

四月十日清晨，黎副總統躬蒞行轅答拜。談次，請　總理同乘，便道巡視楚望台（起義首先佔領之軍械庫），憑弔彭、劉、楊三烈士就義處。至都督府大禮堂，受軍政各界高級代表歡迎大會。黎登臺介紹，請　總理致詞。略謂：此次革命，乃國民的革命，乃為國民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軍人與官吏，不過為國家一種機關，為全國人民辦事。自光復以來，共和與自由之聲，甚囂塵上，實則其中誤解甚多。蓋共和與自由，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倘軍人與官吏，借口於共和與自由，破壞紀律，則國家機關，萬不能統一，機關不統一，則執事者無專責，勢如一盤散沙，又何能為國辦事。是故所貴夫機關者，全在服從紀律，如機械然，百輪相錯，一絲不亂，而機械之行動，乃臻圓滿。此在有形之機關為然，在無形之機關，亦何莫不然。蓋在政治機關，凡百執事，按級供職，必紀律嚴明，然後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必收此效，然後可以保全人民領土，使與列強相競爭。由斯而譚，聞者或以為平日所信之共和與自由主義，大相衝突，其實不然。僕前言之矣，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至於官吏，則不過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蓋人民終歲勤動，以謀其生，而官吏則人民所養，不必謀生，是人民實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養少數人，代彼辦事。於是在辦事期內，此少數人者，當停止其自由，為人民盡職，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實不啻為購取少數人自由之代價。倘此少數人而欲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自由之範圍本寬，而在勤務期間，則甚狹。僕為總統時，殊不能自由，今日來鄂與諸君相見，是以國民的資格，而非以總統的資格，故僕今日所享之自由，最為完全。其所以完全者，以為國民的自由也。僕此次解職，外間頗謂僕功成身退，此實不然。身退誠有之，功成則未也。僕之解職，有兩原因：一在速享國民的自由，一在盡瘁社會上事業。吾國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會革命，尚未

着手，故社會事業，在今日非常緊要。今試卽中國四萬萬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過五萬人，居軍界者多不過百萬人，餘者皆普通人民，是着眼於人數，已覺社會事業，萬萬不能緩辦。未統一以前，政事軍事，皆極重要，統一以後，則重心又移在社會問題。前者乃犧牲自由之事，後者乃擴張自由之事，二者並行而不悖。僕此次解職，卽願為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人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鉅，為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擔任之。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卽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未退為人民，而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萬萬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發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務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卽不啻軍人之自由，此語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此其異點耳。

繼請胡漢民演說，稱讚武昌首義同志功勞，然非有黎公出而號召，則各省響應不能如是之風起雲湧，又非有黎公之謹厚者亦復為之，則北軍亦不易贊成共和云云。次汪、景、章各有演說，盛極一時。會成就讌，樂聲起于堂下。 總理謂如此盛會，善舞者不妨起舞。宋藹齡女士笑曰：風氣不好開哉。黎夫人本章，以不善舞辭。章夫人吳弱男及劉夫人等，亦多謙讓忸怩。諧談竟席， 總理一行辭返行轅少息。

午後， 總理出巡，登蛇山，自抱冰堂南樓直下，沿長街抵閱馬廠、應武昌各界民衆露天大會，講述革命是破壞中求建設，武陽夏三鎮，宜聯成一片，漢口為商業區，漢陽為工業區，武昌為政治文化區，在江上建築大橋，或鑿隧道，（視工程計劃而定，我以為科學進步，防空種種，是隧道好。）聯絡武漢、從漢口後湖上通襄河，下至諶家磯，開一運河，引漢水入江，將襄河口慢慢填起，使陽夏毗連成一起。復在武昌上游，開一運河，經南湖東湖下新河入江、於是武漢三鎮，中有大江，南北有兩運河，又為京漢、粵漢兩路中心，形成一個大都會，若以之建都，亦是理想上之都城云云。衆大拍掌，高呼萬歲。散會回行轅

，接見各報記者及各團體代表，座無虛席，分班款待，毫無倦容。至晚，同盟會支部、民社、商會、自由黨、社會黨、義成黨、實業團聯合公宴於行轅，以省各個酬應之煩，且示水乳交融之象，賓主稱快。

四月十一日早，　總理偕胡、汪、景、程諸隨員等，出行轅經平湖門，參觀紗蔴四局，進漢陽門登黃鶴樓直上奧略樓，一覽江山勝概，隨應報界及演說團歡迎茶會，由代表尹相、馮斗等謹述歡迎熱忱。總理即席答辭，略謂：中華民國既由我國民造成，諸君為國民喉舌，希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將我民國造成世界上一等國家，亦即成為世界上頭等國民，一洗次殖民地百姓之恥，外人就不敢輕視我們了（衆大鼓掌）。繼胡、汪、景諸君演說，最後周女士志貞提出國民教育問題。　總理笑謂：國民教育應從人種改良作起，笑聲大作。席散，　總理一行渡江，參觀漢陽鐵廠、兵工廠，在兵工廠午餐。隨至漢口行轅少息，接見袁世凱派來范源濂、張大昕代表，出袁氏手函，稱述歡迎　總理北上誠意。並云已預備專車。　總理命覆函電，謂先回廣東，隨後北上云。旋應漢口卅六團體聯合歡迎大會，孫武代表民社致詞。略謂：　先生講社會革命，我們知道是民生問題必須解決，但恐武漢人無此程度，若生誤解，視奪人財產，擾亂秩序，為社會革命，則甚危險，希望　先生多為學理之說明云云。　總理知孫武意有所指，含笑起立。略謂：近來團體之多，至不可數，此可徵民智之發達矣。而僕深恐其不能抱一目的，為一致之進行。夫民族思想，根於天性，故十餘年來，各團體羣趨於革命，一言排滿，舉國同聲，乃遂有今日。滿洲專制政府倒者，以中國史例徵之，大可以本族專制政府代之，而乃不然。帝王思想，不謀而絕迹於天下，意見雖偶有參差，而無不同向於共和，是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兩種，皆以一致之目的行之。今社會革命着手伊始，僕以是希望各團體，復以一致之精神，從事斯業。（拍掌）

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尚遠。蓋吾國生活程度低，資本家未嘗發見，歐美現象，與吾相反，社會主義，且憂其扞格不入，奚言吾國。為此言旨，真淺見之徒，不足與言治也。諸君須知，歐美改良政治之時，其見解亦胡不同於吾人。當其時，社會之流弊未生，

彼以為政治良，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諸君祇知歐美今日社會上，補苴罅漏之政策，為應於社會問題而起，而不悟，倘歐美早百年注意社會問題，則今日補苴罅漏之政策，可不發生。甚矣，其疏漏也。當美利堅離英自立，豈不於政治上躊躇滿志，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上之痛苦以生，國利民福，以犧牲者多。倘起百年前美洲政治家詢之，彼必自嘆其失策。今吾國之革命，乃國利民福革命。（拍手）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拍手）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會問題。（拍手）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口不離愛民，雖專橫無義，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則不然。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蔽之，資本家無良心者也。（拍手）邇來歐美工人，對於資本家之無良，常為同盟罷工之事，然總無效。蓋工人皆貧，無持久之宿糧，工人求增值，資本家故靳之，遲兩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餓，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羈勒。至用貨者，有時亦復同為資本家所扼。蓋用貨者嫌價昂，相率不購，而儲貨者可轉運他國，或居奇久囤，以困用者，使終不得不就而購之。世間頗誤認同盟罷工為社會主義，而實非也。罷工一事，乃無法行其社會主義，而始用之以發表其痛苦，非卽社會主義也。（拍手）

繼湖南軍學各界在湖南會館歡迎，　總理以不克分身，囑汪精衛代之。晚間又受廣東同鄉會漢口商會之歡讌，夜十時返，宿聯鯨坐艦。

四月十二日早八時，自坐艦啓節往都督府辭行，與黎副總統談要政甚久。同盟會支部催請，遂偕黎公赴會。是日同盟會為歡迎　總理、協理，在湖南會館布置會場，特別莊嚴。　總協理入場，樂聲與掌聲震耳，首由支部長報告開會，讀歡迎辭，恭請　總理、協理以次講演，聽衆歡呼，會成。　總理見會場聯語，有七歲童女馮鑄隸書：「所作空前絕後；其人長樂永康。」深為嘆賞。同盟會卽電上海報界，報告開會大略：「湖北同盟會支部，開會歡迎本黨　總理、協理於湖南會館，來賓至無立足地，　總理演說國都問題。謂國都為一國根本，必選一安全地點，然後能圖國力發展。北京在外人勢力範圍之下，洋兵六七千，

東交民巷，有如砲臺，立都於彼，實屬危險。安南、高麗、埃及，皆亡於外兵深入首都。故國都問題，為今日存亡問題，同盟會不可不爭。至建都於南京、武昌，皆有同等價值，而武昌距海遠，為最安全。先生主張建都武昌，三十年後，國事鞏固，則都城無論在何處皆可。黎協理言，略謂先生從前在海外鼓吹三民主義，今當極力在內地提倡，使人民同沾實惠。胡漢民、汪精衛、景耀月，皆有演說。散會後，同盟會員餞別於招待所。」酒罷，黎副總統以下，恭送江干，儀仗一如來時，鄭重告辭，登艦下駛，留函致謝武漢各團體及報界聯合會兩通：

「敬啓者：文此次薄遊武漢，得與我首義諸君子暨父老昆弟相見，無任感幸！重承各團體厚意歡迎，尤所慚謝。本期稽留時日，得相與從容討論此後之建設問題，祇以粵事孔殷，函電交迫，勢難久延，擬先回粵一行，再謀相見。此次各界，各團體諸君，盛意隆情，統此申謝。尚有函柬相邀，而以時間迫促，未獲一一領教者，有負期望，實為歉甚，尚希鑒諒為盼。玆定於明日首途，謹此佈告，並申謝悃！」

「報界聯合會諸君大鑒：文薄遊武漢，備承報界諸公厚意歡迎，所以勗勉期望之者，至殷且切，曷勝慚感。重承訂約相會，文甚願一聆諸君子之謦欬，以匡所不逮。惟文解職時，廣東已舉代表前來，述粵亂新定，諸事待理，堅邀回粵一行，此後更函電交馳，敦促就道。文抵滬後，即擬買舟南旋，適奉黎副總統函約相見，文於武漢首義之地，心馳已久，故中道來鄂。既得承黎副總統之大教，且與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於一堂，慰百戰之辛勞，謀建設之端緒，誠知非數日間所能竣事。祇願以最短之時間，慰向來之渴想，其不盡之情，留待他日重來，再為詳敘，想報界諸公，當不以匆匆見責也。此次民國成立，輿論之勢力，相輔而行，故曾不數月，遂竟全功。我報界諸公，鼓吹宣導於前，尤望指引維持於後，俾我國民得所指南，是則文所屬望於報界諸公者，願以此為臨別之贈言。臨楮神馳，肅此，祇候撰安！」

鄂遊反應，章士釗有說：記者昨晚歸自武昌，記者之遊鄂，實震於鄂人之義聲，冀覘之有所得，以為解決種種政治問題之助，而記者果得之。其中最愜意者，則鄂人好義而質直是也。此種特色，黎君元洪，

實代表之。黎君與記者所有談話，語語中皆能發見其大公無我之迹，與其軍界政界中人接談，分子雖不盡純，而無不以大體為念。此番鄂人之歡迎前總統　孫君。在親覩其狀者，可立決為出於誠意。　孫、黎交歡，尤無間言。武昌為東南各省之主盟，得此，真可為吾國前途慶矣。

昨閱神州日報及民聲日報漢口專電，謂「孫君在黃鶴樓演說社會革命，次日銅圓局工人，即同盟罷工，鄂中頓見紛擾。」又謂：「孫君在漢口演說，聽者相顧錯愕，無拍掌贊成者。」又謂：「黎副總統不肯正式承認為同盟會協理，孫君……邀黎君……赴同盟社會各黨之茶會，黎君於會場中始終未發一言。」凡此，皆與事實全然相反。此種訛言，實足以挑撥黨派之惡感，使國人受此傾軋之禍。新聞中傳此謬電，直為不職，記者親歷其狀，請得而是正之。

孫君之演述社會革命，乃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非對現時生計狀況，有所鼓吹。且謂以同盟罷工為社會主義，乃一時之謬說，正　孫君所辭而闢之者。此節　孫君於演詞中，亦曾及之。縱論聽者有所誤會，因而激起罷工之風潮，亦非在情理之外。則當問罷工一事，是否發現，該電所謂銅圓局工人罷工，果何所見而云然。其在記者，則十二日午前親往該局視察，見局機趕鑄銅圓，方絕忙迫也。至鄂中頓見紛擾，果是何種紛擾，以記者所知，則不知其所指也。　孫君在鄂所有演說，無不博聽者絕對之懽，其中果屬盲從與否，記者之贊成　孫君所言與否，雖待別論，而事實如是，固不可掩。該電謂聽者相顧錯愕，無拍掌者，此誠嚮壁虛造。記者如有暇，可從容記其演說，並標明鄂人之拍掌，在於何節也。黎君為同盟會協理，不自今日始，其肯正式承認與否，非論者所知，特開會時所設之協理席，則黎君確往就之。　孫，黎同赴同盟會，黎因以送孫行，非　孫往邀之。且當日為會，僅同盟會員，雜以來賓及新聞記者，則黎君親致演詞，高呼　孫先生萬歲，致全場雷動，而該電乃謂黎君始終不發一言也。黎君演詞，記者有暇亦可記出。

烈士遺孤教養所

同盟會口號：「犧牲個人，以為社會，犧牲現在，以為將來。」像我們一夥子，認革命為義務，而不是權利，以此為頭腦簡單也可，以此為思想純潔亦無不可。故常曰：革命黨是造飯給人吃，而不是自己吃。又常說：革命黨如走馬，套上籠頭，夾着兩眼，向前直奔，而不左顧右盼。自乙未以至辛亥，前仆後繼，爭先恐後，一若以「與為人死，寧為鬼雄」，（警世鐘語。警世鐘，猛回頭，皆陳天華烈士作，與鄒容革命軍，先後流通，而革命軍感動，不若警世鐘猛回頭之普遍通俗，收效較宏。）余遊緬甸，至雲南途中，有「拚將血肉填平等，博得頭顱換自由。」之語。（雲南邊塞，蠻烟瘴雨，余及同志，瀕死者數，楊振鴻同志，卽死於保山。）蓋當時一般同志早置生死於度外矣。余於辛亥大智門之役，死而復蘇，眼見漢口、漢陽，暴屍滿地，流血成渠，當時雖不覺驚心，事後每談起而色變。在南京任所，武漢傷兵，時來叫囂，死者家屬，亦多要索。余告馬伯援曰：「這些麻煩，我們不作官就了了，祇是許多烈士，身後蕭條，幼稚無告，我們要想個辦法，以私人發起『烈士遺孤教養所』何如？」馬伯援曰：善。但苦無經費，勸募又恐招搖。適張承樵司令來部，與談此事，慨出資一萬元，卽交伯援收存。（馬為青年會總幹事，於辦慈善有興趣者。）解職回鄂，商之軍務司長蔡濟民，蔡曰：湖北現有畢血會，調查陣亡將士家屬，業具端倪，除撫卹外，尚無進一步計劃，汝今既有「烈士遺孤教養所」之發起，卹死存孤，莫善於此，馬上在武昌設立何如？予曰：快人快語，我們帶來只有一萬元，不夠什麼；而且所址從何處覓？蔡曰：問鄧師長玉麟，如此如此，便有所址。於是訪鄧師長，告以來意。鄧曰，你哥子說要如何便如何。予曰：只要所房子，可以辦教養所便了。鄧曰：武昌原有兩湖書院、文普通、武普通、方言、農務、諸學校，一部分駐兵，一部分已有人占住辦學了。祇有我師部在張彪公館，廳堂宏敞，又有花園，要算最適宜所在；我讓給你們是可以，但恐師部參謀諸人不肯。予曰：你的參謀都是我們梁山好弟兄，那有不可說清楚的？由你作主就是。鄧曰，明日再來談談。翌日復往，鄧謂師部可以騰出。馬上告知蔡司長，同聲稱許。以一萬元交蔡司長，蔡復由畢血會挪二萬元，共三萬元，為開辦及一學期經常費。公議請蔡為該所監督，鄧師長及畢血會會長丁

立中副之，庶務交畢血會主辦，會計交鄧師長派人管理，聘請雲南李俊英女士為所長，張楚、吳淑卿諸女士為教習。畢血會選取遺孤百餘人，尅期開學，口頭報告都督府。（當時無法令拘束，一種自由共和新氣象有不期然而然。）凡為社會公益，都督府樂觀厥成，而況是教養遺孤，都督並加資助。蔡監督廣為籌集，南京留守府亦撥公債五萬元。該所基金既充，教育益臻完備。各處來參觀者，不絕于途。一日，廣東派一羣女師來，留駐所內，觀摩旬日歸去，讚嘆不置云。

靈山一會

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此智者大師成道境界，匪夷所思。我輩靈山一會，則不笑古人吾不見，笑古人不見吾狂耳。自南京政府解散，余偕棗陽馬伯援、沅陵熊心逸作同盟會乞士，往湘、鄂遊方，便道回籍。由武穴下船，四弟定賢以馬二頭來迎，見余一行有三人，擬加僱肩輿。馬伯援問距吾家鄉有多少路。答曰六十里。乘小舟自大橋邊下河，過午山湖，達蒼頭埠，省路一半。馬曰：如是我們今晚宿武穴，明早啓行，坐坐船，騎騎馬，走走路，肩輿不必要也。而且是鄉村四月，閒人少的時候，要用二三人肩膊抬一個人，（馬、熊皆大漢，非三人抬不動。）也太費事。翌日清晨，我與伯援、心逸乘小舟，四弟騎馬，先至彼岸等候。是日天晴氣朗，清風徐來，片帆斜掛，容與湖中，狀至愉快。約費一時抵埠，四弟已在碼頭，將馬讓伯援、心逸先乘，我兄弟二人緊步其後。行五里，至一茶舖歇下，喝喝茶，吃吃燒餅。伯援、心逸先跑，讓我兄弟二人騎馬，又前五里再換。比到吾家，還只半晝。拜見吾父母，鄉人畢集，爭相瞻詢，戶限為穿。吾父母告諸鄉人：「我的屋小，不足以容衆，請到祠堂去。我叫濬兒（予乳名）就來拜祖宗長老。」衆人同聲曰好，已預備在祠堂裡接風，一擁而進祠堂。（祠堂三進，前進為戲臺，中進為大廳，後進為祖殿。）吾父曾在南京認識伯援，心逸則係初見。敘談頃，祠堂人來催，父命吾兄款客，領吾入祠堂祭祖拜老成。玉山曾祖命余上戲臺說白。余曰：「戲不會唱，話却可講。我們現在是中華民國的人民，不是大清皇帝的百姓

○從前皇帝要管我們，現在我們要管大總統○因為大總統是我們人民選的，一定要他是能幹的好人，我們纔選他，他也就要好好的替人民辦好事○但是我們也要個個做好人，不要做壞人，個個做好事，不要做壞事○士農工商，大家都是好人，都做好事，一家一國，那麼沒有不好的道理○」鄉下人大笑，歡天喜地，叫我吃接風酒○飲至數巡，告辭回家○吾母已親自作成「木耳」席待客○住宿二日，告吾父母，要進縣城去○父母許之，並囑四弟多借幾匹馬○遂同伯援、心逸及四弟按轡徐行○鄉下人又來看熱鬧，途為之塞○及從人叢中牽馬出野外，上馬縱馳，沿途聽牧童高喊：「牛耕田，馬吃穀○我兒騎馬好享福○」我們充耳不聞○不到一個時辰，闖進縣城大堂上○時宰吾邑縣長為同盟會同志黃安人阮復，聞蹄鈴聲響，自出視之，見余等至，大喜，呼曰：快下馬來，遲則我要打鼓升堂○余曰：「做甚！」縣長曰：「排隊相迎○」哄堂大笑○滾鞍下馬，直入後堂，高談闊論○伯援、心逸也不問生熟，（同盟會中人，不管見面不見面，只說是同志，都是一見如故○）叫快拿酒飯來，吃飽好到處逛逛○縣長曰：「不忙，斗酒彘肩，馬上辦好○」一面吃喝，一面講話，縣市人口不過兩萬，只有自東徂西一條曲曲彎彎的街道，既無花街，亦無柳巷○若問古蹟，縣署照牆西側，有口浴佛井，西花廳後有個四祖墓○伯援問曰：「四祖道信大師靈塔，本在東山雙峯（距縣城百餘里），何以此處有四祖墓呢？」縣長曰：「縣志亦未載明○大約在唐初時，廣濟縣治，尚未建立○此地山水清秀，山不在高，曰黃鵠，水不在深，曰梅川○四祖父母棲息於此，誕生四祖，取山下泉水浴之，四祖出家成道，父母歿塟於此，後人崇拜四祖，浴佛井因以得名○其父母之墓尚在，即以四祖墓稱之○」心逸曰：「我們做乞士，不做和尚，管他則甚？附近有甚處好玩否？」縣長曰：「距縣治五里許，山曰靈山，有一巨石，懸於空中，為縣治八景之一，曰『靈山浮渡』○又有奇峯突出，寺宇清幽，找幾個酸溜溜的士紳，作靈山勝會，開堂說法何如？」衆曰善○翌日跨馬擔簦，浩浩蕩蕩，奔上靈山○欣賞殆遍，息足禪林○住持係余之老堂嫂○乍見余等，驚喜交集，不遑問訊○我等見佛龕中供有金晃晃的大清皇帝萬萬歲的牌位，即取擲下，以足踏之○告住持曰：「可取柴刀來，劈作柴燒○」又將其兩旁豎立泥像

，以手推倒，塵土滿地。住持惶恐萬分，叩頭不已。余扶起而慰藉之，色稍霽，忙呼徒弟們備齋。我等曰：「不擾。縣長帶來有東西吃，請便吧。」住持退入靜室，我等即在大殿擺開酒食，大談縣政當務之急。我先開口：黎都督教我們「有飯大家吃，」我想進一步「大家有飯吃。」我未說了，縣長接着說：我到廣濟未滿半年，除滌除舊染外，初步調查，本縣人口三十萬有奇，可耕田地，依糧單計算，不過五十萬畝，依人丁分配，每人只得一畝半，都是靠天吃飯。上鄉梯田多，怕旱，下鄉湖田多怕水，若無天乾水患，糧食差強自給，否則就鬧饑荒。於今下鄉有一堤要修，修好可增產稻穀，只是籌款不易。我想發行便民小票，以糧券規費作擔保，一年可全數收回，鄉民都願意，鄉紳不贊成。伯援、心逸齊喊曰：「有此等劣紳，革他的命就罷了。」座中紳士，異口同聲，贊成贊成，即席決定。次及教育，從整飭縣立高小着手，並設簡易師範，為鄉村小學及國民學校張本。衆無異議。於是下山。縣長曰：「靈山一會，功德不可思議矣！」

國民捐

國民捐，本係同盟會政策之一，尤其是　總理嘆息痛恨于四國銀行團以經濟的陰謀，吮吸我國民膏血，使我國永久墜入於次殖民地深淵，萬刼不復。思以民國初創，激發國民之愛國心，自強行健，自立更生，蘊而未發。解職以後，默察社會心理，若由同盟會發起，勢必引起（包辦）不滿，積不滿而阻礙橫生，非議百出，結果令外人竊笑，反為不智。於是改由黃留守發起。蓋留守公忠體國，久為國人所崇敬，不特得南方及西北之擁護，即袁氏掌握之直魯豫，亦怵于留守之兵權在手（南京留守統轄南方各軍），不便公然反對。且為財政上開一活路，亦似樂觀其成。故黃電一出，響應者風起雲湧，海外華僑，尤為踴躍。此民國初元之生氣，蓬蓬勃勃而不可遏者。袁氏果能體念總統為人民公僕之道理，開誠心，布公道，善納黃留守意見，交參議院議決公布施行，則民國之丕基，將於是乎奠立矣。附黃留守通電二則：

「民國肇興，政府成立，建設之事，無慮萬端，而要以厚民生強國力為本，則此後所最當研究者，財

政問題是也。今之論者，見需款甚鉅，而國內經濟久已支絀，難於籌措，於是乎一棄其在前清時代所主張之外債拒絕論，而利用其投資，以應吾急。是說也，多數明通之士，類能知之，蓋誠非得已耳。雖然，與猶有說焉。天下之患，常伏於所倚。拒債所以杜外患，而政事不能廢弛；借債可以應急需，而國權未免虧損。在主張借債論者，夫豈不曰：前清時代，公款之用途不明，投資未屬於生產，而民國則無之。然不知起義以來，公家事業，多付廢缺，官署新設，軍隊環布，籌置整理，需款浩繁。將來所借鉅款，能否即用於生產之一途，尚未可知，而擔負抵押，國家負累已甚，則較之空言拒債，而不別籌善後方法，坐視衰敗者，其敝將毋同。故貿貿然徒言拒債者，因噎廢食之見也。斷斷然侈言借債者，貪餌吞鈎之為也。兩者均未見其可。與盱衡時局，統籌國計，終夜旁皇，靡知所措。顧深念權借外債，原屬萬不得已，若恃為唯一方法，而其危險，將至債額日高，債息日多，債權日重，抵押從此益窮，監督財政之舉，且應時以起。二十年來，忠義憤發之士，所以奔走呼號於海內外，摩頂捐軀，不稍顧惜者，徒以救國故，徒以保種故，徒以脫奴籍而求自由故。乃一旦幸告成功，因借債以陷危境，致使艱難締造之民國，淪為埃及，此則與血湧心濤，所不忍孤注一擲者也。夫國家者，吾人民之國家。與其將來殉債而致亡，毋寧此時毀家以紓難，況家未至毀而可以救國不亡，亦何憚而不為，則惟有勸募「國民捐」以減少外債之輸入乎。吾國人數，約計四萬萬，其中赤貧如洗者，與其遍地災黎，固無餘力可以捐助國款，而中人以上之產，即可人以銀幣一圓為率，最富者更可以累進法行之，所得較多者，亦可仿所得稅法徵之，逆計收入，裒多益寡，當不下四萬萬元。於特別勸募之中，仍寓公平徵取之意。在貧者不至同受牽累，在富者特著義聲，而仍不失為富。且捐率有定，可免藉端苛擾之虞。而國家驟得此鉅款，以資接濟，俾得移新借外債，盡投入生產事業。後來工作繁興，利源充裕，以公經濟之發達，調和社會私經濟，貧者可因依生活，富者經營實業，可由國家提挈或補助之，而前此外債，更易償還，豈非兩得之道乎。使果全恃外資挹注，則初次所借鉅款，祇可供革命後之收束，既如前所述。而生產資本，更待外求，縱有贏餘，無論誤時已久，即補初次積欠，猶恐不足。

循至債臺愈高，上下交困，倉皇束手之際，仍不能不取求於吾民。彼時雖竭澤而漁，國已不可救藥，行見淪胥以亡耳，此籌國者所不可不早計也。與豈不知今日民生，半多凋廢，而故倡此不韙之論？誠以兩弊相衡，宜取其輕，大局至危，惟呼將伯。天下往往有至苦之言，聽者狃於聞見，不加諒察，遽相詰難，以是智者多塞口，致誤事機者屢矣。昔普法戰爭，法認賠普款二十萬萬，其人民土地，少於我何止十數倍計，而負此鉅款，一呼捐集，卒成強國。誠曉然於計學公例，利公卽所以利私，吾又安敢臆測吾國人愛國之心，竟不如法。失此不言，後恐噬臍。與亦欲使吾國人知此次共和建設，皆出自國民至痛苦之膏血，允宜廓清積弊，慎重用途，以此銖積寸累之金錢，造成璀璨莊嚴之民國，為億萬年留一大紀念耳。若夫富者平居讌遊之費，車馬之需，輒耗去鉅貲，何止十戶中人之賦，則更不過略加節嗇，已足供此。矧革命為何等事？死者肝腦釁中原，白骨轉邱壑，吾輩幸存，保邦之責，非異人任，區區之款，復何足云。言念及此，心懷增慟，愛國之士，能不凄然？此尤與所不敢不痛哭流涕以言之者也。惟是事屬捐助，原非正供，如何收集之法，尤當博採衆見，切實研究，務期勸導人民，共喻此旨，而黠者不得緣以為奸，斯為善耳。所賴政學軍商農工各界諸君子，共矢熱誠，持以毅力，早為提倡，其庶幾有濟乎。與自愧庸才，救時乏術，臨風灑涕，不知所云，惟垂鑒而采擇之，是幸。」

「豔電提議國民捐，諒邀鑒察。現在借款一事，愈出愈奇，名為磋商，實甘愚弄。財政軍政，均受監督，國權喪盡，生命隨之。故覩此次墊款合同，及監視開支章程，而不痛心疾首者非人也。於此而欲救亡，舍亟募國民捐以為後盾，決無幸理。旬日以來，南省輸捐極為踴躍，北省應者亦多。如果辦理得法，非特不難湊集鉅款，實足以增長國民愛國心。今採集衆見，擬將民間從前所納軍餉，一律酌換公債票，週年照章給息，以便一意舉辦國民捐。擬訂簡章廿餘條，大要以資產計算，除不滿五百元之動產、不動產，捐額多少，聽國民自便外；其餘均以累進法行之。五百元至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二；千元至二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三；二千元至五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四；由五千元至二萬元，每五千元為一級，二萬元

至三萬元為一級，均遞加千分之一至千分之八為止；三萬元至五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二；五萬元至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四；十萬元至二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六；由廿萬元至百萬元，每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十，至千分之百為止；百萬元至五百萬元，遞加千分之百二十五；百萬元至千萬元，遞加千分之百四十；千萬元以上統以千分之百六十推算。凡超過每級之價額，在萬元以下，數不滿百元；十萬元以下，數不滿千元；百萬元以下，數不滿萬元；五百萬元以下，數不滿五萬元；千萬元以下，數不滿十萬元者；仍照原級計算。至政學軍商各界，及各工廠職工等，除以資產計算納捐外，應按照其月俸多寡，分別納捐十分之一二，以三個月為限。月不滿十元者，捐納多少聽便。其有捐至五百元以上者，給予銅牌；千元以上者，給銀牌；萬元以上者，給金牌。其收款用聯單，由財政部製成蓋印，省議會加印，分別存根、存查、持票、收執、四種，凡經手人非有此聯單，不得收款。款由城鎮鄉各公共團體或銀行收集，列榜而彙總於財政司，隨時交銀行生息，登報公佈，並由省議會稽查。非經國會認可，不得指撥，以昭慎重。似此不另設局，不另支薪，可免虛縻，而歸實用。大信既昭，人民無疑。詳章另呈；乞大總統速交參議院議決施行，以全大局，無任盼禱。」

總理回粵

總理自鄂返滬，聯鯨艦泊高昌廟，局中人以未得消息，不及供張，擬電陳都督。總理止之，囑僱馬車，與從者偕赴三馬路口客利飯店休息。本擬卽日赴粵（在鄂時湖南都督譚延闓派人歡迎經湘回粵），惟招商局班輪昨已開出，次班乃泰順，在製造局船塢修理，非遲三四日不可，遂滯滬，又忙酬應。屆期泰順開，以四月二十四日抵港，換乘寶璧兵艦，二十五日入廣州，泊原日接官廳大碼頭。歡迎同志軍警及各團體齊集，擁　總理及胡漢民、廖仲愷一行登陸。沿途軍隊林立，舉槍致敬，　總理免冠答禮。先至水師公所接見代表，旋至財政公所駐節。略述歡迎情形如下：

（商家踴躍）　城內則以惠福街、廣府前、雙門底等街為最熱鬧，城外則同興街各火油店，張燈結綵，並休業一天，各店門多懸歡迎對聯。

（旗人歡喜）　粵省旗民，以　孫先生此番鼎革，優待滿人與漢族平等，釋放從前禁錮，還本來自由。凡屬八旗人民，無不感激，特挨戶傳知，懸燈誌慶，而尤以八旗中學為最踴躍。

（模範軍歡迎）　同盟模範軍最為特色者，用電燈結成「同盟模範軍歡迎」數字，併旁結電燈旗兩枝，光耀如同白日。凡來賓參觀者，分東西兩路及大門，均用生花砌成聯語。其東路聯云：「仗公力拯救黃魂，河山草創；幸軍隊榮邀青盼，劍佩歡迎。」又聯：「民國創垂，推尊巨擘；軍人模範，喜洽同人。」其西路聯云：「福曜常臨，歡臚百粵；清風裁挹，鶴立全軍。」又聯：「光爍五洲，復黃族神明華冑；會同九老，是香山偉大畸人。」其大門長聯：「不爭權，不爭利，始成革命偉人，我公表示襟懷，握定方針，組織完全旋退隱；勿逞氣，勿逞威，方為共和民國，吾輩深承訓示，喜逢返旆，交遊接洽與光榮。」

（都督歡迎）　先生行至臺後，陳都督即派員郭淵谷踵寓歡迎至署茶會，先生隨即駕往。至時陳都督歡迎于門前，相將入座，略談片刻，即入席宴會。陳都督上頌詞，各團亦紛上頌詞，先生演說作答，盡歡而散，時已更鼓二撾矣。

四月二十六日早八時，　總理約報界談話，欲將廣東政治改良為全國創立實施三民主義之模範省。忽報陳都督炯明，昨夜深走香港，留書語誡軍人服從命令，擁戴胡漢民繼任都督，（廣東起義時，舉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黃士龍為參都督，漢民從　總理到南京任總統府秘書長，由陳炯明代理都督。）免生意外等語。在座咸曰：「事已至此，請先生推繼任之人。」　總理曰：「昨與陳都督談要政兩小時許，並未提及粵督。今忽有此舉，奇突已甚，如不速籌解決，亂機將起。余現已退為國民一分子，以個人意見，宜請陳都督回任，從長計議。必欲讓賢，亦須由省議會選舉。　至陳都督在任幾月，裁汰不良民軍，地方安謐，此後或宜專長軍政，俾竟事功。」旋赴軍界歡迎大會，覃天存代主席，蘇慎初讀歡迎詞，　總理

演説，掌聲雷動。自是以後，報界、潮洲同鄉、廣東女子師範、中國同志競業社、嶺南學堂、耶穌教聯合會、以及各團體分別歡迎，都有演説，而以在嶺南學堂，自述少年之感想，勗勉學生，詞極親切。

總理在粵，酬酢無虛日。加之都督問題，陳炯明堅持必繼任有人始返，因此，與各方商討，更形忙迫。適總理乃兄眉公入省，欲為都督，以在革命孕育時期，其功比任何人為大。（余於戊申由香港走新加坡，與眉公同船，見其魁偉豪爽，肅然起敬。公同行梁某能普通話，因此通問。公謂在檀香山茂宜島，如何開墾如何成就，對 總理如何資助，如何促成，大有光武乃兄之概。）此時不説酬功，在陳、胡二人尷尬之間，應以我（眉公）為最適宜。 總理婉勸之，眉公不歡而走。迨五月一日廣東臨時省議會開會歡迎 總理，議長介紹 總理發表意見， 總理力推胡漢民同志宜繼任都督，詞甚肫摯，議員大為感動。 總理演説畢，議長宣佈開正式會，選舉都督，結果胡漢民當選為廣東都督。胡就職後，陳炯明亦返省接任軍統。消息傳佈，袁世凱即電 總理云：「粵省秩序恢復，請即北來。」並擬派克定至滬迎迓。計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二日，將近一月，中間應香港、澳門歡迎，亦盤桓數日。厥後擬移家香洲，因此次回粵，以振興實業為己任，其最注意者，即為開闢東沙島，次則振興香洲商埠。該埠與澳門相近，民國成立，定為自由港（無稅口岸），故擬居此，實力提倡，且與原籍相近，頤養天和。終以大局混沌，亦思北上，與袁世凱見面，合力澄清，故不克久留云。

血花紀念

中華民國紀元初，五月十五日（即舊曆三月廿九日）。是日也，同盟會 總理，在廣州躬率同志文武百官，親往黃花岡纍纍塚上致祭。言念一坏之土未乾，民國雖已建立，但根基尚未鞏固，前途困難實多，諸同志宜努力建設，以慰英靈。並飭崇建墓園，式昭崇報云。南京同盟會協理黃留守，於第一舞台召開廣州死義諸烈士追悼會，到者男女約三千人，黃留守報告，語極沉痛。並謂當日諸烈士犧牲，純為義務，無絲

毫權利心，誠足廉頑立懦，為世模範。並定是日為永久紀念云。

北京同盟會本部，則於織雲公所開紀念大會，查織雲公所內有舞台，台三面皆高樓，正樓列軍樂隊，左列女賓，右列新聞記者，台下鱗排來賓坐席，其上坐則演說諸先生在焉。計來賓有外賓二，女賓數十，會衆約近千人。九時餘開會，首由主席張君繼致辭，言社會習慣，凡追存亡魂，多用木牌一方，羣從跪禱。二十世紀時代，要革此不文明之習慣。須知生者與死者，惟以精神相感應，不在形式上。黃花岡諸烈士，所以足令我等追念者，亦惟其精神不沒焉耳。至諸烈士歷史始末，請宋君教仁道其詳，以宋固當日在場人也。於是宋君教仁出席，言革命種因甚遠，最初同志計劃進行方法，各有不同，或主中央入手，如法蘭是，但在我國頗不易為；或主從地方入手，各處同時大舉，是亦恐難做到；最後決定從邊遠省分起，從前雲南、貴州、廣西諸義舉，即緣此義而興。去歲廣州一役，先是黃克強、趙伯先等，建立實行機關於香港，內分數部，或掌運輸，或主聯絡，或任籌款，或掌文牘，謀甚秘密。 孫先生、黃生先先後到南洋、美洲一帶，募得軍餉四十餘萬，兼購最利槍枝。廣州起義時，槍未運到，而各處同志來者益衆，形迹頗露。督署衛隊及警兵漸相緝探，遂決用手槍炸彈。黃君先入城，原擬黃自攻督署，而以趙伯先攻水師營，其餘分三支，一支攻旗兵營，一支把住南門，一支迎新軍入城。事成後，則以趙君出江西，黃君入湖南，再傳檄各省，齊起響應，此部署大概也。二十六日，香港機關部，得黃電，言事洩矣，請改期。二十七日又得黃電，催衆往。遂於廿八日出發，到者僅一部分人，而事已一發難收。二十九日余（宋自謂）始到，業知失敗，未容展我手眼，爰探得舉事時，黃君初以事洩欲解散，多數人反對，遂倉猝舉發。黃君所帶無百人，又大半留學生，未習戰伐。攻督署時，擊死衛隊甚多，同志死者亦不少。繼而黃君直入督署後堂，不見一人，並器具亦無之，乃知張鳴岐得信最早，已携眷潛逃，因率隊分出。而各處陸軍岔集，黃又擊斃數人，而我之隊伍已被陸軍衝散。黃乃易服出城，其餘未出城者，喋血巷戰，至死氣不餒。黃隻身逃至一買賣舖中，伏數日，始脫於難。至初四日入城，調查死屍，計七十二人。黃雖未死，受傷頗劇，餘則或傷或逃，尤不可勝紀。噫，亦慘矣！

計此事失敗原因有三：一、偵探李其充運軍火，為平日黨內最得力人，不知實乃偵探，走漏風聲。二、上陣者皆文弱書生，祇憑一腔熱血。三、起事倉猝，新軍未能響應，諸同志亦多奔赴不及。有此三原因，所以失敗。〃平心思之，此事完不得謂為失敗。蓋失敗一時，而收效甚遠也。何則？有此一番空前奮鬥，遂生三種觀念：一、此番死難諸人如此猛烈，可使一般人知同盟會非徒空說，實有犧牲性命之精神。二、此番死義多屬青年，易激起人痛惜之心，而生傾向革命之熱誠。三、滿清政府對于此舉，毫不知悔，使人益恨腐惡政府而爭欲推翻之。有此種種，故武昌一起，天下風從，而謂民國由一般烈士鐵血鑄成，非誕語也。我們今日紀念諸烈士，應踏着諸烈士血蹟，本我同盟會主義政策，澈底實行，建設莊嚴燦爛之民國，則諸烈士雖死猶生云（拍掌）。次景君耀月言：「今日是我中華民國開第一次追念會，兄弟到北京，也是第一次與同志接洽，要把感情上作用，來換政治上作用，方不虛此盛會。我同盟會原是秘密會，中國數千年來崇拜君主如神聖不可侵犯，而同盟會竟欲推翻君主，於是一般人民，都視同盟會為飛簷走壁，綠林豪傑。豈知我同盟會，皆是文弱書生，不過憤專制之無道，故寧犧牲性命，要把它推翻。今已達到目的，同盟會就該解散，顧何以改為政黨？此中實有不得已之苦衷。蓋政黨原是最髒的東西，然一國家成立，非有政黨不能推行政策，各國皆然。我同盟會原抱犧牲主義，當此青黃不接之交，為維持革命後路，催促進行，所以要改成政黨。近有似政黨非政黨一般人，專攻訐我同盟會，不從政治上攻訐，專從意見上攻訐，如某總理、某總長，非其黨人，則羣攻擊之。是其黨人，則不論是非，一味偏袒。此非我一人一黨之不幸，實國家之大不幸。譬比兄弟分家，直要把我最完好之中國，葬送於外人之手。今日最後有兩句話忠告，黃花岡諸烈士，即是犧牲性命在前，此後我同志要犧牲一切權利，一切意見，幫助政府，愛惜我四萬萬同胞，是最要緊的。」云云。次國風日報白逾桓、國光新聞田桐，都有演說，慷慨激昂，聽衆感動。時已午後一時，張繼報告：「今諸君中尚有欲演說者，為時已久，請三呼黃花岡烈士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呼聲雷動，攝影而散，衆賓魚貫而出。是日黃留守捐贈紀念章，與會者各得一枚，佩帶胸襟，永留紀念，觀

者咸嘖嘖贊嘆云。

留守裁兵及辭職

南京留守，是統轄南方各軍。以聲勢言之，幾乎三分天下有其二（包括起義省分）。卽以實權論，亦掌握百萬以上軍隊，可與北洋軍閥抗衡。故在同盟會骨子裡，總統雖退，而有留守保持此勢力，假以時日，整理就緒，則袁氏雖狡，終有所忌憚，而不敢別有異圖。再進一步言，民國初建，如甫生嬰兒，必賴生身之父母，以時關切乳哺。尤須撫之育之，出入復之，使其無疾病災害，以成以長，稍一不愼，夭折堪虞。此固天地之眞理，人生之至情也。若一旦拋棄，交與毫不痛惜之路人，而望其作此嬰兒之保姆，是猶向貪狼說法，置一肥肉于其前，而曰爾無口食者，未之有也。無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使留守不能準此目的，放手作去，竟至于裁兵，不得已而自請撤職者，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則不能不嘆息痛恨于夫己氏也。夫當日裁兵，事有必要。軍隊林立，名目繁多，器械不全，餉糈無出，若不大加裁汰，將至一發而不能收。故值少數贛兵在南京三牌樓鬧事，留守卽取斷然處置。或有訾其手段太辣，然非如此不足以遏亂萌也。觀其自請撤職及告軍界書，可以知黃留守之苦心孤詣，清風亮節，愧死天下後世之擁兵自衛者，不誠高人一等哉！附電二通：「（銜略）統一政府成立之時，興自維才力已竭，曾經迭請歸田，以安愚拙。惟當時值南北交代，軍隊林立，人心未靖，暫設南京留守，命興勉強支持其間。興不敢以難於收拾之局，遺禍于人，故暫抑私願，勉承其乏。乃甫經任事，卽遭贛軍之變，興之德薄能淺，不能撫馭兵士，保衛人民，已可概見。現雖竭力維持，無如力不稱志，時慮隕越。幸賴各將士愛國心長，力顧大局，南方各軍，整理已略有端緒，第三軍軍長王芝祥，已將所部桂軍六大隊，全數遣散回籍。第四軍軍長姚雨平，除已遣散兵士三千回籍外，亦擬整頓全軍，陸續開拔回粵。第五軍軍長朱瑞，前已將所部全軍移回浙省。第二師師長朱先志，則自請取銷司令部。其餘各軍已經遣散者，約計不下二萬餘人。此外減縮軍隊之各種辦法，已迭次與各軍師

旅長等會同妥協，依次進行。僅就縮小軍隊編制一端而言，約計兩月之內，已可減少兵數三分之一。此外裁遣之法，同時並舉，所減之兵數，當不止此。嗣後南京附近之軍隊，不難如期整理，則留守一缺，即可裁撤，多此機關，反形贅疣。且於行政之統一，諸多窒礙，請大總統准予銷職。卽將第一軍所屬之第一師、第四師、第九師、混成一旅、及淮上軍。交軍長柏文蔚整理。第二軍所屬之第十一師、第十二師，交軍長徐寶山整理，均直隸陸軍部管轄。其餘除第三十九旅已蒙允撥歸山東都督管轄外，分駐江蘇地面之第三師、第五師、第七師、第八師、第十師、第十六師、第十九師、第二十三師、第二十六師、獨立第三旅、第三十五旅、南京東北區、西南區、兩警備隊，獨立步兵團、江陰步兵團、吳淞要塞步兵團、交通團、甯鎮澄淞四路要塞、駐甯光復軍、福字敢死隊、及南京衛戍總督所轄憲兵二營，及前陸軍部憲兵一營、守衛隊一混成團，均歸江蘇都督統轄。必能實行整頓，竭力裁汰，不辭勞怨，以濟時艱。興賦性愚拙，罔知矯飾，凡自量力所能為，無論如何艱難困苦，非所敢辭。十餘年來，矢志如此，今玆所請，非敢自圖暇逸，實為國家制度計。統一政府既經成立，斷不可於南京一隅，長留此特立之機關，以破國家統一之制度，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內憂，因以乘隙而起，甚非興愛國之本心也。況整理南北軍隊之辦法，已略有端緒，但循此而行，則雲屯霧集之軍隊，不難漸次消散。裁此機關，事實上並無窒礙，而少一機關之糜費，於國之財政尤不無小補。故敢披瀝陳請，伏望大總統鑒此愚衷，准予卽行銷職，俾全大局，而償私願，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十四日解職南京留守黃興，敬告我將士諸君左右：興承乏留守，已兩月矣。以棉薄之材，處嫌疑之地，夙夜祇懼。幸賴諸君子一德一心，共扶危局，既紉公誼，尤鏤私衷。慨自南北統一，政府北遷，日月重光，烽煙已靖。然戰爭之餘，四民失業，瘡痍滿目，雞犬時驚。幸兩月以來，商集於廛，士安於校，已漸蘇積困，頗復舊觀。此諸子嚴申軍紀，共維治安之功也。主客各軍，星羅棋布，方音隔閡，衝突堪虞。加以籌餉維艱，量沙無術，饑餓所迫，威令難行。卒賴竭力維持，免於譁潰，此諸君子

深明大義，固結軍心之功也。以債殉國則國危，以民養兵則國困。諸君子痛國權之損失，慨民力之難支，於是減薪捐俸，以濟時艱；裁兵歸農，以節軍費；此尤忠忱貫金石，義聲震遐邇者也。興對於我忠愛之軍人，酬庸未竟，積歉方深，近日力謀所以安置之方法，規畫甫定，略分兩端：其一退職軍官之補實也。其一退伍兵士之周恤也。軍官補實之法，前已電中央政府，允准施行，一俟各軍表冊造齊，即可按級請補。軍士周恤之法，按照道里遠近，除應給餉銀外，酌發川資，使返里閭，不致流離道左。以上二者，必期實踐，凡我將士，可無疑慮。惟興自今以後，所殷殷期望於諸君者有三：曰愛國，曰保民，曰服從軍紀。懷權奪利，逞威黷武，謂之國賊，恃衆暴寡，倚強凌弱，謂之民蠹；違法蔑紀，倒行逆施，謂之亂軍。有一於此，國亡無日。我赤忱愛國之軍人，當斷不忍出此。興身雖去位，心不忘國，尚期互相勸勵，永保治安，以竟全勛，而保榮譽，此則日夜所禱祝於諸君子者。溯自起義以來，我莊嚴璀璨之民國，實諸君子熱血所構成，我共和大同之民族，尤諸君子所融鑄。興也何心，敢貪天功，以為己力。值此同舟共濟之際，原非束身遠引之時，惟內察國情，外觀時局，猜疑日甚，隱患方深，欲以國事為先，不得不奉身以退。此則興所為不忍與諸君子訣別，而又不敢淹留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民國安危，爭此呼吸。興與諸君子同茲利害，何分去留。此後之關繫，不在形式，而在精誠，不在私情，而在公義。如興有不忠於國害於民者，願諸君子以正義責之，興俯首受罪，以謝天下。諸君子之行動，興苟見以為不合者，亦當勉効忠告。摛此熱誠，庶幾宏濟艱難，共躋福利。謹效古人贈言一義，不勝臨歧感別之情。敢佈區區，伏維諒察。民國幸甚！」

梅川居士文集

(甲) 文

中華民國憲法序頌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雖萬八千歲，同臨有截之區；而七十二君，罔識無邊之法。由是縱欲敗度，輪廻於六趣之中；取亂侮亡，沒溺於三塗之下。

粵若神凝南海，聖誕香山，慧日法王，超四大而創制；靈犀天授，越三界而顯庸。調御十方，弘濟萬品。其為教也，則綜五族為共和；其為義也，則叔三民而立極。四海兄弟，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其體；天下為公，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為其用。圓融之力難思，行布之機多緒，等靈空而為量，匪算數之可窮，操實相之入微，詎名言之可述。巍巍乎無得而稱者，其唯我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

國民代表大會，應運出興，乘時拔萃，紹隆謨烈，凜遺澤之未宏；祖述典章，挽狂瀾於既倒。我國民政府，啟沃乃心，莊野氓蚩，呼號引領，遲遲召令，日異而月不稽；亹亹英姿，性別而情允洽。彙二千人之衆志，誠重勞輕；惜四十日之寸陰，求深願達。盈庭辯論，無言傾聽能言；舉案張弛，少數服從多數。五十年之順應，闢新紀元；四百兆之安懷，劃一時代。昭垂殷鑑，解積天壇，運轉金輪，蓋衍嶺表。靈文寶籙，公布之禮備焉，玉律金科，重譯之傳廣矣。

中華民國憲法者，斯乃經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化育萬物之洪範，燮理陰陽之大乘也。開宗明義，遵循建國大綱；平等自由，賦與國民全體。大之則彌于宇宙，細之則攝入毫釐。綱領總持，若網有條而不紊；節目具舉，如珠在握而常明。都因執而不書，彊以理而從括，政權行使，大一統於中央；治能敷

施，均自治於邦邑。法士超出黨派，選舉抑限官僚。經武繕防，措神州於永固；講信修睦，進世界於大同。建設首要，食衣住行，水準提高，農工商學，勞力與資本同榮，社會共家庭一體。詮言理貫，式孚我國之情；摘句事諧，胥動與人之誦。顧剛克而濟以柔克者，得依法而提修；易知而尤恐難知者，當據文而解釋。正宗彰顯，餘緒紛披。按程序而實施，計日期而促進。美矣備矣，猗與休哉。

洪惟大法，蘊久涵弘，肇祖元胎，遠在同盟之夕；誕彌先達，豫惟起義之辰。壬子創業未半而毀于甲寅，丙寅中興造端而蔵于丙子，燃藜屬草，亘一歲而飛書；吹管置郵，訖十方而露布。方謂三根普被，濬性海之源泉；萬有齊資，廓法界之領域。何期長蛇封豕，薦食上都；鐵馬金鰲，蒙塵重慶。洊八年之血汗，驚天地而泣鬼神；洗九世之腥羶，化干戈而為玉帛。河山克復，含識揚庥；日月重光，有情効命。還我龍蟠虎踞，召開石室之藏；完玆緌業鴻圖，大啓珠函之秘。皇皇憲法，宣暢塵區；赫赫瑤章，顯揚沙界。正朔釐定，並兩曜而長懸，軌物納常，彌五洲而永大。爰為之頌曰：

國父昔居兜率宮，手扶雲漢分秩庸，天孫為插玉芙蓉，浩浩憑虛御太空，下與濁世啓聾矇，載以共和福攸同，三民五權規模弘，睥睨共產資本雄，執其兩端而用中，國民政府達四聰，集思廣益被薰風，召開大會匯西東，代表多士筮景從，無黨無偏舉融融，受遺付託秉大公，春秋筆削矢精忠，堅白異同辯論叢，審慎抉擇三復終，皇皇大憲紹述隆，結集無量心血濃，歷四十日告成功，飛書露布重譯通，干羽兩階格苗凶，熙熙皞皞中華民國憲法萬世宗。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廿五日，居正覺生氏書於刊江萊園。

九三獻詞

昔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吾國數千年來，一治一亂之間，用夏變夷，內安外攘。而中華國族，屹立於神州，中國國家，保持大一統，是皆春秋大義，深入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

，何其大且久也。蕞爾日本，不度德，不量力，不念卵育之恩勤，竟為鴟鴞之反噬。豐臣秀吉寇於前，西鄉隆盛猾於後。明治倒潘，輸入歐化，帝國主義，於以囂張。因高麗之亂，乘遜清之敝，侵略我邊陲，竊據我海面。甲午一戰，割地賠款，猶不足饜其封豕長蛇之欲，益肆其鯨吞蠶食之兇。我華胄子孫，既一奴於滿清，將再奴於日本， 國父天縱聖哲，體唐虞揖讓之仁，昌湯武革命之義，推翻滿清承襲之專制，創造全民政治之共和。是以有辛亥武昌首義，清帝退位，民國建元。袁世凱憑藉北洋六鎮，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徒，相與造作蜚語，以為袁不應在 孫總統下，且總統非袁莫屬。 國父念民國初誕，保育第一，即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推薦袁氏為候選人，示天下以大公。袁氏當選，依法組織國會，新興氣象，蔚然可觀。孟秋之月， 國父北上，與袁氏推誠相見，許以十年總統。袁氏不自惕悟，引日本間諜有賀長雄為顧問，創議帝制；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以支持袁氏稱帝為交換。我國會雖不承認，而民國之奇恥大辱，無過於此；日本挾以亡我者，更莫甚於此！其自日俄戰爭攘奪旅大以後，對於我東三省，以南滿鐵道為中心，囊括大陸，視為應爾。杜絕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八紘一宇之妄說，由茲而起。復乘宇歐洲一次大戰，奪我青島，剌入腹心。時而陰謀煽動，助長我內亂，削弱我國力，動搖我國本。我國民革命軍，北伐出師，勢如破竹，大局底定，指顧間事耳。日本毫不悔禍，背信興戎，侵入濟南，阻我北上，我軍出奇制勝，卒達平京，全國統一。彼乃惱羞成怒，狡逞日急；九一八之役，一二八之役，直至七七，我全國國民，忍無可忍，一致奮起。我 最高統帥，以和平絕望，痛下決心。我忠勇將士，憑血肉作長城，可歌可泣。我節義同胞，恃精神為利器，不屈不撓。困敵於全面之戰，陷敵於泥淖之中。是反侵略之急先鋒，亦正義戰之先進國。彼則好戰速亡，軸心離散；我方哀兵必勝，得道多助。太平洋戰起，不待波茨坦宣言，而敵自作孽，已不可活矣。去年今日，我最高統帥 蔣主席，命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將軍，前赴日本，會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以次在日本艦上受降。復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在南京督同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以下，簽訂降書。 蔣公則親在重慶，巡視全市中外軍民大慶祝，爆竹聲，汽笛聲，鼓角聲，鐘聲，礮聲，狂熱嵩呼

。足之舞之，手之蹈之，普及於全世界戰勝國矣。惟我中國，忍受五十年之重枷叠鎖，一舉而脫之，含垢負重，終朝而復之。比之襄公復九世之仇，則尤偉大而創舉也，豈不快哉！豈不快哉！顧我之所獲最後大勝利以有今日者，將何恃乎？恃吾兵堅也歟？恃吾甲利也歟？恃吾廣土也歟？恃吾衆民也歟？要皆能恃而非所恃也。所恃者何？春秋大義耳。惟我　蔣公，繼承道統，服膺遺教，完成　國父未竟之志，自立不朽之大業。先聖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中國國民黨古巴同志懇親會紀念錄序

旅古巴中國國民黨支部彙記其黨務言行，徵余為序。國民黨支部在國外夥矣，而古巴支部有一特色，可為國外支分部之模楷者，則能招致古巴要人入黨是也。蓋吾黨之三民主義，固非僅中國之前途賴之，卽世界之前途亦賴之。以世界言，三民主義現在已為尋求世界和平之秘鑰，將來且為世界和平之連鎖，徵之晚近世界趨勢，又不難證明。我國人僑居海外者，若北美，若南洋，往往為人所排斥。此其故，在排斥我者，其所抱持異乎我三民主義之精神，亦我華人未嘗充分宣傳三民主義與人共相了解也。北美之排斥華人也，惟勞工為甚。北美經濟帝國主義之霸王，貧富階級，至相懸殊，民生苦矣，勞動者供或過求，苦乃彌甚，乃出於排華工。顧彼之商品，實以吾華為最大銷場，一華工被排斥，華人之生計加一份緊迫，卽對彼之商品之購買減少一份，其害與勞動者之多，無軒輊也。美洲勞工不思與全世界人謀改善生活，僅排斥華工，陋矣！顧華工或亦未能盡紬繹三民主義，而與人為改善生活之併力，其取憎于人亦宜。南洋者，一經濟武力剝奪弱小民族之權利，而追壓其生計之修羅場也。諸弱小民族，少少自覺，既于侵略者致其嫉視，而吾華人僑彼中者，多數乃營居間商業，分侵略者之餘利，或乃營居留政府許可而土人初不願有之商業，遂亦分受嫉視。益以不顧華人與土人相親附者之挑撥，感情乃益惡。顧求政治與生活之自由，無論何族在何階級，皆當與全世界同一境況者為友。南洋諸民族或未見及此，而僑彼中華人，或亦未能本三民主義

，使人共了解而相與提携也。故廣大深嚴之三民主義，華人固當信受奉行，所至之地尤當與人共同了解。華人今日雖所至受不良待遇，吾黨當為之盡力增高吾華人之人格，至全世界實現樂土時，自然增高吾華人之地位。古巴同志與古巴人相親附，又能使之了解三民主義，余乃認為吾黨理想實現之端倪，以是勗古巴同志之更益加勉，兼以勗古巴以外之國外同志。居正序於上海。

祝古巴同志懇親會詞（民國十一年三月廿六日）

光復舊物，改造共和，鼎新之力，吾黨獨多。十載以還，喪亂頻紀；吾黨犧牲，不知凡幾。百失扶拾，自強不息，再合大羣，同心戮力。卓爾多士，濟濟一堂，磁吸電感，斯道大光。

總務部長居正敬祝

陳炯明叛國史序

粵人以不勝陳家軍之奸淫擄掠，乃諡之曰客家賊，以陳籍海豐也。客家人聞而惡之，遂為辯曰：海陸豐非客家，俗呼鶴狫，即狫狫也。吾知海豐人聆此，亦必不服曰：炯明雖淪為獸，吾海陸豐人豈能全被惡名哉，！余維人類進化，自原人演進之後，等為人耳。而復有等如狫狫諸稱，示其尚遺獸性，此固為同倫之褊仄，要亦最貴夫人。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其奧理難言，夫固無非狀人為倫理動物。今陳炯明滅紀絕倫，人之義廢矣，儼然曰人，此則凡為人類之羞，而非海豐人之恥。顧海陸豐之劣者，則方以得陳炯明為榮，衣食父母於是，是則狫狫之不若矣，人類之不齊至此哉！故慨而書之。民國十一年國慶日居正序。

第六屆法官訓練班同學錄序言

法官訓練，顧名思義，固知其為訓練法官法律知識之增進，及政治意識與道德意識之修養，非僅致力於學課條文法典而已足也。法官訓練所之設，爰本斯旨，一方面為國家樹植司法專門人才，另方面又為專門人材鍛鍊身心，教忠勵勤之養成所。故所冀造就之人材，於政治意識、道德意識兩者，俱有甚深之修養與鍛鍊，以之為國家効力。庶幾於抗戰建國前途，得莫大之裨益，是又不僅為樹植專門人才之意而已足也。故吾人應知，數年來抗戰，就軍事說，固為全國軍事力量之鬥爭；然同時亦為一國政治技術之鬥爭。在全面抗戰中，前方後方，凡是供獻能力於國家，不論地位之高卑，不論使命與功績，皆有其相等之重要。況法官之任務，負有平衡法度，整飭紀律之責；後方政治之清明，社會秩序之安定，端賴法治之彰明信守。如後方政治清明，社會秩序安定，必至加彊其前方作戰力量，自無疑義。是法官所負之使命，已等於直接參加作戰。由此以觀，法官訓練之意義，不其重且大乎？雖然，吾人於所負之使命既明，其於吾人平昔服務法界之信守，亦即有可得而言者：「國家至上」一語，為國人今日作人處事之唯一原則。戰時一國之內，人力資源，一切屬於國家；思想意志，一切以國家之利益為前提。此非摭拾集權國家之牙慧，而為任何國家處戰時之必然情態。中國過去情形，似覺太散漫，只看重個人，不重視國家整體。此種現象，普通人民原有此弊，而一般政治之服務人員，則不應蹈襲此弊。過去司法界常蒙有國家意識極淡薄之譏；意者以為司法乃一獨立體，可超然于一般政治形態以外。此其臆說，固為誕妄，而過去司法人員之未能發揮國家意識，忽視國家整體，亦屬事實。今抗戰形勢轉入重大緊急之時，諸君於此時修業期滿，正為供獻力量於國家最好時機。國家生存，高出任何私人利益之上；任何私人利益，必在國家生存之前提下，方有保全。諸君本其訓練所得，當勃發此種意識，激勵忠勤，為過去司法服務人員一矯此弊，為抗戰建國時之司法人員樹立新模，是則予之所厚望也。茲當第六屆畢業同學刊行同學錄，爰綴微意於弁端，為臨別之贈言云耳。

朝陽學院法律系二十五班學生畢業同學錄序（三十六年六月廿二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夏，為朝陽學院法律系二十五班學生畢業之期，余於斯時，以職所繫，未克蒞平，與諸生相晤一堂，參與典禮，殊為悵悵。所幸校中全責，由石院長竭力主持，始終無間，暨諸位師長教導提撕，使諸生於戎馬倥偬之餘，由渝遷平，學習不輟，近已畢業，誠非易事。諸生以畢業之後，袂判璋分，不克常聚，爰有同學錄之編印，作為紀念，藉資聯絡，意至善也。然余以為紀念與聯絡，不過徒有其形式耳；進而求之，端在精神團結。蓋僅求形式，雖終朝覿面，貌合神離；若團結精神，縱千里相違，志同道合。且紀念既往，還須策勵將來，聯絡感情，尤期統一意志。諸生於畢業離校，置身社會，此後請益於師之日少，取助於友之時多。一方面當本其所教所學，明辨慎思，應諸實用；一方面當就其所親所歷，悉心研究，力求深造。語云：學問者金庫，研究即其鍵也。欲啓其鍵，實惟益友。同聲同氣，若石若金，他山攻錯，在于斯矣。更有進者，諸生學習法律，將來行憲開始，經緯萬端，宜發揮所學，集思廣益，精研所歷，博訪周諮，以樹立法治之基礎，增高憲政之效率。尤望同學之間，互相砥礪，奉公守法，為人民之保障；嚴身律己，為人民之楷模。斯又不僅關同學之前途，實為朝陽之榮譽。則此同學錄之編印，庶有意義矣。玆以數語弁其首，諸生勉乎哉。

朝陽學院三十二週年紀念特刊發刊詞

夫一國政治之隆汚，每繫乎學術風氣之所趨，以為轉移。現代法治之昌盛，至此極矣；而我國法學猶未免瞠乎其後。故今日欲樹立法治，以達成建國之目的，法學一道，必須力求昌明，蔚為風氣，而後國家乃可長治久安。所謂學者，在能舉其上下古今，比較中外，探賾索隱，折衷至當之謂也。我國當春秋戰國之世，法學本極昌明；迨乎輓近，法學之衰微，亦可謂至於極矣。此其故，清沈家本氏言之綦詳。其言曰：

「李斯相秦，議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若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自是法令之書，藏於官府，天下之士，阨於聞見。斯時朝廷之上，方以法為上，四海之內，必有不屑以吏為師者，而此學亦遂衰。……漢興雖弛秦禁，而積習已久，未能遂改，外郡之學律令者，必詣京師，又必於丞相府。……宋承唐律，通法學者代有其人，蓋自魏置律博士一官，下及唐宋，或隸大理，或隸國學。雖員額多寡不同，而國家既設此一途，士之講求法律者，亦視為當學之務，傳授不絕於世。迨元廢此官，而法學至此衰矣。……明設講讀律令之所，研究法學之書，世所知者約數十家，或傳或不傳，蓋無人重視之故也。本朝講究此學，為世所推重者不過數人，國無專科，羣相鄙視。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政書類法令之屬，僅收二部，存目僅收五部。其按語謂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所錄略存梗概，不求備也。夫四庫目錄，乃奉命撰述之書，天下趨向之所屬，今創此論於上，下之人從風而靡，此法學之所以日衰也。」沈氏之言止乎此，其後遞嬗至於晚清之世，自鴉片戰爭以後，因怵於外國之船堅礮利，初以為若欲圖強，僅須學得其製造機械等等技術便已足。及甲午之戰以後，方知其優越之法制，實尤為富強根本之圖。而同時我國內之經濟社會狀況，因帝國主義者之侵入，亦大呈變化，舊日簡單固陋之法制，已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於是有下詔變法圖強之舉，事未及成而清社已屋。民國成立以還，禍亂相尋未已。迨至北伐完成以後，政府對於法學一道，初亦未重視提倡，自難期其振作。且抗戰軍興，即對國內大學法科之招生人數，亦大加限制，法學一息之能屬者亦僅矣。此與清末初時之一般士大夫之見解，徒怵於船堅礮利者，又豈少異？固知歷史之教訓，不足為一般人言也。而國人之所以不嫻於法治之精義，散沙一盤，人各自為，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近年來以世界戰爭起於侵略之獨裁者，與民主勢力爭衡，乃鑒於法治精神之不可侮，益感法治為民族命脈之所託。今者抗戰勝利結束，建國計劃，自必次第推行，即以積極工業化一事而言，世界工業先進國家，大都由於法治愈顯而工業愈表現其進步。蓋以現代政治與現代國家，莫不以法治為本。今欲使中國趨於工業化，對此扶助工業進展之法學，尤不可不講也。　總裁

於統計實行實業計劃中，以最初十年內所需之各級幹部人才，共計為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人，其中需要由大學或專科學校文法商經濟等一般學科畢業者，計三萬一千人，占總數八十分之一而強。夫在實行實業計劃之時，尚須有八十分之一而強，由大學或專科學校文法商經濟等一般學科畢業之人才，則此後各項政治建設所需用之法政人材，及因舊有行政人員發生新陳代謝作用，而需要補充之法政人材，其數之多，已可想像。是以今後法政人材之需要，既如此其多且殷，則力求法學之昌明，使其…………刻不容緩。所以力求法學昌明之道，端在…………提倡，與從事教育者之苦心毅力培養陶成而已。本學院為國內僅有之法學院，且具有深長之歷史，所培成之法界人材，幾遍全國，今當本學院屆三十二週年紀念，吾人追溯既往，策勵未來，覺應急待興革者正多。惟秉朝乾夕惕之義，所望於學風之整肅，校務之刷新，及諸生兢兢進業，毋使來者之不如今也。則法學之昌明，庶乎有豸。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居正草於山洞。

編者按：本文末有「……」者因原稿脫漏，待補正。

朝陽學院法律評論週刊復刊詞

過去朝陽大學師生，於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創辦法律評論週刊，歷時一十五載，出版凡十四卷，七百二十餘期，為法界較有權威之刊物。嗣因抗戰而中止，至可惜也。今者抗戰勝利，制憲完成，朝陽留京校友，定於本年七月一日復刊，率由舊章，繼續努力，研討法制，宣導輿情，屬余一言弁其首。

緬維復之彖意，易彖詞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朝陽校友，深明宏旨，持論以剛克，評事以順行，通聲氣以求友，本文字以得朋，反復其道，互七曜而法天；利有攸往，合四時而應地。天地之心，於此大可見矣。

抑知休復則吉，迷復則凶，頻復若厲，敦復无悔。是以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後以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莘莘諸子，青年讀法，皓首窮經，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值茲窮變變通之際，復刊法律評論，公開與世人相見，吾知其必有所以也。

顧名思義，法律開宗，殆鑑于人羣社會之演進，萬有現象之錯綜，非依法律為準繩，則不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尤其法律之於國家，如民非水火之不能生活也。於此應知法律之本質，有道德的規範，有倫理的規範，有技術的規範，有慣例的規範，依此本質而研究其進化。形而上者，道德倫理；形而下者，技術慣例；吾人不可忽視技術慣例，更須重視道德倫理。所以者何？法律者，與人為善，而禁人為惡者也。善人則受法律之保障，惡人則受法律之制裁，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吾人準此概念，而玩索其理則，闡明法律之目的，顯證法律哲學之無上妙諦。中國法系之大方廣博，使法理日益弘佈，法治日益修明，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是則諸子復刊之責也。復次評論，則不限於法律，或針對時事之中心，而為剴切之陳述；或指點輿論之龐雜，而為明允之批判；或採取新穎之資料，而供學術上之參考；或廣開通訊之門類，而供爾我間之觀摩。凡此諸端，主編者及諸作者，必優為之，無俟余之辭費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居正覺生氏綴于大樹根玉佛精舍。

中華法學雜誌復刊詞（二十七年九月一日）

本刊發行之始，吾人卽以培養國人法律觀念，充實法制本身之質體，並作法學之深邃研究，以冀樹立中華民國之新法系，進而謀法治精神之奠定諸點，懸為鵠的。創刊以還，信守不渝，雖內容或有參差，不足饜讀者之望，然資料力求豐富，質量務蘄完善。就本刊最低立場言之，小疵大醇，究不無貢獻之處，此吾人私衷引為幸慰者也。

中華民國法學會西遷，諸務未遑，本刊暫告中輟。然吾人對本刊之使命與責任，未嘗一日或忘；且在抗戰建國之過程中，尤感迫切之需要。蓋抗戰建國中之社會形態，猶風馳電掣之列車，而法律制度，則載

此急行列車之軌道也，脫無此軌道以資列車之遵循，其顛覆必矣。吾人有鑒於此，僉以法律與抗戰建國之關係，既具有如斯之因果性與連鎖性，則本刊之使命與責任更倍於疇昔。

本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言曰：……在技術方面，則提高自然科學研究，俾軍需軍器得無缺乏；在社會制度，則適用社會科學的學理，使社會的組織與活動趨於合理化，成為有計劃有系統的發達。技術方面，固指一切物資建設而言，然社會制度之合理化，則須應用社會科學，而社會科學中除政治、經濟學等等外，最足令社會組織與活動趨於合理化者，舍法律外無他。法律為一種社會意識之拘束力，以支配人類之行為及其行為之動機。此拘束力之產生，隨當時社會之狀態而決定，亦隨社會自身轉變而轉變。今者吾人之社會狀態，正在抗戰建國中而有所轉變，一切形態現象，均為抗戰建國生活之反映。法律既隨社會狀態而決定，隨自身轉變而轉變，則吾人首須認識此種轉變，進而把握之，再進而探討之；更進則由探討之結果，從而改進，並使之化為具體之方案與夫力量及行動，以求配合抗戰建國之需要。就法律本身而言，如立法原則之討論，司法行政之措施，訴訟程序之改善，刑事政策之研究，以及其他，在在皆須適應當時社會狀態以及戰時人民生活。必如此，則社會組織與活動，始足達到合理化之目的。

雖然，社會組織為一複雜之有機結合總體，社會制度含孕人類與自然以及積累文化之因素，故社會實為一不可分之整體。以社會為研究對象之社會科學，亦為一整個統系之科學。法律學為社會科學之一，就社會科學性質而言，固可成為獨立之學科，然就社會科學整體而言，法律學實不能離其他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越出社會科學之範疇。故吾人今後將以純粹科學態度，對法律學作更廣義更深邃之研究。除法律學外，其他與法律問題有關係之政治、經濟等等之理論或實際，亦儘量博予採集，以求適應整個社會，使其成為有計劃有系統之發達。

制度為社會之外層，人民為社會之內容，欲使社會組織趨於合理化，並成為有計劃有系統之發達，必須先使構成社會之份子——人民，對此社會之轉變以及社會之改進有適當之認識，始克整齊步驟，共向抗

戰建國之途進行。且在此抗戰建國過程中，因法律之施行較多，極易養成人民對法律注意之習慣。欲求達到此種目的，必須先求法學上意見之統一。蓋法學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學者，因觀點之互異，容或有意見之不同。是以吾人極願以公開之態度，與國內法學學者及各別社會科學學者，共同作純學術之批判，採求客觀之真理，融和各方之意見，以求得正確之結論。並將此種結論，除因問題本身性質繁複，不能避免學術化及專門化外，力求簡單化與大衆化，以冀普遍輸入各階層之民衆，引其對於法律之新認識新觀念，以為他日法治之基礎。且於無形之中，使社會組織與活動趨於合理化，成為有計劃有系統之發達。

吾人願以最大之決心與努力，以求上述諸點之實現。深盼海內賢達暨法學界同仁，不吝珠璣，予以研究之協助與指導。吾人當以至誠接受，使法律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繼長增高，法治精神發揚光大，抗戰建國順利實施，並使吾人為此偉大時代所賦予吾人之使命與責任而邁進。

致謝冠生函（三件）

（一）冠生兄鑒：三月廿一日手書奉悉。監犯移墾計劃，既荷　介公採納，宜詳加研究，務祈切實可行。救濟戰區司法人員，初步分發，已達總數四分之三；後來者有無不敷分配之虞，似宜顧及。四川添設法院，初步可謂有成就，自不能因此而滿足。雲南、貴州不知此次分發人員有去否？兄前信有於二十八日南下意，確否？望駕惠臨，藉商一是也。二十七年三月廿四日。

（二）冠生兄鑒：古者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又云劃地為獄。或云時代使然，然其表信示威，蓋有在也。今者西康吾人不敢目之為「榛莽」、「游牧」。惟以殊方異俗，進化較遲，亦事實耳。法院初創，宜本蓽路藍縷之心詣；如以木鐸徇于道路，日呼途人而告之，見有紛難，為之排解；不曰折獄，而曰主張公道，打抱不平。如有一二獲其信仰，雖不敢必。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然其收效，總比守株待兔，刻舟求劍勝多矣。據費院長報告，西康現有建築費八萬元，而其生活之高出人意外；余意將此八萬元，以

半數粗建辦公室等等，以半數作盤川，着現有人員或加上土著，分組或一組，巡廻於足跡能到之地。別出心裁，種種傳播，儘一年或兩年之力，循循善誘，化民成俗，法治之推行，似可操左券也。略抒己見，以備採擇。　二十八年一月十日（在重慶）。

（三）冠生兄鑒：頃接十三日手札，誦悉一是。司法經費，財部放手放膽，亦兄之積誠有以致之。但欲調查整理各省法收，殊非易事。參政會空氣，似乎比以前稍有不同。不過外交關係，中央總應拿定一個主意，或如上次議長有嚴正之表示，庶幾不同意見，可以消融，不使影響於中央國策。兄以為何如？司法改進案，望相機應付，想參政會不乏明達之士，斷不會弄得牛頭不對馬嘴，非且行不通，且有礙於現制也。四川省人事問題，十分複雜，若如建議，未始非一法，然而難矣。　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在成都）。

心史痛言序（民國卅三年）

周君貫仁編心史痛言成，浼吳植誠推事徵序於予。予曰：夫是非之正理，乃民心之秉彝，君相不能作率，而藉一二草野儒臣以匡扶，其功亦僅矣。然而宋代夷夏之防，弗克嚴於當時，南渡恢復之謀，猶得存於後世，民心不死，公理終伸。此鄭所南目擊亡國之痛，不得已而見於心史者也。顧其鐵合函書，予奪褒貶，亦惟冀公理之得直，人心之不死，非有甚難知者。屈翁山二史草堂記明所南心史曰：然則所南以心為史何如？曰：是不幸而不得筆之於書，而以紀之於心者也。筆於書，亂臣賊子懼焉，紀於心，忠臣孝子喜焉。夫使天下之人，盡紀夫忠臣孝子之事於心，而聖人道行矣，又安用書為？故其言曰：大宋以不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則其史亦不以有書而存，無書而亡可知矣。何者？其心存焉故也。嗟乎！君子處亂世，所哀者心死耳。心存，則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見於及身，必將見於後世，奚必褒忠誅逆，義正詞嚴，盡見於聲詩之間，以犯世之忌諱乎。翁山當滿清崛起之際，志存光復明室，固不覺其言之痛也。今國家多難，強寇壓境，我民族志切同仇，義無反顧。所幸抗戰七年，敵勢為摧，行見出斯民於水火，同登衽席

又驅虎豹於海隅，還我河山。此其偉業，亦卽是心是理所鎔成。勝利當前，復興在望，則亦尚有何言之足痛耶？雖然，翁山無心之痛，以不得見志於當時；周君有心之痛，得毋小心惕厲於來玆也歟。覽斯編者，再思可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初夏，居正序於巴山山洞。

主席　蔣公六旬大慶壽文（民國卅五年十月卅一日）

中庸之言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位也、祿也、名也、壽也，天之所以與人者，盡人而得之可也，盡人而必得之不可也。必得者，其為大德乎。大德者何？合有三義：一曰天德。四時行，百物生，日月星辰繫焉，而天無所私，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一曰至德，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一曰達德。中庸之知仁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大而化之之謂聖，行而宜之之謂義。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德本義如是，今世之容光等照，其名位祿壽俱泰，若固有之者，維我　主席蔣公，乃克當之，猗與休哉。緊　公之出生也，山有雪竇之秀，水有剡溪之清，濡染乎姚江之知行合一，游息乎四明之天豁崢嶸。幼而敦敏，長而齊循。其事親也孝，其事長也敬，嶄然露頭角於武林。雖家無擔石，而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學萬人敵，不沾沾於書劍，志存鼎革，不屑屑於虛聲。合則留，不合則去，鄙夷乎英雄主義。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戛戛獨超乎儕輩。人人皆知為君實，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是名名，是謂大名，其必得也，不可以智取，不可以力爭。觥觥乎，實大成者而名自賓。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以是知　公之得位也，秉至大至剛之氣，本自強不息之行。其始也如乾之初九，守潛龍而勿用。民國肇造，伏處於英士都督指揮之下，儕伍於士卒之間，世若不知有　公其人者然。民二討袁，奮攻高昌廟，團長走潰，公以營長而代其任，繼續努力，則有見龍在田之象。大勢所趨，全面失敗，亡命三島，此正　公終日朝乾夕惕若之秋也。爾後從英士如北滿

，回上海，肇和之役，山東之役， 公皆不自見，迨至民國六、七年，從粵軍定基於三河壩，復從許公汝為任司令，任參謀長，入漳州，拔永泰，則或躍在淵矣。 公惟臨深履薄是懼，就之三，去之三。洎民國十一年六月，陳軍叛變，我 國父以大元帥出居永豐艦上。 公聞訊，星夜赴難，護侍左右，慨然以生死性命相依，歷五十八日而不稍離。 國父環顧吾黨，遺大投艱，堪任付託者，惟 公為能，爾時已心許之矣。公亦以繼述為己任，其在黃埔軍校期間，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主義灌輸，精神感召，吾黨建軍建國，實基於此。不幸 國父逝世， 公墨絰振旅，定東江，統一全粵，舉師北伐，盤根錯節，猶凜凜於在淵之位。馴至奠都南京，北伐統一，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飛龍在天，渙汗其大號也。 公雖中天下而立，而亢龍有悔，乾惕如故。九一八事變起， 公潔身引退，示天下以至公。天誘其衷，精誠團結，東山再起，嘗膽臥薪。抗戰軍興，有備無患，領導四萬萬同胞，統率整千萬將士，力果神王，屹立不變，八年苦鬥，克奏膚功。固我 公不朽之業，抑國族無疆之休也。何期大難削平，隱憂未已。 公鑒於用九之象，見羣龍無首，之所以吉者，厥在本我黨推翻專制建立共和之一貫初志，依民主協調，和平奮進。凡與吾黨立異而抗衡者，莫不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豁達坦蕩，濡沫羣倫。是以乾剛之位，進於坤順，剛柔相濟，品物流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此 公之必得其位者，純取法於乾象，而非常人之所可擬也。內實外華，法爾如是；善之至者，百祿是遒。 公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若夫必得其壽者，佛家言無量壽，道家言長生，此出世之壽也。洪範言五福，孔子言仁者壽，此入世之壽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壽世之壽也。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十，此壽人之壽也。 公之壽，為何如乎？窮世出世間之量，而立壽世壽人之極，歲在丙戌，星次太白，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淨而海波不興，雁南來而場圃大有，為 公六十攬揆之辰，耳順初度之日。靈芝挺秀於石頭，瑞菊放花於溪口，百獸率舞，莊嚴虎踞龍蟠；萬國攸同，永顯文謨武烈。農夫相與忭於野，工賈相與慶於市，士庶相與祝於堂，婦孺相與歌於室。荷戈執戟，嵩呼以答天庥，搢笏垂紳，摛藻而鳴盛事

。惟　公則念瘡痍未復，國步方艱，屏去繁縟。示從儉約，往者屆節不受賀，逢誕不延賓，正等知之稔矣，今則茅茨不翦，戎衣未浣，正等情克安乎。爰從同寅之後，恭晋一觴，深致敬意云耳。

胡玉齋著六十談往序（民國三十三年二月）

宇宙事物之原，起於點，由點而線，由線而面。點或易知，面亦易知，線則縱橫曲折，參互錯綜，非身歷艱苦者，不易知也。武昌首義之點，革命也，各省響應之面，革命也，此盡人皆知者；若夫首義經過之線，則線索如何貫串，線路如何導引，前仆後繼，出死入生，官文書，故貶其辭，新聞紙，不敢登載，機關紀錄，百不一存，道路傳聞，更多失實。此春秋有夏五之闕文，校書有魚豕之訛誤。玄奘破義，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吾鄂嘉魚胡玉齋同志，誕生於空乏，涉世於橫逆，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辛亥一役，為策動主持之中堅，功成而不居，善世而不伐。自後入國會為議員，多所建樹，而人莫之知也。今歲甲申，行年六十，不隨流俗以為壽，乃綜述其經歷，作「六十談往」，余受而讀之。有是哉！古之篤行人也，古之善言人也，壽世壽人，其在斯乎！憶余在武昌胭脂山，胡君任新軍，運動最力，則固聞而知之，初未嘗見而知之，使余不讀「六十談往」，則終不知胡君矣。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今之談辛亥革命者，各據知見，成一家言。雖未可概認為虛構；然最重要者，如八月十九繼十七十八大破案之後，閉門大索，交通遮斷，消息杜絕。卒然間如何出兵，如何遣將，如何進攻，如何鏖戰，如何決勝，如何佔領；以及夏口之戰，漢陽之戰，他人所不知者，胡君知之；他人所不能言者，胡君言之。言不出所知之範圍，知益證所言之事實。昔人謂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歷。胡君「六十談往」，關于首義經過，辛亥同志健在者，莫不稱無一字無來歷也。宇宙之謎破矣，首義之線明矣。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豈第為史家珍貴之資料而已哉？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〇〇日梅川居正序於重慶之山洞。

法學通論序

治國準繩，示民軌範，窮於理者唯心，本乎事者唯物，其惟法學歟。條緒紛披，文理密察，綜萬殊而會歸其適，約一貫而要言不煩，其惟法學通論歟。夫法者典也，天下之公道也，非任人之所得私也，私則作法自斃已。法者律也，天下之正詣也，非任人之能得亂也，亂則民無所措手足，亂之所由興也。吾儕法界，青年讀法，皓首明刑，果體證到自性能生萬法，萬法本乎一心，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悖，上也。聽訟猶人，片言折獄，哀矜勿喜，察必以情，次也。思不出位，案牘勞形，又其次也。若夫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踰為一切，不顧國患，此路溫舒之所痛絕，斯為下矣。吾人須知，法學者，形而上之學也。包括宇宙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上通於無上大乘各種之宗教哲學者也。釋家言一真法界，何謂一？純粹精也。何謂真？其實不虛也。儒家亦言，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堯舜禹相傳之心法，不幾與釋家言若合符節也乎。雖然，心法吾知之，而不知法界因何建立，是則孔子所訾，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扣其兩端而竭焉，適是見其義墮耳。故宗教家言，一真法界，有理法界、事法界，所以者何，法必因事而生，法即據理而立。若離乎事，遠乎理，而求別有所謂法者，從古至今，由中推外，無有是處，此可斷言也。故事理者，法之實相也。然若偏計所執，而謂事是事，理是理，法是法，拘泥而不通，支離而不貫，是又着相而不由其道也。故必進而推究闡揚，至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何以故？礙者障也，塞也，礙於理則理障，礙於事則事障，礙於事事則事事障。如果只排除一事障，而或有理障，則仍滯塞而不通，排除理障，而或有事障，推而極於事事障，其不通也更甚。故必至於無礙，則事障，理障，事事障，均排除淨盡，融合無間。由有陋悟入無陋，有學辨證無學，亦行布，亦圓融。斯乃朱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亦即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是則通之至也。夏子敬民，蜚聲法界，垂三十年，探頤妙門，精窮奧義。近出其平日所授法學通論，付諸梨棗，問序

於余，余為雜說如上，或不免有隔靴炙踝，畫蛇添足之譏。然學者苟因此玩索而有得焉，庶幾與夏子法學通論，互相發明，言語道斷，我法雙忘，倘亦為法界善知識所許也乎。

番禺許汝為先生六十壽序

中華民國三十有五年，夏正九月初十日，吾友番禺許汝為先生六十初度。先生崇實黜華，從不自以為壽，同志屬正為文以壽之。摛藻揚休，椒花獻頌，義也亦禮也。先生出生于粵，幼學於閩，以高材生拔送日本士官學校，卒業時年甫十八。結盟江戶，皆以少易之。辛亥武昌首義，先生舉兵水部應之。鄂軍大都督黎公元洪得報示正曰：福建統領許汝為，小英雄也，汝知之乎？正曰：然，聞而知之；亦嘗見而知之。黎曰：審若是，則汝黨之潛在勢力，其不可侮乎，革命必成，吾心安矣。北伐出師，清帝遜位，先生不言功。討袁失敗，亡命東京。吾黨　總理重建中華革命黨，陳公英士任總務，先生任軍務，正任黨務，晨夕磋磨，酒酣耳熱之餘，縱論天下事，豪邁不可一世。今忽忽三十餘年，曩時相與共患難，同生死，以竟革命之志者，太半身騎箕尾，氣壯山河。正幸以七十餘生，躬逢先生杖鄉攬揆之辰，越前席而稱觴上壽，不能不為之忻且羨也。先生天懷磊落，志慮忠純，本常山之通身是膽，益以小范之胸藏十萬甲兵。不矜細行，而大節不可奪；不務瑣瑣，而大事必躬親；其事上也，赴湯蹈火而惟命是聽；其交友也，推食解衣而務致其誠；其將將也，推心置腹而堅其信賞；其將兵也，同甘苦而令出惟行；用能建一代之偉業，而立不世之勛名。或曰：用行舍藏，聖人之道固爾爾；急流勇退，老莊之說有如斯。伊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遺言，先生其有遺恨與。正曰：不然。夫既濟而終以未濟者，道之妙也。泰伯三以天下讓，而周以興，可謂至德也已矣，民無得而稱焉。故夫君子之用心，明哲之所行，非以管窺天之所能測，抑非以挺撞鐘之所得聞。先生淡泊明志，和光同塵，寧靜致遠，抱璞含真，隱居以求其志，二十年如一日，初不聞憤懣之聲。行義以達其道，視同志如手足，更嘗竭開濟之心。抗戰軍興，雖身陷域外，而其伐謀也

，足以懾淫威而寒敵膽。而其自處也，尤能凜氷節而篠忠貞，迨島夷効順，勝利歸來。而其行健也，益足徵養正氣而示完人。是以容光煥發，膚華充盈，振振繞膝，濟濟盈門。宗族騰歡於高第，僚友鼓舞於春中。點領汾陽之福澤，騎驢湖上之康寧。畎畝徵庸，與乾坤而並大。珠尼指使，將日月而長存。不揣據犖於萬一，祇是野人之獻曝，或其有感於斯文。

衡常蕉河口鍾氏五修宗譜序

皇極經世有言：孔子賛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曷以皇帝王霸，序為祖宗子孫？曰：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姑無論皇帝王霸之遞嬗，道德功力之隆替，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元運會世，由此而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與夫家族之昭穆，氏族之譜牒，要皆由此其選，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其為聖之時者，豈止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數典不忘，美哉聖功，明德遠矣。是以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猗與休哉。我中華民族之所以可大而可久者，何莫非子子孫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有以使之然也。衡常鍾氏，其祖若宗，創業垂統，其子若孫，繼志述事，於國土重光之後，亟亟以重修宗譜是務，可謂得皇極之遺意矣。溯鍾氏系，出商殷三仁微子之胤。唐書南詔傳，有鍾儀之先，仕楚以食邑為氏，世代相承，輝煌史乘。鍾繇父子，丕振家聲。自時厥後，南北播遷，源遠流長，支分派別。湖南一系，則在元時有長盟公，出身常州武陵，官岳州教授，生子四：曰口、曰國、曰圖、曰囯。口公之後，遷衡陽，復分二支，隔湘水而居；一在衡南之懷節鄉，一在常寧之北鄉。因于蕉源湘水出口之處立祠，是為衡常蕉河口鍾氏。祖其所祖，宗其所宗，以並翼子，貽厥孫謀。蓋謹其所自出，而安土敦

乎仁，不依附末光以炫耀於人，不竊取豪右以貽譏當世。農服先疇，士食舊德，商循族世之所需，工用高曾之規矩，純繩槼乎隱隱，進于羲皇以上，豈不懿哉。若其譜牒，前已四修，體例謹嚴，素為鄉邦之治家乘者所矜式。於今五修，推法家鍾子馥等董其事，知必能有條而不紊，發潛德之幽光，修道以仁；篤孝思於錫類，禮隆收族，詩美生民，予固樂為書之。

蘄春左氏創修新譜序（民國卅五年）

島夷率服之翌年，時維九月，蘄春左氏創修新譜，行告蕆事。凡左氏受姓之始，昭穆之盛，轉徙之跡，迄乎定居蘄邑，靡不詳稽。左氏聚族於斯，距吾村亦僅百里，見聞所及，可得而言焉。按左氏系出濟陽；濟陽，齊地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姓。古之受姓，或以胙土，或以封爵，或以錫姓，或以官，或以序，左氏蓋以爵為姓者。左氏之先，在周有左伯桃，以義著稱。迨其季世，左邱明傳孔子春秋，比事屬詞，作左傳，迄今為家喻戶曉之經籍。光武初，左于以軍師佐劉秀起兵南陽，中興漢室。其後有左雄之公直精明，為虞翊所敬服。左慈之道術神異，為孟德所震驚。左思作三都賦，洛陽為之紙貴。若夫承祖清儁自持，炎之闡明易禮，慶延不阿權貴，光斗之正色立朝；賢達代興，增光史冊，猗與盛矣。自秀五公由關西宦遊湖北，卜居富川，子庭玉公繼遷大冶，其裔正其公，又由大冶遷英山，子應輝公，再遷蘄春，乃為蘄春左氏之始祖，迄今二百餘載。以敦厚守家傳，以耕讀世先緒，丕承丕顯，蓋有由矣。方玆外患敉平，復我邦族，應以保持善良習慣，恢復安寧秩序。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推繹其義，當以敬宗收族為始基，而家乘尚焉。左氏家譜，前合修於大冶，已越四十餘載。遷蘄以來，人文既盛，支派漸繁，宜有新規，用宏傳信。吾知其新譜告成，必能繼丘明之志，恢太冲之筆，發潛德之幽光，綿本支於百世，爰序而歸之。

黃岡萬氏心齋公支下四修宗譜序（民國三十六年）

歲在疆圉大淵獻之夏，吾鄂主席萬君損書云：萬姓族譜，自前清光緒丙午年續修，迄今四十有一年，子孫蕃衍，族議重修，敬宗追遠，意至善也。索序於余，余維萬君初治軍，以迄抗戰，率子弟兵，轉戰疆場，殉國者以什伯計。誰無兄弟，如手如足，若令湮沒而不彰，仁人之所不忍也。雖在史乘，間有特書，而欲擇焉精，語焉詳，則非家乘不為功；此族譜之急於重修，殆亦舉必要之一端也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家齊而后國治。萬君於政務倥傯之餘，而徇族人之議，亦猶行古之道乎。謹按萬氏，姬姓之胤也。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有子曰畢萬，事晉為大夫，封於魏，以名為氏。又有芮伯同姓之國，其後有芮伯萬，亦以名為氏，萬氏肇姓，始著于篇。史記孟子傳，孟軻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索隱曰：萬章，孟子弟子，萬姓章名。自是萬姓統譜，祖萬章為第一世。聖賢之裔，明本開宗，奕葉相承，人文蔚起。後漢書萬脩傳，脩扶風茂陵人，從世祖以功封槐里侯，子普嗣封泫氏侯，孫親嗣徙封扶柳侯，曾孫豐封曲平亭侯，元孫恭封門德亭侯。魏書萬安國傳：安國代人，其祖真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賜爵馮翊公，安國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成王，終魏之世，世襲罔替。隋書萬寶常傳，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唐時萬敬儒傳：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以孝聞，賜所居曰成孝鄉。宋史萬適傳，適陳州宛丘人，精道德經，自號遣元子，累徵不起。元有萬清，南城人，由進士官至樞密院使，出鎮守建昌路總管府。明時萬斌、萬鐘、萬武、萬文，一門四世，成萬家軍，與外敵力戰，死國事至烈。其他儒林隱逸，忠孝節義，見於外史宗乘者，殆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故萬氏之在中國，如水之在地中，源遠而流自長，支分而派自別，夐乎尚已。黃岡萬氏，據其宗譜所載，則有雄甫公，佐明太祖戡亂，任指揮使，洪武二十二年，遷居湖廣黃岡武湖濱，是為黃岡萬氏之始祖。子孫散處江黃間，傳九世至心齋公，生子四：長蘇伯、次師二、次退修、次舒季，於是心齋公支

下序分四房，以別于他支。之四公者，蘇伯舉崇禎壬午副車，師二舉崇禎丙子舉人，退修、舒季並舉茂才，與王子雲、杜茶村、顧赤方等組織復社。明亡，蘇伯公殉節。師二公以下則退隱林泉，終身不仕。迄清康熙以後，始出應制，如年茂、承宗、鼎深、家福諸公，均蜚聲翰苑，德懋懋官，累世不絕。其以著述問世者，如師二公頤莊集，退修公秋水岑集，年茂公周易圖說，岳山公三餘隨筆，希槐公困學紀聞集證、十三經證異，裕澐公周易變通解，窮經研史，卓爾成家。至若吟霄公以海軍艦長殉職於鴨綠江，則是秉祖宗之遺訓，葆天地之正氣，至死而不渝者；豈惟萬氏之光，亦民族之光也。萬氏之先，有如此其輝煌之事蹟，繼自今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則其所以發揚而光大之者，殆未有艾也。因不揣而為之序。

黃岡甄氏六修宗譜序

甄氏，有虞氏之苗裔，周封於陳，為楚所滅。其族有陳通者，奔周，為周將，烈王以其先世曾供陶甄之職，因命氏甄，世居中山。晉永嘉後，中原喪亂，衣冠南遷，於是，豐城有甄氏族。明洪武初，移民實楚北，省六公從自豐城，居黃岡，今縣治中甄家巷，蓋其故址，是為遷黃始祖。單傳五世，嗣後椒聊蕃衍，負文譽，掇科名而登朝籍者，代不乏人，而以淑公為最顯。淑公者，省六公九世孫也，登萬歷庚戌進士第，授陽武知縣，調太康，俱有異政。入為吏科給事，以疏救楊漣忤媿璫，削籍歸。崇禎初，起太常卿，累官南北刑部尚書，貤贈祖考如其官。旋進太子少保，建坊，卒祀鄉賢祠。勳名德業，至今人猶稱之，蔚為盛族。傳云：「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此之謂歟。初淑公若預知其族之將大，而恐其世系之無徵也，創為墨譜，上自遷黃之祖，下訖同宗之族，水流木本，數典不忘，與眉山蘇氏譜例同其旨趣，譜之善者也。繼自今子子孫孫，以時續修，由再而三，由三而六，無改於其道，可謂善繼善述者焉。夫譜也者，敬宗收族之具，所以教孝教弟也。唯敬宗，故上溯吾身之所自出，尊尊之道也。唯收族，故下敘吾之所由分，親親之道也。尊其所當尊而不曲引，親其所當親而不妄附，斷則有徵。有徵則信，信則家齊而國

治，國治而天下平，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不其偉歟。世之為譜者，往往如杜正倫、郭崇韜之見，好曲引名賢，妄附顯赫，以為宗族光寵，而不足以徵信，滋貽諷刺，又何益哉。余喜甄氏譜有法，特敍而出之，俾後之作者，知所取則焉。

麻城夏氏四修族譜序（民國卅二年）

昔季札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華夏諸夏之名，放諸四海而準，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故黃胄子孫之有夏氏者，莫不宗軒轅而祖大禹，豈直數典不忘而已哉。

於鑠夏氏，彪炳寰區，有典謨之世系，有光輝之歷史，肖子賢孫，繼繼承承，食德服疇，椒聊蕃衍。若合全中國夏氏而修一大成譜，其在百家族姓，固皇然為大姓也。而其戶丁總額，依四百兆百分比例，當占上中品級間也。

吾黃麻邑夏子斗寅，志士也。奮乎軍旅，百戰以至長軍，深入民間，歷試而主鄂政；皆克揚不矜不伐之休命，為檮杌光。國戰軍興，扈從政府西狩，委蛇退食之餘，巡行隴畝，嘗叩耦耕荷篠行所自來，則均對曰：麻城孝感鄉。唉，是何麻人之多也！夏子因有感焉。夫遷出在三二百年前，誠不影響麻城現有人口，而經此大時代之動亂，麻城人口或增或減，末由蠡測。而可資為戶籍丁口之確切統計者，則莫如族譜。族譜之修，補調查戶口之不及，供採輯志乘之資料，為一切民事法人之佐證，有具舉之，莫敢廢也。

麻城夏氏始祖榮七公，初由黃岡遷羅田，繼由羅田遷麻城，宅東山。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濕源，草創厥家，傳至五世子文、子譜兩支，丁財並茂，因而譜牒分修。然於宗派上分尊卑，別長幼，序昭穆，辨威儀，則仍一家秩然同也。子文公系支譜，四修已竣。而子釗公房，讀書種子輩出，不求聞達。十三世祖京公，以平寇授將軍府憲，勒名赤壁，功成不居。十七世祖鳴盛公等，網羅散佚，纂輯口碑，創修譜

于遜清嘉慶戊寅年。十八世祖兆蓮公等，續修於同治三年甲子。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波澄君三次督修以後，迄今癸未越三十有七年，以其世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雖值國難之嚴重，而麻城夏氏，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深懼鑄鼎象物之聖蹟，稍有失墜。而前從夏子百戰之子弟兵，近與敵寇惡鬥之丁壯勇，以及愚夫婦見義勇為，臨難不苟者，倘因代遠年湮而埋沒焉，豈非生知者之大恥歟。況一姓之出生死亡，丘墳典册，尤為家乘所及時必載也乎。夏子倡之，族人和之，四修族譜，議決行成，而屬余為之序。恒言不稱老，衰朽則非虛，故欲弘揚夏聲，恐非微言所能副實。惟余與夏子交最久，知夏氏為麻之巨族，今夏子不因離鄉背井，鞅掌簿書，而置重于敬宗收族之善良習慣。其因此而感召麻人之在川者，均不忘祖之所自出，以愛其族，愛其鄉，並愛其國，淬厲奮發，與凡優秀民族媲美，以對揚我中華民族之休，則余言或不虛也已。

舅家胡氏重修宗譜序（民國卅五年）

島夷率服，弘我漢京，因得躬與還都大典。越旬日，乞假回籍，掃墓省親，適奉胡香濤舅父示，宗譜重修，命正作序。甫入里門，輔周舅、炳烈姪等枉顧相促；端午節後，詣舅家宗祠敬禮，重荷授餐，出舊譜受而讀之。開宗明義，懿訓弘規，寶典名篇，鴻文佳什，有如龍樹之入龍宮讀龍藏，嘆未曾有。昔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舅家宗譜，體例謹嚴，系統條貫，編年紀事，有脊有倫，前人之述備矣，後生小子，何敢多言。苟不自揣自量，而欲效康成操戈以入何休之室，不其妄乎。顧舅家之必欲譜序相委者，以正為能文乎？非也；以正為在位乎？非也。蓋以正出身貧賤，幼養于舅家，食德服疇，嘗沒齒而不忘。今托舅家庇蔭，行年七十，未落丘山，並幸從　國父之後，顛覆滿清專制，創造民國共和，尚不至隕越貽羞，正因之有感矣。得天者昌，行地無疆，人存政舉，行健自強。舅家自滿公肇姓受氏，與陳氏、田氏共祖帝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故舅家先祠，前苑建坊，題曰簪纓世胄。皇皇手澤，將日月

而長存；巍巍心傳，與乾坤而永大；此其得天獨厚也。舅家出戶曰胡政宅，都於邑之永西〇〇鄉〇〇村〇〇堡，背負紫霧，面控丹霞，林木葱蔚，田疇肥沃。灣前有三陂塘，依地勢曰上屋塘、中屋塘、下屋塘，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邑人黃鷺氏序曰：紫霧山體圓而氣厚，自橫崗蟠蜿數十里，至是凝重亭立，如龍蹲虎踞。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得地利有如此。舅家自伍三公開基，至福一公而始顯，以軍衛負漕運之責，荷擔於道路，搖曳於河漕者踵相接，欸乃一聲，檣傾檝摧。外祖甲三公嘗詔正曰：俗諺只知軍家放火，不許民家點燈。其實軍家惟恐漕運違誤，鞭撻之下，何求而不得；因之破家亡命，不知凡幾；非身受其苦者不能道也。厥後漕運改折，軍困稍紓，舅家因此而益淬厲。其為教也，課讀者嘗躬耕，試劍者嘗僨犢，乘車者嘗戴笠，跨馬者嘗擔簦。以佃以漁，肯堂肯構，故能家給人足，富而無驕。至若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文昌會之設，蓋極一時之盛，正固親見而知之者也。遜清御史王西澗序曰：其顯於前朝者，若定原之績著，新城伯川之忠誠殉國，成方以理學名家，兩衢以躬行選士。而本朝則紫山循良之政，公武還金之義，武功文德，輝映後先。詩曰：聿修厥德，無忝爾所生。又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盡人事以迓休祥者蓋有由矣。夫舅家之得天如此其厚也，得地如此其利也，益之以得人，綜三才而畢具，克昌厥後，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宜乎其為邑之望族也。繼自今子子孫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近溯丙辰迄今，經三十年，一世之後，諸舅父老，衆表兄弟，諸姨姊妹，詢謀僉同，取舊牒而重新之。發潛德之幽光，揚本支於百世，萃氏族之善良習慣，形成國族之洳穆淳風，修齊治平，何莫由斯道也。伍三公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為向奇崗收藏之先進墨蹟題跋

向子奇崗，性恬淡，善屬文，書法勁秀，融漢魏而自成一家。為黨服務，歷有年所，重要書札，多出

其手。終日懃懃懇懇，無德色，無怨言。清黨以後，經濟奇窘，世臣星散，而向子仍守大本營。常於破紙簍中，發見吉光片羽，在黨國歷史上至可寶貴。今編訂成册，什襲而珍藏之，捧閱一通，撫今追昔，感慨系之，豈僅正一人而已哉。中華民國十五年季秋國慶後十三日，覺生居正志於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

孔子年鑑書後

世人第知方子覺慧好讀書，而不知其善讀書；好藏書，而不知其能著書。前著明太祖革命武功記，莫不重之曰能。頃讀孔子年鑑，則更莫不嘖嘖稱善。何以故？論世尚友，若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不蹈生今反古之戾者幾希。孔子歿後，距今二千數百有餘歲，文獻不足徵者，史闕有間矣。而欲編其年，紀其事，非失之虛構，即失之武斷，戛戛其難，蓋可知也。乃方子潛心探討，引據索考，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令藉口讀書不求甚解者，一目了然。盡信不如無書者，克念起信，豈第為孔子起居注功臣而已哉。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善乎方子之述作，殆亦有所私淑也歟。三十二年一月廿九日，梅川書于山洞準提小刹。

處士張公行吾傳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古之君子，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粥粥若無能也。而其風聲所樹，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直計功近利之士，所可同日而語哉。予惟今人與稽，獲交平江張悔春先生。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當今之大善知識也。昔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余則有志未逮也。一日以書寓余，命為其先君立傳，附行述焉。余受而讀之，乃知三諦圓融之學有淵源也。太史公述孔子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張公行述，亦想見其為人，爰不揣為之傳。

張公諱寶書，字生成，號行吾，湖南平江柘莊人。高祖粹然公，以農起家，壽至百歲。問何修至此，則無以為對。施與不受報，焚券不示惠，食其德者，收獲且無量焉。四傳至行吾公，公之初生，頭角崢嶸，性情倜儻，伯祖叔父，羣異其能克家也。為童子時，出語輒驚長老。稍長就傅，出湛公德瓊門下，督課甚嚴，視聽言動，必依理則。湛公見其由不羈而純篤，直學如伯恭能變化氣質者，以其女妻之。甫冠，負笈大岳書院、岳陽書院，從名師遊，學日進，不屑屑於舉業，入國子太學，研究人天性命之理。丁母憂，哀毀骨立，杖而後能起。母喪畢，事父益孝，念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乃努力殖產。置棟宇以蔽風雨，造廣廈以庇寒士。父喪致客，遠道畢至，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莫不嘆曰：張氏之子，其知禮也歟。讀禮之暇，究心經史，稟高曾之矩矱，萃聖哲之嘉懿，會以一己之心得，編為「覺我家訓」。復次樂山樂水，形諸歌詠，涉句成趣，有「適志齋詩存」。民國肇興，當選為福真鄉鄉董，力圖發展地方自治，倡辦國民小學三十餘校。鄉人有乾餱以愆者，則以禮義曉之，以忠信服之，往往一言出而爭息。晚年性益好靜，每平旦起，正襟危坐，體認中黃之理，二五之精，精化氣，氣化神，神返于虛，一元復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直宋儒主一主靜而已也。庭訓不寬假，違則杖隨之。嘗誡諸子曰：學道者，匹夫而有天下之志，幽獨而有帝謂之通。以養氣為始基，以神化為究竟。戒懼無一息之或忘，天理無毫髮之駁雜。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汝曹其知之。悔春先生無改于父之道而益精之，可謂孝矣。公少羸弱，嗣以習靜味道，健康殊勝。戊午冬，豫知時至，囑備後事。棺槨窀穸，皆親自檢點。越己未，七月三日，不懌，五日壽終正寢。公生於清咸豐十年庚申，又二月十三日〇時，得年六十歲。夫人湛氏，名門賢淑，鴻案相莊。生悔春先生兄弟三人，悔春居長，次士奇，次士弘，女五，孫八，曾孫男女共有八人。葬于〇〇山之陽，世崇厥祀云。

公生于遜清之季，知國政之不綱，民族之日弱，固由制藝之病，中于人心；而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亦一因也；乃毅然以道自勉。其恒言曰：「理通一貫心無象，學到中庸道自然。」此豈非與董子正誼明道先後相發明者乎。遺著多册，册末書自適其趣，亦負乎尚已。

二舅父胡公小杜傳

謹按二舅父胡公兩美，字小杜，芳其官印也。嘗從吾父遊，吾母亦津津樂道。正幼為外祖、外婆所鍾愛，留養其家，習聞公幼年嬉戲，陳俎豆，執鞭弭，佻達不羈。外祖庭訓嚴，大舅父涓蓬公，性肫摯，嘗受朴責，迄今讀公親製外祖及大舅父傳，猶凛凛生畏，肅然起敬也。公天資穎悟，過目輒成誦，免責時機多於大舅。然以膂力過人，好打報不平，屢遭呵斥。少長，力自裁抑，下帷發憤，每三八日一制藝出，座師拍案叫絕。沈沒於經史古今文集，博覽強記。正十三四歲，吾父遊常德，吾母令從公受業，嘗課一題，抄襲舊文，公一見而知為出自某集，非正所作，訓誡有加。是年歲試，公舉茂才，不自滿假。翌年搭伴於兩山寨，多聞直諒，簡練揣摩，功益進。及應科試，連捷一等，補廩膳生。停年舉進士，數舉鄉試不第。戊戌、庚子變後，科舉時廢時復，政出宮闈，紀綱紊亂，公乃絕意仕進。惟孝友于兄弟，撫輯鄰里，訓育子姪，施于有政，鄉邑賴之。先是外祖宋太夫人卒，停棺未葬，幾亙六年，公衰絰卜窀穸，跋山涉水，沐雨櫛風，得吉兆於津源口之王家山，而安厝之。外祖年五十喪明，晨昏定省，先意承志，菽水用慰，享年八十有〇，含笑西歸。公哀泣盡禮，相地奉安，弔者大悅。天性純孝，有如此者。公生平著作甚多，未嘗珍拾，幾經刼火，散佚無存。不肖門生如正，未能收其遺稿而編存之，以詔來茲，祗悉其行誼大節，載之家乘，傳之其人。將毋使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嗚呼，公不朽矣！公德配及其子孫曾等，克世其家，俱載宗譜，茲不備述。

表弟胡實秋鳳蕭硯農合傳

吾有二舅母，系出名門。伍氏成年歸二舅父小杜公，溫恭淑慎，有懿行。外祖婆卒，事嫂呂夫人如姑。生男曰中恰、九成、聘莘，女曰菊。中恰居長，外祖父以其生日為中元節，故命之曰中恰，字實秋，愛如掌

上珠。聞泣聲則問何若，時加諸膝，喃喃學步，輒教之歌。實秋聰穎異常，歌則成咏。外祖喜不自勝，曰此吾家神光也，可起吾宗矣。蓋吾外祖自服官政失明後，發心修持，早晚必跪祖龕前，誦高王觀世音經，數十年無間。一日舅課實秋讀，稍不解，切責之，實秋泣；祖心痛，呵舅不應爾。舅曰：我打我兒，不干祖事。祖急曰：汝非我兒乎，舉杖欲擊之。舅走，祖亦引實秋出，至兩路口昆臣舅家。問曰：人言「爹慟孫兒不講理。」「有諸？」昆舅曰然；祖熟思，其然豈其然乎。自是以所作弟子規，口授實秋。其示讀書云：「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示習字云：「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正，心先病。」實秋全部誦熟，祖命人抄成本，乃呼舅而告知曰：吾可以交代矣。舅體祖意，循循善誘，實秋學與年俱進，有恢弘祖父之志，不屑屑於舉業。弱冠，聘邑孝廉饒公宓僧之姊為室。饒夫人蓄道德，能文章，唱隨之間，雅有冀缺，萊子遺風，至足羡也。辛亥武昌首義，饒公宓僧初入都督府為秘書，旋任為秘書長。以函招實秋，秋不欲往。繼長民政，聘其姊為女中校長，實秋為之綱紀其事，校譽鵲起，以功歸夫人。耿介落落難合，中遭祖若父母之喪，哀毀骨立，自是羸弱多病，於民國〇年〇月〇日賚志以歿，惜哉！其夫人饒氏，則在民國二十〇年卒於抗戰西來之萬縣。有子一，字克從，投筆服兵役，充任排連長，轉戰有功，調〇警官受訓。孫朗堃幼讀云。

九成字鳳簫，生有奇氣，出語輒驚鄉長老，舅以其誕也。課讀之暇，命飯牛，學書學劍，不足弘其願。嘗笑曰：我若作楚霸王，定不會上劉季的當。先是大舅父有表弟春恰，乳名髦猊，性醇謹，與鳳簫性能違，常共嬉戲。或不諧，訴於大舅，舅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二子共濟矣。無何，春恰不祿，大舅哭之慟，有間，撫鳳簫如己出，遂立之。鳳簫自嗣大舅，一稟柔克之訓，能得其歡心。生事死葬及祭皆以禮，人無間然。聘李夫人，賢內助也。生子玉瑞、炳烈，教有義方。玉瑞卒業武漢大學，有高材生之目，曾任高工校長，現任導淮工程師。炳烈肄業〇〇大學，志行卓犖，大可造也。

聘芊字硯農，二舅少子也。人情每愛憐少子，二舅似不然。何以見？課讀深耕，較課實秋為放任也。

硯農長，好與任俠伍，出納無所吝，若行其志，朱家郭解，不能擅美於前也。惜不為社會所重視，鬱鬱以終，識者惜之。聘夫人張氏，生子女俱適人成家云。

龍潭督師亭記

民國十六年秋，國民革命軍定鼎於南京，北伐之師，分道競進，氣呑河朔，威懾江淮， 國父建都南京之遺志，蓋於是乎竟成。何物流竄江北之孫傳芳，伺寗漢分岐之隙，奉化休息之機，聽取反側教唆，悉索殘餘，乘虛偷渡，一舉登陸而佔龍潭，再進而迫棲霞。我迎頭部隊，敗退至麒麟門。孫軍計由此攻幕府，窺天保，奪取南京，指顧間事耳。斯時也，我軍事負責之三總指揮，抱必死決心，堅必勝信念。第一路總指揮應欽將軍，指揮若定，親率特務營，及由丁柄權臨時組成之一團，沿途收合官兵，陳力就列，馳赴龍潭督戰。第三路總指揮李宗仁將軍，坐鎮京內，致力後勤，兼顧上游。第二路總指揮白崇禧將軍，恰到無錫，聞訊，即指揮鎮江以東各部增援。我何應欽總指揮，躬冒矢石，振臂一呼，將士効命，肉搏衝鋒，視近身衛士之飲彈卒倒，曾不少却。旋我第一、第七、第十九各軍，先後畢集，東西夾擊，血戰七晝夜，卒將孫軍六七師之衆，悉數殲俘於棲霞山、龍潭一帶，孫傳芳僅以身免。昆陽之戰，邑尋勢壯，以小破之，勇何可量，文叔不能擅美於前矣。我何應欽將軍功成不居，李、白亦不矜不伐。然由此一役也，安首都纍卵之危，開寗漢和平之路，立二次北伐統一全國之基，其功雖不居，其事則大可紀也。迄今歷二十載矣。何將軍應欽於啣命使美之前，特約在京曾參加龍潭戰役顧祝同、夏威、姚琮、蔣鋤歐、林柏森諸將領，偕赴龍潭，憑弔當日陣亡將士之墓。丹心碧血，照日月而常存；義膽忠肝，瀝山河而并永。何將軍追維往事，感喟無窮，徘徊久之不能去。爰共議建一亭於會師之地，顏曰：「督師亭」，屬正為文以記之。正不揣，本其事略而述之如右；燕然勒石，銅柱銘勛，則尚有待於異日。蓋何、李、白三將軍，追隨奉化，為國宣勞，如日月中天，固方興未艾也。

胡公宗銓墓誌銘（民國卅五年）

越宗銓公逝世之二十年，歲在丙戌，胡氏重修家乘。乃弟輔周勇慎終追遠，念先兄之靈櫬，迄未歸葬，今欲乘便獲正首邱，屬正為墓誌以旌之。友于之篤，可以風世矣。

公字宗銓，號壽眉，懷遠將軍之裔，卜宅於政戶之又一村，稱巨室。公幼而岐嶷，長而循齊，習舉業，嶄然露頭角，府院兩試皆拔冠軍，補博士弟子員。庚子變後，科舉停，遊學武昌，投考湖北師範，不作第二人想，榜發果然，其卓犖有如此者。時張南皮督鄂，以官費派遣留學日本。不屑屑於為人之患，洞見我國工商業及農村經濟落後，由於縮地無方，故認交通第一，非建築鐵路不可。乃入東亞鐵道專門學校，專心致志，歷三年，優等畢業，學成，嘗與正談順應故事。辛亥武昌首義，出任北伐鐵道聯隊長。南北統一，大總統 孫公辭職，政府北遷，公任交通部僉事，規劃精詳。調粵漢、東敘等鐵路工程師，實地勘測，事半功倍。民國五年，袁死黎繼，述職旋京，正強其兼掌鐵道時報總編輯，指陳利弊，輿論宗之。會張勳復辟，全國騷然。繼以皖直之爭，賄選之醜，公憤國事之日非，常鬱鬱而不自得。憂憤成疾，不幸以民國十五年〇月〇日卒於北京寓邸。嗚呼，哲人其萎矣！公著有鐵道工學測量等篇行世。性和藹，善說辭，廣與人交，不卑不亢，惟骨鯁，鄙趨附，故終其身未得用其所學，大展其才，嗚呼惜哉！公生於清光緒〇年〇月〇日，夫人〇氏，有子女〇，將以〇年〇月〇日建墓於〇〇之表。爰為之銘曰：

橫岡毓秀，紫霧鍾靈。禹門汲浪，篤生寧馨。出類拔萃，邦家之光。鑿山通道，示我周行。昊天不弔，梁木其頹。鶺鴒震悼，鶴鸛含悲。江漢炳靈，燕趙慷慨。楚些招魂，青林黑塞。公生有言，達觀無礙。埋骨天涯，觀音自在。隴岡阡表，福不唐捐。志心回向，一念萬年。

曾君榮科墓誌銘

曾昭忠君，字榮科，湖南新化人也。生于遜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九日，歿于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任世整六十年。少而壯，壯而老，繼志述事，創業垂統，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其哲嗣憲教、憲澄昆仲，致力于國家社會，克世其家而顯揚之，當代之達人也。懼先人之德業，歷久而弗彰，而以墓誌屬予。余維曾君兄弟凡八人，食德服疇，有元愷顧及之譽。榮科君獨工心計，往來江漢間，億則屢中，經濟事業，日新月盛。乃啓閈閎，奉甘旨，篤友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中年披覽書史，研求致用。初課子嚴夷夏之防，復次謹庠序之教，創辦廣益小學，增長民族意識，至急公好義，排難解紛，尤其餘事，豈直一鄉之善士而已哉。歿之日，鄉人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吾鄉不幸，失一善人，身沐其澤者，曾思所以報也。洎自全民抗戰以來，歷久愈奮，三湘子弟，尤多傑出。長沙三次殺敵致果，善人之教深入人心，曾君其可以不朽也已。德配周氏夫人，生哲嗣二，有孫九人。卜葬于其鄉月塘垣祖塋之原，巽山乾向，勒石以銘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既富而教，邦寧本固。於鑠曾君，急所先務。貨殖裕家，詩書啓後。福利民生發皇民族。功德在人，昭垂千古。

潘君安素墓志銘

潘君元敉，字安素，廣東南海人。勝衣就傅，卽異常童。幼侍父嶧琴學士於浙江學使署中，文字觀摩，所業日進。回籍應試，受知於樊介軒宗師，補博士弟子員。連科食餼，舉優拔，送廣雅書院，治經及史，山長朱鼎甫器之。會嶧琴公告歸，創辦嶺學旬報，命君與其事。無何居父喪，讀禮畢，恢弘先志，擴充為嶺海日報，聘胡公漢民主筆政，因得與胡公朝夕過從，所志益立。嗣與胡公東渡日本，同入法政大學，專攻法律，名聞當時，薦歷刑部郎中制勘司員外郎、丞政廳參事、憲政籌備處總辦。辛亥革命軍興，清廷遜位，政府改制。君以操行卓異，資歷俱優，仍留部，迴翔於僉事、科長、秘書、司長、參事。垂五十年。於草擬法案

修改法制，周詳審慎，記憶力強。民國二十三年，余暫兼部政，潘次長植生介見曰：此君腹中無盡藏，應如法鼓，小叩小鳴，大叩大鳴，毫髮無遺，嘆未曾有。嘗膺命調財政部庫藏司司長，及外簡河南省於酒公賣局局長，待遇優於法曹，人多慫其行。而君夷然不屑曰：凡事先求性之所習，心之所安，祿之厚薄，非所計也。終辭不就，其狷介有如此者。二十六年全面抗戰，政府西遷，長途跋涉，精力尚強，諸子若延闓、延譽、延育等，供職陪都，以君年逾古稀，請遂初服，君允之。請護侍南行，則恃行健不許。戚友中有勸君逕返南海故里。君慨然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日寇不驅出國門，吾決不履羊城一寸土也。其強毅有如此者。先是，君有子曰延杲，任廣東第四分院首席檢察官，於三十一年奉君夫人及散居平滬眷屬，舉移任所，蹴屋而居，君於是直趣粵北。至則驚喜交集，於患難中，父子家人相聚一隅，亦足樂也。不意三十三年，日寇大舉犯粵北，猝陷樂昌。有敵軍官數人，查詢郵局，耳君名，擬邀君出仕。君聞訊大駭，遣眷先行，已則匿居容醫家，自此與家人相失。事後詢知於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偕容醫出走，郊外遇寇，容醫被毆，君則落荒逃，又與容醫相失，中途曾一度被俘，而復獲釋，饑寒踽踽於歧途昏暮中。二十一日，抵長賴村，遇李匠，告之故。李匠動容，扶君入公路旁竹寮內，為之焐衣取暖，餉以薄粥，臥以禾稿。詰旦往視，則君已僵臥不起。李匠正驚愕間，寇復至，李匠不及顧，君於是暴骨於荒烟蔓草中，傷哉！迨翌年一月六日，有村人胡某過其地，營葬之。諸子獲悉，親往其地，發視遺骸，已化白骨。惟附身印錶，足資辨識。諸子一痛幾絕，此亦人子之至情也。嗚呼哀已！君生於〇年〇月〇日，享壽七十有〇歲。肖子賢孫，克承祖武。惟君以長才碩學，獻身法界，功在秋曹。晚年遘此閔凶，天之報施善人，固如是乎！抑大兵之際，勢之無可如何也耶。然臨難不苟之精神，已足光昭千古，君亦可以無恨已。其孤以狀乞銘，爰為之銘曰：

貞夷淵穆，粹學力行。守身有度，治律有聲。奮軀急難，履絕羊城。見危授命，蹈義求仁。荒烟蔓草，碧血青燐。聞風景仰，百世猶興。

嵊縣魏君餘軒傳

君姓魏，諱澤寰，字潤身，又號餘軒，浙江嵊縣人，世居東鄉官地莊。浙東地瀕海，革命思潮，輸入較高，以身殉義者踵相接，徐烈士錫麟其最著者也。君為徐烈士高足弟子，幼穎悟，初學為文，出語已驚其長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肄業紹興府中學校，極為徐烈士所器重。時清政日非，親貴用事，滿漢之界綦嚴。君抱民族思想，熱心鼎革，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徐烈士見君豪俠倜儻，深相結納，君亦欽徐之為人，益傾心焉。君性沉毅，于時流少所許可。惟與同邑童君杭時、濟時昆仲莫逆。三人者常相密議，均以革命方略，非先養成人才，灌輸主義不為功。因介紹竺紹康、王金發、胡士俊等，與徐烈士定交，創辦大通學校。同時又與吳君蓀祥創辦剡東公學。先注重體育及訓練兵式體操，陰以備異日起事之用。厥後徐烈士在皖狙擊恩銘，以身殉之。清廷震動，大通學校亦遭波及，君等雖獲全，然自是革命之志益堅。時嵊邑盜匪充斥，倡辦保衛團，君任團總，環堵以安。迨民國成立，君以素志獲償，于是遂注全力于地方事業。先後被舉為禁烟局總董、保衛團團總，並任於酒局局長。君受事以來，不徇情，不畏難，任勞任怨，在所不顧。旋被舉為省議會議員，任滿改選仍獲連任。君以地方公益為重，仍為地方服務，嵊之莠害漸除，萑苻肅清，至今論者猶稱君之功不置。護法之役，童君杭時參議軍府，密呈 總理，謂軍府局於西南，非擴充至東南各省，難期成功。 總理韙之，密派杭時與其弟濟時回浙謀發展，以君為吾黨健者，又充團總，相與密議方略。君乃添加團丁，增置槍械，並聯絡浙軍中同志，以與護法軍策應。事為當道偵知，密令捕君，誣以通匪，遂遇害焉。時正民國十一年雙十節也。志事未就，一身先隕，嗚呼悲已。至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戡定麥亂，奠都金陵。中央軍事委員會，顧念先勛，呈請國民政府，令行浙江省政府，護送君之靈櫬回嵊，葬于剡東爛石嶺之麓，以彰前烈而慰英靈禮也。君妻童氏，即杭時、濟時之姊。子二：長之藩，畢業浙江工業專校，供職首都市府。次之屛，天津南開大學理科學士，供職上海市府。女二：長待字

，次適醫學士童選初，即杭時之長子。孫男六，均幼讀。論曰：當滿清叔世，雖綱維日墜，大有土崩瓦解之勢，然餘威猶在，觸之者死。君獨奮不顧身，與二三君子，密謀革命，其剛毅之氣，已不可及。洎夫功成之後，乃絶口不言功，不爭權，專從事于地方事業。以視世之色厲内荏貪天功以為己力者，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哉。卒之身殉主義，視死如歸，倘所謂殺身成仁者非耶。今者國難方殷，外侮洊至，向使君如不死，必將痛憤填膺，効命疆場，縱不得志，亦足令喪師失地者，聞其風而少愧焉。惜乎斯世也，而已無斯人也。悲夫！中華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冬月，司法院院長居正撰。

悼巫啟聖同志

自從今年一月一日重慶市各界，集在精神堡壘廣場七十餘萬人，向前線將士新年致敬，並歡送我們前線將士慰勞團出發，慰勞團共分五路啓程，肩負着全國及海外同胞所委託的使命，向各戰區將士榮譽軍人以及幫助抗戰的同胞致深切的慰問，到現在，各團同志都完成了任務回來了，獨少了巫啓聖同志一個人。這是極慘痛的一件事，不但是慰勞團的損失，實是我國家的一重要損失。

巫同志是第五團的團員，一月廿八日和我們同機飛往昆明，再同行至開遠、蒙自，復轉往迤西，經過了祿豐、楚雄。他和第五團同志一直向西，自大理保山，以迄於臘戍，擔任慰勞工作。迨任務完畢，三月十四日晚十時自昆明乘飛機返渝，機件於起飛一刻鐘內，發生障礙，火起機落，巫同志不幸罹難，竟然以身殉職。

志願參加前線將士慰勞團的同志，原是恨不得上前線親自殺敵，一切險阻艱難，都是在所不怕的。觀於巫同志平時的慷慨激昂，擔任團務，時時謹慎勤快，對待各處將士傷兵之親切誠摯，就知道巫同志的懷抱是如何偉大，對國家希望貢獻能力，又如何懇切。何意在任務已告一段落，而有此不幸的遭遇。在社會上看來，巫同志這樣的殉職，幾與陣亡將士同其偉烈。但是我追思着巫同志在飛機出事的一刹那間，若自

知此身不免，賫志以沒，將何以為懷呢？

亟同志是一個學人，自從畢業北京大學後，數處講學，已卓然成家。迨自留德回來，以經濟學研究湛深，得博士學位，其著作散見各雜誌報章。這一回自昆明趕飛機回來，是為了應某大學某學社的講座。在其為學術的一方面講，是思想靜穆，說理透切，充其所至，是不可限量的，且能見諸行事，勇猛精進，其不幸早世，是我國學術界的損失。在另一方面講，學人對於抗戰，有如此重大犧牲，還不彀激勵前線將士、前後方民衆的勇氣嗎？亟同志在滇緬各地慰勞過的軍隊，正在抱着必死的精神，與敵人鏖戰中，這其間正遭遇着交通接濟上的困難，聯絡攻守的種種障礙。然而戰鬥的精神，是值得友邦乃至敵人欽佩的。某軍正在分段應戰中，某軍孤懸，但仍立志宣稱：「不勝利不歸還祖國」。這樣我們中華民國的軍隊是何等的氣概，這不是亟同志所曾經參加而喚起的嗎？這亦必影響到任何一戰區，任何一戰役。亟同志在這一點，宜有若干的安慰。

其次亟同志在學術方面，所努力的幾樁事，其著述，其所組織的學社，舉辦的學校，一班同志，自然繼續的維護着，保存着，繼續研究着，決不墜廢。其生前一番意思，這觀於亟同志逝世後一班朋友的關切，就可以知道了。最後關於卹典——亟同志子女的教養，全國慰勞總會以及我們，是應當擔負的。其後人必能光大遺志，繼續為黨國努力。

我追悼亟同志的意思，只能寫到這裡。我默念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亟同志精神不死。」

五弟勵今行狀（民國卅四年）

五弟勵今以字行，出生於湖北廣濟縣靈西鄉居文勝灣。時維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五月十七日子時。不幸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農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病終重慶市山洞本寓，享年五十有七歲。所遺寡妻崔氏南英，生女仲雪十歲，仲魯六歲，仲素三歲，零丁孤苦。嗚呼痛

已！

先是五弟入川，初住白沙，繼遷華巖。客臘浩然兒歸自湘，趨前問視，云五爺若有不豫色然，何不迎來山洞度歲，旣而不果。月底進城，有以病告者，卽往視之。寓一斗室，躺布椅上，眼光對照，神色黯然。問何病痛？曰咳，氣悶，飲食輒嘔。問有無發熱？曰無。問食何藥？以藥方示余。沈思久之，謂弟病非中醫所能治，須易地療養。乃以元月三十日扶返山洞，延醫診斷，注以葡萄糖、強心等劑。翌日咳嗽平復，語音如常，能啜水及米湯，臥時解衣帶自若，我等安心就寢。二月一日清晨，五弟媳呼傭工黃某，我等急披衣起，內子連聲呼之不應，急請醫來。脈息停滯，手足冰冷，注強心針，移時無起色。弟媳及內子痛哭失聲，余亦含淚念佛。嗚呼！竟捐我等而長逝矣。逝之日，附身附棺，勿之有悔，子壻門友，伻來相助，逾日而殮。余為之淨沐，週身如綿。裹以白紗，衣常禮服，冠履整肅，含以舍利，升坐堂祭，面貌如生。五弟可謂善逝，而一棺永訣，躃踊哭泣，搶地呼天，余心碎矣。顧念生於憂患，沒則已焉。雅不欲赴告戚族友誼。乃荷近友來弔，遠朋致唁，重辱主席　蔣公，親舉玉趾，展靈致奠，惶恐之餘，不勝感泣。間有主張公祭，藉表哀榮，索書生平行誼，以資矜式。嗚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余蓋恥其言而過其行也。

余兄弟五人，宗守孝弟力田家法。大哥業儒，補邑庠生。二哥、四弟業農，自耕自給。五弟幼出，週歲種天花，幾不育，母也劬勞，顧復得慶更生。六歲受庭訓，少長從兄讀，十七歲入縣學（相當於今日之普通中學），出類拔萃。畢業後入京考入警察高等學校。時田梓琴先生在京，介紹入同盟會，以警察為黨人之敵，改入北京郵電學校（現時交通大學之前身）。辛亥六月畢業，分發漢口郵政總局實習。八月，武昌起義，擔任交際。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在內務部供職。政府北遷，以自費留歐，由李石曾、蔡孑民兩先生介紹入留法儉學會，半工半讀，刻苦自持。民國六年，畢業於法國沙落民 Charlerais 農業學校。歸國後任天津孔德學校教務長，兼鐵道時報總編輯。民國八年，應北京教育部留學生考試，列最優等，例得教職，五弟不願小就，請以官費派往法國繼續留學。九年五月十七日抵巴黎，是秋考入盧昂 Rauen 大學理學

院化學系，專習工業化學。民國十一年暑期畢業，得應用化學工程師學位。其後又赴柏林各大工廠實習一年。民國十二年經地中海歸國，抵滬扶父回籍服母喪。小祥以後，與鍾明慈女士結婚於上海，從遺命也。

民國十四年，出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兼任國立武漢大學教授，並兼湖北官礦局工程師。翌年，又兼湖北省立理化實驗所所長。致力教育事業，不厭不倦，備受鄉先輩稱道。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抵鄂，出任江漢宣撫使署秘書。十六年，更任湖北省市兩黨部整理委員會委員，對於當時瞬息千變之政局，多所斡旋，而於安撫地方，保全元氣一節，尤有力焉。民國十七年，在武穴徵收局局長任內，以稽征之暇，督修廣武公路，不數月而路告成，是為吾邑有公路之始。旋荷調任鄂豫火車貨捐局局長，利貨運，便行旅，期年報最。湖北省政府更迭，解職歸田，辦理養正學校，嘉惠鄉黨子弟。

民國二十一年，應中山大學鄒校長海濱之邀，赴粵任中山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是年冬，明慈女士卒，痛賦悼亡，益自惕厲。留粵六載，闡揚主義，作育人材，初不求聞達於當世也。其兼中學部主任，可記者有二事：一為提倡國語。廣州各校多以粵語授課，外籍學生聽講，需人翻譯。五弟以為不便，於中學部廣聘外籍教員，並特設國語一課，凡學生不能以國語聽講及會話者，一律入班補習。學生有事稟陳，必國語而後可。如此雷厲風行，爾後附中學生，乃人人能講國語矣。其次，則潛心著述。中學部有華僑捐建之圖書館，規模宏偉。五弟既兼主任，特於圖書館之書庫中，陳設一榻，授課而外，飲食，起居，作息，未嘗離書庫一步。輯稿盈袠，已著成毒氣與烟霧、農業化學兩書，前者已出版，後者以一再增添材料，稿既數易，迄未付印。復以最大精力，從事於法文本中國科學史一書，上溯太古，下訖清末，凡數千年來，昔賢所視為奇技淫巧，未與大道之原始科學思想及技術，一一為之釐定考證，以介紹於西洋人之前。是書包羅宏富，蓋五弟畢業之偉作也。乃天不假年，未克成編以問世，惜哉。

民國二十三年暑假蒞南京，續娶蕪湖崔南英女士。婚後同赴廣州，繼續任教。七七事變爆發，遄程入都，共赴國難。民國二十七年，國民參政會成立，遴選為第一屆參政員。民國二十九年改選，得蟬聯為第

二屆參政員。民國三十一年改選，第三屆參政會甲種名額之參政員，由各省臨時參議會選舉，五弟又獲當選。其在參政會，不輕發言，言必中肯，居恒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以富貴，大讓如慢，小讓如僞，粥粥若無能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五弟初娶樊氏生一女，字仲修，適李善勐。續娶鍾氏，生子女四人，皆數歲而夭，室家之痛，固倍嘗矣。而平生際會，若遇若不遇，余始終為之裁抑，末由遂其志願，展其抱負，致在九泉之下，飲恨而吞聲，是皆余之罪也。嗚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余因有兄弟五人矣，胡為孽重障深，大哥、二哥、四弟皆先我而即世，祇餘一弱弟，又不為我留。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翻弓，孑然一身，其何能淑？茫茫業識，其何以堪！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拭淚擱筆，不知所云。期服兄正覺生氏泚於五弟靈前。

悼潘參事恩培文（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故司法院參事潘君恩培，子植生，籍隸河北涿縣，前清時曾任某職，入民國後任某某等職。二十六年冬，隨政府遷渝，二十八年夏，復隨司法院遷建於巴縣歇馬鄉之蓮池溝。不幸於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卒於司法院宿舍。嗚呼！，弁阿苟容，生也何庸。英勇壯烈，死也何惘。惟勤勞施於國，而縶範垂於公。孰謂君之死而非生乎？憶君生平，賦性嚴謹，端己持躬，而乃濅淫乎律法，貫條理於明聰。雖蕭規而曹隨，非故步以自封。孰謂君非勵於所為，而篤於所守乎。方抗戰事起，君以垂老之身，公服入蜀。蓋君是時，抱以身許國之志，而人或未之盡知；比其忘家濟難，盡職申忠，忍苦茹辛，之死靡從。然後見君守道之常，心迹皎潔，而吾人始洞然於胸。嗚呼！當君之治事院內也，與予時相晤對，條陳縷縷，而略無倦容。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顧予不能無悲且感者。君逝世之前時許，猶過予而陳事，予時以書事未竟，顧亦概然應之，君旋辭去，曾不知為意。嗚呼！豈知其去也，遂一息而不可復起耶。老成典型，明良遽失，則吾又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石蘅青六弟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為湖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中央執行委員石蘅青先生逝世後四七之第一日，始得在歌樂山雲頂寺，莊重舉行家祭。牲醴楮帛，太璞不完，稽顙抆淚，頎乎其至。居正先期持戒，躬為點主，悲從中來。束芻撮土，致祝於其靈前而告之曰：嗚呼蘅青！健者先逝，衰朽僅存。鶺鴒在原，急難何恃。回憶黃鶴樓結盟之日，訂為異姓弟兄。至公堂賞月之時，詣實同氣手足。遜清甲辰以後，君往歐洲，我遊江戶，睽不見面，亘八寒暑。順應共鳴，臥嘗互策，雖隔萬里關山，不啻一堂磋切。辛亥君歸，尋盟建業。兄弟十有四人，多喜陳力就列。惟君遠矚高瞻，雖當議員入國會，深慮　國父艱難締造之共和，付託匪人而夭折。慨然去父母之邦，珍重贈言於臨別，救國必須讀書，讀書始能救國；強國必須強兵，強兵必先鋼鐵。復學採鑛冶金，廢寢忘餐不輟。曹亞伯嘗告余：「石頭」在英，與苦行頭陀，如出一轍。及其歸也，取便宜，乘無等船，遇風浪臥水艙底，顛簸月餘，嘻甚矣憊。抵黃浦猶不告人，歇小棧病莫能起。予急探視，強而後徙。嗚呼蘅青！所恃者行健體強，所經者困心衡慮。四維八德，好是秉彝，十惡三毒，絕無染習。發願以入地獄之深心，誕登斯民于衽席。故其任教授，任工程師，任校長，任廠長，任廳長，任市長，任部長，終任議長；言笑不苟，事必躬親，法在必守，令出惟行，負戇之責，惡佞之名。當時或議其執拗，事後羣諒其精誠。嗚呼蘅青！君以茂才舉孝廉，為文普通中學生，祿食官家練海軍，翊贊　國父創同盟，非常人之所能所作，而君則不伐不矜。所惜者，君之海軍學業，未嘗試用，君之鋼鐵計劃，不克觀成。生者長遺恨，死別更吞聲。昊天不憖，喪我哲人。所幸者，湖北浙江南京市，認真遺愛猶在民。嗚呼蘅青！我赴恩施，促膝言歡，君來重慶，病榻談玄。秉初孝甫，早去人間。梓琴肇一，久不生還。其他兄弟，半歸道山。相約勝利，致祭一壇。君又無祿，我何以堪。嗚呼蘅青！君逝之日，　元首震悼，明令有加，中央崇報。省府議會，驚聞噩耗，遠來治喪，公私祭弔。主席辭修，存問厚賻，生榮死

哀，式是靈耀。嗚呼蘅青！家祭肅靜，體君儉德。鼎惠懇辭，山高謝客。素車白馬，依然不絕。慟君夫人，關山難越。為君抱孫，椎心泣血。弟妹兒媳，親在靈側。哭泣盡哀，愴愴惻惻。魂兮有靈，來歆來格。嗚呼蘅青！死必歸土，道何莫由。櫂唇歌阜，仁正首邱。富池湖畔，與國洲頭。故山龍港，白雲悠悠。如來接引，自在招呼。上生兜率，同入閻浮。鑒此家祭，會同九州。精神不死，一念千秋。耿耿話墮，涕泗橫流。哀哉尚饗！

祭張公溥泉文

嗚呼！國信仁賢，名稱耆碩。藹藹吉人，永垂典則。緬維我公，世家河北。篤生滄州，其儀不忒。好是秉彝，豪俠激越。自動超庭，岐嶷獨別。總角從師，乘桴出國。宗慤長風，終軍浩魄。鶴立鷄羣，矮人目側。小往大來，露頭黃歇。章蔡鄒劉，相見大悅。警世鳴鐘，革命軍闡。義薄雲天，氣吞胡羯。密入三湘，華興會結。黃後曾前，履霜冰冽。回首燕京，景行荊聶。報韓不成，父師督責。江戶踐盟，諸方羅列。共戴　孫黃，實司喉舌。力排建虜，申斥邪慝。錦輝一擧，軍魔頓滅。是何意態，乃真雄傑。遠涉重洋，研究方策。馬賽高歌，耳聞目接。苦行難行，曲肱三折。回念　孫公，三民理得。陳義中庸，破壞建設。憬然歸東，奉為圭臬。矢勇矢勤，滿腔情熱。辛亥以還，不遑日昃。締造共和，南轅北轍。膺選議長，討袁意決。雖敗猶榮，海山跋涉。伐帝伐謀，斧斤破缺。益者三友，維護黨格。容共聯俄，名實綜覈。改組甫竣，豫提彈劾。　國父賓天，一朝痛絕。南粵天昏，西山雲黑。俯伏靈前，椎心泣血。靈爽式憑，鑒觀有赫。赤禍不除，必罹浩刼。天啓奉化，功成建業。自時厥後，公力自克。翊贊中樞，寧靜淡泊。抗戰軍興，匪懈夙夜。內顧無憂，前方秉節。慰勞宣勤，恩懷威懾。朔暨受降，始終貫澈。文獻取徵，左圖右册。黨史國史，顯謨承烈。古之司直，皎如日月。嗚呼我公！鞠躬盡瘁。多難興邦，殷憂啓哲。況乃赤眉，益肆猖獗。眷念賢勞，方資提挈。何期中宵，大喝永訣。噩耗驚傳，山川變色。嗚呼哀哉！老成凋謝。彼蒼

者天，夫復何說。易水蕭蕭，香山泄泄。我公神往，歲寒松柏。伏願我公，上生兜率。重入娑婆，拯玆遺孑。我來奠公，肝腸寸裂。一束生芻，式彰明德。尚饗！

李紀堂老同志誄詞

興中前輩，碩果僅存。輸財助義，屬第一人。農場建立，革命軍屯。報資中國，喚起羣倫。始終一貫，服務精誠。老當益壯，志慮忠純。全民抗戰，効命致身。贊襄僑務，惕厲夏勤。昊天不弔，痛墮山城。素車白馬，式是典型。

（乙）詩

古風

即事感懷

癸未國慶後三日，驅車至蓮池溝司法院，同人以余新由中央選任國府委員，連任院長，復逢六十晉八誕辰，欲為公祝，期期以為不可。乃於十八日星期一，召集擴大紀念週，並開聯席會，有所說明。翌十九日，訪問行政法院，張院長留午餐。下午訪問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王委員長備晚宴。二十日上午往蓮陞灣朝陽分院，對新學生訓話。下午三時應最高法院李院長及十一庭庭長之約，醉飽而歸。二十一日至興隆場朝陽學院上課，孫院長盛饌相餉。晚返院，康女亦有備，請茅潘諸翁作陪，飾詞曰家慶。二十二日擬返山洞，正午過小灣，部次長先期約午飯。綜計連日冒雨奔馳，輿夫叫苦不置，具饌所費不貲，余仰臥滑竿，動盪不已，即事口占以自儆云耳。

我來蓮池溝，一月一回例。不來忝厥職，來似尸其位。羌乃及時來，意謂有所避。戀棧馬齒加，慚愧容無地。隕越祇貽羞，叩脛禁不起。若假此因緣，申賀儀如擬。官僚化或殊，鄉約式到底。況乃未休兵，雨濕天陰裏。戰士半死生，四郊復多壘。物力嘆維艱，一舉千百倍。酒肉臭朱門，哀哉凍與餒。許子不憚煩，也應畏清議。去歲在山洞，回想有餘恚。遠道勞奔馳，吆喝多開罪。今年早決心，不許聊復爾。同寅善解嘲，準情而酌理。雖舊命維新，老生亦可喜。擴大紀念週，懇親聯席會。張公發其端，王公尤加禮。法院屬最高，庭長促大李。迂廻蓮陞灣，三時邀赴席。醉飽曷歸與，未卜夜以繼。天黑若主人，與夫相怨詈。咄哉興隆場，往返六十里。彳亍泥濘中，失足便落水。朝陽兮朝陽，天胡此沉晦。兒女繫家人，貳室深一體。家慶即國恩，報之須記取。部長隔山呼，重慶消息遞。詣重却不恭，徒餔難為嘴。若是其擾乎，豈不可以已。矯飾非率真，放曠常害義。大德不踰閑，細行終或累。勝利在望間，苦難期共濟。節約令惟

行，公私尊秩序。滌除舊染污，創造新世紀。八德四維張，庶幾盡善美。感述謝同人，諸維荃不備。

青海行

天作高山累西北，崢嶸詭譎擁冰雪。鳥飛不下獸亡羣，風蝕日侵經浩刧。驚湍一瀉匯青海，泛濫橫流遠弗屆。疊源湟源兩發凡，崑崙分注黃河帶。牧民原逐水草居，西寧置府建城渠。漢回蒙藏漸蕃殖，畫省設縣治其餘。縱横上下多未闢，龍象獅虎護神秘。探險考古事非常，草草勞人望莫及。駕言遠出寫我憂，本願從赤松子遊。俗塵滿面撲不得，自笑凡庸也沐猴。臯蘭發軔經河口，老鴉峽險迴腸九。享堂三殘手抓羊，隨順民和巡細柳。晨興中道憩樂都，公園款注傾醍醐。樂家灣前兵車列，綠楊夾道相歡呼。入城下榻崑崙館，賓之初筵秩不駛。參觀演說玩麒麟，異服異言羣雜染。時維盛夏天中節，僉曰貢本晒佛熱。萬千里外人來朝，三步一拜手足胝。赴感應身奚若是，名高西藏塔兒寺。黃教教主宗喀巴，活佛出世降於此。我從善信去隨喜，縣廟街名魯沙爾。邑宰領衆出郭迎，喇嘛成羣前作禮。簇簇擁入梵王宮，棟宇輝煌圖繪工。朱簾繡柱金布地，幢幡寶蓋坐居中。僧綱殷殷獻哈達，賓從圍繞情歡洽。婆須蜜女引吭歌，乾闥婆神吹尺八。泛舄導遊小金殿，旃檀樹花開前苑。象王獅子伏兩旁，酥香油燈張滿面。攝身拾級登大寶，門牆方廣九星曜。普光傳經衆三千，一講一拍心印照。後殿高龕供化佛，華藏莊嚴無量數。廻廊繞遍轉法輪，多寶佛塔居上首。神力殊勝顯威靈，五體投地拜靈馨（宗喀巴祖師胞衣埋此建塔）。檀越布施金滿屋，妙不可說有如經。典座指引觀丹竈，銅釜高火深如奧。據云一次只熬茶，八萬四千禪悅飽。色聲香味觸準頭，出寺呼吸汔小休。地勢殊勝如蓮瓣，名山僧占何莫由。薄暮同宮深夜雨，氣候高寒燒火樹。繡佛大曝勢不能，歡喜跳神會克舉。場設輪殿廣天井，卵石平鋪雨洗淨。四衆眷屬喜聞薰，八部神祇期灌頂。空中渙汗其大號，香烟繚繞如來到。紅綠面具神出場，鼓樂和聲彳亍跳。回身引出四小虎，搏拊儼然百獸舞。夾擊鳴球鹿出頭，魔軍夜叉形暴露。爾時狀況入緊張，大幕揭開諸天王。瓔珞交映繡衣指，崢嶸頭角全放光。蕩金葛嘉大神變，

風雲叱咤修羅戰。舉刀刺入魔心腔，諸神上前支解遍。天女散花俱稱快，鼓停樂止收華蓋。相傳魔指年羹堯，昔日殺佛今索債。降伏大法會告終，作禮而退舉融融。班禪轉世又在此，果真聖地產大雄。或有問余西來意，一般感想何所謂。浮雲落日覺有情，雪泥鴻爪留天際。

悼周孟強世兄並念伯強

一生死，齊彭殤。夭壽不貳，苦空無常。荒烟拱木，溝壑沙場。人生到此叩蒼蒼，自古皆有庸何傷。遠離惡道生西方，不離安養歸寧鄉。洋洋如在臨其旁，赴感應身度無量。護持白髮壽而康，湘娥守志賢且良。乘願再來慰素望，維國之楨家有慶。噫吁嘻，夢魂不到我涕滂。胡為乎，芻狗萬物，恰弱二強。

祝吳禮卿夫婦六十雙壽並序

禮卿吳委員長德配王氏惟仁夫人六十雙壽，眞實不虛，愚夫婦躬逢其盛，不可無詞以申敬意。乃歌曰：

春滿乾坤景運昌，飲和食德壽而康。人生六十一周甲，難逢百二喜成雙。淮上健兒有吾友，泰伯之後北方強。合肥出生幼穎異，必忠必信字非常。弱冠慷慨有大志，終軍定遠相頡頏。建業學劍露頭角，興漢室掃欃槍。武昌起義計預定，九鎮同志吐光芒。南京光復大局穩，不矜不伐謙尊光。政府初成維秩序，警察總監君克當。中華革命黨再造，領導有衆僉贊襄。三次幾無役不與，護法軍興軍五羊。入桂入閩戰則克，前方稍息勤後方。約縱連橫或有事，啣使不辱易蘇張。結盧元和思且任，北伐師出席不遑。排難解紛安反側，招携懷遠護中央。國民政府殷倚畀，先後榮簡任封疆。晋入黃閣掌邊政，柔遠能邇聿來王。鞅掌軺車不知老，策勛飲至杖于鄉。夫人同年介眉壽，冠絕儕輩賢且良。系出三槐名閥閱，曰惟仁愛與慈祥。相君無違必敬戒，貧賤富貴總相莊。燕翼貽謀修福慧，溫和淑愼賴有慶。自賦關雎今白髮，百年偕老喻金剛。我同山荊來進酒，鴛鴦第祿與天長。

集選祝姻親徐衡山夫婦壽慶 幷序

衡山姻翁徐老先生七旬大慶，德劭年高，國之瑞也。德配姻母孫氏夫人六秩晋六，雙壽稱觴，謹集選句以頌之。其詞曰：

昊天降豐澤，大火流坤維。吹萬羣方悅，百卉挺葳蕤。彤龍麗璇蓋，靈鳳振羽儀。菡萏溢金塘，茂林列芳梨。冠蓋蔭四術，結綬登王畿。戎車出細柳，輕輦隨風移。吞舟飲海底，濯翼凌高柿。陽陸團精氣，月華散前墀。表裏窮形勝，紫燕光陸離。超迹絕塵網，奕世不可追。高會君子堂，列宿曜紫微。弱冠弄柔翰，志尚好書詩。理以精神通，道積自成基。智勇冠當代，左右來相依。倚劍臨八荒，楛矢何參差。忠心奮千祀，風動萬年枝。折衝樽俎間，嚴霜有凝威。聲教燭冰天，豐澤振沈泥。功成不受爵，心亦有所施。江南佳麗地，變故在斯須。全國為令名，守道自不携。松柏有本性，山水含清暉。逈與時髦配，逍遥臨華池。組帳揚春風，煌煌發令姿。靈芝望三秀，左右芙蓉披。蘭巵獻時哲，玉臺生綱絲。鳧鵠遠成美，文雅縱橫飛。廣廈構衆材，上凌青雲霓。冠霞登彩閣，摘星倚彤闈。擊鐘陳鼎食，抽簪解朝衣。綠竹蔭閑敞，激波連珠揮。山雲備卿靄，青霞擁桂旗。衆賓悉清妙，並坐侍丹帷。點翰咏新賞，清越奪琳珪。流聲馥秋蘭，金樽盈清醑。廣成原神此，容成揮玉杯。奇齡邁五龍，星星白髮垂。肅駕在祈年，光耀世所希。心契九秋幹，江海事多違。敢飾輿人詠，與天享巍巍。中華民國三十年秋八月下澣。

祝陳樹人夫婦六十雙壽 幷序

樹人陳委員長德配居氏若文夫人，卅年伉儷，六十齊眉，非常時期，難能可貴。乃恪遵法令，嚴謝酬應慶祝，唯述生平自壽，以壽其夫人，賦得百五十韻長篇詩史，至可讚歎。余與之在黨爲同志，在官爲同寅，且與若文夫人同族姓，又戚誼也。爰儘半張，纚成短句，和以頌之。

五嶺之山何崢嶸，五羊之水何淵泓。泱泱大風表南海，鍾靈毓秀誕奇英。太丘子孫本蕃衍，百年敏樹厚其根。河南隔山有吾族，揚州世冑傳簪纓。梅公廉公繩祖武，儒林藝苑兩蜚聲。大家閨秀嫺家法，君子好逑高足生。京兆相莊唱隨樂，冒險進取入同盟。脫穎而出司喉舌，三千毛瑟四座驚。英雄巾幗志匡濟，點睛飛去遊東瀛。囊空膏火將不繼，典釵脫珥玉於成。歷經盤錯內無怨，奉命赴坎策遠征。夫人謹厚亦如此，狂也簡也服以誠。課最歸國黨從政，條理如繪治益精。金陵册命位黃閣，舉案不以富貴更。蛇豕薦食穢禹甸，民族生存在必爭。鹿車力挽轉徙蜀，山中廚下分工程。長夏長春風浪惡，招携懷遠宣忠勤。齊眉六十喜雙壽，嵩祝未許辭不文。揚風扢雅敍傳真，奉公守法謝朋賓。佳兒佳婦慶振振，含飴進酒舉欣欣。耄耋期頤白首新，南山松柏茂無垠。

壽茅詠薰同志

詠薰同志六十誕慶，歲在壬午，時維十月初三日。同寅體其儉德，祗此獻詞爲壽，予從而和之。

孟冬哉生魄，時和小陽春。水天澄一色，應運誕奇人。弱冠露頭角，卓犖志不羣。學書鄙無武，撫劍陋斯文。喜掉魯連舌，恥亡虞公唇。狼山烈火照，通海貌維新。警世鐘撞破，猛回頭陸沉。君乃投袂起，江左屬望殷。淮陽多志士，往往逐波臣。羣龍欣有首，大義信可伸。武昌立漢幟，乘勢都京陵。亡秦褫帝位，八表會風雲。君惟不矜伐，膺選冠方巾。民主創制顯，慷慨卽席陳。逆謀頻搗破，牙爪常狺狺。黨消國會散，亡命胥棼棼。君料僭竊者，不戢將自焚。討賊相終始，護法矢忠貞。道高魔亦熾，成敗每相因。盤錯節乃見，楞嚴磨不磷。吾黨再接厲，君奮不顧身。十三重改組，中央策知津。秦越期同濟，率土痛天崩。包藏禍將發，哀告碧雲靈。赫赫鑒觀在，正僞自然分。特殊謀統一，孚望字蘇民。合留不合去，甘棠有餘芬。美玉寧終韞，東山起耳聞。出匣掌風憲，案牘必躬親。誥誡齊以禮，彰癉本爲仁。倚重晋平政，凜凜清慎勤。訴願償悅服，損害得調勻。黨化築基礎，法治見精神。東夷謀我急，大地染胡塵。統帥赫然

怒，抗戰激三軍。中樞決西狩，持久氣彌盈。同寅咸一德，刻苦無如君。饔飧御粗糲，衣被却絲綸。版築安茅茨，篳路啓山林。凡自奉節約，有餘力濟貧。顛沛無違道，修養益深純。契證玄妙理，保任秉彝真。歲寒松柏茂，天保茀祿臻。舉首攀南斗，掀髯拱北辰。衆仙同日詠，吾亦欲云云。

壽日照丁鼎丞先生七十

日照先生丁公鼎臣七十揆辰，知已相與爲壽。自維獲交先生三十餘年，風雨晦明，擔簦投轄，登堂祝嘏，已逾生辰，半紙人情，又嫌落後，謹補蕪詞，藉申呼祝。

日照先生何許人？海不揚波岱降神。浩浩泱泱表蓬勃，巖巖巍巍自天中。太公周公遺澤遠，七二封禪凝精純。名世降生丁應運，官莊宅都海之濱。烏鳴嚶嚶和其盛，大地睡獅知將晨。敦盤彝尊廊廟器，懿德好是質彬彬。奕祺傳經守家法，學詩學禮又日新。諷籀九千乃為史，泛覽邱索參典墳。腹笥書廚期致用，破浪修業精于勤。半邊和尚被夷部，孰令致之窮原因。物先腐也人後侮，驅除韃虜志必伸。天縱　國父倡革命，尋盟歃血乙巳春。興學育材輸新義，山東豪傑併亡秦。遜帝退位大一統，共和肇造切敷陳。民元議政國會建，首膺衆選彌經綸。袁氏挾制作威福，賓從雜遝實要津。直魯豫認作私府，仲達泰然磨不磷。徐公熱心遭毒噬，逆謀漸露呼號頻。肘腋之下異軍起，齊東子弟多屬親。薄子先登拔趙幟，直搗濟南躬出巡。轉道濰縣欣抵掌，諸城高密士氣騰。袁死黎繼國會復，勞來善後排諸紛。本來一體分門戶，益友民友暨丙辰。對德宣戰與論複，構成府院相反唇。強藩干政張復辟，兼善無效獨善身。護法南下領衆望，三年居粵研三民。遠涉六詔越巴蜀，擁護國會常鞅塵。縱橫捭闔羞掛齒，鷄鳴狗盜擬非倫。懍知建國先建黨，改組執行責認真。文叔小怯大敵勇，深入虎穴批逆鱗。燕趙健兒胥入彀，慷慨効命如飲醇。響應北伐勢破竹，象以干羽化頑嚚。策進中樞嚴組織，地方發展務平均。黨勢擴張幹部立，功成不居復歸仁。肅政不言言必中，剛克柔克衆調勻。政治教育煩且劇，博文約禮誘循循。手不停披疏藏富，心乎寡欲道安貧。千佛勒

銘表忠烈，汲冢靈光史足珍。學問深時閱歷深，七十撰杖國之賓。天錫純嘏褒語溫，郡人矜式有世臣。中央大老第二尊，民國開濟數元勛。家人同人大有賁，獻椒戲綵舉欣欣。美哉儉德素位行，曰惟節約令必遵。我欲肩隨輸野芹，胸無宿物手無文。升堂展拜遲及門，泰嶽三呼歐後聞。三十餘年淡遁親，河橋山洞且比鄰。半紙猶惜非人情，數莖撚短面皮皴。旭光四射靖妖氛，嘉祥備致福駢臻。徂徠松柏氣森森，東山桃李葉蓁蓁。熙熙嗥嗥壽同登，含杯樂聖祝大椿。

壽李任卿先生七十 并序

民國紀元前五年，余遊仰光，獲交李任卿先生於騰越棧，爾時志同道合，一見如舊相識。睽違亘四十載，先生年晋古稀，余更馬齒加長。今接其介弟損書，屬余爲文以壽之。竊喜故人別來無恙，因不揣昏朽而爲之頌曰：

點蒼山高大氣滂，怒江迤西勢發皇。沃野高原殊形勝，南詔番黎奄大荒。太原化家一寰宇，九萬圖南武維揚。胙土分茅置騰越，賜姓命氏宅都鄉。歷年久遠載物厚，十八子族特蕃昌。任卿降生清季葉，幼學壯行仕爲商。貨殖平準億則中，任俠好義交四方。民國紀元前五載，革命同盟會仰光。乍見握手欣莫逆，三千毛瑟力加強。任卿策動期實踐，犧牲第一秋帆揚。吞聲忍痛更猛晉，弦高卜式直承當。有志竟成功不伐，栽成吾黨狷與狂。濟難扶危大無畏，不撓不屈斷金剛。却敵反攻仗衆志，負荷不惜破斧戕。中國不亡哀兵勝，祖功宗德眷上蒼。任卿澈悟皈三昧，宿植廣種福不唐。晚年學道彌精進，赴感應身降百祥。伯仲叔季相濟美，螽斯燕翼舉賢良。所欲從心不踰矩，藹然仁者壽而康。我欲搵趨祝嘏遠莫致，祇藉飛花晉一觴，載賡天保之三章。

賓虞公墓園

冒雨舟行水雲裏，舍舟登陸大風起。秧田路滑濕衣履，守墓佃農忙倒屣。觸目驚心饗堂圮，斷瓦頹垣如刼洗。親手造林被摧毀，松柏梧楊及桃李。樛本萬藟頗葳蕤，野草閒花猶嶷嶷。石臺墓道全荒矣，豐碑矗立留可喜。

悼邵公翼如

邵公翼如殉國，忽忽十有四年，屈指壽誕，不過六十。使公尚在，國事或不至此，人亡邦殄，其信然歟！歌以悼之。

大禹抑洪水，底績天下平。會稽建陵寢，一宇拱八紘。湖山鍾靈秀，歷代誕奇英。遞嬗迄清季，邵子應運生。秉彝好懿德，總角露崢嶸。弱冠弄柔翰，壯志利艱貞。革故伸大義，鼎新先正名。中華民國建，木鐸揚天聲。神州識女傑，相期作干城。道高魔復熾，亡命走倭京。浩氣無足餒，歃誓重為盟。坐投班超筆，起請從軍纓。仗劍齊東野，袁氏帝制傾。以道貴深造，新大陸遠征。博學通中外，守約本乎誠。明德息邪說，正詣距詖行。史編綱目舉，法立事理精。知難闡遺教，合一貫陽明。顯揚民族性，述作覺有情。勞謙不自滿，攬轡策澄清。洛陽從駐驛，西安扈行營。不期天地變，平旦鬼神驚。流血止五步，縞素悼犧牲。山頹梁木壞，猿泣杜鵑鳴。衆生嘆業重，我等感福輕。斯人如尚在，逆賊無此橫。壽不逾花甲，行健任兼程。國亂思良士，況乃未休兵。殉國抑何早，老友眶淚盈。願子靈丕顯，神力護長庚。中原拯水火，下土掃欃槍。同登仁壽年，庶彙紀功成。懷舊意不盡，歌此志哀榮。

補題鄭成功紀念句

授爵延平郡，揚威赤嵌樓。英年伸大義，雄略足千秋。丈夫當如是，努力復神州。

蟬鳴四章

山間蟬鳴，吱吱其聲；夜以繼日，風雨不驚。蟬鳴吱吱，不食不息；匪夷所思，死而後畢。
布穀插禾，蟬鳴登穀；一鳥一蟲，知時應物。蟬鳴在陸，賓王在獄；玄鬢白頭，相向而哭。

五言絶

望叩海

水面平如鏡，倒映諸山影；一舸盪中流，劃破雲天境。

說醫

病源由燧火，藥治肇神農；黃帝勤素問，後世醫所宗。

和陳受三採樵歌以廣其意並示現狀五首

破頭老掃葉，南嶽負一橛；樂亦在其中，寒山笑拾得。
皇帝薄不為，逢論粟米官；古德非矯飾，理得心自安。
執柯以伐柯，止止不須說；荊棘盡芟夷，何須流滴血。
若個盡所能，如是取所需；黃粱炊一頓，供養阿僧祇。
多病思田里，流亡愧俸錢；杜鵑啼不住，兩地一心懸。

李宇龕以悼亡詞見示口占慰之

天地空無外，人猶恨滿腔；悼亡詞見性，得句歎無雙。

胡節母周氏七十壽誕

雨洗行筠淨，歲寒松柏蒼；慈雲希有慶，蘭桂滿庭芳。

中央訓練團特別黨部陳列室

歷史本陳迹，觀感趣何如？提高文化準，六藝補三餘。

徐英女士出其父（季龍先生）遺墨索題

聞風起百世，十字字傳新；赫赫英如在，皇皇手澤新。

七言絕

失題

四筵秩秩逞談鋒，出語驚人矯若龍；一喝倒流三峽水，謫仙才占妙高峯。

題曾省三所藏中華革命黨簽名記事錄三章并序

曾子省三，民初在日本青山本部任幹事。出所藏民國三年中華革命黨東京靈南坂頭山方　總理寓所討論革

命方略簽名記事錄原本見示。言猶在耳，大命不常，回首前塵，不勝感慨系之。口占三絕，以誌景仰。

孔壁書存魯殿光，天教曾子顯仁藏；靈南坂邸言猶在，前席諮詢革命方。

三十年前事恍然，何期發見此遺編；簽名記事休云略，字裏行間費討研。

微言大義絕乖疎，天喪斯文沒信書；幸有真詮留半部，毋教僞託概其餘。

開先同志脫險歸來屬題口占以紀之

出生入死險如夷，刀鋸加身志不移；卒使羣魔心膽碎，好風相送返單騎。

題慈鎭西團長勒馬圖

立馬平沙展壯圖，騶從小校亦雄夫；昂頭按轡揚軍令，指點千人共一呼。

題李夢彪屬秦樹聲臨李北海帖

周書錯簡跡留真，翰墨因緣契入神；鐵面冰心同異處，名山名士兩傳人。

爲慈正明題其父所遺册頁

東北軍興衆志成，討袁袁死乃休兵；英雄重視無名者，卽墨英雄實副名。呂子人慈鎭西修竹坡爲中華革命軍中健者皆卽墨人。

偶成

參天兩地洩樞機，消息盈虛察極微；少算何如多算勝，故將剝復問知幾。

新兵入營

鼓樂喧闐祝入營，男兒為國應當兵；乘風破浪除蟊賊，還我河山慶太平。

題任博悟畫

獨立蒼茫望太空，大千世界有無中；天教上智持神筆，迅掃煙雲奏武功。

題向奇岡吟稿

溫柔敦厚詩人旨，慷慨悲歌俠士風；大塊文章無盡藏，招來得句自成功。

國慶

國慶共和首武昌，京津各地普宣揚；交通上海開新面，總總欣欣舉若狂。

編者按：此係居正先生民元時作。

滴翠軒

紅岩滴翠古渝州，弦誦與觀策伐謀；投筆一呼張漢幟，豐碑（張烈五紀念碑）傑閣（楊滄白天際閣）自千秋。

念孫詞

居玫居密兩孫孩，不會頑皮不會獃；祇是爹媽無福氣，南京重慶又離開。

大暑即事

日暖風和大暑天，雨餘山洞稻花鮮；滿園春色留青任，入耳蟬鳴綠樹巔。
桐葉高超栩欲仙，黃花翠竹更增妍；燕居欣賞無窮趣，當快薰風夕照天。
夾竹桃開頂透關，晚霞嫵媚破微顏；洞山愛好無多取，只在清風明月間。

山洞苦熱解嘲

陋室苔深草色斑，滿園生意晚晴間；倘來坐夏容消受，不事趨炎不汗顏。

明卿苦黑蚊

薰風習習樹頭搖，團扇家家信手招；些小黑蚊芒刺甚，那堪痛癢念奴嬌。

雙虹見

暮烟含雨吐雙虹，舉似彎弓擲向空；垂象著明曾未有，漫將休咎問淳風。

壽鍾秉鋒母八十

嶺南人瑞八千春，茘綠橙黃祝誕辰；慈惠博施宏化育，合知王母是前身。

立秋後一日（八月九日）夕陽欲墜殷其雷密雲不雨忽而光芒萬丈如火如荼照澈虛空亘五分鐘而始晦嘆未曾有爰占二絕

暮色蒼茫忽放光，雲霞雷電合而章；洞居乍見天垂象，將謂游龍應運昌。夕陽無限近黃昏，乍吐光芒

異樣新；若謂象徵交泰運，須經長夜始清晨。

陋室被偷但植之有詩調遣依韵和之

未必偷兒亦解書，破窗而入盜區區；文房以外無長物，殃及香爐小木魚。

隔十二日又被偷

明卿笑我沒來由，空守書齋讓賊偷；不謂前庭依樣幹，當爐酒器也全收。

還都復返住無遮，烟竈猶存弄秘叉；甫過旬餘偷兩次，誰云賊不打貧家。

重到山洞有感

匈奴雖滅等無家，山洞重來種豆瓜；野荷滋生燒不盡，祗尋苔跡飯胡麻。

題朱南雲山水圖

山青水碧擁陪都，風物林泉入畫圖；借問嘉陵吳道子，桂林得及此間無。

關仁甫老同志自桂來重慶屬題

關同志于丙午丁未革命過程中，轉戰欽廉，厥功甚偉；尤以雲南河口一役，身先卒士，攻占邊防要塞，清吏震恐，派大兵南下。卒因後援不繼，衆寡懸殊，退出河口。余屬後至之一人，中途聞敗，惜哉！

老驥骨奇心尚壯，曾無髀肉復生嗟，英雄閒話當年事，河口先登我後差。

李祥麟屬題母壽八十

移孝作忠忠即孝，教忠教孝乃賢慈；宿植德本天必報，家齊國治壽期頤。

七七雜感

七七香花薦國殤，獨居深念盡心傷；若教英烈神如在，太息犧牲日不將。
七七追崇報國功，依然不見九州同；天增霿霧人增困，多難興邦語落空。

己丑元旦　總統發布和平文告

元旦臚傳達旦鷄，和聲高踞戰雲夷；衆生同向從根救，尚有文章待點題。

孝陵觀櫻花

吳宮花荷晉衣冠，六代繁華彈指間；今日孝陵春似海，尚留驕艷與人看。

飛成都參與季陶國葬

萬里排空送戴公，追思功德令褒崇；天人四衆參行列，生死哀榮總覺空。

由成都飛重慶空中口占

頭上青天脚下雲，華嚴海藏色平分；此身常住空無礙，下界煩囂總不聞。
雲天浩瀚御風行，一炁涵虛混太清；下土照臨觀自在，人間何事不平鳴。

溪口即事

入山開遍映山紅，竹密林深色更濃；隨喜眼前生意滿，忝同火德訪高蹤。
經行雪竇妙高台，餉我饔飧八寶齋；待訪畸人仍不見，夜深戴月擔經來。

天童山入口塔

天童山口建浮屠，鎮蟒如如應化殊；繞塔一周徐拾級，毘盧頂上禮毘盧。

育王寺

殿閣莊嚴奉育王，塔藏舍利飾金剛；東南佛國斯爲盛，累得兒孫吃十方。

自滬飛臺

願學留侯訪赤松，無端飛到海天東；與麼恁地安身命，堪笑浮生似雪鴻。

草山即事

風風雨雨草山青，爲避紛囂晝掩扃；有客叩門車送酒，擎杯共話太玄經。

草山園景

葱蔬茁過藝胡茄，隙地鋤非又種瓜；但使眼前生意滿，不教老圃較些些。
辟草成畦面小廬，移花布地種青蔬；菜根嚼斷方知味，已悔遲遲賦遂初。

疏疏桂子蔭窗前，已覺餘春綠到顛；桑葉露枝蠶向老，菜花成莢蝶猶憐。

丁亥丙戌舊臘一月十日回鄉途中即事

匆匆冒雨駛江干，放棹飛雲（船名）入暮寒；更上一舸逢舊侶，聯床共話創垂難。（晤鄧玉麟談辛亥事）
舟行三日風和雨，舊臘還鄉過客多；覓取斗方容膝處，夜來不敢問如何。
上天下地水平鋪，草樹沙堤近看無；坐井何如飄一葉，行行較自有前途。
夜宿潯陽客上船，還鄉各度舊新年；琵琶音杳哀鴻遍，濕透青衫白樂天。
白鷗逐逐意何如，似是隨舟食唾餘；以若所為求所欲，勝將緣木嘆無魚。
浮屠七級寺臨江，巍巍堂堂鎮皖邦；刼火燎原猶未毀，末由舞鶴控新腔。
元旦瀟瀟雨滴簷，街鄰團拜濕鞋尖；天公索性嚴威勢，泥路飛鋪白雪氈。
三日中堂燃五燈，燈燈相續會歸元；姬周老孔殊多事，累煞兒孫脚後根。
進門歡喜出門愁，況是匆匆趁小舟；老婦含酸猶強調，別離苦處漫回頭。

偶成

劈開臟腑拿蛇膽，抖擻精神捋虎鬚；行到寶山須採寶，莫教赤手失驪珠。

抵臺灣

排空超海着臺灣，城市周旋上草山；適館授餐功德水，將毋使我駐童顏。

草山雜感

草山高處耐冬寒，物與時行老者安；儘感無衣能卒歲，應憐范叔不相干。

魏道明主席北投招飲

賓主東南飲北投，庖丁善解奔蹊牛；凱歌高唱應知味，（四川凱歌歸酒館老闆兼厨子在座。）料理曾經五十秋。

基隆要塞史司令招遊

基隆要港控金甌，海上雲山一望收；且喜主人能醉客，故鄉無此好優遊。

奉題　國父史蹟館

足跡曾經遍五洲，天人順應望門投；此間一夜留懸記，五十年來失地收。

山居林添福招日妓煮酒

臺北依然有日娃，和羹煮酒抱琵琶；酣歌醉舞渾忘恨，無事千呼半面遮。

南遊高雄即事

南遊直指戾高雄，要塞風清港水淙；市長割烹刀小試，公餘夜飲興尤濃。

參觀法院及糖廠

法院巡行油廠通，鳳山侃侃又屏東；糖房枯竹生枝瑞，報應昭和敗祖風。

臺南謁鄭成功祠

下車專謁郡王祠，廟貌森嚴儼若思；不但胡兒驚破膽，也教割據豎降旗。

赤嵌樓

當年登陸破荷酋，浩氣長存赤嵌樓；墨蹟寫生懸兩壁，威名曾自震西歐。

安平堡壘（荷蘭故壘）

西來海寇盜虛聲，慣弄牛皮威甲兵；緣海築壘圖久踞，不期夷作受降城。

由臺北飛廣州口占

海闊天空一葉飛，下方尺鷃笑微微；星辰日月將何繫，如去如來且逗機。

由重慶飛西昌

恰似飛鴻踏雪泥，不留指爪印依稀；寸心千里通天眼，又到邛瀘攬月時。

次趙松森韻

邛海瀘山地有名，萍踪愧未訪君平；夏時感事吟秋興，不是常談重老生。

自港飛渝途中

㟴流不住入寒流，豈曰無衣且莫愁；我與髯翁同一襲，皤皤飛向古渝州。

題華北日報國慶紀念特刊

慷慨悲歌燕趙士，殷憂多難怒衝冠；及時戛擊遒人鐸，弘濟無虞易水寒。

題草蟲

草蟲趯趯草林間，采蕨采薇不等閑；南國化行猶服役，持危寧苦越關山。

壽李石曾七十

先進青年今亦老，高陽白日應重光；大同世運盡相應，淡泊無為益壽康。

合影

吳頭楚尾老同偕，瑣尾流離百事乖；為慰遠遊諸子息，庭園合拍寄郵差。

祝秘魯民醒日報

辛亥年間創大經，當頭一棒碎胡瓶；眼看今日人猶醉，肯讓靈均歎獨醒。
木鐸旬宣四十年，昂頭海外見青天；奈何霾霰仍層障，撥掃還須著祖鞭。
赫赫無冠一帝王，登庸在位歷年長；口誅筆伐知何許，行健元亨利自強。

麥帥去職有感

十二金牌出白宮，長城自壞患無窮；六王歷史如重演，不待秦亡國已空。

題藍蔭鼎所藏戴醇士畫

虬松夭矯石嶙峋，樓閣縱橫各繞輪；古色衣冠呼欲出，名家寓意作家珍。

即事

雨濕天陰三月三，招魂無地憶江南；啾啾鬼哭獨求食，虎口餘生益不堪。

題曾今可册子

同盟方策布神州，什襲珍藏可自由；歷史陳編今覆按，何期革命又從頭。
尋盟轉瞬五旬年，露布猶存劫後編；有志竟成遵大路，願同曾子猛投鞭。

五　言　律

題武昌日知會紀念亭

功績千秋在，豐碑為勒銘；靈光炳江漢，正氣賦流形。樹映晴川碧，雲依楚岫青；乾坤思再造，永護日知亭。

出京

喘息無多日，匆匆又出亡；園林餘別恨，圉僕送行忙。江險雖難恃，城堅應易防；如何輕委去，天地

兩茫茫。

寄廣州陳獻甫

惠書經匝月，作復尚遲遲；我已慚形穢，人都笑太痴。向誰謀竊發，感子慰相思；安得隨吾願，東坡啖荔支。

天中節

六月六日天中節，吾邑例於是日賽會迎神演劇，士女如狂。世亂後不舉行，今則此風絕矣。

白日麗天中，炎炎閃太空；曝書除紙蠹，晒佛掃螟蟲。世亂思佳節，身衰作寓公；偶然乘興出，感冒返羅東。

遊峨眉

峨眉天下秀，金頂聿奇觀；西望山堆雪，東來水下灘。佛光圓證果，鬼火續傳燈；花木滋多異，登臨不覺難。

甲申十二月九日次受三原韵二章

巴水蒙塵在，相違越八秋；他鄉多鬱鬱，故里少休休。我介丁年破，同袍甲帳修；樓船東下日，一喝與君酬。痛飲黃龍，亦一喝耳。然一喝不作一喝用，喝固無盡藏也。

盧陵米價問何期，鹽醬於今亦漏卮。行脚草鞋增苦惱，棒頭拄杖沒慈悲。龐公不肯謀婚嫁，遠老寧容惜別離；東壁葫蘆西壁掛，趙州八十尚懷疑。

口占

五柳先生歸去來，田園荒蕪尚能栽；而今片土無乾淨，却向蓬萊學鬭萊。

卽事

半日滂沱積水深，南瓜貼地任浮沈；溝渠壅塞疏無計，幸見明星照上林。

七言律

吳淞退金陵口號二律

東南半壁鎖吳中，頓失咽喉罪在躬；不道兵糧資敵國，直將斧鑕假奸雄。黨人此後無完卵，民賊從玆更恣兇；正義未伸輸一死，江流不轉憾無窮。

誅奸未竟恥多俘，捲土重來共守孤；豈意天心非戰罪，奈何兵敗見城屠。妖氛煽熖憐焦土，小醜跳梁擁獨夫；自古金陵多浩刼，雨花台上好頭顱。

龜山朝暾

孤岩出海狀如龜，背負波紋象伏羲；一點鑿開無極竅，兩端搖動渾天儀。昂頭吐氣迎朝旭，卷尾望雲罨夕曦；不是漁夫常獻曝，舟人容與到今疑。

秦君孝儀多才善感數以詩見貽迄未答和爰賦長句勉之

秦觀才名天下知，吟筒許我慰相思；詩堪寄意休嫌拙，交已忘形不礙遲。濟世何論官職小，加餐好副

友朋期；笑予老至心猶壯，敢讓當年擊壤時。

題仁義互助社

破浪乘風志竟成，會其有衆始繁榮；十方發願無人我，四海皆爲好弟兄。異地同心資互助，背塵合覺運新生；歲時聯誼增三益，由義歸仁大道行。

沈成章七十大壽

向上天門叩帝閽，何緣無佛處稱尊；行年七十純稀古，壽世三千善種根。十載服官功在國，一朝致仕杖於村；我來祝嘏無他獻，呼煑青梅細與論。

重陽偶成

風雨重陽乍喜晴，荷鋤欲罷理楸枰；獨居不感登高興，避地何來劈拍聲。醉把茱萸澆六賊，笑將薏苡蕩千軍；章台戲馬兒曹事，徙倚西園待月明。

己丑避壽重慶山洞

年年九月二十三，誕日勞人我自慚；父母恩深終莫報，衆生業重果何堪。西來無意空談有，東望多愁苦作甘；弧矢四方毋忝否，老猶倔強視耽耽。

寫照

少也頑皮老潑皮，居常慚愧四威儀；觀身應許空無我，着相翻疑錯認誰。毋使面從稱矍鑠，寧教背地

說聾癡；鼠肝蟲臂知何似，一任呼呼印雪泥。

贈臺糖公司張經理季熙先生並序

客臘遊屏東，與市長導觀瑞竹，穿越糖廠，行行重行行，不知若干步也。日已夕矣，擬折返高雄，廠長、市長及諸頭領，邀入賓館小憩，忽張經理趕到。叱咤具酒食，盡歡而散。印感至今。頃獲來書，張經理詩序，具悉臺糖第二分公司於劫火燼餘中，祗兩年而有此成就，殊屬我國工業界奇蹟，至可紀也，次韻以慰。

屏東一度步行周，看竹何須問里緣；不謂主人園地闊，卻容顧客福田求。三條燭燼枯腸潤，九轉丹成熱望收；從此廣知啖蔗味，炎黃畢竟勝蚩尤。

壽嶺南鄧亞魂同志

嶺南鄧亞魂同志，弱冠從國府主席林公子超遊；林公認為忘年交，而鄧同志則視公猶父也。不幸林公上賓，越三載，島夷率服，政府還都，鄧同志守廬墓不忍去。今春為其五旬初度之辰，詩以壽之。

輪囷相與許忘年，車笠同盟豈偶然；杖履追隨資事敬，劍書指授示親賢。心喪肯逐鼎湖去，廬墓寧思蜀道懸；風義已同金石永，況君日月尚中天。

廣濟十景

東衡積雪

東山脈自雪山分，佛祖名賢譽廣聞；說法岩思松道者，讀書台憶鮑參軍。琉璃世界除迷霧，清淨法身鎖白雲；葱嶺中南差可擬，霽光恰好日初曛。

橫岡聳翠

東來紫氣聚橫岡，孕育含苞已發祥；鬱鬱黃花拈妙諦，青青翠竹露真常；諸天喜入華嚴界，十地同登選佛場；最是上元朝拜盛，慈親嘗爇一爐香。

梅浦清流　奔流度刃匯梅川，明妙河沙噴玉泉；寧只濯纓三業淨，是曾浴佛八功全。灌園理稼運陶甓，攪轡澄清着祖鞭；欲令衆生離五濁，不教汙潦染心田。

靈山浮渡　釋迦弘法會靈山，東土傳燈信奪關；萬首攢天龍灌頂，一拳拔地豹窺斑。恁麼擧似皆非想，如是尋思豈等閒；若使生公來再説，石頭應亦笑開顏。

鳳港波濤　經年壓土滿征衫，薦取清波遇不凡；獅子頭邊忙打槳，龜山脚下緊收帆。一漚浪動羣鷗集，萬頃花開百鳥啣；鳳去橋空餘小港，蘋蘩緼藻任魚饞。

武湖明月　月到天心罩武湖，風來水面盪長蘆；漁人結網歸棲鷺，弋者投機射宿鳧。掬水指歡如在手，任山夕照若提壺；祗今鯉寨鐘聲寂，尚有魚龍聽梵無。

古洞靈泉　靈泉鄉建肇何時，故老傳聞各異詞；古德採源通地竅，仙姑化炁渾天儀。休疑佛窟龍為馬，漫認神潭鼈作龜；安得武陵人再入，避秦學道有餘師。

龍湫夜雨　烟炊漁舍雨飄搖，不繫卯須我友招；拋笠有燈雙足濯，荷鋤無月一身澆。龍門躍鯉掀平浪，馬口潛蛟慣弄潮；湫隘依然留韻事，幾人參透趙州橋。

白石堆瑤　握瑜懷瑾伏岩阿，豈待他山始琢磨；觸水磷磷容受采，疊山磊磊色同和。珠圓玉潤嚴黃鵠，雪淨冰清飾白鵝；報以瓊瑤期永好，毋貽柳誚石頭多。

積布漁磯　長江天塹鎮田家，半壁漁人不繫差；常向磯頭拋網罟，還來村角話桑麻。千尋鐵索橫江斷，一片征帆掛日斜；安得天孫支大塊，好將積布織袈裟。

和漢存五十書懷六首

世間無量總堂堂，松柏禁寒菊傲霜；恩報三重皈雪嶺，度空四相頂雲岡。南陔詩補民歸厚，唐棣吟成

我共揚；源遠太丘家法在，好從大衍祝天長。

柳筴榆錢不買春，滿前生意倍精神；泥牛入海全球沸，石虎冲天匝地塵。豈曰無衣猶賈勇，誰云脫粟敢辭貧；英雄兒女情長短，天保何庸話劇辛。

甲冑躬擐宰邑門，皇皇衽席不遑溫；喜將荇菜調琴瑟，自有甘棠蔭子孫。不絕絃歌噓大塊，未聞輿誦慰平原；舊遊多少隆中叟，便下襄陽細與論。

淪落天涯幾弟兄，居家二難樹風聲；互鄉闕黨曾相問，萍水關山每失迎。村野布衣專味道，京華冠蓋總爭名；何當再插盟三角，載酒株林敘舊情。

人生得意須盡歡，時代非常別說難；天命可知詢魯孔，刑名翻欲識荊韓。羣言治亂宜從重，我道攻心要在寬；未得歸田先作賦，世緣隨順自安安。

不關今昨是耶非，刹刹塵塵本極微；天上修羅終畏德，人間魔外亦懷威。孔融數歲添豪興，伯玉行年透妙機；運轉甲中占旣濟，樓船東下與同歸。

步謝慧生七十寫懷原韻

惟精惟一繫危微，宣導輿情致格非；所欲從心增鶴算，自強不息察鳶飛。立言立德功行就，憂國憂民信願依；勝利關頭爭最後，老成開濟世間稀。

壽夏靈炳二首

夏靈炳兄六十壽慶，盧君蔚乾以詩來索和，有壽靈炳先生六十初度二章，踵而和之，得毋有禮後之感。而況引下里巴人之音，和陽春耆舊之壽，其不爲蔚乾所噱者幾希。

舊遊錦里造寅廬，鷄黍莆萄醉飽餘；共慶光華占復旦，何期歲月不停居。家山久待歸田鶴，韻事初傳

踏雪驢；圓證耳根通宿命，祥開花甲祝岡如。

吾黃在昔富麻城，武士英風壓考生；累洽重熙天眷爾，承謨顯烈篤予兄。杖鄉今日行猶健，救國當年事竟成；豫約南樓還作主，武昌壽酒罄三觥。

乙酉春分前一日予昕季弟六秩初度口占以祝

歇馬重尋黃鶴盟，十年以長我為兄；春分淑氣催花甲，季歷和光向木榮。投筆本來羞絳灌，兜鍪從不誤公卿；澆杯共醉歡今昔，順耳恭聞奏凱聲。

端午分韻得臣字

湘水無情弔屈臣，鍾山雅集紀詩人；懸符寧解羣生厄，鬥草誰為席上珍。戲指虬髯能啖鬼，諧談耄腴可封神；紅茶舉似雄黃酒，暢飲消除萬斛塵。

黃允中女侄以勵學娛親見志

學優勵學以娛親，養志毋忘赤子身；三有齊資堪入世，四恩總報始完人。大家曾許曹為姓，上帝還須眷有姻；善讀父書宗母教，應知脫珥可亡秦。

賀謝冠生五十生日（三十五年十月在南京自書立軸）

伯玉年華鬢未蓬，壽卮開閤映丹楓；薦賢我早儀廷尉，蓄德君堪擬仲弓。得友轉嗟相見晚，抒籌每喜獲心同；明刑弼教恢新運，百歲勳名日正中。

有情

太上忘情覺有情，中庸率性莫能名；不生煩惱離諸相，自發菩提認得聲。八識轉成常不滅，六根澈底破無明；行深般若波羅密，五蘊皆空照用平。

伯強喪近期年其姊叔康妹載春赴西安葬地翠華山祭掃賦此悼之

其一

生離死別等無家，姊妹相將祭翠華；埋骨不歸桑梓地，招魂幾隔海天涯。弟收遺橐留青袠，母拾提琴籠碧紗；乘願再來應授記，好從兜率較些些。

其二

盡瘁殉身倏一年，夢魂常繞翠華巔；亡秦知是汝遺恨，短命誰為余蓋愆。姊妹弟兄天各一，田園廬墓地無邊（寶山田舍下坂廬墓均遭毀）；那堪老至愁多病，黃土青山增上緣。

其三

歲時荊楚記清明，陰濕啾啾鬼作聲；非古戰場堆暴骨，是公墓地祔新塋（翠華山置有烈士公墓伯強附葬其間。）。若敖求食懼將斬，伯有驚人鬱不平；天界稟承王考妣，宗承血統有男甥。

其四

本職思堂祀小祥，（故乡祖宅設靈，予命滿七焚之，其姊復不忍，延至一年。）兒魂是否望家鄉；楊陂林木突枝折，門口壠田落荷荒。（田沒人耕種。）武學（家塾原名武學，更名養正學塾。）必修誰肯構，宗風（宗祠祖廟多半傾圮）待振孰承當；可憐彫敝居文勝，無有心人不盡傷。

其五

仲尼誰為哭顏淵，鯉死曾無槨附棺；汝儘吞聲蒙厚葬（胡總司令宗南命對伯強殮葬均從厚），我徒含淚洒長安。昌黎有姪嘗親祭，（明予之不能葬汝，亦不能祭汝。）伯道無兒豈達觀；老馬為駒寧顧後，萬年一念總心寒。

其六

我生不造遇明夷，冷暖酸辛訴與誰；只有業緣皆懺悔，更無欲界運慈悲。祭豐徒許強兒願，養薄空勞復女思；白首呼天天不應，西河忍受責難詞。

明卿六十誕辰即事

五十生辰逢月閏，六旬花甲際時艱；故園陷匪抛鄉杖，異地羈身落草山。壽者憚煩寧避遠，老夫畏熱且偷閒；孫男孫女招呼客，引動親朋笑破顏。

（丙）詞

國慶齊天樂六章 有序

龍飛中華，歲在丁亥，月令仲秋，節期雙十，鼚鼓𩐋舞，舉國若狂，噫盛矣哉。數典溯源，國父爲開國總統，提咨國會，以八月十九武昌首義之日，定爲國慶，布告中外，震鑠古今。越年三十有六，日不暇給，國慶樂章，尚闕專備。韶武之音不聞，宮商之律失序。竊不自揣，取齊天樂古調，系之以辭，擬名國慶齊天樂。樂譜云：齊天樂，慢聲也，屬黃鍾宮。拙作叶音律與否，則音樂家知之，余未諳也。抑首義在武昌城，城內形勝，爲用武所必爭。首義事前聚會寓居所在，如曇華林、黃鶴樓、抱氷堂、黃土坡、臙脂山、楚望臺等，因地卽事以命題，都爲六章，略舉大凡，以資諷詠云爾。

曇華林

繼科學補習所而起之日知會，在曇華林聖公會，秘密結社，有聲有色，自我犧牲，志趣純潔，革命種子之最可歌泣者也。故首曇華林，凡以前策動團體皆屬焉。

南公底事哆三戶，咄咄書留識語。桀放南巢，紂焚朝邑，不道孽由自取，血流標杵。願在莒毋忘，抗懷張楚，爍爍曇華，會元相識涵虛度。　上帝又將臨汝，爲誰科補習，別抽機杼。秘閣談經，天渠演史，喚起知心頓悟，丹書密附。歎隴上輟耕，軍中卒伍，加入同盟，一班班可數。

黃鶴樓

蔣翊武、劉堯澂、王憲章、王守愚等，依在獄劉敬菴、胡瑛及大江報詹大悲之感召，約投軍同志，於辛亥元旦大會於黃鶴樓，創立文學社。酒酣耳熱時，指奧略樓楹聯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皆從江漢起。」僉曰：此非張文襄暗示乎？我輩首義，非在武昌不可。故次黃鶴樓，群治學社、振武社皆屬焉。

文襄乘興登黃鶴，侃侃寓言有託。整頓乾坤，交通文軌，胥是先民有作，恢弘奧略。看江漢炳靈，龜

蛇隱約，歷歷晴川，同袍燕爾修文學。振武何曾示弱，為羣治協調，相同啐啄。鴻爪印泥，鷄翎插血，對此新春元朔，誓言重諾。笑督部牽裙，上房絡索，頂戴花紅，許多多可惡。

抱冰堂

文襄督鄂時，揀蛇山林巒幽美處，肯構肯堂，顏曰抱冰，藉以消夏及公餘讌集之所。士庶遊息亦不禁，雅有文囿之風。爾時在營同志，往往假期聚會於此，高標營隊活動進度，至足紀也。故次抱冰堂，標營代表皆屬焉。

沛公兀自抒懷抱，休休更攀同好。屠狗淮徐，弄蛇芒碭，者般願聞明教，後先號召。思漢族復興，亡秦必要，肅肅兔罝，履霜共凜堅冰到。　督郵迭來探報，莫漫愁破獲，別依堂奧。牙帳飛書，戟門露布，各個標營代表，及時宣導。怕空穴來風，枝頭鳩鳥，漏泄春光，使哥哥着惱。

黃土坡

先是共進會掓始於日本江戶，余曾為之綱紀。迨余南去，楊時傑、劉公、孫武先後司事。辛亥返武昌，孫覓寓所於黃土坡，張共進會幟，復招鄧玉麟開設酒樓，杯盤狼藉之餘，不自覺豪情之激越也。故次黃土坡，工程、輜重、左右旗皆屬焉。

明儒儘管無安土，凜凜猶存國故。嘉定三屠，楊州十日，待訪明夷卒讀，哀音似訃。況心史燈傳，綠林水滸，種種規章，揭開悉是張氏族。　共進相需普渡，應毋庸回互，各稱千櫓。朱貴傳餐，紅娘遞簡，漫道隋何無武。文王一怒。任禁苑吹刁，滿城風雨，咬緊牙關，一絲絲不露。

胭脂山

位山後撫署之左，共進會又設一機關於此，專爲接洽學生及新兵。沔陽監學作外圍，更加秘密，首義聲中之較有趣史者。故次胭脂山，兩湖理化及測繪特別學堂皆屬焉。

何郎驀地穿針線，絮絮別開生面。北地胭脂，南朝金粉，莫謂斯人不見，蒼生遺憾。正少婦知愁，低徊庭院，趯趯阜螽，秋聲每動深閨怨。　兩湖又添新眷，更番來特別，腰纏刀劍。賈氏窺簾，宓妃留枕，

另有癡情一片，埋頭伏案。笑館閣塗鴉，林間燕婉，趁上梁山，舉欣欣發愿。

楚望臺

在通湘門中和門之間，有軍械庫，所藏械彈甚夥，常有重兵駐守。迄八月十八日城內機關破獲，彭楚藩、劉堯澂、楊洪勝三烈士就義，風聲險惡，人人憤激。于十九夜迫不及待，塘角起火，工程發難，各標營同志及學堂同志，聞聲出動，一舉而佔領楚望臺，此舉實爲首義成功之要着。故說楚望臺，南湖、中和門皆屬焉。

彭公先日書供狀，蒼蒼隱憂板蕩。東越沼吳，南陽拔洛，都是奮身勇往，哀兵信賞。今豎子操力，起誅棒莽，習習谷風，夜闌庸許回頭望。 塘角旋張火網，向豫定目標，進攻庫藏。輜重揭竿，工程放矢，別有應聲無量，合圍指掌。喜武勝奪門，南湖龍象，馳入中和，率轟轟衝上。

國慶齊天樂後六章有序

辛亥革命紀事，曾於三十六年國慶日，譜齊天樂六章，詠曇花林、黃鶴樓、抱冰堂、黃土坡、胭脂山、楚望臺等故事。復於三十九年，譜雄楚樓、大朝街二章，然只限於武昌，而未敘及漢口，屬辭比事，遺漏滋多。乃於本年國慶日，續述漢口機關及戰時景況；如長清里、大江報、寶善里、江漢關、大智門、滿春茶園，在在履險如夷，義無反顧，驚心動魄，可泣可歌，約爲六章，藉供檀板之一助云爾。

長清里

在漢口法租界，辛亥革命開始組織之一機關也。里門二十四號，一樓一底，我等住持孫大娘（孫武之姊）知客，掛單者日衆，初甚順利。三月二十九日廣州失敗，抄出信件電鄂，云有朱振（音誤）等在漢口租界〇〇里設立機關，圖謀響應……。於是長清里爲偵探注目之所，按里戶檢查。我等事前得報，豫爲之地，未被發覺，然亦險矣。

憑河暴虎非長策，得子必探虎穴。結識卞莊，訪求馮婦，不但善爲遊說，同盟鼎革。且西約川滇，南通湘粵，砥柱中流，舉頭屬望楚天月。 廣州飛電急迫，便偵騎四出，包圍突擊。范蠡多謀，沛公鬥智，

捺任焦頭上客，沈潛柔克。若龍躍在淵，鶴鳴于垤，蟄蠖求伸，把夫夫殄滅。

大江報

辛亥革命之機關報也。同志節衣縮食，刻苦耐勞，每日二大張，託他報代印，不脛而走，爲當道注目，亦莫如之何。回憶戊申年，余在仰光光華報館，見有自漢口寄來商務日報，知係同志所爲，但不知是那個。辛亥集首漢皋，便中問起，宛思演、查光佛、劉堯澂等答曰：是我們幹的，不數月而被封。今大江報再接再厲，定要打倒他們。

尚書誓誥始湯武，文字征誅裁口。彰信兆民，永清四海，丕乃大言敢侮，獨夫授首。今喚起同胞，驅除韃虜，一紙宣傳，三千毛瑟惟其有。先年商務日報，被當道查禁，偃旗息鼓。原上輿人，鬩黨童子，者個亡秦三戶，重來捲土。揚大漢天聲，江流倒注，蹈旦晨鷄，使人人起舞。

寶善里

在俄租界。先有宋鈍初先生委同鄉張斗樞同志，以推銷湖南礦產爲名，創立廣惠公司，實則革命機構。辛亥八月初，劉公等在該里另租一棟，製造起義旗幟文件及炸彈。八月十七日，不愼炸藥爆發，孫武受傷，濃烟四塞，聲震全里。俄警聞聲奪門而入，夏口廳捕班馬快，跟踵而至，拘捕三十餘人，所有物件悉被抄沒。武昌得訊，下令戒嚴，交通遮斷，激成十九之役。

孳孳爲善以爲寶，三楚精神感召。荆璞埋冤，汨羅飲恨，太惜長沙憑弔，襄陽嘯傲。看魚目混淆，龍蛇顛倒，漁父卜居，公司廣惠壁完趙。里鄰深處善巧，有劉公孫武，投壺落草。術士和丸，冶人調鼎，不料爐烟一爆，四圍號咷。被俄警跟查，夏廳趕到，冥捕窮搜，算通盤破了。

江漢關

繼武昌起義創立之軍政分府也。時以大江報爲中心，糾合死士，攻入夏口廳，救出寶善里被捕之同志，進而佔領江漢關，成立軍政分府。承都督之命，召募士兵，輸送械彈。九月初，戰事緊急，執叛將張景良而殺之，人心大快。嗣後各處據一城佔一鎭，即自立爲軍政分府。如上海有都督府，吳淞有軍政分府，是其一例。

滔滔江漢南國紀，今古為關有備。保障晴川，屏藩黃鶴，四戰必爭之地，豈容坐視。爰負弩前驅，揮戈直指，打破監牢，崇朝戡定夏陽市。　市民驚夢乍起，見星旗招展，皆大歡喜。漿食肩摩，投忝轂擊，分府權宜建置，輸將無以。這一片熱誠，可欽可佩，革命初興，要團團結集。

大智門

在漢口總車站。張彪糾合餘燼及由河南調來之綠營，團集大智門。八月二十八日，我兵出擊，張彪敗走，窮追至劉家廟以上。九月初，馮國璋統北洋六鎮南下，奪取大智門，激戰甚烈，余督隊衝鋒，大獲全勝。迨余中彈仆地，前線紛紛退下，大智門因以不守。是役死傷枕藉，過後掩埋屍骨，築六大堆，迄今猶存。

負嵎困獸猶思逞，一舉聚殲餘燼。小醜狼奔，渠魁兎走，眼見殘兵敗陣，不曾血刃。似掃葉疾風，醒獅奮迅，于湯有光，弔民伐罪義師振。　國璋南下授命，挾調練千騎，蠻強六鎮。瘋狗狂噬，胡蜂毒螫，逼近我軍防汎，迎頭獲勝。忽一彈橫飛，指揮仆暈，旡首羣龍，便紛紛轉進。

滿春茶園

守住漢口之最後根據地也。自大智門不守，馮軍緣租界後面，入據歆生路。會黃克强先生到漢，士氣一振，黃公卽時督兵抵禦，巷戰五晝夜，退至張美之巷滿春茶園，憑柵固守。九月十二日，馮國璋縱火燒漢口，滿春茶園附近，經馮狗一炬，可憐焦土。

漢皋風雨重陽近，瀰漫星流石隕。獸挺亡羣，鳥飛不下，善化突如臨陣，軍威大振。仗十萬甲兵，指揮若定，寸土必爭，衝天殺氣大江滾。　與霸孤軍據守，再展開旗鼓，中權後勁。九拒九攻，七擒七縱，最後不容轉瞬，決心必勝。奈敵縱燎原，車薪俱燼，杯水猶存，儘斤斤一拚。

西江月　夜坐卽事

四壁蟲聲唧唧，一燈孤影飄飄。庭前柏樹話頭敲，增上病夫煩惱。　淡水鷺鷗下上，草山車馬招搖，寒花枯木不膚撓，漫道聲緣自了。

臨江仙　張婿新宅失火

夜飲新居煙着火，座中賓客難安。及時撲滅未燎原。死灰將掃盡，依樹構節園。凡物悉爲身外物，成壞兩不相干。晦明風雨蔽單寒。橫陳除一榻，高臥北窗間。

生活一般從慣習，自然社會懸殊。甫經刼火復移居。湯玻舒曲肱，破席坦平舖。漫道汝身非汝有，觀人觀我何如？顛危大厦待匡扶。里仁基建國，邦玷啓鴻都。

西江月

高雄衆利作業，重慶朝天造殃。不惟失愼且疏防，責任問題怎講。　大局何時扭轉，要人鎮日飛忙。物資損失數無量，爭取美援那樣。

踏莎行

風景不殊，河山有異，盛衰倚伏何時已？但憑意氣快一時，反映將來貽口實。　坊表峨峨，石燈秩秩，圓山神社饒神趣。破除迷信太無端，毀瓦畫墁每不智。

踏莎行

曲徑透迤，游絲繾綣，溫泉洗淨塵塵面。秋風颯颯似颱風，乍雨乍晴天意倦。　淡水溯洄，白雲舒卷

，蒹葭不覺桑榆晚。蓴鱸佐食飲醇醪，無愁有甚他鄉感。

踏莎行

日暖風和，民康物阜，遊山恰是良時候。若遲雨季阻交通，高處不勝寒氣驟。 鐵道通幽，纜車入穀，引人入勝絲絲扣。太平頂望太平洋，開拓心胸天眼透。

踏莎行 說夢

黍熟黃粱，車旋綠蟻，淮南蕉鹿莊生蝶。視天總總信癡人，自信不癡就瞎說。 擔海傾洋，食苹啮血，認真疑假中腸熱。世間如幻本無常，作僞心勞徒力絀。

醉花陰

太白經天天未厭，休咎如何判？時節閏中元，月朗星稀，奄忽風雲變。 人事參商如隔岸，流火話三面，一棒打中間。斗柄箕筲，起與修羅戰。

關河令

秋老虎威，斜入窗滿庭燥氣，無計消除，展開葉子戲。鼈脚莊閒分悉，總爭取天和加倍，太座犯空，包輸夜以寄。

醜奴兒 閏七月七日

隔河相望心如醉，一度聯歡；一度聯歡，長生殿裏夜初闌。 却喜援時今閏七，乞巧重拈；乞巧重拈

，不知月老許相牽。

滿庭芳　壽洪蘭友五十

歲月不居，江山如畫，喜君鶴立揚州，英姿卓犖，擘肇紹箕裘。記取兒童竹馬，曾經探湯武何求，今憶否？南巢牧野，順應在平疇。　俊才誰得似？盱衡管樂，平準陳留。更冷然超却，黃閣青耩。此日非常倚畀，持大體委婉紆籌。君無倦，天中壽域，努力挽狂流。

雪明鴣鵲夜　壽孫鐵人七十

望京山大熱水深，留碩果別就蓬島。看龍戰玄黃，血流素縞，赤地鵑啼習谷風，鐵圍鶴唳八公草。半空中飛虎逞強，神鷹鬥寶。　仁者生斯世也，正年介古稀，壽維天保。手扶鳩杖，破顏微笑，莫漫愁沽酒囊澀，儘把胸中壘塊一掃。願精神抖擻，長春不老。

司法節即事

大陸淪胥奔海市，時節因緣，光復應羣集。桎梏百年全撤廢，今朝值得談緣起。　象魏懸書忙布治，可是江南，一炬無餘紙。啓用大刑誅賊子，勿忘後事師前事。

憶故人　悼夏重民先生

國破山河風物殊，乍夢醒魂驚悸，故人遠隔在天涯，離恨長相憶。忽報九龍星墜，哀江南沾巾掩泣，慧燈寂滅，大法陵夷，邦家殄瘁。

八聲甘州

溥老張公逝世二週，同人在臺設祭，哀哲人之其萎，傷邦國之殄瘁，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感蕭蕭易水如斯逝，一老不慭遺。惱赤眉怙禍，口誅筆伐，曾幾何時？嚮邇燎原毒熾，撲滅尚無期。倘九京可作，忿怒奚疑？　海上躋蹌設祭，向滄州憑吊，香塚招提。悵青林墨塞，風木也含悲。望魂歸歆嘗格享，啓燕趙慷慨好男兒，迅掃此烽烟朝食，蘇我餘黎。

鵲橋仙　壽鍾伯毅七十

雪峯倚蘭，為山綠竹，普被蔚藍山谷。一花五葉萬年枝，不愧是湘中名宿。　般若唯心，菩提神足，薦取籌添海屋。祇要檀郎認得聲，為吾子狂歌楚曲。

菩薩蠻　壽趙夷午七十

衡嶽三生祖源啓，普門示現微塵裏。苦海泛慈航，兆民賴有慶。　七十從所欲，寸心千里目。世界法身中，非有亦非空。

西江月　重慶飛西昌

排空青天白日，朶雲足下生煙。溯江直上大涼巔，穩着西昌地面。　元老親勞玉趾，下機握手言歡。空前儀仗列仙班，吉普渡河水濺。

臨江仙　次李君佩木棉飛絮

六朝金粉臺城柳，枝頭鳥語融融。可憐飛絮溷泥中。何如南走粵，秀挹木棉紅。　封姨善巧臨風舞，散花似雪飄空。暗香浮動海天東。清高無俗韻，秋色老梧桐。

鷓鴣天　夢中口占

伊人宛在水中央，四顧蒼茫各一方。秦越同舟難獨濟，河山變色慮重光。　大風起，雲飛揚，威加海内歸故鄉。丈夫有志當如是，無事新豐起漢王。

萬年春　十四章　幷序

中華民國四十年元旦，歲序更始，人壽稱强。大時代風雲，變幻莫測，横流亦茫無涯涘。我中華民國捲入旋渦，誦瑣尾包桑之什，未嘗不感慨系之。惟多難興邦，前史俱在。我黃帝子孫，務須爭取此日，行健自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光華復旦，維乃之休。回憶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開國大總統之職，摧專制，建共和，改正朔，趣大同，日不暇給，規模宏遠。中華民國之億萬斯年，基于此矣。因就　國父自元年起十四年止，歷年元旦行在（略附時事），賦短歌以紀之。倘荷譜入絲桐，亦盛事也。

元年元旦在南京

風動雲揚，龍蟠虎踞嘘元氣。晨雞司旦，初載民為貴。　締造共和，更始弘經緯。大無畏，萬方安慰，東北西南暨。

二年元旦在上海

賀節春申，通籌九有山河帶（主辦全國鐵路總公司）。寸心千里，覓取三年艾（訪問日本）。　太白經天，譎見人中怪（盜殺宋教仁）。必除害，檄飛中外（討袁），不計成和敗。

三年元旦在日本東京

江戸尋盟（創造中華革命黨），靈南坂邸團團拜（主靈南坂頭山滿家）。志心皈命，謹受先生誡。自我犧牲，本願宗仁愛。（誓約載明犧牲一己自由生命權利，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職無怠，風雲際會，捲土重來快。

四年元旦在日本東京

數點梅花，青山旭日賓筵秩（元旦 國父召宴於青山本部）。酒酣耳熱，樂奏黃鐘律（席中夫人鼓琵）。傀儡登場，放演天魔術。（籌安會勸進，袁世凱稱帝。）此兒戲，必亡無日，我卜乾元吉。

五年元旦在日本東京

大命遙頒，（元月余在青島，奉 國父電令及告同志書。）山東豪傑弘悲願。併亡秦帝，鼓舞羣吹萬。憝伏天誅，梟史貽洪憲。公無倦，黎民於變，令罷修羅戰。（袁死黎繼， 國父宣言各省罷兵。）

六年元旦在上海

甲第環龍，唐公濶久登門賀。破顏微笑，章老談傾座。（唐、章二老，皆與 國父濶別三年，相見甚歡，匪言可喻，唐公謂 先生最高興是此日。太炎先生，則高談渾論。 國父戲稱爲諸葛先生，四座傾倒。）護法先聲，復辟囂兵挫。莫閒過，尚須戡亂，國會重開課。（國父率海軍南下，召集國會，被選爲大元帥，護法戡亂。）

七年元旦在廣州

滾滾珠江，艨艟耀日旌旗照。百司朝罷，主管輸情報。鞅掌軍書，午夜樓船召。彼夫傲，我先施礮

，弼樹兵刑教。（一月三日，大元帥躬率同安、豫章、炮擊莫榮新，名曰「砲教」。）

八年元旦在上海

瑞靄卿雲，晴光透出文瀾閣。格唯心理，致力修天爵。行易知難，禹拜昌言作，時咸若。望孚民約，王振遵人鐸。（國父着手著述，完成知難行易、實業計劃及授命創辦建設雜誌等。）

九年元旦在上海

洪範九疇，新元世運循環數。粵軍回粵，大命無推故。三老同心，得位行乎素。急先務，以身為度，豎子休容妒。（上年南北和議破裂，國父命粵軍準備回粵。是年十一月，粵軍進廣州，國父偕伍廷芳、唐紹儀三老南下，復掌軍政府，常受陳炯明妒視。）

十年元旦在廣州

日暖風和，嶺南得氣梅先吐。陽春有腳，邁進齊民步。適應非常，改玉章公布。廢軍府，場開選佛，五五庸登阼。（二月，國會非常會議決議：廢軍政府，成立民國政府，選舉國父為大總統，陳炯明尼之，迄五月五日始就職。）

十一年元旦在桂林

獨秀峯高，桂王舊殿彤殊勝。問堂前燕，有甚泥封信。夾剪飛傳，盜殺功臣鄧。羣情憤，師回逐競，北伐詔關進。（大總統在桂林，聞鄧鏗師長遇害，率師回廣州，免陳炯明本兼各職，移駐韶關，全軍北伐。陳炯明伺隙，舉兵叛變。）

十二年元旦在上海

國是蜩螗，臚傳喚醒邯鄲夢。（元旦為中國國民黨整肅陣容，發佈宣言。）不除慶父，魯難仍嚴重（檄討陳炯明）。御駕親征，穩定羊

城闕，謀雖中，奈兵驕縱，目斷東江送。（國父在上海，聞聯軍入粵，驅走陳炯明，發生內鬨，即躬往坐鎮。東江戰事又起，內部將驕卒惰，弁髦軍令，宵旰憂勤，此年為極。）

十三年元旦在廣州

萬象更新，河山再造基於黨。羣策羣力，大會天開榜。建國建軍，主義三民講，指諸掌，如影斯響，北上人瞻仰。（一月改組中國國民黨，大會於廣州，開講三民主義，喚起北方國民軍響應。逐宣統出京，歡迎 國父北上。十一月間， 國父往日本至天津。）

十四年元旦在北京

周苞春榮，燕京柳色黃金嫩。凜堅冰至，大德維摩病。四大非空，我輩呼天問。秉遺訓，碧雲烟景，日遠長安近。（國父于十三年除日，抱病入北京，元旦臨床，接見問病。經七十日，醫藥罔效，天祿永終，移殯碧雲寺。昊天不弔，喪我哲人。遺囑諄諄，責任吾黨。今 蔣總統繼志述事，宏濟艱難，雖日遠而長安猶近。年年此日，黻拜賡歌。國父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禪悅集

南嶽單傳及碧巖集摘錄

梅川述頌

(一) 南嶽單傳

一 大迦葉尊者

靈山四衆會無遮。上首諸天盡作家。選佛場開誰及第。大迦葉披大袈裟。西天四七始拈花。東土傳來品目加。無怪飲光微破笑。一開五葉亂如麻。佛無一法與人天。教外如何有別傳。黃面金身相授受。應知不在口頭禪。

二 阿難尊者

阿難徹困與誰論。迦葉拈椎背却門。明試以功親薦取。豈容無佛處稱尊。迦葉寧誇翊戴功。多聞相好世尊同。若非結集留遺教。歷代焉知有祖風。祇傳金縷不傳眞。直待阿難問別因。倒却刹竿何處着。將無多子與人人。

三 商那和修尊者

三世承先何處求。青林懸記誕和修。火龍降伏梵宮建。奮迅騰空法乳流。自然應化產青芝。慶喜傳燈恰是時。遯迹罽賓收我慢。如來三昧少人知。

四 優婆掬多尊者

魔宮震動波旬怖。瓔珞相酬伏識魔。六欲諸天除不斷。歸依三寶念摩訶。石室添籌度有緣。及門無慮萬盈千。紹隆證得通眞量。金屋光宣第五傳。

五　提多迦尊者

寶山泉湧法無邊。法味滋濃注大千。不爲身心無我我。金光照耀四禪天。

六　彌遮迦尊者

禪那仙籙報殊途。大刧曾經話不虛。刧後捨邪歸佛乘。八千仙子印眞如。

七　婆須密尊者

雞林雉堞繞祥雲。望氣應知有道人。闤闠相逢諮姓字。淨衣酒器表來因。

八　佛陀難提尊者

論義終輸義論家。迦摩羅國領維那。頂中肉髻才無碍。證得虛空落曉霞。

九　伏馱蜜多尊者

行年五十未曾言。非道非親不出門。幸有師承悲願廣。萬行具足衆中尊。

十　脇尊者

六十年間住母懷。明珠降座脫凡胎。羯磨重感祥光燭。不是難生是再來。

十一　富那夜奢尊者

寶身七子幼稱奇。隨喜罩提佛亦非。地變金光欣入幕。傳心不負脇尊眉。

十二　馬鳴大士

有作無作諸功德。五百年前被馬人。啓沃國王摧外道。康寧長壽伏波旬。天地晦冥魔力現。山岳震動魔事滅。蟭螟盜變受三皈。眷屬三千皆大徹。

十三　迦毘摩羅尊者

播弄神通變易形。化從性海利含靈。山河大地渾閒事。非取非離悟了經。石窟千年收巨蟒。復棲大樹服群龍。沙門不枉移神足。草偃風行破曉鍾。

十四　龍樹尊者

誦四韋佗知衆藝。試行異術入王宮。回心向道堅王信。天戰修羅證實中。五百名世間出。摧伏九十六種。大智度論造成。無着天親稱頌。

十五　迦那提婆尊者

福業雖修有漏因。何如佛性聖而神。月輪示現聞無相。廓爾虛明逈絕塵。西天沙汰斷梵聲。擔板禪和塞耳根。封鎖儘嚴鐘自撞。長旛並發振聾盲。

十六　羅睺羅多尊者

淨德園生菌味甘。前身食報此身還。發心捨子奉塵刹。一簣功成九仞山。

十七　僧伽難提尊者

金水河源聖者居。將身入定着心虛。全無動靜云何在。我義雖成總不如。羅多擎鉢飯諸曹。甘露清涼沃貢高。師弟相維弘法眼。禪那也使殺人刀。

十八　伽耶舍多尊者

夢神持鑑誕神明。百歲童身體馥瑩。諸佛大圓容必照。鈴鳴不會會心鳴。

十九　鳩摩羅多尊者

愛欲緣生忉利天。以時聞法淨諸纏。忽然閉戶誰無應。宿命心通脫不粘。

二十　闍夜多尊者

漫云造作無因果。業識依違報有差。寂寂靈靈如是住。莫教盲目認狂華。三千里外距離間。擧足須臾卽往還。了却此心無罣碍。虛空那復隔關山。

二十一　婆修盤頭尊者

慈嚴一乳誕雙珠。苦行頭佗與衆俱。假使不聞如是說。芻尼或亦笑區區。

二十二　摩拏羅尊者

象寶從來不害群。如何巨萬逼王城。當頭一喝胥顛仆。三十年間享太平。西印瞿曇得度王。至誠禮塔湧金剛。卽時棄國成羅漢。咫尺殊方感信香。

二十三　鶴勒羅尊者

誕化王身稱聖子。栖林九白鶴相隨。龍宮濫食今施報。聞鷄飛鳴過月氏。百億迷廬拜法王。金城天子喜非常。誰云外護無崇報。毀法何曾有下場。

二十四　師子比丘尊者

龍子示寂感師子。婆羅畢命乃皈此。一朝聞言超直指。照見藴空離生死。

二十五　婆舍斯多尊者

峯峯念我遽還珠。頓了今吾是故吾。五十九番非義伏。臨泉熱毒感來蘇。

二十六　不如密多尊者

王宮受具雨天花。梵志謀危墮落迦。大地忽爲龍窟陷。迷途須信指南車。

二十七　般若多羅尊者

瓔珞前身大勢至。阿僧祇劫共居持。修多羅藏隨緣轉。不但因齊始透皮。

二十八　菩提達摩尊者

通量廣更號達摩。廓然無聖一頭陀。化行震旦仍歸去。百草頭邊意若何。赤縣神州大乘光。求人爲法涉重洋。楞伽四卷傳心要。文字何曾不顯揚。

二十九　慧可大師

武牢姬氏誕神光。年少超然善老莊。初志出家依寶靜。少林得髓復遊方。皈依少室苦求知。面壁何曾有法施。待到覓心無得處。安心焉用再尋思。東土傳燈第一人。法門非舊亦非新。祇因表信留衣鉢。惱亂叢林

得度身。

三十　鑑智僧璨大師

僧寶不知何處去。白衣投刺願弘深。頓敎懺竟纏風恙。至道無難在信心。心中雖吉外頭凶。聖諦毋忘避世風。混迹鄴都緣熟在。羅浮山色有無中。

三十一　道信大師

初居河內徙梅川。幼慕空宗想入玄。解脫不知誰縛汝。靈山勝蹟至今傳。（東土四祖生廣濟。至今縣署前有浴佛井。署後有四祖墓。邑東有山曰靈山。）摩訶般若念精誠。能却圍城盜寇兵。自此吉州傳信遍。天書三却重唐貞。（貞觀癸卯，太宗前後三徵不起。）

特地牛頭訪懶融。繞庵惟見虎狼從。河沙妙德觀何似。恰恰無心用不窮。

三十二　弘忍大師

破頭山半老栽松。夕死朝聞道味濃。脫有未能遲汝再。周家溪畔女光容。乞食群呼無姓兒。性空能了姓奚爲。宿緣有分勤施捨。報母千靈不爲私。東山紫氣自西來。學侶雲臻七百該。大鑑大通分派後。至今誰復禮黃梅。

三十三　慧能大師

獦獠根利解金剛。自性能生語更詳。不待東山參忍祖。寶林四衆擁升堂。碓房服務隱非禪。腰石舂𢭃着力研。米白糠和篩欠在。三更偷渡九江船。數百人追欲奪衣。將軍力大不能提。本來面目今參透。同是黃梅喫飯兒。風幡論動逗群機。見性明心道入微。法性寺延居上座。南宗大盛止傳衣。

三十四　南嶽懷讓禪師

金州白氣貫長安。至敎遙頒拜命官。垂拱三年來郢上。通天受戒玉泉壇。嵩山啓發詣曹溪。八載精勤忽透機。說似恁麼都不中。南華南嶽兩非非。

三十五　馬祖道一

漢州馬氏誕神童。虎視牛行意態雄。受具渝州恒習定。祖源都在妙高峯。告化沿門叫打磚。讓師磨作鏡中看。打車不是牛呼屈。枉使駒兒受熱瞞。八十餘員善知識。百丈南泉居首席。馬駒踏殺天下人。初唐於斯爲盛已。

三十六　百丈懷海

長樂離塵入佛乘。三年胡餅飽承經。忽聞野鴨飛鳴過。痛徹留心昨日僧。上堂開示肅清規。法令森嚴言出隨。天下叢林能恪守。禪和始懾四威儀。一喝曾經三日聾。大機威震大雄峯。須知卽此仍離此。照用同時不着空。

三十七　黃檗希運

行脚天臺障濁流。胡僧褰涉不須舟。離人自了終無濟。大乘三車始到頭。洛京行乞吟添鉢。巍巍堂堂討厭生。不是老媼針劄緊。石門百丈畢難尋。傳授須知見過師。不消一捏有如斯。現前大用誰教徹。黃檗山頭豎纛旗。

三十八　臨濟義玄

漫云經論屬醫方。行脚依然立面牆。三度問前三被打。高安恰好捉迷藏。希公切切老婆心。豈爲眞鍮不博金。上座睦州方便接。一株大樹蔭叢林。饒舌大愚收敗闕。揮拳臨濟逞狂圖。若非黃檗無多子。焉敢當前捋虎鬚。河陽木塔苦行難。老婦新婆各守單。到處爲開臨濟眼。三玄四料不相瞞。

三十九　興化存奬

解將死雀就地彈。不管山門倒刹竿。打破大唐無會底。成褫與否甚相干。四方八面打中間。瞎漢依然未透關。安樂法門何處入。主賓折倒鐵圍山。

四十　南院慧顒

南院宗風嗣阿誰。青山是父白雲兒。親承入室須眞子。興化曾無一滴遺。牢關寶應老禪和。壁立千尋捧折那。啐啄同時爭失着。誰家高奏凱旋歌。

四十一　風穴延沼

李賀劉蕡不出家。空教氣憤考官衙。餘杭落第抽身快。撕破頭巾結戒痂。開元受具漫遊方。鏡水秦山較短長。懸首甑人携劍去。却來甬裡念文章。數椽草屋傍山芭。田父欷歔指破家。佛像鼓鐘猶剩在。古風寺穴沒風遮。

四十二　首山省念

得度南禪念法華。叢林畏敬小僧伽。晚於風穴充知客。臨濟門前許到家。

四十三　汾州善昭

太原俞氏苦零丁。杖策遊方足未停。妙得家風盈七十。石門猶是惜惺惺。再三撈摝始應知。月到天心水面時。前後八徵堅不起。法肩荷擔豈容辭。十智同眞舉妙機。控弦射的鳥高飛。若教翼折如弦斷。焉得人天抉是非。

四十四　石霜楚圓（慈明）

不作書生作比丘。苦難賢母令勤修。七年忍受汾陽罵。大澈原來屬杖頭。依止唐明謁大年。作家拊膝弄靈玄。楚王城畔東流汝。三脚蝦蟆跳上天。佛法中人有李公。不因今日定難逢。金毛師子通消息。諸諸連聲瞎撞鐘。

四十五　楊岐方會

少出宜春劇滑稽。筠州引起九峯疑。恍如自昔經行處。折節依參老古錐。鬮亡撾鼓怒慈明。狹路相逢氣未平。賴有汾陽宗法在。操戈不打自家兵。與麼拽耙共犁牽。携手相將孰在前。畢竟楊岐新穎銳。九峯不免慢俄延。

四十六　白雲守端

衡州剃髮就茶陵。塵盡光生得未曾。郁和尚有偈，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河山萬朶。一自楊岐勘破後。怕人笑是野狐僧。更除方便太無端。接浙而行席不安。小住舒州遷海會。掉三寸舌會心難。

四十七　五祖法演

冷暖何由得自知。玄裝破難復滋疑。浮山九帶解虛度。端的清風引入奇。釣魚船上謝三郎。百尺竿頭得意忘。不犯清波隨薦取。太公廟祝喜如狂。

四十八　昭覺克勤

見書疑是舊沙門。祝髮從師脚有根。非爲檀郎聲認得。笙歌叢裡許稱尊。昭覺開山住克勤。山前一片自耕耘。松風十里規模遠。萬壽天寧祖白雲。

四十九　虎丘紹隆

虎丘瞌睡虎而冠。瞎棒盲枷着甚難。竹密不妨流水過。播揚塵土豈偏安。

五十　應庵曇華

黃梅後裔老天童。佛果提撕直紹隆。盲啞獃癡胥領旨。東南不振濟家風。

五十一　密庵咸傑

無端應口破沙盆。大徹投機廓頂門。滿地葫蘆傾倒盡。靈犀一點渾無痕。

五十二　破庵祖光

應密相傳授破庵。奔流度刃壓同參。松源撞着交肩過。坐斷諸山老佛龕。

五十三　徑山師範

橫機不讓口頭禪。提住胡孫也爽然。爲問伽藍茅值歲。徑山松柏茂何年。

五十四　仰山祖欽

現成公案許升堂。入室難燒末炷香。纔上蒲團如地陷。打成兩橛費周章。百鍊爐中輥出來。銀山鐵壁也成灰。撤開兩手大家看。畢竟空中有電雷。

五十五　天目原抄

阿誰拖箇死屍來。棒下無生忍活該。三萬六千疑打破。西峯石窟不輕開。

五十六　天目明本

少林翠竹笛新篁。擢倒高峯峻宇牆。南詔說禪宗始祖。華鯨夜吼壓諸方。

五十七　千岩元長

鼠翻貓飯墮聲聞。築碎方盂斷五葷。甕裡醯雞掙脫早。伏龍山下伏魔軍。

五十八　萬峯時蔚

悶却南泉三不是。淨瓶踢倒豁然通。千岩畢竟多方便。一喝無須害耳聾。

五十九　寶藏普持

寶藏持禪嗣萬峰。向前叉手語機鋒。卽心不是如如佛。分咐東明占上封。

六十　東明惠昂

轉入轉深無泊處。到頭橫在淺蘆邊。安溪漫道無人問。報道叅方擠破船。

六十一　海舟普持

萬峰付囑許知津。更謁東明悟入新。七佛不曾滋葛藟。却來海會泛青蘋。

同　金陵永慈

金陵王氣藹東山。三十年來一破顏。手脚不曾忙整理。沙門衝破秣陵關。

六十二　寶峰明瑄

殺活拈來總現成。作頭弄斧笑頭傾。誰知吃酒頭仍在。一擧毘盧頂上行。

范作頭

來自四川號李瑞。向鬼窟裡作活計。諸佛不識强安名。九十六種當第一。

六十三　天奇本瑞

荆門剃染走襄陽。誰管婆婆是阿娘。病後頓明全偈意。楚山雪嶺好弘揚。

六十四　玉泉正聰（又號無聞）

如來明見不曾明。笑罵依文太腐生。頓悟馬嘶非解語。許多入處在疑情。

六十五　笑岩德寶

一莖葉墮逐流泉。注視摩沙竟豁然。賊入空房無所得。不容再犯法王籤。

六十六　禹門正傳龍池

虛空消殞話非虛。熚爆燈光省有諸。翹足修羅拈作勢。禹門三級不爲魚。

六十七　天童圓悟

銅棺山頂覓纖毫。情與無情捉不牢。急走三千求印證。傷弓怕見月輪高。五宗寸縷繫千鈞。拂子拈來刺眼睛。大坐當軒誰見見。分明不是盜虛聲。

六十八　鄧尉三峰

錫山蘇氏誕奇師。五四參同著有詞。夜發死關渾不覺。夾籬折竹墮梅時。三峰罏韝一時稱。名重叢林衆鑠金。不是老師翻白眼。圓明焉得揀魔音。

六十九　南嶽弘儲

南嶽單傳訖通翁。三峰門下振宗風。不圖原救相標榜。惱亂天童舉反攻。

（二） 碧巖集摘錄

碧巖集　去今九百年前。雪竇大師。從傳燈錄千七百餘人公案中。選出一百則。每則中加以頌語。雪竇以後。經九十年。圜悟大師舉出垂示。以公案頌古。著語評唱。是爲碧巖集。

圜悟碧巖集。稱宗門第一。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十萬戶。敲門處處有人응。

第一則　達摩廓然

隔山見煙。早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于截斷衆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雪竇頌』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玆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淸風匝地有何極。

第二則　趙州至道

乾坤窄。日月星晨一時黑。直饒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設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敎。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及。到這裏作么生請益。道個佛字。拖泥帶水。道個禪字。滿面慚愧。久參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機。直須究取。

「頌」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第三則　馬師不安

一機一境。一言一句。且圖有箇入處。好肉上剜瘡。成窠成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且圖知有向上事。盖天盖地。又摸索不着。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太廉纖生。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太孤危生。不

涉二塗。如何卽是。請試舉看。

「頌」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那堪迷明眼。納僧莫輕忽。

第四則　德山挾複

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看。

「頌」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嶮墮。飛騎將軍入虜廷。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咄。

附月舟和尙經行偈云。

尋常坐後打經行。脚下分明不覆藏。只是現成公案外。別無佛法可思量。

第五則　雪峯粟米

大凡扶豎宗敎。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貶眼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爲湊泊。昨日恁麽。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麽。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瞞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

「頌」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到爲誰開。

第六則　雲門好日

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得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頌」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水流聲。縱觀寫出飛行迹。草茸茸。烟羃羃。空生岩畔花狼籍。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着。動着三十棒。

第七則　慧超門佛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覲。如見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燥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么生。看取下文。

「頌」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裡。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第八則　翠巖眉毛

會，則途中受用。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兎。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一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凭個什麼道理，還委悉麼。試舉看。

「頌」，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髮相諳。眉毛生也。

第九則　趙州四門

明鏡當臺。妍醜自辨。莫邪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具道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眼底。轉身處。試舉看。

「頌」句裏藏機劈面來。爍迦羅眼絕塵埃。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鐵鎚擊不開。

第十則　睦州掠虛

恁麽恁麽不恁麽。不恁麽。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忍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雞蟣蠓蠛。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倘或不上不下。又作麽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頌」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虎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

第十一則　黃檗酒糟

垂示，佛祖大機全歸掌握。人天命脈。悉受指呼。等閑一句一言。驚群動衆。一機一境。打鎖敲枷。接向上機。提向上事。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還有知落處麼。試舉看。

「頌」凜凜孤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

本則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漢。恁麼行腳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第十二則　洞山麻三斤

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爲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試說看。

本則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頌」金烏急。玉兎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鱉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陽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

第十三則　巴陵銀碗　名顥鑒雲門高足

雪凝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沫。深深處佛眼難窺。密密處魔外莫測。擧一明三。卽且正。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試擧看。

本則擧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巴陵曰。銀碗裏盛雪。

「頌」老新端的別解道。銀碗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向天邊月。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第十四則　雲門對一說　一代時教

「頌」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槌雲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第十五則　雲門對一說

「頌」對一說。太孤絕。同死同生爲君訣。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忽忽水裏月。

第十六則　鏡淸啐啄　鏡淸雪峯門下玄沙大源孚上座同時

道無横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逈絕。若能超透過荊棘林。解開佛祖縄。得箇穩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語。外道潛窺無門。終日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自在。展啐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抬。一手搦。猶較些子。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

分事。試舉看。

本則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僧云。若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

「頌」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第十七則　坐久成勞（香林雲門之神足住香林四十年坐久成勞八十歲卒）

垂示：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隈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劄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本則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林云坐久成勞。

「頌」一個兩個千萬個。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紫胡要打倒鐵磨。

第十八則　國師塔樣　慧忠亦祖門下

本則舉肅宗皇帝。（本是代宗此誤）。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預釋傳痒果然起模者一樣老老大大作這去就不可指東作西）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好與一劄）國師良久云。會么。（因長智直得指東劃西將南作北直得口似匾擔）帝云不會。（賴值不會一摻教伊滿口含霜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傳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賴值不掀倒禪床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莫揣胡人好放過一著）國師遷化後。（可惜果然錯認定盤星）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子承父業去也落在第二頭第三頭）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兩兩作什麼牛開牛人）中有黃金充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這箇消息是誰分上事）無影樹下合同船。（祖師喪了也闍黎道什麼）瑠璃殿上無知識。

「頌」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第十九則　俱胝一指　天龍門下

垂示：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倘或未然。看取下文。

「頌」對揚深愛老俱胝。痴兒牽佛同道方知不免是一拶一境宇宙空來更有誰。兩個三個更有一個也須打殺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雪竇對龍牙又云。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後成一頌。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〇〇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第二十則　翠微禪板

垂示：堆山積嶽。撞牆磕壁。佇思停機。一場苦屈。或有個漢出來。掀翻大海。踢倒須彌。喝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麽人。曾恁麽。試舉看。

本則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諸方舊話擨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禪板與翠微。也是把不住駕與青龍不解騎可惜許當面不承當微接得便打。着打個死漢濟甚事也落在第二頭了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這漢話在第二頭賊過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個蒲團來。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一狀領過。一坑埋却。牙取蒲團過與臨濟。依稀越國彷彿揚州濟接得便打。可惜打這般死漢摸股出。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灼然在鬼窟裏作活計。將謂得便。眞賊過後張弓。

「頌」，龍牙山裏龍無眼。瞎。謾別人助得泥裏洗土塊。天下人總知。死水何曾振古風。忽然活時無奈何。累及天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廬公。也則分付不着。漆桶莫作這般見解。

第二十一則　智門蓮華　雪竇本師香林門下

垂示：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角馱。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其或未然。依舊伏聽外分。

本則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智門云。蓮華。僧云出水後如何。門云荷葉。

「頌」。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

第二十二則　雪峯鼈蛇　德山門下

垂示：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個個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本則舉雪峯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圖一場漏逗。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普州人送賊。以己方人。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殷勤。同病相憐。玄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麽生。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麽。釣魚船上謝三郎。只這野狐精猶較些子。喪身失命亦不知。雲門以拄杖向雪峯面前作怕勢。

「頌」，象骨巖頭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失生命有多少。韶陽知得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抛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喝云。看脚下。

第二十三則　福慶遊山

垂示：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杖試。至于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拶一境。一出一入。一挨一拶。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將什麼。試擧看。

本則擧保福長慶遊山。次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峯頂。慶云。是則可惜。雪竇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個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後擧似鏡清。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滿野。

「頌」，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髑髏着地幾人知。

第二十四　則　鐵磨牸牛

垂示：高峯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海底行。佛眼覷不見。直饒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免靈龜曳尾。到這裡合作麼生。試擧看。

本則擧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來也。磨云。來日產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溈山放身臥。磨便出去。

「頌」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白雲深處金龍箔。碧波心裏玉兎驚。

第二十五則　蓮華柱杖

垂示：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群。陷于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緇素。閃電光中辨殺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恁麼時節麼。試擧看。

本則舉蓮華峯菴主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復云。畢竟如何。又自代云。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頌」、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

第二十六則　百丈雄峯

本則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

「頌」，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年一間生。千人萬人中個子承父業。）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儂得自由還他作家手段。）電光石火有機變。（劈面來也。左轉右轉。還見百丈爲人應也無。）堪笑人來捋虎鬚。（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免喪身失命。放過闍黎一着。）

第二十七則　雲門體露

垂示：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兎放鷹。因風縱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

本則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節家破人亡。）雲門云。體露金風。

「頌」、問既有宗（辨來風箭不虛發）答亦攸同。（豈有兩般。如鐘待叩。功不浪施。）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飈颯颯。長天兮疏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依然熊耳一叢叢。

天下滔滔反自然。恁麼芻狗劇堪憐。憑君善解無爲法。滄海橫流手一編。

第二十八則　南泉不說

本則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泉云有（落草了也孟八郎作什麼便有恁麼事。）丈云作麼生

，是不爲人說底法麽。泉云，有。丈云。作麽生。是不爲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某甲只麽說。和尚作麽生。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有不說。泉云。某甲不會。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了也。

「頌」祖師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折拄杖。高掛鉢囊。）明鏡當臺列像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新羅國裏曾上堂。斗大唐國裏未打鼓。）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第二十九則　大隋刼火

垂示：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緇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彰色顯。且道爲什麽。如此試舉看。

本則：舉僧問大隋。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隋云壞。僧云。恁麽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

「頌」刼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將一句隨他語。萬里區區獨往還。

第三十則　趙州蘿蔔

本則舉僧問趙州。承問和尚。見南泉是否。州云。鎭州出大蘿蔔頭。

「頌」鎭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鵠白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撩得。

第三十一則　麻谷遶床

垂示：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翳。如龍得水。

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眞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本則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麻谷又到南泉遶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道不是。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頌」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第三十二則　定座大意

垂示：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現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籐。試舉看。

本則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床擒住與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禮拜。忽然大悟。

「頌」斷際前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巨靈抬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第三十三則　陳操具眼

垂示：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了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本則舉陳操尙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福便

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

「頌」圓圓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駝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攣。雪竇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第三十四則　仰山不遊

本則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山云。曾遊五老峯麼。僧云。不曾到。山云。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東坡詩云。廬山烟雨浙江潮。不到千般恨不消。到得歸來無別事。廬山烟雨浙江潮。

「頌」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第三十五則　文殊三三

垂示：定龍蛇。分石玉。別緇素。決猶豫。若不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錯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眞。且道是皂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本則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無着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殊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頌」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第三十六則　長沙遊山南泉門下

本則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去。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沙云

。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云。大似春宜。沙云。也勝秋露滴芙渠。

「頌」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崖。長沙無限意。咄。

第三十七則　三界無法盤山

垂示：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難諧。腦門上插紅旗。耳背後輪双劍。若不是眼辨手親。爭能搆得有般的低頭佇思。意根下卜度。殊不知髑髏前。鬼無數。且道不落意根。不拘得失。忽有箇恁麼。作麼生。試舉看。

本則與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盖。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第三十八則　風穴心印

垂示：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鬧市裏七縱八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倘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忙馬一鞭。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看。

本則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時有廬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成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停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

「頌」擒得廬陂誇鐵牛。三玄戈甲未曾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水倒流。

第三十九則　雲門花欄

垂示：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如猿在檻。欲觀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煆百鍊眞金。須是作家鑪韛。且道大用現前底。將什麼試驗。

本則擧僧問雲門。如何是淸淨法身。門云。花藥欄。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

「頌」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恁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第四十則　南泉株花

垂示：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黠兒落節。直饒七縱八横。不免穿他鼻孔。且道淆訛。在什麼處。試擧看。

本則擧陸亘大夫與南泉語次。陸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怪。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頌」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頭正又尾正。勝得宇宙淸。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第四十一則　趙州大死

垂示：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横時。佛亦不能辨。爲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群大士之能。向冰凌上行。劍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擧看。（投子大同禪師，不是洞下宗投子，葉靑洞下投子，翠微無學法嗣。）

本則擧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頌」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鑑作家。古佛尙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第四十二則　龐蘊好雪

垂示：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髑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杲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淆訛處麼。試舉看。

本則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汝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頌」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洒。瀟洒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第四十三則　洞山寒暑

垂示：定乾坤。句萬世。共遵擒虎兕機。千聖莫辨。直下更無纖翳。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上鉗鎚。須是作家鑪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本則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頌」垂手還同萬仭厓。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獹空上階。

第四十四則　禾山打鼓 無殷九峯道虔門下

本則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是爲眞過。僧出問如何是眞過。山云。解打鼓

。又問如何是眞諦。山云。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

「頌」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努。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第四十五則　趙州布衫

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卽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頌」編辟曾挨老古椎。七斤衫重幾人知。如今抛卻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第四十六則　鏡清雨滴

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則。去縛解粘。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刹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僧云。雨滴聲。清云。衆生顚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尙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意旨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然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雱霈。

第四十七則　雲門不收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以見用。且道

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動用。行住坐臥。併却咽喉唇舌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門云六根不收。斬釘截鐵八角磨盤空裏走靈龜曳尾朕兆未分時荐得已是第二頭朕兆已生後荐得又落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沒交涉。

「頌」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漫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天竺。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

第四十八則　招慶煎茶

舉王太傅入招慶煎茶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銚。朗翻却茶銚。銚溫茶器茶瓶之類太傅見。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銚。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太傅拂袖便去。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狸。朗云。和尚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雪竇云。當時便踏倒茶爐。

「頌」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第四十九則　三聖透網

七穿八穴。攙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爲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舉看。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峯云。待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噴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飇起。清飇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第五十則　雲門塵塵

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機相應。句句相投。倘非入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如何出身句。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門云。缽內飯。桶內水。

「頌」缽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裩長者子。

第五十一則　峰是什麼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摸索。且道放行卽是。把住卽是。到這裏。若有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尙拘機境。盡是依草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搆得麼。若未搆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舉看。

舉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禮拜。峯見來。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頭歸菴。僧後到岩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峯麼。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他無語。低頭歸菴。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頭云。何不早問。僧云。未敢容易。頭云。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末後句。爲君說。明暗双双底時節。同條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

第五十二則　趙州石橋

舉僧問趙州。久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州云。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僧云。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

「頌」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須釣巨鰲。堪笑同時灌溪老。（志閑禪師）解弓劈劍亦徒勞。（灌溪有云劈劍急。）

第五十三則　百丈野鴨

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著著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大師遂扭百丈鼻頭。丈作忍痛聲。大師云。何曾飛去。

「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雲海月情。依前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第五十四則　雲門展手

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門打一掌。僧云。某甲話在。門却展兩手。僧無語。門便打。

「頌」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險。師云。放過一著。

第五十五則　道漸弔慰

穩密全眞。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誵訛。於據虎頭收虎尾處。壁

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試舉看。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也死也。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尙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尙去也。吾云。打卽任打。道卽不道。源便打。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舉似前話。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言下有省。源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源云。正好著力。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雪竇頌云。

「頌」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何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第五十六則　欽山一鏃

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根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著。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籐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云。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山云。更待何時。良云。好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山云。且來闍黎。良回首。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卽且止。試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頌」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聾。捨箇耳兮目双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第五十七則　趙州田庫

未透得以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銀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這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州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頌」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蝱弄空裏猛風。螻蟻撼千尋鐵柱。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第五十八則　趙州窠窟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疏不下。

「頌」象王嚬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兎走。分疏不下五年强。一葉舟中幾大唐。渺渺几然波浪起。誰知別有好思量。

第五十九則　趙州至道

該天括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涅槃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脈。且道承箇什麼人恩力。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尙如何爲人。州云。何不引盡這語。僧云。某甲只念到這裏。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頌」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脚立。

第六十則　雲門拄杖

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頭。坐斷要津。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不消一揑。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奔。撓尾者不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第六十一則　風穴家國

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蛇。立緇素。須是作家知識。劍刃上論殺活。棒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寰中事一句。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雪竇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的衲僧麼。

「頌」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只自知。

第六十二則　雲門一寶

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頌」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第六十三則　南泉斬貓

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著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的麼。試

舉看。

舉南泉一日東西堂爭貓兒。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卽不斬。衆無對。泉斬貓兒爲兩斷。

「頌」兩堂俱是杜禪和。撥動煙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第六十四則　趙州草鞋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南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頌」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卽便休。

第六十五則　外道問佛

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徧刹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直得棒如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頌」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

第六十六則　岩頭收劍

當機覿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擒賊之略。明合暗合。双放双收。解弄死蛇。還他作者。

舉岩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頭云。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岩頭引頸近前云囫。僧云。師頭落也。岩頭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什麼處來。僧云。岩頭來。峯云。有何言句。僧

舉前話。雪峯打三十捧趕出。

「頌」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三十山籐且輕恕。得便宜是落便宜。

第六十七則　傅士講經

舉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大士便於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問陛下會麼。帝云。不會。誌公云。大士講經竟。

「頌」不向双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

第六十八則　仰山汝名

掀天關。翻地軸。擒虎兕。辨龍蛇。須是箇活潑潑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甚麼。聖云。惠寂。仰山云。惠寂是我。聖云。我名惠然。仰山呵呵大笑。

「頌」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

第六十九則　南泉圓相

無陷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荊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夤緣。又作麼生。試舉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谷便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

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個與萬個。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

溪路坦平。爲什麽休登陟。

第七十則　潙山講道

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直截。未擧以前。且道未擧以前。作麽生摸索。請擧看。擧潙山五峯雲岩同侍立百丈。百丈問潙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丈云。我不亂向汝道。恐以後喪我兒孫。

「頌」却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第七十一則　五峯併却

擧百丈復問五峯併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峯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

「頌」和尚也併却。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第七十二則　雲岩有也

擧百丈又問雲岩併却咽喉唇吻作麽生道。岩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

「頌」和尚有也未。金毛獅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第七十三則　馬祖百非

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說旣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旣無聞無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麽生免得此過。具透關眼者。試擧看。

擧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

。僧問智藏。藏曰。何不問和尙。僧云和尙教來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兄。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擧似馬大師。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頌」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

第七十四則　金牛飯桶

鏌鎁橫按。鋒前剪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吃飯。神通游戲處。如何湊泊。還委悉麼。看取下文。

擧金牛和尙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吃飯來。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吃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

「頌」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第七十五則　烏臼屈棒

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賓主。不拘回互時如何。試擧看。

擧僧從定州和尙會裏來到烏臼。烏臼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臼云。若不別。更轉彼中處。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著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臼云。屈棒元來有人吃在。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尙手裏。臼云。汝若要。山僧回與你。僧近前奪臼手中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吃在。臼云。草草打著個漢。僧便禮拜。臼云。和尙却恁麼去也。僧大笑而出。臼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頌」呼卽易遣卽難。互換機鋒子細看。𠟭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

（編者按）　碧巖集爲最上乘根器者說。大慧杲恐人執泥文字。曾毀其板。清光緒二年丙子。開慧重梓。梅川居士。素研禪宗。於五燈會元指月錄及禪宗諸語錄。均經瀏覽。曾擬編一部有系統之禪宗集。故有南嶽單傳述頌一篇。今於其民國三十九年日記中。錄其碧巖集摘要。自三月十七日起。至八月七日止。每日書一則。共七十五則。其餘二十五則。擱而不書。計丙子至辛卯。足七十五年。梅川居士坐化。適滿七十五歲。其預知歸期歟。不可說也。

（三）七佛偈

一　毗婆尸佛：
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

二　尸棄佛：
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

三　毗舍浮佛：
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四　拘留孫佛：
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

五　拘那含牟尼佛：
佛不見身知是佛，若是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佈於生死。

六　迦葉佛：

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七　釋迦牟尼佛：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四）應化聖賢名表

文殊菩薩：菴提遮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什麼都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

維摩大士：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善財童子：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彌勒彈指開門入卽閉

須菩提尊者：無說無聞是眞般若

舍利弗尊者：見月上女出城問甚麼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爲天女相，而自化身爲舍利弗。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双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拾得禪師
明州布袋和尙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母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尙

（五）　四祖大醫（道信）旁出法嗣法融

牛頭山法融—智巖—慧方—法持—智威—慧宗—惟則—雲居智
　　　　　　　　　　　　　　　　　—玄挺
　　　　　　　　　　　　　　　　　—崇慧
　　　　　　　　　　　　　　　　　—玄素—道欽—道林
　　　　—曇璀

（六）　五祖大滿（弘忍）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
嵩獄慧安
蒙山道明
資州智侁

神秀—┬—五臺巨方
　　　├—中條智封
　　　├—降摩藏
　　　├—壽州道
　　　└—嵩山普寂

安國師—┬—福先仁儉
　　　　├—嵩嶽破竈墮
　　　　└—嵩嶽元珪

智侁—處寂—益州無相—保唐無住

普寂—終南山惟政

（七）六祖旁出法嗣

西域崛多三藏　韶州法海　吉州志誠　匾擔曉了　洪州法達　壽州智通　江西志徹　信州志常

廣州志道　永嘉玄覺　司空本淨　婺州玄策　河北智隍　南陽慧忠　荷澤神會

忠國師—耽源應眞　蒙山光寶　磁州法如—荊南惟忠—遂州道圓—圭峯宗密

六祖下一世、南嶽懷讓

（八）馬祖道一禪師法嗣

洪州百丈懷海　福州長樂人姓王氏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入滅

池州南泉普願　鄭州新鄭人姓王氏

杭州鹽官齊安　海門郡人姓李氏

廬山歸宗智常　赤眼

明州大梅法常　襄陽人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

洛京 佛光如滿　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時人

婺州 五洩靈默　毗陵人姓宣氏住婺州

幽州 盤山寶積　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何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蒲州 麻谷寶徹　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總被螃蟹吃却

湖南 東寺如會　始興曲江人也

虔州 西堂智藏　虔文化廖氏子師子身中蟲便食師子肉

京兆 章敬懷暉　泉州謝氏子郢人無汚徒勞運斤

永泰靈湍

華嚴智藏

越州 大珠慧海　建川朱氏子問阿彌陀佛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敎文師曰出鼓音王經

洪州 百大惟政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麽則說似人了也

洪州 潙潭法會　六耳不同謀師有省

池州 杉山智堅　與歸宗南泉行脚逢一虎宗曰似貓師曰似狗南泉曰我見是個大蟲

洪州 潙潭惟建　馬祖吹師耳兩吹得入

澧州 萌溪道行

撫州 石鞏慧藏　獵人藏曰一箭一個祖曰一箭一群。放下弓箭投祖出家得悟

江西 北蘭 讓　兩手擘胸開示亮主

袁州 南源道明　快馬一鞭快人一言心心無間斷流入于性海

沂州 酈村自滿　魚騰碧漢階級難飛

朗州 中邑洪恩　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作巢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洪州 潙潭常興　南來燕養羽候秋風

汾州 汾州無業　商州上洛杜氏子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

澧州 大同廣澄　輪劍擲空無傷於物暗寫愁腸寄與誰

信州 鵝湖大義　衢州西江徐氏子欲界無禪禪界無欲

伏山 伊闕自在　吳興李氏子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

京兆 興善惟寬　衢州信安祝氏子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

鄂州 鄂州無等　尉氏人也住武昌大寂寺

潭州 三角總印　三寶　禾麥豆

池州 魯祖寶雲　無口將什麼來吃飯

常州 芙蓉太毓　金陵范氏子　生心受施淨名早呵

唐州 紫玉道通　廬江何氏子　靑山不礙白雲飛

五臺隱峯邵武軍鄧氏子　元濟阻兵擲錫空中飛身而過死不倒地其妹爲尼呵之

潭州 石霜大善　春日鷄鳴中秋犬吠

泉州 龜洋無了　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是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去無來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

西園曇藏　楊岐甄叔　馬頭神藏　華林善覺　水塘和尙　濛溪和尙　佛澳和尙

烏臼和尙　古寺和尙　石臼和尙　本溪和尙　石林和尙　西山亮座主　黑眼和尙

米嶺和尙　齊峯和尙　大陽和尙　紅螺和尙　百靈和尙　金牛和尙　黑澗和尙

利山和尙　乳源和尙　松山和尙　則川和尙　打地和尙　秀谿和尙　椑樹和尙

草堂和尙　洞安和尙　興平和尙　逍遙和尙　福谿和尙　水潦和尙　浮杯和尙

龍山和尙　亦曰隱山　龐蘊居士　衡州衡陽人

南嶽下三世

（九）百丈海法嗣

溈山靈祐　黃檗希運　長慶大安　大慈寰中　**平田普岸**　五峯常觀　**石霜性空**

古寧神贊　和安寺通　龍雲臺　衞國院道　**鎮州萬歲**　**東山慧**　**清田和尚**

百丈涅槃和尚

（十）南泉願法嗣

趙州湛諗　長沙景岑　鄂州茱萸　子湖利蹤　**白馬曇照**　**雲際師祖**　**香巖義端**

靈鷲閑

洛京嵩山和尚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　陸亘大夫　甘贄行者

（十一）鹽官安國法嗣

關南道常　雙嶺玄眞　徑山鑒宗

（十二）歸宗常法嗣

芙蓉靈訓　漢南高亭　新羅大茅　五臺智通　**高安大愚**

（十三）大梅常法嗣

新羅迦智　杭州天龍

（十四）佛光滿　法嗣

白居易侍郎

（十五）五洩默　法嗣

龜山正元　婺州蘇溪

（十六）盤山積　法嗣

鎮洲普化和尙

（十七）麻谷徹　法嗣

壽州良遂

（十八）東寺會　法嗣

薯山慧超

（十九）西堂藏　法嗣

虔州處微

（二〇）章敬暉　法嗣

薦福弘辯　龜山智眞　金州操　朗州古提和尙　京兆公畿和尙

（二一）永泰湍　法嗣

上林戒靈　五臺密魔巖和尙　湖南祇林

（二二）華嚴藏　法嗣

黃州齊安

（二三）黃蘗運　法嗣

臨濟義玄　睦州陳尊宿　千頃楚南　烏石臨觀　羅漢宗徹　相國裴休居士

（二四）長慶安　法嗣

大隨法眞　靈樹如敏　靈雲志勤　壽山師解　饒州嶢山　國歡文矩　台州浮江

潞州淥水(1)　文殊圓明

（二五）趙州諗　法嗣

嚴陽善信(1)　光孝慧覺　國清院奉　木陳從朗　婺州新建　杭州多福　益州西睦

（二六）長沙岑　法嗣

雪竇常通

（二七）　茱萸和尚　法嗣

石梯和尚

（二八）　子湖蹤　法嗣

台州勝光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二九）閩南常　法嗣

閩南道吾　漳州羅漢和尚

（三〇）　高安大愚　法嗣

末山尼了然

（三一）　天龍和尚　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南岳下五世

（三二）　睦州陳尊宿　法嗣

刺史陳操尙書

（三三）　光孝覺　法嗣

長慶道獻

（三四）六祖　法嗣

青原行思　吉州安城劉氏子

（三五）青原　法嗣

石頭希遷　端州高要陳氏子

（三六）石頭　法嗣

藥山惟儼　絳州韓氏子
丹霞天然
長安應制　五燈會元或南陽丹霞山
潭州大川
大顛寶通　韓愈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長髭曠
京兆尸利
招提慧朗
興國振朗
汾州石樓
法門佛陀

水空和尚
大同濟
青原下三世
（三七）藥山儼 法嗣
道吾宗智 雲巖曇晟 船子德誠 椑樹慧省
百巖明哲 澧州高沙彌 刺史李翺居士
（三八）丹霞然 法嗣
翠微無學 孝義性空 米倉和尚 丹霞義安
本童
（三九）大川 法嗣
仙天禪師 福州普光
（四〇）大顚通 法嗣
三平義忠 馬頰本空 本生
（四一）長髭曠 法嗣
石室善導
青原下四世

（四二）道吾智　法嗣

石霜慶諸　漸原仲興　淥清

（四三）雲巖晟　法嗣

洞山良价　杏山鑒洪　神山僧密　幽溪和尚

（四四）船子誠　法嗣

夾山善會

（四五）翠微學　法嗣

清平令遵　投子大同　道場如訥　白雲山約

（四六）孝義性空　法嗣

歙州茂源　棗山光仁

青原下五世

（四七）石霜諸　法嗣

大光居誨　九峯道虔　湧泉景欣　雲蓋志元　谷山藏　中雲蓋山　南際僧一

棲賢懷祐　覆船洪薦　德山存德　吉州崇思　石霜山暉　郢州芭蕉　肥田慧覺

鹿苑山暉　寶蓋山約　雲門海晏　湖南文殊　鳳翔石柱　大通存壽　南嶽玄泰

潭州雲蓋　龍虎普聞　張拙秀才

（四八）夾山會　法嗣

洛浦元安　水竭滄溟龍尙隱雲騰碧漢鳳猶飛
逍遙懷忠　潛龍可文　黃山月輪　韶山寰普　上藍令超　郢州四禪　太原海湖
嘉州白水　天蓋山幽

（四九）清平遵　法嗣

三角令珪

（五〇）投子同　法嗣

投子成溫　牛頭山微　香山澄照　陝府天福　中梁山古　襄州谷隱　安州九嵕
盤山二世　九嵕敬慧　觀音岩俊　濠州思明　鳳翔招福

青原下六世

（五一）大光誨　法嗣

谷山有緣　野馬有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　雙陸盤中齊唱彩
伏龍一世　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
白雲善藏　矮子渡深溪
伏龍二世　興國門樓

陝府龍峻

伏龍三世　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

潭州藤霧

（五二）九峯虔　法嗣

新羅清院　奔馬爭毬

泐潭神黨　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南源行修　古洞有龍吟不出岩前木馬嘁無形

泐潭山明　鐵牛草上臥昏昏不舉頭

吉州禾山　風箏有韻眞堪聽聽得由來回不成

泐潭延茂　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

同安常察　犀因翫月紋生背爭被雷驚花入牙

泐潭匡悟　客語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禾山無殷　禾山解打鼓

泐潭山牟　捲席　珍重

（五三）湧泉欣　法嗣

六通院紹　卦兆未興孫臏失算

（五四）雲蓋元　法嗣

雲蓋智罕　鋒前不露影句後無兒蹤
新羅臥龍　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兎驚。
天台山燈　紅蓮座上不賭天冠

（五五）谷山藏　法嗣

新羅瑞谷　不展萬人機
新羅百岩　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　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

（五六）中雲蓋　法嗣

雲蓋景
禾山師陰　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
拓溪從實　任你白雲朝嶽頂爭奈青山不展眉

（五七）洛浦安　法嗣

烏牙彥賓　當今不坐靈明殿盡鼓休停八佾音
青峯傳楚　全無一滴水浪跡似雲山
永安善靜　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
鄧州中度　眞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
洞溪戒定　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京兆臥龍　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五八）　逍遙忠　法嗣

福清師巍　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白雲無依

（五九）　蟠龍文　法嗣

永安淨性

木平善道　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

崇福院志

陝府龍溪

（六〇）　黃山輪　法嗣

郢州桐泉　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

（六一）　韶山普　法嗣

潭州文殊　萬里長沙駕鐵船

耀州密　烏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六二）　思明法嗣

鷲嶺善本　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宛中狐兎交横

青原下七世

（六三）藤霞法嗣

澧州藥山　宇宙不曾震葉落不如初

（六四）雲蓋景法嗣

南臺寺藏　松韻拂時石不黠孤峯山下壘難齊
雲蓋證覺　一塵含法界九世刹那分

（六五）烏牙賓　法嗣

大安興古　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戸
烏牙行朗　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

（六六）青峯楚　法嗣

西川靈龕
紫閣端己
開山懷盡　荊棘叢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横
幽州傳法　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淨水締信　紅觜飛起三界外緣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清勉　藕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閱五燈會元並抄記馬祖法嗣本有八十三員會元只記得七十餘可見遯世無悶者尙有人在　四十年四月十六日梅川

（六七）　龍華獄中答人贈金剛經

在獄初誦金剛經，苦印本不善，且疑有錯落，常作得善本證明想。果不逾旬，有以汪居士楷書精美印本見遺，並書云：每日敬誦一遍，則知佛法無邊矣，余受持讀誦因感菩薩威神之力，意欲所求，皆稱道，良用自慰，偈以報之。

我聞如是法，顚倒未歸依，今乃以因緣，無住發菩提，初入三摩地，如幻復迷離，受持金剛經，章句頗狐疑，感子遺善本，果報不可思，一日三五遍，念玆復在玆。念念離諸妄，不着貪嗔癡。我身非我有，歷千萬億刼，過去及未來，此心不可得，地獄亦莊嚴，修羅自樂國，懺悔禮如來，忍辱消罪業，應作如是觀，如如空一切。短偈以報君，非非不可說。　（民國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六八）　護國消災利生薦亡法會發願文

伏以末法時代。正敎式微。魔外滋熾。諸天悲憫。修羅恣睢。妖災因釁而作。習氣染毒而化。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失序。鳥獸爲之哀鳴。鬼神爲之疵厲。是皆由濁世衆生惑業所感。其不墮三惡道報者幾希。生今之世。反今之俗。惟有自我懺悔。志心歸命。仗我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陀世尊。興無緣慈。運同體悲。加被四衆。恭請章嘉上師。智光法師。大醒法師及諸山長老。高僧開士。建立護國消災利生薦亡大法會。謹以至誠發

弘誓大願如下。

第一大願。願三千大千世界。凡屬有情含識。遠離惡法。無人我愛憎之成見。勤修聖道。信平等博愛之眞理。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自利利他。成仁成智。同享自由幸福。將此濁惡世界。變爲清淨極樂世界。

第二大願。願中華民國國土。四境安寧。十方效順。凡屬外來之封豕長蛇。不復薦食上國。最近燎原之火。亦卽時撲滅。不留灰燼。以保持我帶礪大好河山。

第三大願。願中華民國國民團結我中華民族。弘揚大一統五千年歷史文化。集中意志與力量。出水深火熱地同胞。誕登袵席。如有疾病者。得起死回生之妙藥。有災害者。獲博施濟衆之功能。永保我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子子孫孫康寧福壽。

第四大願。願陣亡將士。死難同胞。本爲國捐軀之滿腔熱血。囘向往生。見佛聞法。不離安養。重入娑婆。分身無數。遍十方刹。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殲彼妖魔。救苦救難。同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爲父母。

第五大願。願中華民國元首蔣公。復受人民之付託。出任天下之重。官天地。府萬物。發四無量心。領挈羣倫。撥亂反正。重行奠定憲治三民主義國家丕丕基。

第六大願。願陸海空將帥士卒。以般若自信力。起大乘互信心。信仰最高統帥之指揮若定。赴湯蹈火。如救頭然。一德一心。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持金剛慧劍。發揮神勇。使青天白日之旗幟。重揚于大陸。勛業與日月爭光。功德與山河並壽。

第七大願。願自中央宰輔以及各地各級長官庶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負責任。振紀綱。明善惡。嚴賞罰。敬事而信。節用愛人。弊絕風淸。化行俗美。戡亂必勝。建國必成。

第八大願。願敎育界文化界人士。確信敎育爲樹人大計。文化爲指南方針。宿植德本。厥在初基。務宜擴

充其四端。提省其三戒。人類所以異于禽獸者。在此幾希。尤其使確得信教之自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第九大願。願善男信女。在家菩薩。因地發心。如法修行。佛法僧緣。常樂我淨。人人皆有佛性。卽心是佛。卽身成佛。佛身充滿于世界。隨緣赴感靡不周。

第十大願。願大善知識出家菩薩。將此深心奉塵刹。荷擔如來最上乘。顯密兼弘。宗風互振。示現藥師佛之十二大願。阿彌陀佛之四十八願。普賢菩薩之十大願。觀世音菩薩之三十二應。眞實語中宣密語。無爲心內起悲心。速令滿足諸希求。永使滅除諸罪障。俾閻浮提衆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十一大願。願自帝釋諸天。日月星辰。諸地神祇。大嶽溟海。一切主造化靈神。人間一切掌禍福靈神。鑒觀有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護持正法。相佑吉人。利益有情。度一切苦厄。永不受輪廻惡果

第十二大願。願本法會所有不可思議功德。普及含靈。悉皆回向。尤願三世諸佛。各以願力。在涅槃者。盡出涅槃。救度衆生。無窮無已。現在世者。勤轉法輪。開覺群迷。無窮無已。其未來者。入萬彙中。廣種善根。無窮無已。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業報身。同生極樂國。

（六九）　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

伏以法輪常轉，如日月之經天。佛日增輝，若山河之緯地。日月雖有時而晦，然容光必照，塵塵不能蔽其明。山河非無自而成，但有感斯通，刹刹無所滅其大。故知三千世界，成壞可測其端。十二類生，生滅罕窮其緒。惟我

佛以自覺之智及，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弘濟萬品，典御十方。拯含類於三塗，導善來於十地。永塞六衰之路，外道皈依。逕摧七慢之山，魔軍降伏。大矣哉！萬法資始也：演最上乘，示眞實所。使受火熱者，遇淸凉池。苦水深者，登吉祥地。久居闇室，倏來慧炬之照臨。常處裸程，

忽領天衣之加被。現一道而大圓可鑑、辟群邪而芥子不容。斯皆大化之流行，轉輪之妙用也。茲者，茫茫業識，輪廻於六趣之中。瑣瑣情塵，匍匐于九居之內。而猶發狂妄之知見，噴血含沙。立幻化之色身，隔靴緣木。如春蠶作繭，似秋蛾撲燈、其愚不可及也。其頑亦可悲夫！乍見入井，應憐孺子無知。火延崑岡，如救頭燃尤切。居正等用是興無緣慈、運同體悲，啓建

仁王護國法會。並請　章嘉上師，修大白傘蓋降魔妙法。南亭法師等講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顯密兼弘、根機普攝。金鐃法鼓，震動諸天。寶鼎名香、薰蒙八部。天樂與春雷交響，妙華與甘露同沾。萬象莊嚴，百億瑞光瞻妙相。一堂肅靜，十方化號仰威靈。歸命仁王、志心護國。須知若國欲亂，鬼神先亂，冥冥不可隨行。刼火洞然，大千俱壞、昭昭尤宜信仰。是以誦持般若，能消七難於無形。回向菩提，頓顯六通而得度。頂生王聞聲悔禍、退軍而天帝安寧。班足王向道黜邪、讓國而千王悅豫。是眞語者、法爾如斯，功德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已。謹此發心、特宣誓願：

一、願布施到彼岸：堯舜猶病博施、孔子未能先施，此世間財施有限，而不知法施無窮也。若只談法施而斬財施、此我

佛以檀施爲刀、破慳吝賊也。如見饑者施以食、渴者施以飲，寒者施以衣服，病者施以醫藥、此小施也，而其效立見。如一者施命，願與一切衆生、得佛壽命、長遠無量；二者施色，願與一切衆生、得佛色身如紫金色；三者施力、願與一切衆生，得佛十力大無畏力；四者施樂、願與一切衆生，得佛無比涅槃安樂；五者施辨，願與一切衆生、得佛圓音、四無礙辨；此大施也，而福不唐捐。若以自身手足，皮肉骨髓，頭目耳鼻，乃至身命；如捨身飼虎之歌利王割截身體，滿足一切衆生、悉令解脫；於當來世，得佛金剛不壞之身；此第一義施也，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以此布施、推己及人、自他兼利，而謂猶有相爭相奪、弱肉強食者，吾不信也。是爲第一大願。

二、願持戒到彼岸：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世間法，君子守之則國治，小人觖之則國亂，事有必至者也。若世出世間，以戒為師，戒律惟嚴，戒心惟淨，在家有戒，出家有戒，沙彌比丘有戒，聲聞菩薩有戒，廣說之不能盡也。百丈清規，寶貝儀軌，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四分十誦，更非凡夫俗子，所可窺其嚴密也。惟有承佛威力，發四無量心；持大慈戒，救護衆生；持大悲戒，拔一切苦惱；持大捨戒，離諸憎愛；持大喜戒，慶得安隱。以此淨戒，令諸衆生，出生死海，登涅槃岸。而謂猶有貪殘好殺，相食相侵者，吾不信也。是為第二大願

三、願忍辱到彼岸：一朝之忿忘其身，小不忍則亂大謀，唯口啓羞，唯甲冑興戎，世間破家亡國，其所由來者，皆不能忍之過也。菩薩摩訶薩，以安忍力而為甲冑，瞋恚毒箭所不能傷。以安忍力而住楞嚴，瞋恚狂風毫不能動。所以者何？於十四忍中，能起淨信。三十二種中，能攝總持。我法平等，無有高下。更無怨親。若人惡罵，當觀此聲猶如水響。若被毒打，當觀此身猶如鏡像。若逢瞋恚，當觀此心猶如幻化。若見忿怒，當觀此身性無諠動。若遇誹謗，當觀此身猶如虛空。若被譏嫌，當觀本心性離怖畏。以此忍辱，由生忍而法忍，乃至究竟忍。所有一切衆生，俱得無生法忍。而謂猶有排除異己，毀滅人性者，吾不信也。是為第三大願。

四、願精進到彼岸：其進銳者其退速，中道而廢今汝畫，世間聖人且斥之。若謂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亦非精進之究竟。聲聞緣覺，不無自了之呵。羅漢辟支，難免化城之誚。此法華座上，所以有五千退席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三歲孩子皆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此鳥巢禪師所以諷示白太守也。菩薩摩訶薩，有四種精進：一者未生不善，能令不生。二者已起不善，速令除滅。三者未生之善，當令速生。四者已起之善，能令增長。譬如為山，不虧一簣，掘井而必及泉。惟一惟精，矢勤矢勇，摧滅一切煩惱；搜抉玄機，戰勝一切蓋纏。磨礱理窟，深入未來諸刧海，薙妄草於博大之原。善能轉動諸法輪，揭疑阱於高明之戶。以此精進，豎窮三際，橫達十方。而謂猶有小智權機，邪根外種，嬈亂世間，禍延庶彙者，吾不信也。是謂第四大願。

五、願禪定到彼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世間似禪定而非禪定也。不立文字，敎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猶是宗門之話頭也。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甚深禪定，有十六種：一者了達生死而無生死故。二者不生味著不住一切定亂相故。三者除諸有情二重障故。四者不如三界見三界故。五者能了有情諸心行故。六者不住調伏不調伏故。七者於色無色界得自在故。八者寂靜極寂靜故。九者了心清淨本無動故。十者除諸有情煩惱習故。十一者善達世間如幻故。十二者了諸有情本性空故。十三者能觀如來出世間故。十四者了一切法皆佛法故。十五者普門示現用恒寂故。十六者法界平等無不攝故。以此禪定，住眞三昧，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而謂猶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使一切有情墮入無間地獄者，吾不信也。是爲第五大願。

六、願智慧到彼岸：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世間智慧，倘且如此。菩薩摩訶薩，聖智現前，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多，以方便力而爲說法。見聞覺知，非根本智，於此應知。梵言般若漢言智慧，般若爲六度之根本。譬如眼等五根，發爲五識，能取五塵，皆有作用，純以識心而得成辦。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五度波羅蜜多，皆以般若而爲其母。除十種智燈之障，不與十六法而爲相應。依八十四種勝上之心，成就一切智智。無邊刹海，咸歸顧盼之中。萬彙雛形，胥入照臨之內。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關。一字之寶山，群經之元祖也。以此智慧，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邪山落仞，苦海洑波，智檝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齊出。而謂猶有不能離五濁惡世，上生兜率者，吾不信也。是爲第六大願。

發是願已，世界無盡，衆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我願無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歇，身語意業無有疲厭。過去覺王，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眞。何一法門而不開，何一理趣而不顯。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悉除穢惡。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踏金蓮之勝，念念嗅簷蔔之芬。溺滄海而納百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視。從此仁王威德，亘

兩曜而長懸。護國忠誠、彌五洲而永大。凡曰未言、悉皆囘向。

(七〇) 憶季陶入世觀

革命黨友人中。具湛思慧解者二人。一爲曼殊。一卽季陶是也。

曼殊篤於情。多感愴。曾一度出家爲僧。說者謂曼殊身世。遭際淒涼。有以致此。實則非盡是。原來人生最繁複而詭密。悲樂二字。不足概其全。愚者拙者。混混沌沌以生。反覺庸庸多厚福。具有湛思慧解之人。總不免苦多樂少。悲觀之極。非遁世而入空門。卽玩世以圖快樂。其結果皆止於絕世之一途。而難於絕我。曼殊之行跡。卽有類於此。季陶似又不然。季陶對於宗教情感甚强烈。世間罪惡苦痛。感受敏銳。然有敎育之美。富救世之願。辯才慧業。汪洋閎肆。因盡其精湛之思。發而爲治平之策。抒其慧解之力。鬱而爲悲憫之懷。故其成就。卒至不能絕世。復不能絕我。其不能絕世。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將現在的世界。換過面孔。使罪惡苦痛。無自而生。此所以季陶憑革命者的精神。獻其身於建設事業者也。而其不能絕於我者。或亦由於是乎?

季陶中年以後。專心精研佛乘。旣起信而趣修矣。考試院位於古同泰寺下。鐘磬之音。密邇相聞。季陶治事之餘。嘗稱名禮讚。自云有時於禮讚之中。幾動喜極之悲。與悲極之喜。而亦不自知其所以。憶國府奠都之次年。寧漢分裂。季陶曾避囂滬上。語我云:「事情只能給我寧靜中做去。我眞不堪此紛擾。」未幾,事稍平。季陶仍遄返南京。豈知此後二十年。卽在此紛擾不寧之中。盡瘁其半生歲月。要非泯于憂悲苦樂。使後我而來者。免再受我現時所嘗受之苦痛紛擾。而有此種大悲大願者不能爲。

「捨己爲群」、原本爲佛家絕我而不絕世的精神。被流行語濫用。因而埋沒眞義。維持此態度最顯明的。祇釋迦牟尼。其一生皆是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佛敎降至末流。祇能絕世。而不能絕我。亦卽不能爲群。復不能捨己。與釋迦所走之路。恰相背馳。此是釋迦始料所不及的。然而古今不少哲人。宗

敎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蘇。如甘地。皆是從捨已出發。到爲群的路上走去。倘使季陶尚在。吾信其造詣。必趨于捨己而不忘世。努力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那時該打破幾重使他痛苦紛擾。而將來又要使他人苦痛紛擾之障礙呢。

（七一） 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序

客歲中元節、應張甥邀、偕子寬老居士、往其故鄉羅東鎮、觀普度會、時俗以博碩肥腯相競賽、宰豚五百數以上、夾街巡列、鼓樂喧闐、不遠而來者塞途、樂而忘其汗涔涔下、意以迎神徼福、不如此熱烈不足以獲歆享也、蜡祭若狂、古今同慨、寬老入慈悲三昧、覺殺生如此其多且濫、非惟不能求不可知之福、而適以造無量刼之孽、惻然有感、習俗所迷、殺風日熾、茫茫業識、苦海沉淪、喪亂滋嗟、何莫非由此階之厲也、於是憶念不忘、發大弘願、誓度衆生、伏誦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作而曰、言言金玉、字字珠璣、針末俗之膏肓、起舊染之痼疾、道在是矣、印書萬本誦萬遍、復由善信功德、廣印流通、使各手持一篇、老以是敎其幼、長以是敎其弟、師以是敎其學生、宛轉傳宣、家喻戶曉、切切以殺生爲戒、偲偲以放生是務、胎卵濕化、各遂咸若、僉信無邊佛法、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布祥和于塵刹、挽刼波于僧祇、宿植德本、廣種福田、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天愛其道、神降之福、三時不害、民和年豐、同登仁壽、並兩曜而常昭、世享康甯、彌五洲而永大。

（七二） 弘一大師全集序

予曩與弘一大師同遊於南社、時師已蜚聲藝林、每接其言論風采、許爲世之非常人、特未知其頓裂樊籠、高蹈方外、卓然有見於了生死盡性能惟佛堪依、此非丈夫兒行菩薩行者，曷克企此。師既披剃居山，清修化世、兼開一方緇素、縉紳靡不宗仰。然猶未詳見諦何似，每欲發足參訪，輒爲緣業所羈。數年前，

偶於某處得師法語讀之，見其一文一字，固隨經簡約，而義則汪洋浩汗，莫可涯涘。其於佛之法藏，得大總持，豈非祖關得髓，法海窮源者乎。壬午秋，大師示寂海上，其弟子南閩劉綿松居士。搜集大師生平所爲法語文稿，都爲一集，事成。問序於予，予曰，近人不少念佛禮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者。然以因地不眞，果拈迂曲，祇求福田利益，而不知因地發菩提心受持菩薩具足戒，欲其能行菩薩行，滅度無餘衆生者，未之有也。嗟乎，去聖時遙，衆生根劣，不復知木叉何物。況末法澆訛，習業深厚，福淺于蟬翼而罪高于須彌耶。經云，未知眞實法，不名爲布施，未知眞實法，不名爲供養，眞實法者云何，吾人之心也，心也者沖虛妙趣，炳煥虛明，無去無來，冥通之際，非內非外，洞徹十方，不妄不變，謂之眞如，不染不淨，謂之實相；不生不滅，謂之菩提，常寂常照，謂之涅槃。此眞如實相菩提涅槃，皆一心之異名。人人本有，個個圓成，法身常住，無勞遠求，法爾如斯，豈容旁鶩。心卽是佛，佛卽是心，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惟人人有此心，放而不知求，流轉生死，六道四生，長刼受苦，至可憐憫。弘一大師投轡於一眞法界，晏坐於淨土道場，究一雨之所沾，窮五敎之殊致，冥心聖旨，極思研精，義備性相，詳兼頓漸。使游及之士，無假旁求，反照之徒，不看他面。三根普被，萬有齊資。救世救人，道在是矣。綿松仁者，現居士身，修維摩詰行，爲閻浮提衆生作大證明功德主，予固樂爲書之。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戊子，梅川居士於準提陋室。

（七三）　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序

——爲龍燦老居士作——

東坡讚金山妙高臺詩云：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是善於學佛者也，長生爲漢以後之方術家言，長不死蓋卽佛家不滅意，雖然學佛人箇箇熟誦一卷心經，往往瞥過其中要義。觀自在菩薩告舍利子言：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明明指出一長不死境界。敎人去觀照，去體行，人却迷糊過

去，須勤學佛，學到此，方有個究竟處，豈可忽乎哉？緣凡夫之心，取着於相，所以起生滅垢淨增減種種妄見。若心不着相，雖眼前萬法森然，不取不着，自然不見有生相。也不見有滅相，更不見有垢淨增減之相，一體如如，常樂我淨，此般若波羅密多之功用也，學佛人學此而已矣！安得別有長生術可學耶？

桐城健老居士，爲善於學佛者，以其平昔所得，寫成學佛修養及健康實驗法一書，以餉世人。或議其三寶弟子不應執着色身壽命，以却病延年爲務，此不知居士之用心也。際茲凌夷末世，人欲橫流，而佛法轉趨眞善，實剝極而復之象。惟信道者多，悟道者少，佞佛者多，學佛者少，居士此書，藉修養健康諸法，導人入門，令入其中者。鍛鍊身心，變化氣質，未始非趣修之一助。則是書之作，亦佛門隨緣新增度人之寶筏也。願讀者幸勿以方士術目之，是爲序。

（七四）　遊獅頭山日記

八月二十二日早九時出發，十一時到新竹阿斐家下棋，午餐又下棋。下午三時出發至頭分轉柏油路過弔橋，四時半許抵山麓一小鎮停車。有轎來接上山，二十分少許，便到勸化堂。堂有三招牌：一孔子，二玉皇，三雷音，神像複什。少息六時許步上開善寺，殿上所供的純是佛像。頂禮後，參觀樓上岩，岩石滿布祥雲彩色，頗爲奇觀。八時許，有二山胞一黃光榮云係廟寺管理者，一張維善（云係村長）要求我往南庄山地一觀，談次共晚齋，夜宿勸化堂樓上不寐，開善寺殿宇最好，住持和尚最俗，有家眷同住，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佛法掃地盡矣！

八月二十三日早八時上山登（望月亭）越山嶺至獅岩洞，小憩，有子寬熟識之人，海會禪寺「智文」，侯太太等招呼親切。金剛洞「岩石傳經」有老和尚如淨出迎。殿毀，老和尚擬修無力，復至萬佛庵，住持大清志道，庵是依岩洞修建，祇一殿門，在岩外東邊有寮房待客，余宿其中，夜仍不寐，八月廿四日，由萬佛庵乘肩輿至水簾洞上有水滴滴（因天久不雨故只有滴滴），故名水簾洞，下有一澗，流水潺潺。小

猴等遊戲其間、慧峰跟着下去、士人用草餌蝦，獲之持余觀，放在一小洞，悠然而逝。

（七五）　遊青草湖靈隱寺日記

十一月十八日早七時聞李子寬來，遂起床盥漱食早點，出與李子寬同車、往迎章嘉大師，同到善導寺會齊，候劉兼善、未幾，劉車亦到。分乘二車，我同章嘉怒老子寬一車，劉同陳慧復及二位和尙一車、向新竹出發。一路見農人登穀，十時廿時分新竹街口，有一車來迎，下車相見禮畢，復往前行，穿新竹市至郊外青草湖（距市三四里許）。有一寺額曰靈隱。旁有塔（靈照），僧俗出迎百餘人，少息，隨喜上方。十一時佛學講習會開始擧行，出家學員三十餘人、在家有數十人、依次演說、至一時半禮成、攝影入席食齋，費一小時有半、直至下午三時、興辭而返。

題靈隱寺菩薩學處

太虛太師建立菩薩學處、弘法利生。在家出家。入薩薩乘者。門下無虛。大醒法師其一也。現繼太虛之志。創設佛學研究會。接引人文思想界。名家博士。摩挲尋伺顯揚大乘。爲末法時代放大光明。願力弘深。夐乎尙已。

梅　川　居　正

（七六）　詩

臺中愼齋堂二百年紀念屬題

二百年前建愼齋。法輪常轉度鸞釵。蓬萊寶所於斯盛。一切人天喜大揩。

爲愼齋堂題一絕

列聖叢中作者誰。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註)此雪竇禪師對世尊升座。文殊白槌所唱。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即事口占一絕

黃花紀念與青年。盛節偏逢雨濕天。但使揮戈賡復旦。光華應在午門前。

和伯毅二絕

無遮四衆會諸天。普願仁王佛現前。六度薰修登彼岸。降魔護國信心堅。
般若行深道總成。廓然無聖亦無明。法筵龍象同參者。諦聽文殊誦一聲。

元旦口占

今年天比去年好。大日如來更放光。照見人間無間苦。不教魔外逞瘋狂。

爲岳軍題丈雪上人墨筆

十里松風拂。安禪接遠人。象王塗毒鼓。獅子伐波旬。昭覺宗門峻。曹溪法乳純。使君收醉墨，赴感應三身。

贈劉獅畫家

辟居東海卽三神。秋水長天着色新。獨出心裁獅子吼。一揮橫掃五千人。

無題

太公辟紂海之濱。卒合諸侯會孟津。今解倒懸功必倍。河山還我慰斯民。

海上三神何處尋。探奇庸賴美人鍼。分明自有中秋月。無限光芒照沉沉。

又壽子寬七十一律

無量壽分無量光。應身得度法弘揚。普門示現資三有。般若行深照五常。張楚亡秦翻在莒。太公避紂卒興王。我來祝嘏肩隨後。措大人情紙半張。

爲某寺二僧題

一片婆心度有緣，衆生無量法無邊。不干問疾維摩詰。對治如何枉說禪。

贈興慈老和尚

金剛出殼震高明，三諦圓融啓國清；荷擔如來弘法藏，莊嚴淨土得無生。

書贈印靈道人

卽心是道道無心，般若功夫照用深，迥絕根塵空五蘊，應身得度在壬林。

普門品偈

至道無難在信心，慈悲喜捨願行深，普門示現如來藏，諦聽觀音演妙音。

丈夫國由來

修羅欲伏因陀羅。誑之以妹遈干戈。不圖妹妹心乎愛。指點分身折死哥。

自述

昨日鋤地出身汗。今日消磨白吃飯。一日不作犯清規。還作不成自了漢。

次秦孝儀至情韻

太上忘情却有情。中庸率性道非名。不生煩惱離知見。自發菩提感應聲。八識轉成常不滅。六根了淨破無明。行深般若波羅密。五蘊皆空照用平。

與李子寬說緣起緣生唯識止觀及宗門子寬謂不要談許多家看大般若經便有入處因書

贈乃樵

觀音觀自在。一葉一如來。赴感隨緣應。參同契善財。

拈杜鵑開句

去年雪竇杜鵑開。今歲草山開更早。爲時不滿一週年。山河變色人亦老。

不寐

夜飲咖啡防不寐。臨床服藥冀安眠。誰知竟夕常開眼。修到龍華斷睡纏。
夜飲咖啡脈奮興。臥床不寐閱傳燈。果能睡蓋消磨盡。直下曾當得未曾。

天中節

舊曆六月六。昔曰天中節。欲晒腹中書。中庭却悶熱。空手把鋤頭。止止不須說。

總理遊鄂記子寬交來略稿

孔子春秋述作新。開來牛馬走書紳。部居廿四從何說。一頁留青啓後人。吾猶及見闕文史。信史何如盡信書。君實曲江前鑑後。蠹魚三食剩無餘。天縱聖神興弔伐。諸方文獻信而徵。善來祖述春秋筆。之紀之綱照五燈。

（七七）詞

西江月

四十年前落草。曾往石叻拈鎚。波旬外道竪降旗。往事不勝回憶。　世界依然幻化。當頭一棒誰提。好音惠我覺園詩。報李羞貽白紙。

西江月　贈臺中愼齋堂

隨喜莊嚴祖殿。同參清淨齋庠。毗尼儀軌肅諸方。般若行深都講。　卽身成佛龍女。點心應化金剛。維摩香積我新嘗。滌盡塵勞骯髒。

西江月　爲佛教徒題

如意法輪常轉。吉祥佛日增輝。波旬外道盡歸依。樂得無諍三昧。　大手印觀自在。楞嚴定入無機。世緣隨順發菩提。成佛成人成己。

（七八）覆景陶書

景陶我兄座右。八月二十日札悉。供養上師之數。祇好以籌得多少爲的。前曾託可亭向光甫老板募五百萬。尙未交到。卽本兄意，函可亭催之。文叔老同志有信。要我問靜老爲上師說座位。已函靜老。恕不另復。卽候法安。居正八月二十三日。上師座前叱名合十。

業海茫茫。衆生刼重。果能發大誓願。普渡一切。豈不快哉。又謂馬博士精研極微。亦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且住爲佳。相時而動。其庶幾乎。

（七九）雜錄

（一）閱印度佛敎史。宗敎思想。肇于四吠陀。佛敎興。而宗敎思想爲之一變。先佛敎而爲婆羅門。次分數論。禪那敎。釋迦出興後。說出十二支。四諦。三十七道品。（一曰覺支）如法修行。而得無餘涅槃云。

（一）夜閱馬鳴龍樹提婆天親無著諸大師傳。提婆詣龍樹受出家法。其至南天竺行道。所以動王者。與龍樹同。惟提婆爲婆羅門邪道弟子。以刀破其腹而圓寂。是則可悲耳。無著是兄。天親是弟。弟初學小乘。後依兄敎。偏學大乘。

（一）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敎。列子西方聖者說：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一）讀老子道德經。憨山註云。孔子經世。老子忘世。文佛出世。孔子人乘之聖。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故淸靜無欲。緣覺聲聞超人天之聖。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

之聖。出入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拯度四生。佛則超聖凡之聖。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憨山又云。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又讀憨山老子道德經註釋。憨山以佛子立場。其論宗旨趣向工夫。體用似不無牽孔老入佛之處。然於老子本體。確實得在無爲。世人如以老子之所云道德。依教修持。則人類生存之競爭。自然消滅於無形。而同歸于大道。可以忘世。可以出世。亦即可以經世。惜乎自命爲道德者。無佛入中國後。諸多大德。其如法持戒者。非凡夫所能。而其對于三藏之演譯疏解。種種著述。在教理上不僅有特殊之發明與體認。而在文字上亦有特殊之精美。道家雖有道藏。若與佛藏比較。則除粗淺外。尙有許多迷信。不堪卒讀。是以道日衰。可慨也。

（一）白者光明之色。甘受和。白受釆。譬如一張白紙。圖好則美。圖壞則惡。美惡之分。要在着意于圖畫之間。若夫老子所謂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則是鞭策入裏看法。時人不足以比諸也。

（一）新唯識論旨要。中國自秦政夷六國而爲郡縣。定帝制之局。思想界自是始凝滯。典午胡禍重慘。印度佛教漸入之。兩宋諸大師奮起。提出道統。中夏之貴於夷狄。人道之遠於禽獸。然嫌其敬愼於人倫之際。而過於拘束。明王陽明揭出良知之說。然講格物。力反朱子。其工夫偏重向裏。而外擴不足。晚明王船山顧崑山——黃黎洲。魯齋起而拯國亡未竟其績。

新論歸於超知。而實非反知。本體眞常。天德本體之流行。現似一翕一闢。相反而成化。故謂之變。亦謂之用。本體無內外。本體不可當作一物事去猜擬。其神而實非有意也。體用別說。用上。又假分心物。擬體歸用。心物俱成。卽用識體心物。同是眞體呈露。　徵事辨物之知，要有致曲一段工夫。（致曲卽分析與推求方法。）亦只言致而不及曲。原本作偏曲委曲邪曲。曲與直對。又與正對，依常義言。應屬壞的方面。而致曲之曲，又不好算壞。因下文言曲能有誠。故十力語要有以曲或（散殊）解。

閱內學雜著。有二十六年答熊子眞書。二十八年七月十日答陳眞如書。有彈斥熊先生之旨。是否因熊作新唯識論而起。尙不可知。但二師意見。是誰偏執。恐眞如未必測也。至攝雲先生垂病猶般般向歐陽大師問道。豈非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一）閱中觀今論。印順講。分十二章。完成他一貫論點。究竟爲聽衆說法。有無剩語或戲論。一時看不出。以余於龍樹菩薩所造中論。尙未細心讀過。故不能予以批評。然自三論宗式微的今日。而有此作品。亦不可多得。

閱佛法概論。（印順著）平常稱佛法僧概論。說佛法僧。因從來都稱爲佛法。近代才稱爲佛學。所以又有佛學與學佛。學佛應從法入。法有文義法。意境法。所依法。實在於人生行住坐臥飲食等。無一不是法。故名一切。

（一）閱洞山付曹山詞曰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碗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行文彩，卽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去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眞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人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住。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

魯。但能相續、名賓中主。

天皇道悟。同時云有二。一嗣石頭住荊州南城東天皇寺；一嗣馬祖荊南城西天王寺。一姓崔，諸宮人，年十五依長沙寺曇蕤律師出家。一姓張，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唐人碑誌。證明其實，是一是二，莫辨東西。要其所舉者、在法嗣龍潭崇信、信出德山、德山出雪峯，雪峯出雲門。又青原石頭下出藥山、藥山出雲巖，雲岩出洞山，洞山出曹山。青原之威、不減南岳。在宗門中二惠競爽自臨濟出，一枝獨秀。若再以龍潭歸馬祖，則青原石頭下幾式微矣，故必欲爭之，不免有門戶之見存。

（一）曹山五相偈

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子時留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鷄雪上行。燄裡寒冰結、揚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王宮初降日、玉兎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渾然藏底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

如何是君、曹山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

如何是臣、曹山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群生。

如何是臣向君，曹山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

如何是君視臣、曹山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

如何是君臣道合、曹山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

（一）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月考之是已。第所見雪峯，非眞覺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司空山本淨禪師與遠禪師論道、抗聲謂師曰：今對聖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詞、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

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心心本既是眞，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相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刧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志。觸景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

（一）閱石頭著叅同契曰。竺土大仙身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依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佈。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自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柱。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方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一）邏輯辨證之區別。牟云：邏輯是說教，必依義解。辨證是禪宗悟證，莊子掉詭，如說卽心卽佛，反過來說，非心非佛，再合到仍是卽心卽佛。

（一）劉健羣本做個和尚，來與談佛家經典，楞嚴起信論，有疑爲僞者，殊屬非是。按其文約義豐。不是佛也不能說出。

宗鏡錄載，永明壽禪師，生于五代，弘法于宋，故稱唐永明，又稱宋永明，其實一人也。雍正有御製序文二，上諭一，其曰朕於永明壽禪師宗鏡錄，欣服敬禮，得未曾有，特爲天下後世禪侶拈出。重視可知也。

（一）反攻雜誌四五兩期論原子彈冷戰。說到杜魯門遣責洩露原子秘密一文。胡博淵特來相與觀摩。因問及科學上鈾與鈽氫氣等。講到地質蘊藏。與地球構造。計算其年代。如洞中石乳。結成一寸。約四千年。以此而推地球之年歲。達到有人類時代。已不知有若干萬萬年。又云。依長進說法。人類身體。是漸漸高大起來。予曰。依佛家說法。在末法時代。身體漸漸縮小。壽命亦漸漸短夭。是絕對相反。胡未作切答。

居覺生先生
哀思錄
于右任

總統褒揚令

總統令

總統府資政、監察院監察委員居正，性秉剛方，節著忠亮。早歲追隨　國父，隸籍同盟，辛亥首義，開濟勳高，閣部迴翔，義壇上下，蓋籌讜論，早樹風裁。自二次革命以迄護法，出征專閫入輔中樞，韜略計謨，悉裨大局。其於共匪禍國，燭察機先，力主清除，尤昭遠識。抗戰前後，國民政府選任司法院院長；行憲以來，聘任總統府資政，膺選監察委員，懋績克彰，嘉謀毋替，方期長資匡輔，翊贊復興，遽聞溘逝，震悼彌深。應予明令褒揚，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一切飾終典禮，應從優隆，用示政府篤念元勳，褒德酬庸之至意。此令！

總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誠

中華民國四十十年十十二月二日

總統賜頒匾額

覺生先生千古

碩德豐功

蔣中正

居覺生先生遺像



追思之痛

先生逝世，整整一週年了，古人有言：「日月易逝」，這在我，不知怎樣感覺這短短的一年光陰，過得如許的悠久。追思去年今日，又復不禁悲從中來。

一個四十餘年同甘共苦的伴侶，一旦在剎那間閉目而去，不曾留下一言半語，以我這樣的性情，遭受到如此的刺激，實在一刻也再過不下去，可是環顧幾許未了之事，我雖都無能為力，想到後死者之責，又使我橫不下心來。這樣矛盾的日子，不知何日纔能結束。

這一年——這悠長的一年，終算抱着沉痛的心情捱過去了！追念往事，淚豈有盡，思慮未來，寢食何安！成天好像戴上一副假面具，閑混時光，不知向何處才可以一吐胸中之鬱悶。縱然有時向着你那靈台發呆，而對高高懸着的遺容，仍然有影而不見形，有問而不見答，想起你在生時是多麼的明白，而今你那聰明向那裏去了呢？

我不得不以一腔待死之忱，企望你神靈庇佑中華民國早日光復大陸，重建神州，護佑兒女們成器，子孫昌大，好讓我安心趕來跟隨你一路，使我少受些追思之痛。我想你總得接受吧！

居鍾明志

總統親臨弔唁



居資政遺容



行政院院長陳誠、中央改造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前往弔唁。

紀念文

悼覺生先生

鄒魯

先生與余，爲四十餘年老友，在辛亥以前，同在　總理領導下致力覆清劃帝，創立民國。及民國成立後，又同任國會議員，與阿附袁世凱之進步黨議員爭衡議席之上。歷討袁護法討陳淸黨抗日戰爭各役，無不患難與共。所以吾人交情深厚，有如手足，幾於一日不見，即有如隔三秋之感。而一晤面，輒歡笑不禁，蓋　先生「雅謔則飛花粲齒，高吟則戛玉鳴金，」坐談之頃，不覺燭三見跋而猶以爲暫也。

先生作古之夕，傍晚，余在其家談及共匪，因溯及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北京碧雲寺總理靈前開西山會議事，相與太息當年早已料及共匪之必禍中國，並談到當日西山會議主張：

一、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並開除共黨派各中委。

二、解雇顧問鮑羅廷

三、開除汪精衞黨籍

四、決定本黨此後對蘇聯之態度

五、取消政治委員會

六、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

先生並促余將當年所著西山會議一文重印，因文中敍共黨當日囂張情形甚詳。俾閱者知當年共產黨之陰謀竊據中國，由來已久，益加強國人及本黨同志對共匪之深刻認識。余甚贊其議。同時先生又述其來參加西山會議，在上海遇張靜江先生情形的一段話，記之如下：

『我由長安到河南鄭州，接開封轉來電，要我到北京開會，因距會期尙有一日，我到上海訪許汝爲先生，他促我迅到北京。我答道，縱不能如期而去呢，名是要具的。卽請汝爲先生電北京將我名列上。過後訪張靜江先生。張先生忿然曰：「北京開會通電，有汝名在，果爾，余定去廣東，與汝等作對。」我對他說：「我本無成見，既是你老要作對，我明天就動身到北京。」弄得大家不歡而散……』

先生說完後，余與辭，其時約五時許。詎知夜半，突來剝啄聲急，居府來人，謂　先生患腦溢血，已屆厲纘險境，內人趙淑嘉疾趨視之，則先生已撒手絕塵歸矣。

慨自大陸淪入鐵幕，　先生與余先後來臺，在復興基地臺灣，與反共抗俄工作，而先生尤爲參加西山會議，反共最早，認識共匪陰鷙殘暴深刻，始終堅持反共如一之人。大陸未復，國未中興，天胡不憖一遺老，俾匡政府，竟反攻之大業，余知　先生抱西山之餘恨矣。雖然，先生功在國家，史傳開濟，而又克家有子，世繼絲綸，亦可稍慰九泉。

至先生勳業，盡人而知，無待贅言，當大殮之日，余以慘痛情絲織成輓詩云：

朔風中夜起，跨鶴逐雲飛；
覆滿謀江漢，討袁震海圻；
碧雲淸共禍，司寇著淸徽；
大陸紅羊刼，西山載恨歸！

今日出殯，治喪會出特刋，囑余爲文。余自先生逝世日起，魂惚惚若有所失，悲懷未靖，思緒溷茹，敬述　先生作古夕與余暢晤情形，以志悼思云耳。

悼居覺生先生

應繼續辛亥革命的精神反共抗俄

張知本

當反共抗俄戰爭進入最艱苦最緊要的今天，我們的革命元老居覺生先生，却未能眼見「王師北定」而不幸棄世了，這是當前黨國一個重大的損失。所有自由中國的同胞們，乍聞這一代哲人的萎謝，無不低徊唏噓，而一洒悲傷之淚！

我們想到居先生，都不期而然地聯想到辛亥革命，因爲這一幕歷史壯劇，便是居先生和幾位先烈奉國父之命而導演的，在全部中華民族史上，它是一個空前的轉捩點，由此一役，推翻了二百餘年的異族統治，四千餘年的君主專制，建立了佔亞洲三分之一土地，全世界五分之一人民的最大民主國家。論其價值，當在法國大革命，英國榮譽革命，美國獨立革命之上，而此一役的實際主持者，居先生便是最重要的一人。

當這偉大的革命戰爭序幕揭開之日，居先生身冒鋒鏑，晝夜奔馳於前後方，在全盤戰事進行當中，始終參與其事，由於他這種勇往無畏的精神，指揮若定的領導，使革命軍迅速擊潰了優勢的敵人，奠定東南勝利基礎，而迫使清帝宣告退位，假如是役前後，沒有居先生策動參與其事，眞不知中華民國的誕生將遲延若干年？而辛亥以後的歷史，又將是如何寫法？所以我們從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來看辛亥革命，覺得它是最不平凡的一次革命戰爭，而從辛亥革命來看居先生，益發顯得他革命人格的光輝，和革命功勛的偉大。

自辛亥革命至今，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來，國家多故，靡有寧日，而居先生亦隨着國事之變遷，以爲憂喜。他無時無地不懷着悲天憫人的沉重心情，而又無時無地不身爲表率，站在革命的最前線，時代

儘管日日變化，居先生却始終以老戰士姿態屹立不搖，自辛亥革命以還，歷討袁、護法、北伐、抗戰諸役，靡役不從，始終保持着辛亥革命精神。來臺以後，雖過古稀高齡仍不顧個人健康，每日必執筆爲文，竭盡智慮，爲國効力，終至積勞流化，綜其生平，爲革命奮鬪，不遑寧處者，近六十年，像這樣持久忘我的革命精神，站在世界任何一革命偉人之前，當絕無愧色的。

今天，正是洪流泛濫，舉世滔滔的時候，我們還記得，早在民國十五年前，居先生便已洞燭共黨匪徒的陰險毒辣，乃有清黨的倡議，他的反共思想，最早亦最堅，不意二十年後，他所痛絕的敵人，竟依附異族，顛覆祖國，而在目前，正是國運初回，曙光在望的時候，這一代反共老戰士，却已撒手人間，一瞑不視，緬懷前烈，不禁涕泗縱橫！

居先生去了，可是他留給我們的辛亥革命精神，却光芒萬丈，歷久彌高，我們爲了珍惜六十年來可歌可泣的革命歷史，爲了賡續國家民族的命脈，我們要繼續居先生的辛亥革命精神，我們要發揚並光大居先生的辛亥革命精神；將頑强的敵人擊倒；重新建立起三民主義的新中國，這才是悼念這一代革命偉人的唯一辦法。

追懷居覺生先生

謝冠生

民國二十年除夕，余初見居先生於南京藍家莊，時先生方膺司法院院長新命，余代行院務已八月，欲與之商交接事。先生一見如故人，略事寒暄，卽與余談死刑存廢問題，謂　國父生平，惓惓於廢除死刑而未果，吾輩繼述遺志，當思所以完成之，因相與上下議論，歷一時許，娓娓不能休，樓下賓客滿座，不之顧也，其慈祥懇摯之意，感人至深，余心竊異之，以與平日傳聞所獲知之先生，不相類也。後月餘，先生將之洛陽，復命余撰死刑存廢論，置行篋中，謂將及時建議，卒以頻年戰亂，方且大刑用甲兵，無暇及此

事，但有司斷獄，有大辟者，先生必反復推敲，多方以求其生，遇有提議減刑大赦者，尤必傾全力以助成之，三十三年之減刑令，三十五年之大赦法案，皆發自先生之意為多。先生曾躬與武昌起義，大智門之役，幾以身殉，其後困守吳淞，舉兵山東，冒險犯難，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獨哀矜惻怛於赭衣之徒，殆豪傑之士而兼具菩薩心腸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老子亦言：慈故能勇，以是知革命精神，必植根基於惻隱之心，而後成仁取義，乃能甘之若飴也。

先生反共最早，國父在世時，即嘗犯顏極諫，歷廿餘年，志不稍渝。三十四年秋，美使赫爾利邀毛澤東至重慶，一時協商空氣，異常濃厚，吾黨中人，亦多與之周旋，先生寓市外五十里之山洞，毛特趨詣訪候，先生拒不之見。先生卒後之翌日，中央日報著論，標舉風骨二字，稱頌先生，他不具論，即觀此一段小事，先生之風骨嶙峋，誠有非尋常可及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若先生者，蓋兼之矣。

古來賢豪如伊尹諸葛亮，皆躬耕畎畝，自都市發達，此風漸替。先生起自田間，保持故習，終身不廢，中年築室吳淞楊行，四面曠野，馬君武先生為其惟一之隣居，顧不常至，廿二年春，余因事赴滬謁候，先生方簑衣戴笠，手持耕具，亦足行泥塗中，驟遇之幾不相識，比相將入室，留食縱談，耳目所接，彷彿置身別一天地也。其後寓京寓渝寓台，先生必於屋旁留置隙地，躬自掘土種菜，故民間疾苦，稼穡艱難，先生所知，不異於老農老圃，平居布衣蔬食，居台後，出無專車，赴會訪友，常雇三輪車或附公共汽車以行，但從不議人奢侈，亦不空談節約救國等高調，蓋其澹泊寧靜，出乎自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非矯情以眩世者，所可擬其萬一也。

先生有子女十人，鍾夫人嚴義方之教，而先生則和易可親，相處若朋儕然，家庭中有慈父嚴母之號，顧先生子女，皆各卓然有所表見，初不以先生之鍾愛而自懈也。當抗戰中，政府令公務員子弟率先從軍，以為倡導，應者不多，時次公子浩然，方畢業清華，先生即令投考軍校，其後轉戰湘桂間，參與崑崙關之役，懋著勞績，時人以為難能，而先生淡然視之，若無其事也。先生幼幼及人，於興學育才，特感興

會，接辦朝陽於北平，創建正陽於重慶，近年又在臺北助其女公子瀛玖，設立淡江英語專科，皆貫注全副精神以從事，故事無不舉，所謂獅子搏兎，亦用全力，無間於事業規模之大小也。余最後與先生相見，即在　國父誕辰淡江英專新舍落成紀念會上，時先生冒雨露天演說，余與谷岐山兄並立觀禮，有見於先生之精神矍鑠，方私相慶幸，不謂爾時慇懃握手，便成永別也，思之愴然！

以上所述，首段記先生之仁心，次段記先生之節操，三段記先生之恬澹，末段記先生之樂教賢才與治事不苟。先生之豐功偉烈，昭昭在人耳目，歷史上早有地位，余從先生久，不敢爲溢美之辭以唐突先生，今之所記，一鱗一爪，誠不足形容盛德於百一，竊比於不賢者識其小者之義而已。

敬悼居覺生先生

林　彬

居覺生先生以古稀高齡，遽然謝世，就先生本人而言，一身爲革命鞠躬盡瘁，勳業文章，彪炳千古，固然無所遺憾，但在國家多難之秋，頓然缺少一位中流砥柱的革命元輔，無論於黨於國，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我們緬懷往哲，實不勝其景仰痛悼之忱。

先生賦性冲和恬淡，待人接物從無疾言厲色，晚年於治政餘暇，以蒔花、種菜、讀經、寫字爲常課，過簡單樸素的生活怡然自得，一般人對他的印象，都覺得純然是一位富有田園意趣的恂恂長者，若和他以往的輝煌事業成就相較，似乎判若兩人，殊不知先生誠篤謙和的素養和勤勞刻苦的習慣，正是一身事業的基礎，我國儒家曾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應該從修身着手做起。亦就是說個人的品格修養，和畢身造詣成就，密切相關，回想先生於滿淸末造，追隨　國父奔走革命，出死入生，不畏艱難，及至功成，則甯靜自處，謙退若不勝，就革命精神來說，是見義勇爲，一往無前，就個人節操來說，又是淸高拔俗，風骨嶙然，若非本於平時誠篤的素養，和刻苦耐勞的習慣，何能做到如此境地，所以革命先輩的立身處世，必有

其特別得力之處，將這種個人獨到的經驗，運用到事業上去，便可創造時代，轉移世運，現在國步多艱，我們要奮發圖強，對於居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事業表現，應該本為規範，努力效法。

先生的革命歷史和對於國家的貢獻，當然不是在此處所能詳細敘述，為了表示哀思，並為今後革命工作知取所法，對於先生的事蹟，尤其關於擔任司法院院長領導全國司法期內，所有的重大建樹，不能不略誌數語，以示不忘。

國父早年創導革命，當時同志中受革命思想薰陶最早而最深的，先生便是其中一人，先生除了服膺主義而外，並且具有躬行實踐的毅力，無論革命事業遭受何種挫折，始終不屈不撓，奮鬥到底，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奉 國父之命，自日本遄返本國，銳意經營武漢，積極展開革命活動，屢冒艱險，終能策動武昌起義，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這可算是先生革命奮鬥的開端，其後袁世凱陰謀帝制，背叛民國， 國父寄居日本，為加強組織，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繼續革命運動，先生首先服從 國父領導，擔任黨務部長，主持改組之黨務，迨袁世凱與日本訂立密約，帝制自為，全國各省紛起聲討，先生任吳淞要塞司令，並於民國五年就任中華革命軍東北總司令，在山東起兵討袁，一舉收復濰縣，搗擊北洋軍閥心臟，對於二次革命之成功，貢獻至鉅，民國六年又隨 國父護法廣東，組織軍政府，至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先生遄赴北平，瞻拜遺容，不禁泫然淚下，是時共黨利用 國父逝世的機會，陰謀顛覆政府，先生洞燭機先，聯合同志，號召反共，自此以後，先生的態度行動，均貫澈其肅清共匪，挽救國家的主張，始終不渝，數十年如一日，這種毫不妥協，奮鬥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先生不但是開國元勳，在司法界也是泰山北斗，遠在民國廿一年即擔任司法院院長，並一度兼任最高法院院長，及司法行政部部長，是時我國司法制度，尚在草創時代，先生特召開第一次司法會議於南京，對全國司法事務，作縝密的檢討，尤於現代法制的建立，及司法人員清廉操守的養成，特別注重，會議重要的決定，有全國普設法院，實施三級三審制度，收回領事裁判權諸端，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政府西遷

重慶，先生任國府委員，仍兼司法院院長，繼續努力於司法制度之革與改進，例如充實司法經費，由中央政府統籌支配，試行戰區巡廻制度，都是此一時期的重大措施，我國司法在先生熱心領導下，日趨健全，國際觀感爲之一新，終能廢止不平等條約，使淪喪已久的法權，復歸完整，民國卅七年先生辭去司法院院長職務，當選爲監察委員，在此後數年間雖然離開他所一手培植的司法，但對於司法的改進前途，始終精神貫注，未嘗一日去懷，我國法治規模能够樹立，應該永遠不要忘記先生辛苦擘劃的勞績。

先生除努力於中國建立法制之外，對法學研究之提倡及人才之培植，亦復不遺餘力，民國廿三年間，先生有感於法治建設之重要，乃倡設中華民國法學會，被推選爲理事長，向各地推廣成立分會，其目的在提倡法學研究，根據三民主義之精神，以建立中華民國之法學系統，並根據中國社會實情，以研究法制之改革，最後則在普及法律智識，增進社會對法律之認識，以爲推行憲政準備，此外，先後創立「法律評論」，及「中華法學雜誌」藉以闡揚法治。又辦理法官訓練，並擔任朝陽大學董事長，注意培植司法人才，最近數十年來，我國法家輩出，法學思想蓬勃一時，得力於先生誘掖獎進之力尤多，這都是先生爲黨爲國，致力於法治建設之表現。

先生現在雖已謝世，其人格和畢生的事業，將永留人間，垂範後世，我們於景仰之餘，一面深感國喪元良，民失瞻依，一面痛念後死者責任的重大，尤其服務司法的人士，均應本着先生平日領導的精神，格外奮發淬礪，向法治建設的前途邁進，以盡先生未盡的遺志。

敬悼居覺生先生

萬耀煌

十一月廿四日清晨從報紙上看到居先生逝世的消息，這眞是一個突然的噩耗！這一天，因爲預定偕同幾十位工作同志，去臺中作一次參觀旅行，整裝待發，於是匆匆的先趕到喪次，向居先生家屬致唁，當時

聽到居公子浩然同志，哀述居先生逝世前數小時鋤地、吃飯、題字、寫稿等情形，同時並看到居先生記述張振武之獄的文稿，墨瀋未乾，已成絕筆，人生無常，眞有說不出的哀感！

在三日旅程中，我心頭始終爲此哀感所盤據，昨日返回臺北，再趕往弔次致奠，但見丹旐飛揚，几筵肅潔，這時已是大殮之後，從此一代人豪，便與我們音塵永隔了。

因爲居先生在絕筆中寫到張振武，使我想起辛亥革命的往事，那時，我還是一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很榮幸地參加了那一偉大的革命行列，原是跟黎宋卿先生任都督府參謀，黃克强先生來鄂，在漢組織戰時總司令部，我又奉派兼任黃總部參謀，就在那一段時間內，最初認識了居先生，居先生秀才出身，本是一個道地的文人，但他却能指揮戰鬬，親自衝鋒，大智門一役，負傷不退，使敵方那些驅迫上陣的辮子兵，爲之喪膽，同時也給予我們這一班較年輕的人，增强了莫大的勇氣，在幾次最劇烈的戰役中，我同田梓琴先生在三眼橋、扁擔山一帶督戰，居先生也跑來幾次，前線陣地上，炮火橫飛，子彈呼呼響，我們幾個人，每人拿一根手杖，指揮顧盼，毫無畏懼，如今事隔四十年，廻憶當時情景：尙屬如在目前，而田先生墓木早拱，如今居先生也作古人了！

張振武，本是一位小學教員，也是文人，當時擔任都督府軍務部副部長，作戰最勇敢，當扁擔山、仙女山一帶戰況最烈時，克强先生竟日在十里舖親自督戰，而敵衆我寡，情形非常危急，黃昏時，克强先生派我過武昌報告情況，並商量增援，我心知當天晚上，漢陽方面非常危險，而無奈武昌倉卒無兵可派，我得了一位同志到軍務部，見到部長孫武和振武，我說：漢陽必須立卽增援，否則有誤全局，無兵可派，應該想其他辦法，黃花崗各位先烈，只有少數手槍炸彈，尙可起事，我們今日，那一個不是同志？那一個不能當兵？應該集合所有的人，立卽過漢陽參加戰鬬。我這一建議，得到孫武先生的贊成，振武當時主張，緊急組成敢死隊，他自任隊長，馬上分別傳知各部，在閱馬廠集合，當時的參謀次長楊璽章，也加入爲敢死隊的一員，半夜渡江，到了漢陽，奉克强先生面命在拂曉以前，增援到最前線上去，這是一枝名符其實的

敢死隊，奮不顧身，人自為戰，人數雖不太多，而確具排山倒海之勢，因此，陣地馬上穩定下來，並且接着就反攻，但這一役敢死隊同志，犧牲了大部份。楊璽章就是一上去卽陣亡的，當他彈中腹部時，我與他貼身前進，只見他一陣哈哈大笑之後，就倒下去了，作為少數後死者之一的我，直到如今，還能清楚地記得起那瞭亮的笑聲，我覺得那是天地正氣的號角，在那時候，這種正氣，可說是瀰漫每一同志的全身，固不僅張振武、楊璽章如此，別的人也莫不如此，我想，這也許就是徐復觀先生所提出的「辛亥革命精神」，徐先生在紀念居先生的文字中，把居先生之死擬為辛亥革命精神之墜失，使我回思往事，正視當前，更平添許多感觸！現在國家的危難，更過於滿清末年，我們正在同赤色俄帝萬惡共匪作殊死戰，我又很榮幸地參加了這一偉大的革命行列，應該如何效忠盡職，把居先生以及其他許多先烈所象徵的辛亥革命精神，從墜失再推進到光昌，這是我這幾天以來，在哀感中時時動念的一點。

三十五年，我奉命回鄂主政，居先生避壽回鄉，旬日盤桓，領受了他許多的教益，有一天我約請了幾位與辛亥之役的老戰士，陪居先生在武昌首義公園小飲，當時在閒談中，他就說至共匪陰謀禍國，來日大難的話。現在大陸淪陷，故鄉父老，日在塗炭之中，而居先生以七六高齡，違難東來，竟見不到親身參與締造的國家的興復，我想他是決難瞑目的。

居先生的品德功業，從整個的來說，蓋棺論定，當然是「一代完人」，我個人的印象，覺得還可以從多方面去看。

居先生待人接物，是十分的誠懇溫和，服用起居，是十分的簡單樸素，平常相見，一點看不出異乎尋常的地方，而每當國有大事，他必定有卓異議論，獨特的見解，顯赫的事功。從辛亥首義、二次革命、護法、以至抗戰、行憲戡亂，始終是站在時代的最前線，定大計、決大疑、不惟無媿開國元老之名，而且克當革命先覺之實，每在這些時候，他給予人們的印象是熱烈、堅決、勇敢、與平時和煦之氣，迥乎不同，實際上這是一物的二面，所謂溫克剛決，同樣是儒家智仁勇三達德綜合的最高表現。

居先生忠黨愛國，固然極熱烈而眞誠，論政持法，固然極剛毅而嚴正，但是他對個人名位，却又是極淡泊而恬退。民國初年，薄總長議員而不爲，尙可說爲了與反革命者搏鬬，不暇計及個人的出處，卽以國府成立以後來說，他擔任最久的，只是司法院長，照世俗眼光看來，比較上是一個枯冷的位置，但他一任達十六年之久，行憲之後，更退就監察委員，僅以職司風憲爲已足，事實上他仍然是黨國的元老，爲領袖所禮遇，後輩所推崇，籌策憂勤，並不在袞袞要津之次，而他則行無所事，百不與爭，這一種知白守黑的風標，却又與道家相近。

居先生是一個革命者，革命者最初的出發點既不是爲了個人名位利祿，當然是以救人救世爲心，這一點與佛家悲憫之忱，初無二致，所以，居先生晚年，精研內典，參悟禪機，不惟晨夕諷經，並隨時親往各大叢林，爲無量衆生祈禱，居先生是眞正無疾而終的涅槃證果，自必往生極樂，我相信他的悲心願力，一定能廻向我們國家人民，使我們早日達到復興康樂的地步。

四十年來，我與居先生相識雖早，而中間接近的時候並不太多，居先生的偉烈豐功，自有史官秉筆，而他的文章德行，亦非寡陋如我者所可稱揚，今當公祭前夕，雜寫個人的記憶與感想，藉以略表景仰前修的誠意，至於心頭的哀感，則將是永遠的了！

悼反共先覺居覺老

陳啟天

居覺生先生於十一月廿三日午夜無疾仙逝於寶島，凡認識居先生的人，驚聞此種噩耗，無不非常悼念。我初識居先生，係在民國十三、四年間，那時我與幾個友人在滬發行醒獅週報，鼓吹國家主義，並特別揭發蘇俄對中國的陰謀和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陰謀，我們與居先生雖黨籍不同，但因爲居先生是一個反共先覺，對於醒獅的反共主張，也常常予以鼓舞，從那時起，居先生在國民黨內堅決主張反共，經過二十

七、八年，彼此均無改變，這是我們敬重覺老的緣由，也是覺老鼓舞我們的緣由。

國民黨清黨以後，十餘年間，我與覺老便少往還，抗戰時期，我與覺老雖同在重慶，也只偶然見面，自抗戰勝利到現在，則見面的機會較多，因此我得有機會更進一步認識覺老的人格是中國文化的結品，他信奉儒佛的道理，待人是誠懇的，講話是眞實的，主張是堅定的，風骨是嚴峻的，生活是撲素的，他雖然是開國元勳，曾任司法院長與國民政府委員多年，然猶是一個具有儒家風味的本色書生。

覺老對於國事的基本主張始終特別着重民主與反共兩點，他之所以實行排滿革命，護法倒袁，是爲民主，他之所以堅決反共，也是爲民主，現在民主與反共，雖已成爲一般人的口頭禪，然像覺老一樣經過三四十年，繼續不斷，爲民主與反共艱苦奮鬭的政治家，則屈指可數，這是覺老所以能得一般人崇敬的一個重要理由。

覺老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國民黨員，但他沒有過分狹隘的黨見，他認爲澈底反共，需要友黨合作；推進民主，也需要友黨觀摩，因此他對於青年黨的改革與健全十分關切，這是令我們十分感激，並十分懷念的。

總之，居覺老是一個反共先覺，民主鬭士，我們要反共勝利，民主成功，便須效法覺老爲民主與反共而艱苦奮鬭的偉大精神。

居故資政覺生先生挽詞（七）

敬仿梅川譜偈體附記事略　劉泗英

九州鼎沸哭先生！後起應知識老成；剩有文章驚海內，梅川譜偈問誰賡？

附記一：梅川譜偈、爲　公自製年譜，及自傳之創作，其强半有關開國掌故，可補正史；餘多話家常；敍友誼；類皆深具佛旨，似偈非偈大可發人深省，尤以行役吟諸篇，肫摯之情，純乎天性，蓋先生以名茂才，發大悲願，其得力於庭訓者半，其因緣於時代者亦半，而元老壯心，自强不息，倏以十一月廿三日之夕，無疾而逝，英謹挽一聯云：立德、立功、立言、梅川譜偈，人稱三不朽；不淫，不移，不屈，職思堂訓，公眞大丈夫。職思堂見公癸巳詩，庭訓之嚴，與　公志節之高，若合符節。

英雄事業佛心腸，說法生公在上方；四十年來開國運，征誅禪讓溥虞湯。

附記二：英於民國三十三年五月，隨公會葬吾師楊滄白先生於重慶東溫泉，復旦中學請　公講演，敬聆公歷述民國締造之艱難及民主憲政之誓行，並勉學子應有之認識，及公民之修養，全校師生大爲感動，聞有左傾份子平日自命前進者，亦莫不心悅、誠服，洵可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也。

長蛇封豕至今多，舊雨西山苦漸過！乘願再來公記取，鹽梅鼎鼐待調和。

附記三：九一八變起，日本之二重外交，內鬨愈烈，時犬養毅組閣，乃密派萱野長知來華，與　公商討復原撤兵和平相處方案；爲日閥偵知，遂暗殺犬養於私邸，而中日邦交遂不可爲矣！昔日閥既爲長蛇而失敗到底，今史魔復爲封豕而大啓戎心，東亞風雲，一日萬變，甚願我　公乘願再來，以大仁、大勇、具大智慧、秉大慈悲、以扭轉運會，感格蘇聯，毋使其爲東倭之續矣，憶反共抗俄，決於公等之西山會議，而謝慧生、楊滄白、戴季陶、張溥泉諸先生相繼謝世，舊雨零落，及共匪渡江，首都遷穗，衆望公起執政，力挽頹勢，乃立法院以一票之差，致　公不能出秉國鈞，調和鼎鼐，以收盪寇之功，一遂平生之志，惜哉。

江漢英靈不可求，賢豪並世有千秋！風流頓歇將安往？猛憶東泉古佛頭。

附記四：武昌首義，吾師楊滄白先生、張列五先生以重慶府學堂及體育學堂爲根據，密請朱叔癡先生暗促

成都龍泉驛新軍夏之時部，間關趨渝，以辛亥十月二日抵浮圖關，卽陪都復興關之原名，吾師楊、張諸先生毅然宣佈獨立響應武漢，南京底定，革命告成， 公與滄師，遂稱莫逆，抗戰軍興，共赴國難，時陪都空襲頻繁， 公有廿八年膽胸之疾，滄師竟於卅一年罹霍亂病逝， 公奉派治喪，並將護其家，嗣於卅三年五月，隨 公送殯東溫泉，高義薄雲，鄉人感泣，梅川譜偈是年有詩，紀其事，注云『一日參古佛洞，若有所感』，棖觸前遊，不禁泫然！

悼居校長覺生先生

王冠吾

在臺之朝陽大學校友，原定於本月二十五日假座中華路蓮園集合，慶祝母校三十八年校慶和居校長七秩晉六華誕，一切都準備就緒，並得到居師之欣然許可，於是日親臨訓誨，本月二十二日監察院月會時，居師還親向冠吾面示，關於校友會與「法律評論」等之進行事宜，神志清朗，言語親切，一點都沒有老年人的衰頹氣象，我們都以為居校長之健康和氣度，定可益壽延年，領導我們這些學生為反共抗俄恢復母校而繼續努力，想不到僅一日之別，遽歸道山，這眞是萬想不到的噩耗，同學見面時，都是一副悲愁和沉重的心情，無限的哀感。

居先生是意志極堅定的人，他二十餘歲留學日本時，卽參加同盟會，從事民族革命工作，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以及山東起兵之反袁運動，他都親身參加，不慮危險，民國十四年三月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他鑒於本黨革命事業之乏人主持，同時容共之後，共產黨人更是處心積慮，策動消滅本黨，他老人家卽不惜任何危險，聯合黨內意志堅定之同志，在北平西山 國父靈前召集會議，毫無妥協地主張清共黨，雖然因此引起黨內同志間懷疑，和共黨份子散布流言，中傷破壞，居先生的態度言論，迄不動搖，二十餘年如一日，這都是黨內同志所深悉的，二十四年先生出任司法院院長，兼司法行政部長，當時母校朝

陽大學，正是風雨飄搖，經費極度困難，幾瀕於停辦的時候，居先生以司法當局的地位，深知道朝陽大學對中華民國法治精神之貢獻，和朝陽大學學生在司法界之服務能力及精神，覺得欲發揚中國法律學術，與培植司法界人才，都應該維持朝大，發展朝大，決心親任朝大董事長，苦心計劃，寬籌經費，羅聘著名教授，學校方得賴以中興，二十六年抗日戰事發生，學校自平遷往成都，三十年又在重慶添設分校，因格於教部定章，定名為「正陽學院」，是時同學日多，學校聲譽亦日隆，抗日戰爭勝利後，學校又從成都遷平，這中間數度播遷，和抗戰期間大西南之生活艱苦，勝利復員後之復校工作，艱苦繁重，不知耗費居校長之幾許精神，多少心力，方得使我們萬千同學，在大風雨之下，仍得以絃歌不輟，學業有成，這是朝校同學所永銘心版的。居先生任司法院院長計從二十四年起至三十七年行憲時止，共歷時十四年，可以說佔國民政府司法院開院以來之三分之二以上時間，關於司法制度之建立，領事裁判權之廢除，司法人才之訓練，尤其關於各級司法機關人員之清廉，及不屈不撓之風氣節操之倡導，致力特多，方使中華民國得具有法治國家之規模，這都是社會上和國際上所共知共信的，至於對於朝校之愛護支持，固然是朝校歷史上之功勳，同時居先生以司法院院長之地位，而盡瘁於司法人才之培植，和中國法律學術之發揚，也可以說是居先生為黨為國，忠於職守之表現，行憲後，居先生被選為監察院監察委員，而冠吾亦幸得忝列一席，院中會議時，朝夕相聚一堂，冠吾師事先生，而先生亦以學生視冠吾，每有教誨，無不諄諄，使冠吾隨時均得獲道德、學識、經驗之進益，猶坐春風化雨之中，好像在學校時一樣，對於在臺校友會事務，冠吾亦每有向居師請示，而居師亦不殫煩勞時相垂問，關於「法律評論」之復刊及在臺三百餘學友之工作，尤時費居師心力，我們同學嘗說，萬千同學和母校雖淪陷鐵幕，被共匪摧殘之中，但是我們都相信能本居師平日領導之精神，自由平等法治之精神而奮鬪，同時我們人人的想像中，都有光華萬丈之母校存在，今不幸居先生逝世矣，我們萬千同學均失其中心，實有無所適從之感，唯居師身體雖已辭世，而居師之人格事業道德及堅定反共之革命精神仍長垂不朽，將永為朝大同學及國人所追隨效法。

敬悼居覺生先生

張文伯

元勳居覺生先生之喪，擧國悲悼，論其一生功業，自開國、北伐、淸黨、法治、建設以至今日的反共抗俄，他始終是開創風雲砥柱中流的人物。總統題輓曰：「碩德豐功」、稚暉先生題輓曰：「武昌起義重要一分子，三民主義自始起草人，」亮疇先生題輓曰：「法治論規隨，顧我獨慚曹相國，群情同敬愛，惟公望重魯靈光，」可謂推崇備至，而在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論先生的風節，右任先生輓曰：「開創風雲氣，光明自在身」、辭修先生輓曰：「艱難抱一德始終，志節梅川舊居士；開濟數年勛業，風裁韋布老先生」。也頗足刻劃出布衣宰相的聲音笑貌。

余生也晚，識先生於民國十八年間，其後入司法界服務，卽出於先生的吸引，二十餘年來，於京之藍莊、板井、武漢之珞珈山、渝之華岩、山洞、間常晉接，或略交數語，或歡言移晷，幾忘其年齒。來臺後，初次訪謁，卽出其近著梅川譜偈以贈，而囘念先生生平，如擬之古人，當在蕭何張子房之間；子房之狀貌，司馬遷固嘗異之，而先生何其肖也。

先生的豐功偉業，當讓諸黨史國史，這裏想追述幾件瑣事，以見先生行誼的一斑，就其剛正處說，先生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十三年卽開始反共，至有所謂西山會議派之目，抗戰期間，毛澤東赴渝談和，先生堅不欲與之見面，有若干場合度非見面不可，雖經再三邀請而仍不到，他那股絕惡如仇的剛正之氣，迫使他不屑假此巨奸大憝以絲毫辭色，有一次，他在司法院重慶辦事處，早上忽見案頭放有一份新華日報，他的無名之火頓時直冒，立卽把那份匪報揉作一團，猛然擲地，至厲聲呵斥道：「我是不看什麼鬼報的！」他誓與共匪不共戴天。

就其仁孝處說，先生孝於父母，和於家室，慈於兄弟幼輩，所作行役吟三篇，語語出自至性，序言

有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作行役吟三篇，以述先德而志吾過，並示子孫不忘」。先生邃於釋理，悲願宏大，舉凡勞軍、救災、恤貧諸事，無不率先倡導，民三十年，當居夫人五十壽辰，恰合其尊翁百歲冥壽，先生既作長歌以壽其夫人，復爲其父誦經，發爲十大宏願，於　國父、先烈、陣亡將士、死難同胞各有祈禱而外，更願　總裁蔣公領導群倫，完成應天順人之偉業，剷平大難，建立化民成俗之宏規；願中華民國國民，自力更生，使有菽粟如水火，志心皈命，應知煩惱即菩提：其宅心之仁厚爲何如。及抗戰勝利還都，他想起林故主席送給他的兩株茶花，還留在山洞寓次，懷念其人，益重其樹，便馳書部屬李君鴻緒曰：「兄能爲我搬來不?」李君便一路把它護送東回，先生喜悅逾恒，如見故人，把它着意栽在廣濟故居，永留紀念，其篤舊之情又爲何如。

就其勤勞灑脫處說，先生出身農家，始終不忘稼穡艱難，且以得終老田園爲樂，他昔年的經營楊行新構，意亦在此，平居布衣一襲瓜帽一頂，或臨池操觚，或蒔花種菜，身處廟堂，意在湖山，不知者以爲田野老人。憶其初任司法院長時，晨與輒騎馬郊遊，繼即便服徒步到院，門警睹狀固不知其即爲院長，竟攔住他不准進去，及經旁人指明，又不勝惶恐，先生溫語慰之，並傳令嘉其盡職，亦一佳話，昔孟子嘗論舜之爲人，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其在先生，則雖貴爲院長，而以飯糗茹草終身焉。

今先生往矣，敬以兩聯悼之曰：「勛業輝日星，蕭相刑章隆漢室；平生感知遇，梁公桃李咽春風」。「爲革命元老，是吾黨導師，謦欬最難忘，功德同昭新日月；抗海甸旌旗，悲沙場鼙鼓，河山猶未復，英靈應作舊風雲。」

辛亥革命精神之墜失

痛悼居覺生先生

徐佛觀

昨晚睡覺時，看了看覺老請我吃飯的帖子，今早起來，却讀到老人突然逝世的新聞，在這世界上，在比我老一輩的人中，再沒有像覺老這樣一個深切愛護我的人，使我失掉心頭最後的溫暖，身托炎邦，心棲冰窟，這眞是我平生最大的哀慟，個人的哀慟，只合用個人的眼淚償還，我這時所不能不寫的，却是由覺老之死，而感到辛亥革命精神的墜失，這或許可以提出來供世人共同的悼念。

我和老人認識並不太早，第一次見面是在重慶司法院辦事處的一個燈昏月黑的晚上，他聽說我從延安歸來，便找我問共黨的狀況，他聽了我帶着緊張而憂慮的陳述之後，他點頭笑了：「共產黨一向就是這樣的東西，但不必悲觀，只要抗戰勝利，這問題總可以解決的。」我那時的感想是如何在這位院長的身上，簡直看不出一點現在大小官員由權力觀念所轉出來的聲勢，這種素直簡樸的農村氣息，也或許就是當時開國的精神，這使我對辛亥革命，開始有一種新鮮的感覺，以後讀大東出版的梅川日記，文字眞切，無半點浮詞，而自然流露著六朝人的一種飄逸之氣，其中有偷金菩薩與沔陽監學二則，尤使我大爲感動，那時所謂革命活動的人物，是那樣的認眞，而又是那樣的洒脫，你說他們是在革命，而他們又好像是在遊戲，大家只是以一片天眞之情，去幹那被捉住便殺頭的勾當，這批人，好像是在共同構造一個藝術品，因而他們也都成了藝術品中的人，腦筋裏不會安頓得上死生問題，更從何處能存着半點權利觀念？所以驚天動地的事業，被大家一哄就哄了出來，哄出來了以後，請黃興先生來當總司令，請　中山先生回國當總統，一切都是行所無事的，沒有心機，不講控制，一個世界就輕輕的改變過來了，于是我屢次找着覺老說：「這些

故事，應該編成劇本，在舞臺上演出來，使現時人仍能對辛亥革命的精神，再有一番親切之感，權利觀念，把現代人的頭腦壓昏了，如何能挑得起時代的重擔，所以辛亥革命的楚人精神，對現代仍是需要的。」覺老聽了總是笑一笑說：「能演出來到很好，只是沒有人編得劇本。」這件事，也算我和覺老一樁共同未了的小心願，幸好，前天老人很高興的告訴我：「我的梅川日記找一本出來了，交正中書局再印。」

民國卅七年冬，徐蚌會戰緊張，人心浮動，有一天，老人和我說：「我們一齊回湖北去吧，死還是死在故鄉的好。」我聽了驚奇的問如何回去法？他說：「我想當省政府的主席，你爲我組織一個精練肯幹的班子，我在上面無爲而治，讓你們猛幹一場，挽救得多少算多少，你說好嗎？」于是他老人像煞有介事的催着我得便向　總統提了出來，並開始着實物色人選，朱懷冰、彭楚恒兩位先生，都在他打算之中。過些時，我對他說，這件事恐怕不會成的，他笑了笑說：「呵，那就算了。」自後，局勢劇變，幾個月沒有見面。卅八年，有一次我經過廣州，會見何敬公，他開頭便問：「蔣先生對居覺老組閣的意見怎樣？」我說：「那裏會有此事，」敬公隨手拿中常會通過案子給我看，我連聲說：「我不贊成，我要找他老人家切實勸阻，」隨卽匆忙的打聽了一陣，找不見他老人家，第二天，立法院以一票之差失敗了，過些時，我回到臺灣，到草山去看老人，我說：「還是多活幾年的好，幸而不會成功。」老人也只是笑笑：「局勢壞，他們要我幹，我就把老命拿出來，立院諸公不願我幹，到也是對我的體諒。」接著又照例儒佛老莊，談了一陣，這類的事，在老人，總是行雲流水的過去了，老人對文化，尤其是對中國文化，有無限的熱情，「民主評論」出刋後，幾乎每篇文章都看，看了後又提出來談，年來愛護「民主評論」，愛護與「民主評論」有關的各先生，無微不至，對錢賓四、唐君毅、張丕介、牟宗三諸先生，尤稱不絕口，與牟先生作忘年之交，朝夕過從，這次我來臺北，告訴他老人家，說卽將赴香港恢復「民主評論」，並告訴「民主評論」加强陣容的情形，老人聽了大爲歡喜，他說：「我也繼續寫點日記補白。」昨晚寫的先烈張振武之冤獄一段，卽是爲「民主評論

」所成的絕筆，我不知民主評論恢復後能繼續幾時，「民主評論」今後又如何能寄托他老人對文化的一點希望，我想這都會令「民主評論」的同人所同聲一慟的。

楚人任俠敢任，而嘗有守孤抱以輕天下之情，故歷史上秉大義以發天下之大難者多爲楚人，發大難而不計其功，有其功而亦不以此自拘自滯、自矜、自恃者，亦多爲楚人，蓋楚人有性情之眞，而少功名之念，此楚人之所以失，亦楚人之所以得，其事例則近見於辛亥革命，其人物，則近見於老人之平生，而老人則既死矣，老人年來不斷勸我應接近現實，尤慮我或以孤直估不測之禍，老人對我個人的溫情，和我對國家不能自抑的激越之意，嘗不斷交戰於中，今後只能憑我個人的孤直來照顧我自己，再得不到老人的照顧了，然老人精神之所護持者，豈僅我一人，而由老人所象徵的辛亥革命精神之失墜，這也或許是說明了一個時代的悲劇，老人於入睡前，自己洗足，洗未竟而逝，死生大事，在老人都是一片輕鬆，死後有不少有知識有良心之書生，揮淚於老人之靈側，則老人所象徵之辛亥革命精神，或猶未盡死，我將以此慰老人，且聊以自慰。

居覺生先生的守法精神

張子波

覺公功在國家，其革命事蹟，人已耳熟能言，然其守法之嚴謹，鮮有論者，現舉一事，供諸國人，蓋不僅表彰公之守法精神已也。

湖北武穴爲鄂東重鎮，乃公之故里所在，廣濟地方法院卽設於此。民國三十五年夏，子波奉司法行政部令長該院，當地習俗多係聚族而居，覺公族中人口亦屬衆多，當時復員不久，地方秩序紊亂，一般地方自治人員每易於有意無意中觸犯刑章，其族人居應松與覺公極親近，於時任保長職，適在法院被控貪汚，承辦推事一秉毋枉毋縱處理此案，固無所用其顧忌，然時公正任司法院長，方由南京歸來，聆悉此事，卽召

子波面致訓示，謂應松之案，如犯罪證實，自應法辦，萬勿放縱，吾家人果有請托，尤不可稍有偏徇，諄諄相屬。此事距今不過數年，子波記憶猶新，居應松之案，犯罪尙屬實在，其情節則不甚重大，地方法院判以徒刑七年，旋經第二審法院覆判核准，覺公猶再囑須依法執行毋稍瞻徇，子波於三十七年調職，覺公之近親居應松，尙在獄中守法，此案經過，廣濟人士無不倍加贊揚，欽佩覺公之爲人；蓋以公之地位崇高，又爲國家司法最高領袖，對其族人至親，惟恐逾越法外，其守法之嚴謹，非修養有素者，曷克臻此，國人動輒以守法相標榜，然一旦瀕臨利害關係，鮮不先私後法，縱情自利，能克己如公者，敢問能有幾人？覺公去矣，此種守法精神，實足傳之當世，垂諸永久而不朽，覺公其爲完人乎！

梅川舟次

追悼覺生先生

溫子瑞

梅川老人去世了，以他畢生盡瘁革命，碩德豐功：今天大陸氛霾，老成遽謝，自屬黨國一大損失。而以他個人胸懷高潔，光明自在，發菩提心，證羅漢果，確爲晚近一難得的完人。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我們有事將去華北，五月十八日由京乘輪西上，同船爲覺生、立夫、布雷諸先生。翌日到贛，稍有躭擱，布雷先生就留在南昌，廿四日應覺生先生之邀，專去梅川，晚上六時由九江上船，九時半到武穴，地方老小因爲覺生先生好久未回，又有外客同來，紛紛來迓，燈籠照耀，笑語喧闐，這裏看不出一點官場氣息，只是覺得恬眞親切，如家人兄弟久別相逢的團聚有味，那晚許多老人都來陪飲鄉間白酒，邊吃邊談，直至十一時半，就憩於覺老伯兄的府上。

第二日，天氣很美，連覺生先生府上親友一行十餘人用船沿梅川去桃園，又去顯忠廟覺老的尊人墓上

瞻拜，船行青苗碧嶂間，流連竟日，時見竹籬茅舍，翠柳黃鸝，風景很美，因爲時間從容，舟次又無別事，我們就無所不談。

船上帶了盧允衡孝經新詁，起先就談孝經。立夫先生記憶力特强，當時卽背孝經一遍，以後我們就談到爲人子之難，完人更不易，我說中庸聰明睿智一章，殆唯聖人能兼，實在如果副官長能做到有容，參謀長做到有臨，秘書長做到有列，指揮部做到有執，總部有敬（就當時編制說），也就很好了，大家都很贊同。

遠遠看見鄉間學校，我們又轉到敎育，覺生先生後說得很多，他以爲目前往往祇顧敎而忽略了育，甚至連敎也沒有敎好。

他所謂育，第一是新國民體魄的養成，他提到　總理生前對於人種改良的主張，我們民族唐以後文武分敎，以致積弱幾無可救，實在是走上了一條錯路，應該注意體格的鍛鍊，環境的適應與改良，尤其是大國民氣度之養成。

第二是氣節，敎育如只給人以知識，甚至成了些趨炎附勢、競逐貨利之徒，這是導致整個民族國家於很危險的境地的，這種情形甚至在黨內亦不免，他追述到民國元、二年間若干同志之依戀官場，使　總理中華革命黨創立時平添了無數的傷心往事。

第三是恬淡和率眞，這與講岸然不可侵犯的氣節似乎是一件不相類的事，其實唯恬淡率眞才能保持令節，因爲唯恬淡才能不慕虛榮，才能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亦率唯眞才能不矯揉造作，不弄巧飾非。

這一席的談論、以及我們身臨其境所見到老人在鄉的起居作息，乃至後來在京、在臺的荷鋤不輟，講經不倦，而赴義恐後的生活精神，我覺得老人眞是身敎言敎合一，而特別足以風範後輩的。

備達德而通三教

我們如何認識居覺生先生

許君武

大家都知道居覺生先生的撒手塵寰，是黨國的大損失，但很少有人指出這損失何在，徐佛觀先生說了一些，講到辛亥革命精神的墜失，算是接觸了這問題的一部分，然而還不曾說述得深刻而完全，今天是公祭「覺老」的日子，我以世交後輩同志且同爲佛教徒的資格，略述（祗能「略述」）一點「蠡測」之見，不僅「聊寫一哀」，也許可對於認識覺老和我們提供生活態度的意見上有點幫助。

在這裏有幾個前提先要弄清楚，否則無法了解居覺生先生，第一是：凡文化思想家領導政治、參加政治，必能創造偉大的時代， 國父與中國國民黨之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便是一個證明，而我們的革命前途始終是中國文化再建並促進世界文化的問題。第二是：中國從古沒有宗教，儒家「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義便是極自然而偉大的宗教，這宗教與政治合一，而可惜被後人歪曲了，漢儒宋儒，都執孔子之一端，所以「道統」始終在「罔」與「殆」的狀態之下，到 國父纔指出要直接繼承起來。第三是：惟其中國從古沒有宗教而祇以儒者爲教，所以印度傳來的佛教到中國來就別開生面，受儒家的影響，禪宗的精微與淨土宗的通俗，在「體」與「用」兩方面，都能調和，都能變化，這種大乘教義是印度所沒有的（天臺華嚴兩宗更不必說）；又所以道家學說演變爲宗教形式，乃在佛教傳入之後，而另一方面，儘管道家變成「道教」，它實不會用這個宗教和我們生出關係，但道家的基本精神——順自然，返向內心，瀟灑曠達，勇於任事——從魏晉清談之後却慢慢轉與儒家合流，成爲中國文化思想的重要部分。

所以，「儒釋道三教」這名詞，嚴格說來，本不能成立，但如要說有三教，則居覺老便是「會通三教

」的哲人，覺老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完全採的道家態度，所以他處處悠然自得，順乎自然，不因爲作過大官而有絲毫矜持，更談不到驕傲，但又勇於任事，勇於革命，張子房的博浪沙中，諸葛亮的五丈原上，都是這個精神。覺老在重慶任司法院長時，我親見他奉佛甚虔誠，淨土與禪宗兼修，也不菲薄密宗，他是從「戒定慧」的「慧」字生了根，不必全持戒，不必全入定，而慧力自然勝常，從這裏入手來學佛，所以知解自然超妙不凡，他的離塵之所以毫無病苦，得力於此不少，這是學所不易到的，覺老逝世翌晨，筆者不在臺北，直到大殮之日，才趕去弔奠，我在他遺體前合十誦佛號約十分鐘，實際祇是表我的敬意，因爲我看他的遺容，一股自然慈和之氣，豈是要我「助念」才可以生西的麼？

然而，再細來分析，覺老仍是儒家中庸講「率性之謂道」的一個「率性」的儒者，他在他一生的事功德業上，終於「率性」「修道」來完成他人格的統一，這正是具備三達德而進到與天、與人、與物合一的境界，也正是我們這一時代所要創造所要追求的文化理想，不具備這個理想，進不到這個境界，我們能够擔負完成革命的艱鉅任務麼？這恐怕是覺老留給我們必須囘答的一個嚴肅的課題了。

黨失導師國失完人

敬悼鄉賢居老先生

梅川克

覺老謝世噩耗於昨晨傳出，愴惶中趕赴極樂殯儀館中，瞻仰最後一次遺容，慈祥靜穆，偃然安臥，音容如昨，如非置身孝幃中，我眞不信覺老就這樣長眠不起！懷着一顆沉重而哀痛的心，彷徨竟日！我這樣想：像如此一位完整人格的革命導師，在他未親見曾經他自己流血締造的國家重囘大陸以前，他會忍心棄手離開人間嗎？在今日，黨在重新改造，國待復興，具有崇高的民族革命靈魂與智慧的元老，正是邦家之

實，我想這應該是凡痛悼覺老人們心中所最難恝置的一點。

無論從歷史淵源以及體認各方面，我都不配作記述覺老言行風格的條件，他的革命素養，尤非我這個末學後進者所能望窺堂奧，覺老在民元時就作起 總理第一任大總統時代的內務部代理總長，我還未摸進這一個憂患餘生的世界，可是到我能發蒙學字時，就已聽到鄉里父老傳遍，「居覺松，老革命」的呼聲（註：鄉人將「居覺生」常習慣呼為「居覺松」之諧音，但有人亦曾指為覺老早期之化名），廣濟全縣婦孺老小，知覺老是一個老革命黨，不為希奇，奇在一種「秀才造反」的觀念，他們認為過去「造反」多是邪說異端的人物，現在居然有一位秀才出來「造反」，按覺老是中了秀才才革命的，認為這一定有點「名堂」（廣濟土語猶言有辦法之意）。因為這樣，鄉人對於覺老早期冒險犯難富於傳奇性的革命故事，信口道來，都是如數家珍，我記得最動人的兩次故事，是說覺老「滾釘板打仗」和辛亥年大智門指揮督戰受傷不退的兩回事，「滾釘板打仗」據說曾在某地，覺老親率戰士用棉被裹身，從地下冒炮火滾進衝鋒，這故事在「梅川譜偈」上未見記出，但問到覺老，他却呵呵大笑，辛亥年漢口大智門覺老指揮軍民學生作戰，彈傷及腦，倒地不醒，鄉人方孝正先生搶負至江漢關前，覺老忽醒，推開方先生，仍掙扎欲急赴前敵，及再度倒地，始瞑目不語，因得救護療傷。這些小小掌故，反映覺老卅多年以前，已留給鄉人的印像，是如何普遍深刻？我今天追述起來，彷彿是一個孩子在說童話和背歷史。

六個月前，我在港用「梅川克」筆名投寄「民主評論」一篇「刧後浙江」的拙作，編者張丕介先生於約見面談時，向我商改筆名，他說「民主評論」正在連續刊載覺老撰著革命史料之「梅川日記」係用「梅川居士」署名，如再用些「梅川」字眼，不免有些絞纏不清，我毫無異議同意即改用「柳甦」二字，末了張先生問我「梅川」二字含意若何，我答以那是我們故鄉「廣濟」縣治的舊稱。兩個月後我來臺北謁見覺老時，曾提及這一段故事，覺老莞爾而笑曰：「梅川多士，我這個梅川居士也要改稱了。」接着他指解「梅川」是我們故鄉一條古老的河流，在宋代已先有人稱謂了，我十分慚愧，我用了不少「梅川」故里的名號，

但對「梅川」兩字的來歷，直到聽了覺老的銓釋，才明白根源。覺老在給人書寫屏聯墨寶時，恆喜用「梅川居士」或「梅川居正」署款，這顯示老人如何喜愛故鄉的風物，並懷有如何深重追遠不忘其先的心情！

看覺老革命歷程，是受　總理薰陶最深最早的一位革命老鬪士，是受革命磨練最堅最剛的一位革命先知，正唯其如此，他之能始終把握住革命的重心與重點而力行不輟，他畢生革命所受的坎坷頓挫而始終屹然挺立，有如寒風中的松柏，黑暗裏的明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革命史頁，在我十六年前新聞階段的記憶裏，「雙十二」事變中，是覺老把握革命重心和重點最重大貢獻的一次，當　總統西安蒙塵之初，正是京中黨政首要舉措惶惶大局危疑震盪之際，覺老獨持正議，堅主討伐叛逆，力闢投鼠忌器的謬論，歷舉　總理廣州蒙難時所持革命正氣，不為任何險惡的情勢所震撼的經驗，作其立論根據，說服多人支持其主張見解，卒獲通過決策，敉平叛亂，救助元首出險，這種堅强的意志，與夫其卓絕超人的見解，設非歷經數十年革命之老鬪士，曷克臻此爐火純青與擇善固執的境地？卅七年中原大戰，覺老感喟內政，憤匪猖獗，他預言朱毛匪幫挾共產國際的淫威，或可於一兩年內得勢於大陸，但我們只要堅定革命的信念和緊握歷次失敗教訓的鎖鑰，最後我們終能復興本黨，重光大陸，完成最終革命的大業，遠見如是其眞，一月前覺老應大安區黨部之請，在師範學院大禮堂講述革命歷史，提及本黨初期革命海外的敵人，是康有為領導一班殭屍復活的「保皇黨」，今日中國共匪已故的毛逆老上司李大釗，卽為保皇黨的餘孽，說明毛記政權乃不過醉心「新皇朝」迷夢的替身，這與胡秋原先生解剖史魔極權統治，完全為一純粹「殺人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傳統，是同一精闢見解的邏輯。這種眞知灼見，實為今日我們革命重心之所繫，覺老的軀殼雖然離棄人間，他的精神實縈懷牢記於每一個革命黨員的心際。

我本年來臺前，覺老函囑代購「亞羅純」瀉藥一種，我面呈時，他說他腸胃多年來不甚良好，前年過港時許汝為老先生告服「亞羅純」瀉藥，年來頗為得效，每日必須睡前服用一片，主觀或者旁觀的人都以為覺老體格清癯結碩，只注意他的心臟和腸胃部份的健康，絕不料到他會犯血壓高的毛病，然卒以腦溢

血急症無病而逝，十月下旬覺老七十晉六壽辰後之一月，報載與覺老同齡的英國保守黨首領邱吉爾重握內閣首相執政，我同鄉友們閒聊說：「如果覺老要不是在廣州以一票之差，主持自由中國的內閣，不是可以中西兩高齡首相媲美嗎？」何期言未逾月，天喪老成，黨隕導師，國失民聽，臨歛瞻仰遺容，誠不知涕泗之何從？我唯以重奮殺匪之精神，圖爲祖國盡其最高最大的天職，敬慰覺老在天之靈！

敬悼居覺生先生

許師愼

民國十五年，先生創辦江南晚報於上海，每有餘暇，輒錄兩湖黨人軼事，分日刊登，積久成帙，刋印專冊，署名辛亥劄記，全文四十餘篇，述辛亥武漢光復經過，敍事既毫無隱諱，文筆復雋永異常，洵爲革命文獻中不朽之作。惟原書發行有限，獲者視同珍璧，國府定都南京後，市上已不易一見。迨抗戰寓渝，經友敦促，先生始就舊冊，稍予增訂，更名梅川日記，由大東書店再版，是爲先生記述革命史實之始。

先生來臺後，政務稍暇，卽執筆撰文，蓋譜偈立其綱，劄記僅敍至辛亥年止，乃欲仍依前例，自民元臨時政府之成立，以迄中華革命黨，分節敍述，在此時期，政治則事屬草創，黨務復波折叢生，外人旣不易悉其詳，史書亦難探其眞，先生始終爲主持人之一，在臨時政府，先以湖北省代表參與議會，繼任內務部次長，代理部務。國民黨成立，任上海交通部部長，嗣後當選國會議員，二次革命，在滬任吳淞要塞司令，後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在魯率師討袁。國父在日改組中華革命黨，先生亦爲籌備人，任黨務部部長，凡此經歷，由先生記述，均屬開國信史。年來先生已成稿多篇，今年春，先生嘗告民元二年間之資料，已大體就緒，僅須連綴而已，惟有關中華革命黨者，尙須查考當時文獻，五月間，與黨史會約

定，親往××，命余隨同，適值監察院年會，遲至六月十二日成行，勾留一週，曾往史庫詳加檢閱，途中先生提示民國二年二月 國父赴日，原有遠大計劃，以遯初先生被刺，匆遽回國，而傳記及黨史中迄無詳細記載，囑余輯錄有關資料，余乃窮二日之力，遍翻當日報刊史料，草成「民二 國父旅日紀程」一文呈之。先生莞爾曰：此可補 國父傳記之缺，臨行時，選定若干材料託黨史會代抄，十一月初，先生已收到全部抄件，著述宿願可償也。

先生在臺所成史稿，大半由「民主評論」發表。已刊登者，有「中華民國紀元」、「祭明孝陵」、「中央政府」、「講和……清帝退位」、「都城問題」、「報律闖禍」、「約法問題」、「唐紹儀組閣」、「總理遊鄂」、「總理回粵」等二十二節，均爲臨時政府時期史實，十月初，「中國一週」徵雙十節紀念文先生以「國慶話舊」應之，敍民元各地慶祝情況，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所草「張振武之獄」稿，亦爲民元八月間事，蓋先生欲於年內完成民元史稿，不意竟成絕筆，悲夫！

先生致力革命五十年，豐功偉績，嘉言懿行，昭昭在人耳目，謹就先生撰史事，略記如上，先生逝世之翌日，中央以先生著作，多屬革命文獻，有輯印遺著之決議，蘄能早日付之實施，是不僅慰先生在天之靈，亦爲民國存千秋之信史。

居覺老的話

邵德潤

參加武昌起義的開國元勳居正（覺生）先生，不幸在上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一時，無疾坐化臺北浦城街寓邸，黨失導師，國喪完人，舉國人士都不勝其哀悼。

居先生畢生功業彪炳，爲衆人所共知，近年退隱林下，亮節高風，更爲士林所共仰，我個人也在最近

這段時間，與居先生有過多次的接觸，使我對這位老人發生由可敬進而爲可親的感覺，在重慶、在南京，我都有過機緣晤見居先生，但由於那時居先生身寄重任，無從深談，所以我當時對居先生的印象是極其淡漠的——一位元老，或一位院長，如此而已。最近在臺北，我爲「中國一週」本刊請居先生寫一篇「國慶話舊」的文章，同時又請居先生口述，由我紀錄一點辛亥革命的史實，在紀錄文章的前後三次談話中，我發覺這位老人不但身體清健，而且內心不時流露出熱情如火。這引起我對於這位老人的興趣，以後不時抽暇前去拜候，而居先生愛掖後進，每次都樂於接談，晤面次數增多，居先生對我較熟，談話的範圍也逐漸海濶天空，無所拘束，可是談話的內容，十九都是啓廸後輩的小議論與小掌故，娓娓道來，令人忘倦，從這許多談話中，我覺得居先生愛黨之篤、憂國之忠、節操之堅，處處都值得爲我們下一代人的風範。

我個人感覺，居先生爲人的最大特色是率眞，他可以便裝和服會客，可以跌足開門延客，不矯揉、不做作，事事從心所欲，而不失其尊嚴可敬，他在己丑自題造象詩中，劈頭就寫：「少也頑皮老潑皮，居常慚愧四威儀，」天眞、洒脫、一掃舊日權要名流遮遮掩掩的習氣，他又自撰「梅川譜偈」，直書一生事跡，毫不諱飾，恐除吳稚老外，無其他一人敢如此做，唯其無僞始能眞，以其無私始得直，質眞格直，亮節乃顯，中央日報社論以「風骨」二字讚美居先生，持評可爲得體。

居先生自稱爲農家子，對於農民生活極其懷戀，卸司法院長職後，在南京坂井舊園自己種菜，來臺灣後也不時的躬事園藝，他的「梅川譜偈」最後一行就是引的陸放翁詩句：「雨送寒聲滿背蓬，如今眞是荷鋤翁，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以老圃自娛，也可說是居先生晚年的一樂。

因爲居先生出身農村愛好農村，所以他雖以久歷宦海的古稀之年，渾身還保留有來自田間的深厚質樸耿直的泥土氣息。徐佛觀先生在中央日報撰文，痛悼居先生，認爲「這種素直簡樸的農村的氣息，也許就是當時的開國精神」，我個人對這話深具同感。外界若干人都批評居先生火氣太大，說話太直，不知這正是居先生不妥協、不歪曲眞理的革命精神的流露，試想在辛亥革命的當年，假使大家都婞婀偷生，譁衆取

巧，則今日那有立國四十年的中華民國。我們今天正需這種不妥協、求自強的革命精神，才能擔負起中興復國的使命，每個批評過居先生火氣大的人，實際都說明他的心情已比居先生更爲衰老，在今天這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我們仍不能體會老年人不妥協的革命精神，反而暗地批評他火氣大，那眞是我們極大的悲哀，値得大家深刻的反省與警惕。

居先生對國事的小議論很多，在高興的時候，有時不禁自然流露，他自謙這些小議論爲「亂說」，並鄭重叮嚀我不可「亂寫」；今天他老先生功成果滿撒手去了，爲了紀念他革命愛國的如火熱情，我願意紀錄下他幾段深刻沉痛的話。

有一次我和他談話，他問我的老家是在鄉下還是城內？當我回說鄉下時，他想了一想又問我：「那你看我們這回在大陸上如此失敗，眞正的原因在那裏？」我揣想他老先生必定自有文章，就分軍事、政治、經濟、教育幾點胡謅一陣，他聽了又笑笑說：「你說的都對，但更重要的實在是因爲我們拋棄了農民。你應該知道，我們的失敗在於忽視農村工作，以致被共產黨搶走了農村。」居先生很認眞的說下去：「我們的教育太失敗，留學生回國就上海南京來回跑，連小都市都不屑一顧，不要說農村；學校畢業的青年也不肯再到鄉下老家去工作，大家都想做官。」我忽然自覺臉上似乎有點發燒，「政治也失敗，大家成爲人民的寄生蟲，我們只有問鄉下人『要』的，而從沒有『給』鄉下人的；大家都不顧鄉下人，實際大家都在吃鄉下人，穿鄉下人。」

突然居先生感覺話說得太過火，停住點起一支「双喜」抽着，又慢慢地說：「我們本不希望如此，但不幸又偏偏如此。久而久之，佔中國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農民在政治上變成無人顧問的棄兒，連一般主政的大員都把農村抛到腦後，金圓券時期政府所頒的全國經濟緊急措施條例，竟一切都以上海爲對象；好像上海就是中國；上海也可以代表中國，這是多麽的荒唐。」居先生的面貌仍是慈和安詳，但我猜想他內心一定熱情揚溢，我個人當時對這句話很有感觸，因爲這正是多少人所要說而不敢說的話呀！（以後我和馬

星野先生談起這句話，馬先生說：美國民主黨過去曾經有一位黨魁白賴安，代表美國西部農民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所有的農村都毀滅，都市的馬路將會茁生青草；但如果所有的都市毀滅了，則新生的都市會同春葦似地在鄉村間出現。」這意思正可和居先生的意思相互發明。）

又一次我在居先生客座，靜聽居先生和另一位來客談話，他們談的是陳果夫先生出殯的事，這位來客很感慨歎的說：「送陳果夫先生出喪的人倒是很多，可惜就中大半都已頭髮斑白了。」居先生似乎也感觸萬千，說：「我老了，想不到大家也老了，你們大家恭維我為元老，有時我心中很難受，但希望我是黨的元老，不要翻過來，黨成為元老的黨！」居先生竭力强調青年對黨的重要，他說：「黨如果沒有青年做基幹，黨的基礎就是架空的，我們應該大量的吸收青年啊！」

「一個黨在獲得政權之後，這個黨是最不易辦得好的。」居先生很感喟的說：「負責的同志都擔任了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沒有時間和下層幹部及青年保持接觸，青年們也覺得我們黨的幹部都是政府官員，望而却步，這樣久而久之，不獨黨的從政同志脫離了黨的工作專心為做官，甚至負責黨務的各級幹部也染上了官的氣味，於是黨部就變成了衙門，因而黨不能吸引優秀的青年，且招來若干鑽門路想做官的『假黨員』，過去我們的黨務都沒有辦得好，原因多半在此，現在我們黨在改造，要將黨的基礎建立在青年、知識份子、農、工、生產者身上，這是大澈大悟的進步現象，希望大家好好的幹，擴大黨的社會基礎，黨的組織才能穩固健全，更重要的是：從政同志要時時不忘自己是代表黨在工作，辦黨同志要時時記牢自己是為實踐主義服務人民而工作。」

和我同時謁見居先生的這位來客，過去也是一位省級黨部負責人，他在出門時向我微喟一聲：「居先生今天的話，使我慚汗無地。」

居先生畢生自奉儉樸，當年在南京，司法院同人曾醵飲為先生六十初度祝賀，「屏聯鏡架，頗涉舖張，歌舞管弦，似乎熱鬧，六弟石蘅青市長大不謂然，以書交彭臨九面數，大加責難，有器小易盈之語，余未

卒讀，託臨九携轉，鄭重道歉。」（梅川譜偈頁三九）居先生自律之嚴於此可見。近在臺北，居先生常擠乘一路公共汽車，赴監察院開會，具見老人精神之矍鑠。這次突然於傍晚寫稿後，洗脚甫完，撒手坐化，正如居夫人輓聯所說：無一語叮嚀，罄身證道。其平素對佛教之修持，可謂功行圓滿。

悼念居覺老

牟宗三

我初次認識居覺老是在民國三十一年夏，那時我住在重慶北碚金剛碑業師熊先生處，覺老及覺老夫人去看熊先生，洒脫自在，笑談于山坡斗室中，熊先生給我介紹說，這是居院長覺生老先生，我即深深一禮，我第一次印像，便覺此老不同凡響，一無官氣，二無黨氣，而正面的意思，便是覺得有一老居士在眼前，有一革命老元勳在眼前，當年風雲際會，意氣縱橫，出死入生，以與滿淸作殊死鬪，在當時眼前已成陳迹，而覺老身上亦並未有留戀過去慨嘆以往之痕迹，一切都化掉，只是平平的，今日的老居士，正是當年的老元勳，而當時身爲院長之尊，亦只是平平的，身居廊廟，而神遊山林，此是英雄本色，亦惟有眞豪傑始能有此境界，此非刻意尙行境界，亦非一切散文式的事業家學問家所能有此。

後來我去成都任敎，即未得見，抗戰勝利後，我在南京編「歷史與文化」，徐佛觀先生說：你的文章居覺老每篇必讀，每讀必稱快，老先生眞是顧念文化，注意後進，我說：我們當該去看看老先生，但是每天鬧哄哄，始終未能去。

來臺後，民主評論首先在香港出版，我首先寫了幾篇批評馬克思及共產黨的文字，批評的嚴厲程度比在南京時還厲害，有一天，覺老到民主評論社，便說你的文章眞是掘出馬克思的心肝，這是我與覺老第二次晤面，我在南京沒有去看覺老，到臺後，我也沒有先去拜會，覺老是黨國元老，革命元勳，我只是一介書生，在覺老方面，沒有要我去拜謁的必要，而在我這一方面，則確是禮數之忽略，這不是我的傲慢，

只是我在人間大海裡的亦條條，亦只有身居廊朝，神遊山林的革命老元勳，始能容納我這種書生，我知道老先生對于我的親切，我亦能體會到當年老元勳，今日老居士，一切都化掉，只是平平的之眞豪傑境界。

後來或從民主評論社遷居師範學院宿舍，與覺老住處爲比鄰，乃朝夕常過從，覺老亦常來約我，或下棋、或便酌、而散步的時候則不多，時間大抵是在下午四五點鐘以後，那時：覺老的老圃工作已完，我們便清談，繼之以下棋，我們談的大抵是儒佛之道，我們的下棋叫做擺棋，所費的時間不過半小時一囘合，我輸的次數多，這不是我讓老先生，乃是我的棋藝根本低，照程度講，覺老可以讓我兩子，但覺老客氣未曾讓，我亦就不客氣地殺下去，擺完棋，便吃飯，覺老夫人善飲，我只能陪兩杯，而覺老則只飲一杯啤酒，忘年忘日，融融如也，生趣盎然，生機不滯，如坐春風，時沾化雨，我孑然一身，浪迹天涯海角，我豈不知覺老所給我的愛護與溫暖，而覺老之深化與平平，尤爲我所深感，覺老譜謁自謙云：斷斷兮無他技，殊不知此斷斷無他技正是深化平平之要關，而仁德生機亦從此出，對此穿鑿傴滯勾心鬬角之苛煩時風，正須有無他技之大德以深化之，始能扭轉危局，開闢新生，覺老的深化與平平，在這個時代的意義，太重大了，如何昊天不憖遺一老，豈不痛哉。

覺老夫人告予曰：逝世的那天晚上，自己打水洗脚，洗脚後，再坐在盆子裏洗下身，倒水的聲音聽見了，洗脚時亦聽見了，住一會，則不聞動靜，敲門亦不應，進去看，始見睡在盆中，尙且云：天冷如何睡着了，細看則已坐化矣，眞所謂無疾而終，不辭而別，來無踪，去無迹，此非六根清淨，大德化身，不能也。然而生者之情則苦矣，覺老詩云：「少也頑皮老潑皮，居常慚愧四威儀，觀身想像空無我，認影迷頭過在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六塵隨，藐然中處形如寄，五柳先生寫照時。」此徹底透悟之語也。如此透悟，如此化去。我以生者之情哭覺老，我亦以逝者之道福祝覺老，我並以此慰覺老夫人並慰普天下悼覺老者，然而不覺言之出涕也。

悼公公

居徐萱

提起筆來，衷心如焚，眞不知從那裏寫起。公公人格偉大，待人慈厚，留給我印象之深，絕不是一篇文字所能够表達的。在公公逝世後的第二天，當我走進他老人家的書房兼臥室時，看見書桌上堆滿了書籍和文件，硯池內餘墨未乾；又走到他老人家每天必去的菜園裏，看到菜蔬油綠，花菓叢生；誰能相信這淳樸慈愛的老人家竟會突然辭世，悄悄地離開了我們這一群不肖的兒孫。「不可能！」「不可能！」這三個字一直盤旋在我的腦海中。

公公爲人和靄可親，又精研佛理，對待小輩純是一片菩薩心腸，疼愛備至。記得今年春天國外寄來各種花子菜子，公公知道我也喜歡種花，所以除了自己留着下種的以外，預先送了幾包給我。幾個月以後，只見他的菜園裏花葉茂盛，蕃茄、黃瓜、扁豆、結實纍纍，而我所種的花，因爲花苗擁擠，又從來沒有用鋤頭鬆土除草，結果什麼也沒有長出來。我告訴公公種花的成績，公公竟將開得茂盛的花，挖出一大堆給我，叫我趕快拿回去種植。又叫基同孫每天提一籃蕃茄、黃瓜、或扁豆給我們吃。公公辛苦種得的瓜果，我們坐享其成，實在慚愧萬分！現在我家的防空洞上，還有公公賜給我的千日紅，蔓延滋長，越來越多，當時因爲花色鮮艷，而且耐久，就沒有拔掉它，誰想到這些可愛的千日紅竟成爲公公留給我們的遺物！到了明年春草綠時，再也不會有一位慈祥的老人送花給我，明年夏天更不會看到鮮紅的蕃茄和碧綠的瓜豆，長在他老人家的菜園中了。

十一月初，公公兩次派人來借用浩然的領帶和西裝襯衫，當時覺得很奇怪，因爲公公很久沒有穿西裝了，所以就問來人要這些有什麼用，回答說是照像。我一面檢出最好的領帶和襯衫交給來人，一面心裏想，老人家興緻眞好，怎麼想起要穿西裝照像呢？原來公公最近常常想念在國外的兒女，特地照了像寄到國

外去、誰知道這照片竟成了靈堂上的遺像！

、就在一個星期以前、浩然和我去高雄，看到清華同學張明哲夫婦。他還說公公對於佛學很有研究、想要當面請求指示一點佛學的門徑。想不到我們從高雄回來沒有六天、這件事還沒有來得及向公公提起、他老人家已往極樂世界去了。從高雄回到臺北的當天、我們到家才兩小時，正在吃晚飯，公公忽然走進門來・高高與興地要一起吃飯。他老人家平日很少來共餐，今天要在這裏吃飯、我特別高興，忙着加了一份碗筷請公公獨坐一面、事先沒有預備，小菜不好、心中很覺得歉然。可是他老人家却夾着白菜、吃得津津有味。公公平素儉樸成習慣，確實是後輩所趕不上的。飯後公公就回去了、而這一頓粗菜淡飯、竟成了他老人家和我們最後一次的團聚。後來我整整病了六天、一直沒有去請安、誰知道以後就再也看不見他老人家了。我後悔爲什麼不帶着病多去幾趟呢？

我不能將公公的事蹟說得完整、但是他老人家對我們的疼愛、就是星星點點，也是記憶得十分清楚。現在我伏案寫一點回憶，心裏紊亂已極、文不成章。老人家的容貌，時刻映在書桌的前面、雖然他慈笑依然，但是抑止不住我內心的悲痛。

十一年來，您偉大的人格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思想、使我學會了節儉、樸實、寬大、親愛、容忍、堅定、刻苦、奮鬭、您留給我說不盡的恩德，數不盡的慈愛，可恨我這技笨拙的筆，不能痛快的描畫出來。我難過、我流淚、我痛哭、在這夜闌人靜的時候，讓我盡情地痛哭一場吧！說不完的話，流不盡的淚，大陸尙未收復，家園有待重建，您却悄悄地去了，去了！初冬夜寒，百感交集，讓我默默地祝願您極樂常住，精神永在！

在我的想像裡永遠有着父親的影子

叔寧

在遙遠的海外，我經常想念着在臺北的家，我想着每一個人，及每一件可能發生的事。在我的想像裡，永遠有着父親的影子，我想着他在鋤草，下圍棋，寫字或手吸着烟斗與家人談笑的樣子，我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我們了，離開了整整兩年了。

來美已一年多，在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一切都得自己留心，對於在臺灣那段在双親面前漫無牽掛的日子，眞是不勝留戀。記得初中畢業時，父親曾寫給我一首詩，後兩句是：「吾家無厚產，科學是良田」，又說『本該是「經史」是良田，但「經史」已過時，你以後能在科學方面有所收獲，就很不錯了。』我不敢奢望在科學上有所成就，但我將努力以求不負双親的期望。

時光是無情的，但它只能摧毀物質，精神永遠不會被磨滅的。父親的精神將永遠長存，它將像一盞明燈在我們心上，領導着我們向前途邁進！

一九五三年父親逝世二週年紀念日女叔寧寫於美國伊利諾州巴雷特學院

祭文

總統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　總統蔣中正謹以庶羞香花致祭於
總統府資政監察院監察委員居覺生先生之靈曰

穆穆居公　泛愛親仁　炳靈江漢　崛起亡秦　才德並懋　夷儉一節　氣凌崧華　志凜霜雪
周旋帷幄　協贊機衡　伊皋事業　巢許心情　冰淸玉瑩　方斯風操　不染塵垢　釋除矜躁
弘宣正誼　力挽狂瀾　卌年一日　神瘁力殫　佇賚匡佐　收京復宇　不憖是遺　遽爾作古
世喪坊表　國失老成　英靈如在　鑒此精誠　嗚呼哀哉　尙饗

行政院院長陳誠暨全體政務委員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行政院院長陳誠暨全體政務委員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
總統府故資政居覺生先生之靈前曰：
公之勳績，播於國初，渡海加盟，翊贊宏謨，大業既光，再除漢賊，髦士前驅，咸歸部勒，戎車北邁，是奮風雲，椎秦紹緒，張楚能軍，既踐臺衡，遂廻乾軸，柏署風淸，豸冠霜肅，製憲持法，允賴元良，艱難一德，矢志匡襄，百六重丁，海濱播越，皂帽蓼牀，寒風勁節，閉門種菜，黃髮飄蕭，雲龍雪鶴，

式此風標，故國勳賢，明庭耆耆，一集傳心，梅川不朽，老成凋喪，玉步方艱，靈筵設奠，有涕汍瀾。尙饗。

立法院代院長黃國書及立法委員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立法院代院長黃國書及立法委員曁職員等謹以香花淸酒致祭於覺生先生之靈曰：

於休　先生，遠祖肇姓，晉先且居，熙隆奕葉，典籍載譽，梅川譜僞，檮杌權輿，宗支挺秀，蓋有其初，先生誕生，滿淸季世，少入黌門，心期匡濟，負笈東瀛，疾彼帝制，入同盟會，爲民族計，歲在辛亥，返國戍行，武昌首義，率學生兵，風雲氣壯，笳鼓讙鳴，拔幟易幟，光復舊京，遂隨　總理，掌理內政，受命唯忠，臨事以敬，秋官念年，律嚴霜勁，剛濟以柔，民不之病，抗戰獲勝，匪患當前，燎原火熾，是用惄焉，大陸淪陷，播遷海疆，咨政樞極，籌策囘天，太息　老成，盡瘁國是，未覩中興，忽焉逝矣，武烈文光，爵尊德齒，綴其梗概，敬以爲誄，尙饗。

司法院院長王寵惠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副院長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謝冠生大法官胡伯岳蘇希洵最高法院院長謝瀛洲行政法院院長王齡希司法院秘書長馬壽華曁全體職員謹以香花醴酒庶饈之儀致祭於覺生先生之靈曰：

乾坤正氣，河嶽精靈，名世間出，篤生哲人，惟我　居公，黨國干城，英年壯志，伐罪弔民，芹採泮

水，不慕簪纓，登車攬轡，志切澄清，中流擊楫，負笈東瀛，追隨 國父，提倡同盟，服膺主義，矢志忠貞，宣揚革命，南洋遠征，武漢首義，氣奪清廷，星旗銕血，指揮義兵，陣前褱創，不恤死生，號召全國，共和告成，軍閥梗命，復起紛爭，奔馳南北，歷盡艱辛，廣州護法，正義得申，黨綱國紀，努力支擎，法曹領導，聿著循聲，明刑弼教，永垂典型，日寇俄匪，相繼侵陵，神州沈陸，義憤難平，翊贊元戎，共濟中興，心懷悲憫，禮佛誦經，金剛不壞，菩薩前身，何圖一老，撒手歸眞，國喪元勳，黨失老成，峴碑墮淚，國史留名，千秋萬世，姓字芳馨。

尙饗。

考試院代院長鈕永建等祭文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鈕永建率同考試院暨考選銓敘兩部同人謹以香花清茗之儀致祭於總統府故資政居覺生先生之靈曰：嗚呼黨之元勳，國之大老，天不慭遺，薄海同悼，公於革命，早蒞黨盟，滌除瑕穢，肇開太平，既建南都，五權分治，公總秋曹，殫精創制，執天下法，踰十六年，明刑弼教，茂績昭宣，邦憲初頒，政惟民選，輿望攸歸，致公諫院，秉其正氣，廓然大公，不畏彊禦，蹇蹇匪躬，撥亂圖强，中興在望，方冀耆賢，裁成輔相，云胡不弔，運厄龍蛇，道山遽往，一笑拈花，果證涅槃，神遊兜率，何以奠公，寒泉秋菊，神州待復，妖霧終開公靈不昧，乘願重來，尙饗。

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副院長劉哲暨全體監察委員全體職員及審計部全體職員等

謹以時花清酌不腆之儀致祭於居故委員覺生先生之靈前曰

嗚呼　江漢湯湯　擢靈毓秀　篤生先生　拯茲黎首　識度雍容　智慧天授　知求其新
德守其舊　辛亥革命　首揭義旂　雲龍風虎　民國開基　國會膺選　刑辟決疑　軍閥竊國
志節不移　遠矚高瞻　惟圖匡濟　幾歷艱辛　護持主義　北伐觀成　贊襄大計　弼教明刑
規模充備　澹泊明志　無愧初心　功成不伐　富貴浮雲　晚參佛乘　持戒虔深　藹然仁者
寄興高吟　抗戰八年　共支危局　著述等身　黨史纂錄　作育人材　躬親教督　國士多賢
賴公啓沃　勝利既獲　憲法告成　萬流鏡仰　大選提名　建績柏臺　矢志精誠　司法橫流
心悲亂萌　亦匪披猖　轉徙巴蜀　反共抗俄　國策不辱　臺圜肅政　復國可卜　公以高齡
靡辭繁觸　弘宣黨義　慷慨陳詞　廉頑立儒　滌洗前愆　惓念大陸　心焉痛之　方欣作健
早賦歸期　噩耗俄驚　人天永隔　緬念耆賢　爲國痛惜　追溯平生　光輝史籍　臨奠涕洟
神其來格　嗚呼尙饗

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率所屬各機關同人謹以清茗鮮花致祭於
總統府居故資政覺生先生之靈而告曰：天不憖遺，元老殂謝，四海同傷，九原不作，惟　公畢生，宣勞黨國，
早隨　國父，革命是職，武昌首義，華夏重光，勳昭史冊，績著旂常，世變紛乘，討袁護法，無役不從，
雄姿英發，軍府肇建，再奮再撓，入參密勿，出協同袍，建黨建軍，改組改制，翊贊中樞，忠藎備至，
北伐完成，全國統一，法制初基，於焉始立　公任其選，總攬秋曹，宏規丕煥，豸署風高，執法需才，

作育孔亟，朝陽學府，多士濟濟，虛懷拜善，吐哺親賢，詩成譜偈，樂作齊天，孝友傳家，憂勤爲國，碩德耆年，履豐守約，臺陽播越，共策中興，老成靖獻，薄海同欽，方謂康强，衛武比懿，一夕星沉，遽遊忉利，黨失賢輔，國喪元良，風徽不泯，奕祀貽芳，戡亂收京，後生之責，靈爽式憑，冀光前烈，

尙饗。

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恭率省屬各機關同寅謹以清酌香花致祭於

居故資政覺公之靈曰：

江漢炳靈　英豪崛起　爲時而生　作國之紀　昔當末造　國勢寖微　志懷霜雪　氣奮風雷

翊贊國父　倡導革命　遺大投艱　撥亂反正　武昌首義　禹甸重光　勳垂宇宙　績著旂常

爲國驅馳　靡役弗與　討袁護法　長征遠馭　南都開府　庶績咸熙　昌明法治　肇啓宏規

應變匡危　禦侮戡亂　密贊樞機　深維廟算　猷宣周召　望重皐夔　謙充盛德　海內同歸

國步艱虞　海疆播越　操履彌堅　夷險一節　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　彼蒼不弔　何莫憖遺

日月有窮　德音不匱　一代完人　千秋正氣　儀型永逝　朝野同驚　誓清六合　告慰九京

尙饗

臺北市市長吳三連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臺北市市長吳三連謹以香花酒醴致祭於

故資政居公覺生之靈前曰：
嗚呼我公　國之元老　革命先進　學邃德葆　膠州起義　萬里雷風　樹立嶽嶽　震耀無窮
艱難締造　勛猷百代　廊廟輔政　歷二十載　翊贊弼諧　大節皦皦　公志彌堅　公德彌劭
天不慭遺　典型永垂　追悼茲日　馨香薦之　嗚呼哀哉
尚饗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暨中央執監委員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暨中央執監委員敬以香花清酌致祭
居覺生先生之靈曰：嗚呼倬哉江漢，靈氣所鍾，義旗一舉，豪傑景從，田劉張石，北迹齊蹤，率先振導，
先生之功，共和創局，傳檄而定，建業開基，躬實佐命，進退一德，灑然致政，造次不離，疾風知勁，
是惟　國父，心膂股肱，甲寅整黨，銳意清澂，率師討叛，至于淄濰，元凶既滅，釋甲靡矜，其在議席，
風裁業業，投袂南來，同心護法，正義申張，憸壬震慴，顛沛劻勷，以弼鴻業，二十年來，恒在中樞，
決疑定策，耿耿訏謨，老成謀國，朝野交孚，方茲再造，惟懷永圖，胡不慭遺，人天遽隔，事業文章，
僅存遺墨，靈爽在茲，九京可作，敬薦馨香，神其來格。

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全體同志以香花酒醴致祭於居委員覺生先生之靈曰：同雲霡霂，見晛紛呈些，地軸迭震，臺曜突傾些，天不慭遺，痛失老成些，公夙慧早秉，達德悉備些，知足察義，通微燭理些，仁以濟衆，汎愛博爭些，勇以克敵，艱危弗恤些，創黨草憲，爰立良規些，建國剗逆，再總義師些，久秉法院，民懷去思些，武功文德，允銘鼎彝些，吾黨史乘，倍所關注些，擘畫啓廸，俾免舛誤些，運徙庋藏，恆承贊助些，泰斗倏失，靡所依據些，靈兮未遠，仍時呵護些，精研內典，早證辟支些，永脫虛妄，擇滅無爲些，破邪顯正，妙覺無虧些，超情去相，所執遠離些，辭曰：登白蘋兮，騁遠望些，駕赤虬兮，躡雲浪些，懷椒糈兮，酌桂漿些，靈皇皇兮，其卽降些，嗚呼哀哉。尙饗。

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全體委員謹以香花庶饈之奠致祭於居故評議委員覺公同志之靈曰　：嗚呼覺公，黨國之英，先知先覺，負笈東瀛，參加革命，推翻滿清，民國肇造，掌部南京，袁氏竊國，南北興兵，東渡日本，重申黨盟，討袁之役，華北總旌，陳逆叛變，局勢幾更，首屆代表，辭卸虛名，獨抒己見，卓識深閎，總理逝世，奔喪北平，堅絕反共，不惜力爭，讓賢守拙，寶山躬耕，日據東北，舉世震驚，同赴國難，智慮忠誠，四次國代，奪人先聲，兼長司法，慘淡經營，歷十六載，克盡堅貞，日寇投降，抗戰功成，共匪倡亂，豕突縱橫，隔江對峙，誓志守城，同仁苦勸，始克成行，退守臺島，贊襄議評，籌謀擘劃，庶政權衡，節約儉樸，淡泊宦情，育才興學，滿門莪菁，嗚呼覺公，黨國之英，天胡不弔，奪此上卿，國喪元老，黨失棼傾，殊勳偉績，沒世光榮，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尙饗。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倪文亞暨全體委員職員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倪文亞暨全體委員職員等謹以時花香楮清酌不腆之儀致祭于故評議委員兼資政居公覺生之靈前而爲文以述其哀忱曰：溯前清之末造，國勢已瀕于阽危，外則遭鯨鱷之吞食，內復感紀綱之陵夷，惟公憫焚溺之待拯，奮劍屨而協命，荷膺大任于仔肩，揚漢幟于江湄，績旣懋于旗常，心更殫于緝熙，歷艱巇而奮鬪，雖百折而不移，作士秉臯陶之敎，陳謨見大禹之孜。數敭歷之所逮，信邦國之英耆，公之精誠，如星芒嶽色，燭遐邇而無遺，公之節操，如喬松貞竹，犯霜雪而不萎。公之學詣，尊經酌雅，爲當代之蓍龜，公之體力，康强矍鑠，不難躋上壽于期頤，何天命之不延，遽殄瘁于今玆，憶臺員之議席，蒙蒞止而錫辭，沐訓誨之殷拳，僉快接于光儀，曾日月之幾何，竟風雨之淒其，中外有志之士，聞公之逝，皆同聲相弔，失此導師，況在吾黨，能不怛惻而涕洟，蓋上爲吾國慟，爲吾黨慟，而匪僅哭其私，嗚呼人孰不死，永存者誰，惟德與功，萬古名垂，念風誼于平生，遂沃饋而增悲，掬悃誠以献詞，惟精爽其鑒之，嗚呼尙饗

中國國民黨臺北市第二區黨部常務委員吳浩然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之二日中國國民黨臺灣省臺北市第三區黨部常務委員吳浩然暨全體黨員謹以鮮花致祭於我故中央評議委員居覺生先生之靈而祝以文曰：

嗚呼覺公　寰宇望隆　贊翊中樞　迭紀豐功　兩造民國　均與厥躬　西山排共　發瞶振聾
安內攘外　將逮大同　赤匪乘虛　泛濫流洪　殺人盈野　天地昏濛　何以復國　午夜憂冲
昊天不祐　奪我朴忠　草木興悲　雪涕臨風　後死志士　共矢遺衷　慨切同仇　氣結長虹
指日收京　必有慰翁　神靈來格　伏　維　尚饗。

中國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楊森等祭文

維大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國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楊　森暨全體執監委員謹以清酒鮮花致祭於故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前司法院院長　居公覺生之靈：烏虖，赤氛澒洞，瀰漫寰區，不有君子，國疇匡扶，倏傳赴告，星沉行都，震驚八埏，痛失楷模，公生杪清，志攘東胡，撥亂反正，藹然醇儒，扈從總理，誓效馳驅，革命大纛，高擎湘湖，共和締造，斬披榛蕪，大勳章灼，民用昭蘇，北伐功成　公弼中樞，皋陶司理，煌煌典謨，共產篡黨，以紫奪朱，公也諤諤，直斥野狐，反俄救國，筆伐口誅，人倫道德，大聲疾呼，徵　公遠見，誰指迷途，神州陸沉，民悲其魚，方仗老成，中興沼吳，胡天不弔，遽還太虛，九有欷歔，寧獨海隅，陽明之巔，清風徐徐，淡水之涘，白荻蕭疎，奠公何物，山花澗蔬，魂兮歸來，漲海蒼梧。尚饗。

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檢審委員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 檢審委員會主席李不韙 劉泗英等謹以香花茶菓之儀致祭於總統府故資政居覺生先生之靈前曰

於虖先生　國之棟樑　高風亮節　久而彌堅　辛亥革命　奮勇直前　討袁一役　叛逆悚然
肇造民國　與有功焉　共匪篡竊　貴黨幾顛　先生卓見　窺微燭奸　首倡清共　國策萬全
號召中外　義正詞嚴　洎長司法　翊贊中央　勤操職守　十有六年　培植風氣　刻苦清廉
興革制度　司法居先　實施憲政　以卸仔肩　職司監察　衆望所瞻　大陸板蕩　政府播遷
文旌南向　以迄西川　擬組武力　與匪周旋　局勢急變　搔首問天　痌瘝在抱　惴惴未安
反攻在卽　作戰比肩　胡天不弔　遽殞先賢　痛失良友　莫可言宣　魂兮有知　來格來嘗
尙饗

中國青年黨中央主席團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國青年黨中央主席團謹以清香之奠致祭於居先生覺生之靈前而言曰：

緊維覺公，三楚之雄，具武候略，慕宗慤風，生丁清季，疾彼昏庸，奔走革命，中外推崇，辛亥首義，四海景從，討袁護憲，大節彤彤，贊襄北伐，克奏膚功，平夷禦侮，策劃雍容，畢生反共，無間始終，神州未復，遽失精忠，嗚呼噫嘻，造化不仁，大陸沉淪，載飢載溺，遍地荆榛，公今歸眞，胡卹斯民，緬懷國事，涕淚沾襟，一杯清奠，來格來歆。尙饗。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宜祭之辰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全體理監事暨駐會常務理事谷正綱總幹事方治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居故理事覺生先生之靈曰：

嗚呼 嶽嶽先生 三楚睿哲 其靜如山 其剛如鐵 早歲加盟 王佐之器 翊輔國父
純乎其懿 武昌首義 英名震世 楚人一舉 遂揚漢幟 癸丑在滬 策贊元良 經略東北
濰縣威揚 卒遂厥志 復國仆袁 忠貞勁節 偉業薪傳 繼綜柏台 堅茲一德 想象觀心
威儀不忒 直道是履 公忠清肅 惟善爲寶 懲頑振俗 赤浸之漸 起於涓涓 高議讜論
獨見機先 聲雄氣正 敵愾同仇 文章戈弩 允矣千秋 老而矍鑠 精神不息 大陸災荒
救濟惟亟 響應領袖 饑溺爲懷 燕居修持 光明同契 行雲流水 參證玄味 胡天不慭
遽膺小極 乘風歸去 雲黯星翳 豐功偉德 史乘永昭 生榮死哀 可誌諸邱 寒泉叢菊
綠酒黃蕉 來嘗來格 歆此醪饈 嗚呼哀哉 尚饗。

民初國會同人丁惟汾等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民初國會同人丁惟汾等謹以香楮酒醴之儀致祭於故資政監察委員居公覺生之靈前曰：我民初國會同人，夙稱八百，經四十年之風霜，多隨微塵俱化，今追隨政府來臺者，僅十餘人，此十餘人中，大約均已年屆古稀，碩果晨星，我公其一也，我公前爲司法院長，培植朝陽大學，不遺餘力，以故我國講法治者，多出其中，是我公有作育人才之本旨，及充監察院委員，休休有容，凡應調案查卷，靡所避規，和易可親，令人起敬，乃不幸竟騎鯨而去，夙志未酬，可爲同人痛哭流涕者矣，玆爲文以祭之曰：

嗚呼先生　蓋代之英　江漢前哲　三聖追踪　柳伊和任　伯夷之淸　民初國會　惟公是從
公所倡導　一紙風行　允矣君子　吾黨導師　學兼儒佛　堅苦自持　何圖倏忽　箕尾遽騎
增欷殄瘁　豈獨吾私　先生早歲　志殊俗尙　主義救國　追踪哲匠　江漢揚塵　風雲意嚮
討袁滅共　義聲高唱　反共駇歷　弼敎糾民　虞廷作士　閱十三春　繼膺議席　鯁論時陳
其智則睿　其德則純　擘劃之忠　力行之卓　朝陽一鳳　丹霄一鶴　烱烱星日　峩峩邱嶽
高義千秋　允推先覺　遭時多難　心怵目蒿　紅巾赤眚　遍擾神皋　勵志匡復　百折不撓
內贊樞機　宵旰爲勞　種菊留芳　食蔬示樸　遺文在笥　遺志待續　佛偈親身　梅川一曲
奪我耆舊　天乎何酷　緬懷往者　忝附同舟　麈談常接　風義益遒　追念平生　遽隔明幽
掬誠致詞　泫然涕流　嗚呼尙饗。

民初國會同人：丁惟汾　丁象謙　馬伯瑤　黃伯耀
徐傅霖　葉夏聲　李夢彪　張知本
鄒　魯　馮自由　鍾伯毅　張善輿
莫德惠　劉幼衡　曾　彥　雷　殷
萬鴻圖　白　瑞　文　羣　劉　哲

臺灣佛教分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中國佛教會　臺灣省佛教分會　善導寺護法會全體同人謹以香花蔬菓敬供於
居公覺生大護法之靈前曰：

於維居公　菩薩再世　生而瑰奇　長非凡器　驅虜討賊　現將軍身　運大雄力　制憲司寇
現宰官身　運大智力　救災息難　現居士身　運大慈力　應施濟衆　現長者身　運大悲力
妙智無礙　善德普聞　文殊師利　十大願王　具足圓滿　普賢大士　普門示現　光明自在
是觀世音　以念佛心　得無生忍　乃大勢至　菩薩行願　公兼而有　普利衆生　住此濁土
七十六年　安詳捨報　三會龍華　拈花一笑　佛門四衆　上供馨香　虔求再世　來作仁王
護國護法　般般切望　摩訶般若波羅密。

北平中國大學校長王正廷等祭文

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北平中國大學校長王正廷暨校友會全體校友謹以香花清酒之儀致祭於故校董居公覺生先生之靈曰：

緊維先生、恭勤溫讓、謨民謀國、忠貞允亮、如何昊穹、奪我明哲、人之云亡、山頹木折、嗚呼哀哉、昔公奮志、匡贊革命、江漢樹風、乃布新政、秉鈞當軸、政簡刑清、民具是瞻、赫赫明明、陽爻在六、國步維艱、京國淪胥、播越關山、憫我庶類、憤彼兇殘、惟公之懿、心瘁力殫、心瘁謂何、謀國孔臧、力殫謂何、視民如傷、幽思伊悒、悲憤塡膺、憂國傷民、乃殞厥身、嗚呼哀哉、爲善莫報、爲仁匪吉、死生契濶、念此倉卒、敬陳奠饋、以抒悲忱、魂兮有靈、來格來歆、嗚呼哀哉。

湖北旅臺同鄉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湖北旅臺同鄉會名譽理事張知本及全體名譽理監事全體理監事全體同鄉人等

謹致祭于

覺生先生之靈曰：江漢炳靈、篤生名德、贊我 國父、建此民國、日維先生、南紀之英、負笈東遊、早參同盟、膺服三民、自營八極、隨附先後、險夷不易、辛亥發難、始自武昌、伸張正義、首犯顏行、褒創再戰、有進無退、率彼青矜、樹玆漢幟、共和初建、大奸柄政、骫法擅權、人心胥憤、先生居東、輔弼 總理、除舊布新、肅我黨紀、洪憲稱制、西南申討、局促一隅、功艱電掃、 總理憂之、獨規大計、惟彼朔方、爲逆根據、仍命先生、經營河溯、山東山西、並受約束、元凶雖斃、大難未殫、艱難締造、事非一端、禍亂既夷、宅京立制、五院並建、以爲民治、出長司法、十有四年、明刑弼敎、人以無寃、强敵既屈、赤氛重扇、神州陸沉、民生塗炭、反共抗俄、厥爲國策、先生早歲、實具先識、旌旗蔽空、樓船照海、刻期收復、先生不待、先生之學、兼用孔墨、皈依大乘、時躭禪寂、去來一如、自外生死、鏡智現前、樂邦彈指、桑梓敬恭、雲霞締契、先生之風、奮乎百世、尙饗。

朝陽大學旅臺校友會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朝陽大學旅臺校友會張知本石志泉等謹以清酌香花之奠致祭於

居故董事長覺生先生之靈曰：惟公英傑、早歲蜚聲、投身革命、遠渡東瀛、義旗雲合、虎旅雷鳴、武昌奮起、一戰亡清、光復共和、奸雄竊國、奉命討袁、總師東北、攻取濰城、敵惶賊惡、帝制消除、永無反側、勸宣懋力、主義是宗、追隨國父、靡役不從、護法淸黨、屢建奇功、文壇椽筆、啓牘振聾、北伐告成、南都既奠、入贊中樞、選參五院、司寇詳刑、肅規初見、化育英才、旁搜俊彥、唯我朝陽、法界輝煌、濟濟多士、有勇知方、微公之力、釁舍蕪荒、解危累卵、移繫苞桑、厄運初逢、共匪倡亂、浮海乘

桴、相從靖誰、對酒當歌、望洋興歎、方期僇力、芟夷衆叛、胡天不悼、降此鞠凶、巨奸未殄、元老長終、嗚呼哀哉、惟公耆德、履道和冲、緬懷勳烈、共仰高風、聞公之喪、孰不慟哭、矧在吾校、久承樂育、瞻望遺容、傷心在目、淪落校園、疇能興復、登堂設奠、詎盡哀忱、思靈有感、仰像無聲、杏壇月冷、馬帳塵生、人天今古、永寄悲情、嗚呼哀哉、尙饗。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全體員生謹以香花酒醴之儀致奠於故董事長居公覺生先生之靈前而誄曰：嗚呼我公、翊贊　國父、開剏民國、革除帝制、天下皆悅、大哉豐功、猗歟碩德、炳炳烺烺、昭著史冊、有口皆碑、我不贅述、憶　公餘緒、育才爲先、昔董朝陽、將二十年、既來臺島、又剏英專、經營擘劃、督導直前、教部立案、庠序興焉、四科分教、子貢語言、盈門桃李、希聖希賢、蔚爲國用、玉筍班聯、千年道統、以紹薪傳，顧　公矍鑠、魯殿靈光、方期不老、地久天長、胡天不弔、喪我師長、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設位哭野、各倍心喪、獻此酒醴、陳此炷香、靈兮不昧、來格來嘗、尙饗。

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祭文

維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二日金甌女子商業職業學校全體董事瞿荆洲等校長周召南率全體教職員暨學生謹以鮮花果品之儀致祭於

董事長居公覺生先生之靈前而言曰

顯允君子　秉心塞淵　東方之日　聲聞于天　師干之試　正是國人　不違啓處　宣昭義問
赫赫師尹　秩秩大猷　不自爲政　德音是茂　瞻彼中原　亂靡有定　自公令之　踴躍用兵
喪亂弘多　國步斯頻　載馳載驅　君子攸寧　念從京師　秉國之均　君子如夷　秩秩德音
有匪君子　令聞令望　敎之誨之　不可弭忘　昊天不惠　人之云亡　言念君子　我心憂傷
於乎有哀　祝祭于祊　悠悠我思　我思無疆　尙饗。

徵集居覺生先生遺文啓事

查　居覺生先生遺著材料，本會已委托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代爲搜輯，內容計分爲：（一）總類、（二）黨務（軍事附）、（三）政治、（四）雜著、（五）佛學等五編。經半年以來之努力，搜輯所得之遺文篇名，詳見本刊附送之目錄。現正在積極整理，準備於數個月內付印。惟　覺生先生生前奔走革命歷數十年，著作等身，所輯各編，難免有遺珠之憾！玆爲求遺著內容充實完備起見，特公開徵求，尙乞

黨國先進，各界人士，如藏有　覺生先生遺文爲油印篇目未曾搜備者，請即抄示，或將原件借抄，均極歡迎，來件請寄（一）臺北中央黨部議事室凌廣與先生收（二）臺中市政府內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沈裕民先生收，無任感荷！

居覺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敬啟

輓聯

首義記元勛駿烈豐功焜耀千秋青史在
中興仗耆者深籌遠計震驚一夕大星沉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

清操見高風平時閒雅蕭疏輒遇艱難持大計
餘謀籌黨用畢力規模法制又臨匡復哭元勳

中央改造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全體同人

武昌首義魯境鏖兵豪氣動山河早有大名垂宇宙
柏署陳詞棘垣弼敎宏謨鍼世俗式瞻遺像肅清高

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

瓶建國父之中華民國公實爲武昌起義重要一份子
完成堯舜後民治憲法公又爲三民主義自始起草人

吳敬恒

開瓶風雲氣
光明自在身

于右任

與國父久違此去從長一訴
痛神州未復何時得返相商

半夜寫春秋木壞山頹驚絕筆
一身肩黨國天旋地震喪斯人

丁惟汾

三楚肇新邦行看青史傳勳業
九京餘舊恨太息紅旗入漢家

楊國經

耆舊元勳又弱一個
文章事業已足千秋

錢西樵

豪氣憶當年武昌起義建國首功彪史冊
宏圖看今日神州再造黃龍直搗慰元勳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史家維東漢正統之基收拾舊河山凜懷南宋偏安局
羣醜污北平文化之地橘除俄傀儡痛失西山會議人

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第四七區分部

遺範想當年四十年開國齊家碩德深籌常昭仰望
元功留覆載五百載中與名世文章律令待濟昇平

楊國經

黨爲鬪士國是元勛七楚果亡秦青史不誣三戶判

朱家驊

命返仙班魂依故土一旅曾復夏丹心況佐九州同

弘教法以紓國難
憂時艱而憫衆生

董兆孚

首義英勇辨奸智慧施政仁慈名世五百豐功光青史
中樞元老我黨導師法曹泰斗拈花一笑絕筆澤黃泉

甘珠爾瓦呼圖克圖

當國勢陵夷人心陷溺之時組黨共圖存偉績豐功崇北斗
自匪氛猖獗大陸沉淪以後子遺期醉倒深謀遠慮溯西山

池滮

開國念元勳溯當年鐵板銅琶認取大江流日夜
歸眞成淨果問此日洪流猛獸誰將三策壽人天

中國青年黨中央主席團

平生事業已足千秋家國重元良談笑動聞關至計
吾黨耆賢又弱一個海濱尊太老安危屬望失斯人

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自治辦公室暨全體難民

哲人萎矣有偉烈豐功永垂黨史
吾輩勉之願收京破虜早慰英靈

余漢謀

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第三區分部

爲留侯不易爲鄴侯亦難坎止流行惟公方可稱明哲
治法尙慈祥治黨崇氣節平情應物擧世相期仰典型

中央黨史會全體職員

三楚本多材江漢殊勳資領導
九章恢大業蕭曹懋績付薪傳

國立中央研究院

開濟老成心建績柏台淸望重
修持自在力歸眞蓬島涅槃尊

監察院全體監察委員

憫兆民塗炭悲大陸淪胥忍別同胞登佛域
謀世界和平賴老成籌策豈惟吾國失耆賢

聯合國中國同志會

開國壯猷垂史冊
匡時大策失儀型

監察院全體職員

弼敎明刑近卄年往事追懷風憲官常勞督導
與邦肇國推元老典型具在梅川雪案展哀思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全體同人

開國元勛驚溘逝
救民偉業記薪傳

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

望重斗山勳業文章垂宇宙
星沉瀛嶠素車白馬弔先生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全國聯誼會

革命著偉勳戮力匡扶天下事
王師未北定傷心已失老成人

北平中國大學校友會全體校友

公為革命健者首義武昌興漢業
忠繫碧雲靈右橫流滄海悼先知

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檢審委員會

數勳名亘古無多溯創業經邦百世豐功光國史
距校會三日而逝竟易慶為弔一時低首哭先生

朝陽大學旅臺全體學生

七六年示跡閻浮現將軍身現宰官身現居士長者身應化多方度苦厄
剎那間返眞忉利與文殊會與普賢會與觀音勢至會拈花一笑證菩提

善導寺護法會全體同人

開國仰元勛弼政之餘更本王謨敷五教
離塵登極樂拈花而去猶留護法著千秋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董事會

福澤仰梅川謝氏芝蘭竇氏桂

政敎及蓬島梁公桃李召公棠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

推翻專制輔弼中樞數十年報國忘家碩德豐功留人世
作育英才贊襄監察一刹那山頹木壞成僊化佛棄塵寰

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全體師生

七鯤應效靈方期復學三續見
百鳥悲無主不聽朝陽一鳳鳴

朝陽大學

議席忝同參立身正直推先進
河山期再造謀國忠貞失老成

民初國會同人：

丁惟汾　丁象謙　張善與　白瑞　鄒魯　馮自由
雷殷　劉哲　徐傅霖　鍾伯毅　黃伯耀　馬伯瑤
文羣　劉幼蘅　李夢彪　張知本　葉濤聲　莫德惠
曾彥　萬鴻圖

一代勳名垂宇宙
八方風雨哭先生

基隆市湖北同鄉會

薄海盡知名眞無慚黨國元勳羣倫表率
中興已在望殊不料及身未見遺憾奚如

臺北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沙宗棠率檢察處全體同人

會創立司法宏規並重禮型崇魯論
正朔贊中興大業忽驚黨國喪元良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全體同人

心存社稷功在邦家四十年革命立德立言立功贏得一囊明月萬戶悲歌棄却紅塵今證道
壽越古稀學參造化八千里風雲爲民爲黨爲國現雖隻履西歸獨登彼岸應猶遺恨未收京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曹偉修率屬

議席同舟相交已卅年追懷締造艱難碩德豐功留矩範
盍簪雅集小別甫三日不料安詳委化雪泥鴻爪憶音容

莫德惠

蓬島勵中興元老云亡未見收京遺憾重
蘭臺稽統緒大星連隕欲成良史導師難

國史館在臺人員 趙阿南 管笠 李江秋 賈宣之 龔亞君

革命紀元勳偉跡光騰開國史
晨星感寥落齊聲痛哭老成人

審計部審計長張承槱
副審計長蔡屏藩率全體同人

革命一生大智大仁大勇
勳名百世立功立德立言

臺北市湖北同鄉會

革命建殊勳眞能憂國忘家做到權不爭利不奪
同胞膺大刼正擬興師討賊奈何木其壞山其頹

一身爲黨國任勞任怨
道義充宇宙憂國憂民
中國民主社會黨同人

命世仰賢豪叱吒風雲廻首神州無限感
大悲不執著解脫生死攝心淨土再來身
中央直屬第九區黨部第六區分部全體同志

首義達奇勳姓字永垂開國史
京民齊墮淚瞻依遽失老成人
憲法研究會同人

千秋創造風雲會
一笑遨遊忉利天
孫立人
張清揚

溥泉逝京孝園殞粵今玆臺北一夕間又傷典型驚心在連痛人亡殄瘁重邦家未獲觀成望青史
慶之耘田裴休禮佛近者靜莊長日裡猶親燕語執手處惟傷世間痌瘝繫民物何期永別愴黃華
張默君

艱難抱一德始終志節梅川舊居士
開濟數卅年勛業風裁韋布老書生
賈景德

同舟風雨四十年蓬島聯裾謀大業
陳誠

稀世功名七六壽梅川絕筆悵遺文　　吳鐵城

兩湖首義推元老
四海同聲哭黨人　　鈕永建

不憂不惑不懼兼之一身誠于中形于外
立德立功立言垂諸百世生也榮死也哀　　李文範

德望老成尊肅政辨姦多士在朝欽正色
邦衡彝典重撥民齊俗廿年垂範在秋官　　萬耀煌

法治論規隨顧我獨慚曹相國
群情同敬愛惟公望重魯靈光　　王寵惠

重望冠群倫豈唯道德文章卽論政略戎機亦楷模永式
勞生踰半百常坐春風化雨其在秋曹夏日尤知遇難忘　　洪蘭友

三楚何所寶以善人爲寶
一身無可憂惟天下是憂　　陶希聖

開國至于今元老平民輟耕太息滯臺京指不到齊州九點烟剪不到吳淞半江水

精誠眞不死醇儒居士大筆如椽寫文史既留得梅川一卷偈復留得武昌幾首詞

狄膺

義旗揚黃鶴高樓楚人爭奮禹域重光創業合書鑑筆史
清德與臥龍方駕澹泊自甘憂勤不輟居官長似布衣時

沈鴻烈

首義著殊勛江漢炳靈惟公不朽
先幾窺隱患乾坤板蕩其誰與歸

許靜芝

畢生盡瘁革命至老彌堅方期共策中興消彼妖氛光漢土
念載致力司法明刑弼治正慶行憲有日傷心一夕喪元勳

陳濟棠

開濟是規模有鄧禹軍機蕭何法制
文章尊體例比遺山野史涑水紀聞

余井塘

首義作前鋒處爲大儒出爲鬬士
神京待匡復黨失宗匠國失元良

朱懷冰

開國仰殊勳功業永垂革命史
舉世稱大老文章長振黨人魂

蕭自誠

卅年開濟豐功在

一代興衰信史傳

張道藩　胡健中　許紹棣

弼教賴明刑舉國長懷舊司寇
考終修好德盖棺無愧古完人

薛　岳

無疾而終乃先生之幸福
其行可法爲後死者良師

徐傅霖

革命記元勳亮節聿昭淸獻在
中興嗟一暝老成云謝典型存

錢思亮

吳淞刁斗東魯鼓鼙更溯江漢義旗一代元勳崇黨國
儒者文章道家氣象終證菩提慧果千秋哲士幾朋儔

谷正綱

以仁德護生機浩刼難收耿耿星河天待曙
視後進猶子姪深恩未報茫茫人海淚長流

徐佛觀

除專制以肇共和數孫黃宋蔡及公風虎雲龍開國人才稱鼎盛
念來軫倍懷前哲繼胡謝張戴而後桑田滄海當年元老益凋零

黃雪邨

臺閣衆流尊公爾忘私直節虛心存竹性
家山多壘在往而不反西風斜日泣梅川

吾道竟如何五十年間似反掌
動靜隨所息聖哲爲心小一身

護法討袁有志竟成回首不忘舊議會
忠黨愛國至誠無息傷心痛悼老同盟

開國元良兼資文武經邦大法式樹典型匡復仰訏謨未覩澄清有遺恨
創辦學舍蒞誨諸生代表京民蒙投一票疏庸感厚愛永違温霽倍啣哀

七六齡元老謨猷晚歲述作關懷竟悲絕筆
卅餘載交情金石一夕淒涼聞赴永訣平生

齒德俱尊相祝方欣元老壯
音容宛在但悲不見九州同

江漢展旌麾運際風雲懋績早光開國史
型儀垂典則世傳勤儉貽謀猶憶職思堂

賀國光

但燾

丁象謙

劉詠堯

何應欽

張維翰

居天下之廣居巍然魯殿靈光早入同盟倡革命
覺斯民爲先覺逝矣鄂公英爽不留元老贊中興

張厲生

危舟搘拄許同心老去猶堪賈餘勇
大局轉旋終乏術不才自媿負深期

劉象山

學問道德擧國所崇革命懋勛輝煌永載青史冊
佛教哲理推公獨高功德雨露普佈超昇極樂天

李宗仁

危疑震撼見心知記前年偉畫梓桑鮑叔薦賢惟敬仲
身世遭逢吟譜偈倘他日創修史乘邱明作傳訃尼山

章嘉呼圖克圖

開濟卅年心任重扶危豈獨法曹式遺愛
蕭條九州望鞠躬致命那堪邦國失儀型

邵百昌

以憂時念創不世勳開國幾人同大業
當危難秋爲老成慟與邦他日記先賢

傅汝霖

是開國元老

顧希平

爲革命完人

闞漢騫

澹泊明志
寧靜致遠

徐源泉

與王伯安陸子靜今古爭輝十載一堂論學術
繼焦希孟陳果夫後先殂謝兩年三度悼耆英

徐忍茹

開國憶元勳暮景蒼涼朝氣在
眞如驚坐化漫天風雨大星沉

馬超俊

運遭鼎革早著勛名溯當年建議轟轟激電怒雷動江漢
世待清夷竟頹元老愴此際歸眞渺渺寒風淒月黯蓬瀛

閻錫山

早歲著聲華險阻備嘗碩德豐功皆不朽
中興猶指顧老成遽謝人亡邦瘁益增悲

白崇禧

開國殊勛光青史
中興碩畫失老成

劉士毅

三立有千秋碩果僅存天下事端賴元勳宇宙烟雲開日月
五權當一面宏規猶在二十年久承獎掖海山風雨痛公私

洪鈞培

曾創立司法宏規並重禮刑崇晳論
正朔贊中興大業忽驚黨國喪元良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全體同人

開濟仰耆勳江漢炳靈綿造豐功昭八表
闡幽揮椽筆日星朗耀緬懷古誼足千秋

吳國楨

革命共艱難歷稔追隨忘歲月
剎那驚解脫兩行涕淚灑縱橫

張知本

開國仗雄圖元老壯猷夙垂黨史
立身懷正氣高風峻節更溢輝倫

邱昌渭

斟鄂吾戰處溯洄旂鼓風雲赫赫至今尊大老
煩惱孰憂時剩有獨獠香火哀哀併世哭元勛

丁治磐

追隨革命溯卅年以前交誼在昆友之間愛我如逾親骨肉

談笑正甜遽一瞑不覩遺恨是河山未復知公猶自念苞桑

張承標

與余師傾蓋交深識荆逾廿年憶當時負笈武昌教平學校風潮朝夕過從承教益

慟此日騎鯨歸去高齡近八秩念今後同戈京闕整飭國家法紀元勛凋謝失先生

熊亨靈

江漢炳靈五百年來仰名世

神皋失色一萬里外痛元勛

田美棠

偉略佐興中彪炳勛猷推大老

佛門參妙諦闡揚經律啓後知

黃朝琴

開國建殊勳鶴樓月朗傳英烈

匡時期郅治豸閣風高念老成

查良鑑
徐世賢

黨國失耆勳漢水長流英烈在

法曹尊槼範高山安仰典型存

林彬

零落吾黨先德

蒼茫開國前賢

程中行

兩世情懷翁若父
萬流共仰人中龍

彭克定

亂世重臯陶一代勳名垂史冊
長天墜星宿三台風雨暗靈旗

侯家源

天下事甯忘滄海一浮眞不返
禪中機早悟梅川片偈已堪傳

程楚棟

剛淡柯藍淡散太拿丑期以百齡生命無常游戲人間而已矣
溯述同盟會國民黨乃至于改造大事未了遷流國運竟何之

英紀彭

正氣長教留大地
英靈先已克中原

魏晉

吾黨失耆英明刑弼教遺規猶在
廿年親几席弘道樹人大節可風

呂光

覺世牖民革命殊勳萬古千秋誰能及
生榮死哀億兆悲愴光復未覩殞元勳

知遇感難忘記曾玄武湖邊謬許林園新政績
幽明驚永隔痛切蓬萊島上空懷名世舊來儀

鍾自强

天不慭遺柳雨蕉風摧大老
吾將安仰素車白馬哭先生

李鴻緒

鞠瘁卅年青史名標垂後世
秋風一夕邦家多難喪元良

余拯

早歲入同盟黨國宣勞數十年如一日
臨終驚絕筆文章有價三百字足千秋

楊壽煥

吟瓢佳句傳千古
開國元勛抵萬軍

馬壽華

革命半百載年譜一編永留黨國尊元老
願文十二條讖言兩句再來世間作仁王

呂咸

奉化雪竇寺大醒
新竹靈隱寺無上

入盟東京起義鄂渚黨國元勛又弱一個
前長司法後任監察事功德業均足千秋

陳希平

反共抗俄功推先覺
愛民救國責在後生

陳啓天　余家菊

名列耆英傳
神歸兜率天

黃一鳴

革命數十年共仰忠貞垂萬世
完成三百字竟催長者證菩提

段克和

絳帳空垂吾將安仰
老成遽謝國何以堪

羅子塤

革命元勛又弱一個
鞠躬盡瘁允足千秋

顧錫九

是吾黨柱石干城記武昌舉義佐命立功偉烈長留開國史
爲法界泰山北斗嘆醜虜倡亂中原未復傷心遽失老成人

韓燾 李鴻文 李學燈 吳公耐 葛之覃 龔惕菴

崇敬國人師表

痛悼一代元勛

韓同

黨國尊元功數法部典章私[illegible]建置特刑慧識獨存八議外

佛門贊大德讀梅川譜偈恰當逢臨刼運善緣滙聚六神通

徐業道

雄文許續盛德許親一接受深知楚寶郢弦慙小子

詩旨嫌辛酒懷嫌淺俄而失清誨猶餘新稿哭先生

秦孝儀

國失元勳

我喪師長

劉文島

功垂黨國

德耀河山

錢堯賢

功德言一身並備

智仁勇百世所宗

羅友倫

清風亮節革命元勛

浩然正氣黨國完人

徐源泉

餘韻喜參禪是革命元勛俊逸却如陶靖節
大歸竟何往想感懷故國魂靈常繫紫金山

方毅

善德稱長者
汾陽景完人

陳慧復

革命溯人豪偉業一生開武漢
銘勳昭策府高年八秩化臺澎

管傳埰 汪希

悲嘆喪師朋海內何人知後進
生死恨永訣天涯有淚哭先生

裴鳴宇

天柱霎時摧舉國悲哀萬里河山顚北極
中原何日定羣倫遷播一舟風雨失南針

陳誰綸 黃振華

國喪元老民失導師如公絕代勛名史冊眞堪追尙父
世變方般匪氛未戢似我平生蕭瑟天涯誰復念蘭成

喻血輪

革命導先河若論籌筆功勛公應名垂宇宙
驚心聞噩耗獨痛親交淪喪我曾夢到梅川

石信嘉

開國數元勳文德武功名垂竹帛
諫臺崇令望年尊道廣身證菩提

陳肇英

贊襄革命爲黨國耆英嘗拯生民登袵席
參證菩提擬維摩尊者頓拋寶筏出塵寰

端木愷

往事莫能忘每當艱難拂逆之交步履追趨一貫精神終未懈
豐功原不朽又值剝復轉旋之會老成凋謝九秋風物更增悲

蕭同玆

筆路紀開先百章待續齊天樂
菩城催但主一夕同深薄海哀

雷法章

與中山同盟會成日本義起武昌開國功勳垂不朽
爲總統資政惜別石城安居蓬島滿堂福壽竟全歸

開國元勳豈僅高風傳洛社
等身著作不堪遺稿讀梅川

李崙高

是開國元勛是群倫導師立德立功立言留得令名垂宇宙
有匡時偉略有菩薩心腸亦智亦仁亦勇長存典範在人間

黃鎮球

禹域尙沉淪愴懷邦國喪元老
神山何飄緲引領雲天弔夕陽

管歐

法家出綜戎機衆望所歸元老樹勳著江漢
復國正資達識一瞑不起中興有望慰泉臺

朱煥彪　范韻珩　展恒學
劉澤民　王建今　何承斌

開佐仰隆勳一擧義旗動江漢
過從愴往事六年官廨共巴渝

錢大鈞

是中華開國元勳于黨于政于軍壯猷彪炳
享七旬晉六高壽得位得名得祿大德昭垂

黃伯度

勛業輝日星蕭相刑章隆漢室
平生感知遇梁公桃李咽春風

曹鏞

張文伯

江漢挺雄才射虎屠鯨雙十手編開國史
皇夔成盛業飛鴻化鶴九州淚灑去思碑

汪褘成　徐麟欽
周應人　戈劍農

世好荷垂青未親問視眞慚義
年高多建白舉國哀榮孰似公

何智梅

鄂垣稱首義總念締造維艱防患扶危廿載風雲司大法
臺海表孤忠且喜中興在望慶感功奮三更燈火寫新詞

瞿荊洲

大業未安痛失中流砥柱
風雲正緊何堪北斗星沉

李品仙

往事憶巴渝杖履叨陪緣比屋
極星沉海嶠版圖繫念復中華

陳海澄

菩薩現身偈譜梅川行深般若波羅蜜
哲人其萎名垂宇宙華訓長留夜渡河

高應篤　張良珍　葉心畬
鄧自謙　莊錫蕃　陳鯤

革命開民國
宏勛炳法曹

王學裕　吳茂才　梁之碩

革命著殊勳方期鶴算頻添翊贊中興驅逆虜
匡時宏大法不意道山遽返淒愴雪涕失儀型

謝瀛洲

維摩居士號忉利
柱國功勛照海隅

史延程

黨國數靈光懋著勳猷歷贊皇圖推幹濟
法曹尊泰斗宏施教澤愴懷絳帳失瞻依

梁明學

一秉精忠追隨國父地下相逢無慚德
滿腔熱血志切滅匪人間遺愛有殊榮

郝凌春

勳業功名永垂竹帛
文章道德長在人間

朱謙

是黨國耆英偉績壯猷欽泰斗

杜殿英

爲佛門領袖功圓果滿返道山
　白　瑜

立德立言立功曠代勛名昭國史
大雄大悲大智上乘妙諦醒群倫
　任培道　任先志

謀黨則密謀國則嚴秦鏡照中天大道之行寰宇軌同開法治
爲私而哀爲公而痛漢旌將北指老成又弱神州規復失瞻依
　正中書局全體董監事

驚天動地勗同志以一言時勢造英雄險阻曾經萬劫不灰吾輩志
忠黨愛國對舊交談往事國家多患難澄清有日九原可放故人心
　孫本戎　林逢時　李爲之

淚眼看河山元老那堪弱一個
蓬萊斷戰馬中原未復竟千秋
　林鳴九

雄文張禁壯志椎秦鵠渚效先驅開國勳名仰元老
察院宣猷法壇桝績鯤瀛隆晚望兩間正氣挺完人
　程天放

元老有壯猷開國建勳昭史冊
平生昌法治晚年興學待薪傳
　鄭通和
　高　信

黨國多艱痛失元老
精靈不泯廟食千秋
吳志勛

千載論功留典範
萬僑垂淚哭完人
馮正忠

亦俠亦溫文卅餘年爲黨馳驅言功俱立
能修能靜慮三大刼卽身解脫德智双全
胡翰

開國著豐功朝野永懷勳烈
討魔承偉業中外同哭元良
許季珂

文信國讀書無愧武鄉侯盡瘁鞠躬鼎革論元勳眞靚孫吳兼孔墨
海忠介正色立朝張江陵循名責實功行原本願好留清淨見如來
周煒方

永憶雄風生楚澤
待書佳傳式來人
鄭曼青

平生志業梅川記
俄頃入天薤露謌

藍莊奉手溢湍傾心陪侍見深衷索寞燕居常有念
清明在躬艱難開國始終全大節逍遙坐化更何言

黨國開元勳首舉義旗昭日月
楚天折中柱驚聞蒿里動江城

開國紀元良豈徒江漢勳猷永垂百世
等身留著作即論梅川譜偈已足千秋

長留宇宙勳名千秋青史傳元老
愁絕神州烽火薄海蒼生賦大招

時事正艱危天不憖遺一老
平生崇道義公眞自有千秋

大業生平留譜偈
无窮宇宙仰遺徽

金維繫

潘重規

黃念容

程發軔

管公度

歐陽杰

衡權

郝遇林

蕭一山

開國濟民勳德千秋輝黨史
生天成佛英靈萬古佑中興

金越光

國失元良
黨失導師

羅彝青

為黨國鞠躬盡瘁
論身家清風亮節

陳世空

黨政久追隨愧我無才矜老健
元良驚謝去更誰有願救民生

田崑山

死而後已於先生無愧
人之云亡豈吾黨私哀

王風雄

譜偈一編存悵望
莊歔元老感凋零

姜伯彰

一夕遽星沉忍見神光斂泰斗

李翼中

千秋昭定論永留勳業在人間

黨國共尊稱先覺
春秋應說是完人

首義溯武昌手闢雷霆開世界
大星沉蓬島身騎箕尾壯山河

扶大業每繫安危共知開國元勳赫赫功名終古在
哭長兄無窮哀痛又喪通家父執悠悠天地自憐深

開國功勳垂萬古
法曹泰斗自千秋

西曹舊隸帡幪媿乏涓埃酬盛德
大廈方須梁棟驚頹泰嶽動哀思

諸葛持躬惟澹泊
皋陶種德在寬和

鍾襄袞

張元夫

趙志垚

陳惠夫

陳顧遠

汪楫寶

何政涵

德洽黎民四方風動
功昭青史一夕星沉

周宏基

開國仰元勛緯武經文公不朽
及門承大教山頹木壞我何依

章愨

一老不慭遺國士云亡共仰大名垂宇宙
萬方正多難匈奴未滅還憑靈爽復河山

李烱文

遠自香江來許我忠貞民主自由見灯塔
突辭蓬島去思公解脫拈花一笑返閻浮

李茂材

名世天生爲伊尹割烹板井嘗與職思敬
平民風度知周公稼穡平泉不用贄皇遺

江貢楠

爲革命元老是吾黨導師謦欬最難忘功德同昭新日月
抗海甸旌旗痛沙場鼙鼓河山猶未復英靈應作舊風雲

張文伯

運籌開國大計擘劃抗日鴻猷立志事竟成風虎雲龍良不偶
少得列聖薪傳晚參佛學眞諦有容德乃大位高望重此乃因

持躬引范希文自況胸中藏有甲兵吾黨多秀才終身獨以後樂先憂勵志
感舊爲張振武不平灯下蒐求事績遺編皆史實絕筆尤令蘭臺石室增光

孫鏡亞

三總師干兩主內政忠勇爲國家功勛堪標本允稱革命良指導
迭掌黨務數握法權精誠守紀律樸眞以全歸每念同盟慟先生

孫鏡

仰平生黨國宣勞姻婭情深顧撫周詳承錯愛
驚此日八天證果音容頓渺榮哀備至式遺型

李天驥

宇宙已垂名開國功勳元不朽
鄉邦猶多難哭公涕淚豈其私

李善勛

毅力造江山終古名高齊太華
危時見麟鳳一朝影逝感汪波

張振國

生有自來是菩薩
願猶未了救蒼生

張運權

傾江河湖海以哭公天下蒼生同此淚

林競

捫參井畢箕而訴昊九關虎豹莫相猜

開創重元勛百世留芳志竟有成光武漢
巖廊持正義一朝絕筆功不可沒在春秋

朱成春

推翻帝制終成開濟元勛千萬年論世知人自有典型光後史
領導秋曹夙主哀矜折獄三百字殘編絕筆猶思平反雪沉寃

丁象謙

心存社稷功在邦家四十年革命立德立言立功贏得一囊明月萬戶悲歌棄却紅塵今證道
壽越古稀學參造化八千里風雲爲民爲黨爲國現雖隻履西歸獨登彼岸應猶遺恨未收京

李學燈

功業耀山河雅化門牆承德澤
勛名垂宇宙哀思黨國失元良

曹偉修

黨喪領導
國失元勛

張金蘭　田寶魯　徐定遠　周南强　蔡天德　趙公茂

天意感蒼茫忍令國失耆英黨摧梁棟
公心眞澈悟參透儒家忠恕佛氏慈悲

謝福慈

從總理開國至今不媿一代完人身後遺榮應未瞑
繼英士先我而去留得數行痛史天涯知已有深悲

曹省三

公讚我序我壽公詩東來締翰墨因緣如此交情豈是前身同硯席
生植死因死完生果西去覲彌陀安養不忘衆苦應知 傑返娑婆

許崇智

是革命前輩是同鄉前輩又是老長官天胡不憖遺爲公爲私哀哀無已
想開國殊勛想抗日殊勛更想戡共亂世實所同仰大智大勇栩栩如生

龍燦

翊贊國父總領師干大地山河風虎雲龍昭懋績
貝葉諷經竹籬樹藝禪房花木清高淡泊仰遺徽

毛家麒

論主義反蘇俄萃四萬里英豪會議西山堅壁壘
以秀才從革命推翻五千年專制功高民國並孫黃

徐麟欽

國喪元良星日頓傷鯤島晤
感深知遇煙雲猶繞鹿門高

李鴻緒

拔我于林林之中感深知遇

程鴻

哭公望蒼蒼而訴痛失老成

林玉秋

與令婿早訂心交從公之餘幸謁尊顏隨杖履
痛元勛竟撒手去戡亂方亟應教精魄起風雲

巴天鐸

海濱一老天不憖遺黨國元勛悲遽失
父執幾人公惟念舊平生知我歎無多

陳獻甫

隨侍近廿年寸草有心知報德
臨終慳一面大椿失蔭倍含悲

黃齊彭

從公卅年到處追隨惟許我
呼天一哭此行侍奉又何人

劉鎮南

公以無疾而終愧我空懷金匱秘
天應有梯可上此行定作玉宮仙

金銘良

風雨正同舟公本導師忍向玉樓先赴召
國家如累卵我慚遷客痛瞻丹旐遽飄揚

呂哲公

萬方多難思元老
八表同昏哭衆生

陸幼剛

功業長留開國史
艱難忍負老成謨

陸匡文

吾黨雖少個元老
佛國却添一如來

賈勤

居安貧深廣濟眞成開濟美
正緣妙法覺生難塞衆生悲

羅卓英

風節已無儔看史筆特書紀開創民國當年之烈
精神應不死想箕光直上仍追隨總理在天之靈

孫立人

曾隨公斬棘披荊世亂相尋四十年來家國
祗愧我含辛咀苦斯人不作三千里外山河

黃伯度

去歲見公屏東今年謁公臺北杖履得追隨許我學究農林猶勉以十年樹木
覆清首義武漢討袁興師吳淞日星耀勛績胡天降此凶禍竟失去一代完人

李宗可

義旗樹江漢先聲任學生軍統領作革命黨前驅赫赫風雲開國相看幾元老
文字見秀才本色譜齊天樂十章成行役吟三首拳拳名教蓋棺無愧一耆儒

成滌軒

廉潔表縣魚兩袖清風心地對人了無愧
高蹤俄化鶴千秋遺澤口碑載道劇堪思

陳楚楠（寄自新嘉坡）

黨國喪元勛四億同胞齊墮淚
亞歐失領導六州志士共含悲

尹斯安（寄自香港）

平生感風義
開國重勛謀

劉紀文集曹全碑字（寄自東京）

患難見交情憶瀛島棲遲故人有幾
飄零驚國變愧函關撰著老子無爲

鄧家彥（寄自美國）

國家傷耆碩社會失英賢胡修此佛
法學折名儒梅林少詩侶痛惜斯人

龍鐵志

宇宙未重光老後仍囘謀國瘁
琴樽別幾日爲今朝竟爲撫棺來

革命元勛一代功名昭史冊
參禪居士六根清淨了塵緣

孔德成

革命仰元良平生奮武揆文開濟論切垂不朽
康時賫風志太息頹山壞木海天奠酒賦招魂

洪陸東

十七年總領秋官杖履追陪感深知遇
一刹那歸神太素干戈擾攘痛先元勛

郭寄嶠

憶當年革命相隨呼弟呼兄黃鶴樓頭張義幟
痛此日離塵竟去捨家捨國紫金座上證眞如

謝冠生

首義滅强胡記江漢同仇拚擲頭顱生命何如國命重
中興期後死信英靈無爽長懸心服挽歌應共凱歌歸

李基鴻

武昌起義肇造共和佐命重元勛早有大名光國史
法界垂型景仰先進誦經參妙理定能成佛到西天

胡宗鐸

反帝制以翼贊中華盡瘁鞠躬仁以爲已任

王齡希

去渝州而竭來鯤島勤劬黨國天胡不憖遺

居安思危先知先覺
正心誠意不滅不生

姜紹謨

大業佐開基龍虎風雲懷往事
十洲匆返駕山河幾甸望重光

徐中齊

功業德行永作黨人師表
清廉節約長留政界楷模

黃國書

赴國難東來钁鑠更欽風骨健
別塵凡西去慈悲又結佛緣深

任卓宣

藍篳啓山林開國永留千載業
白頭歸淨土傷心未見九州同

何　鍵

景星明月歸天上
和露春風在眼中

桂永清

嚴妙炎

崇敬國人師表
痛悼一代元勛

孫連仲

四十年辛苦隨君建國安民誰分知有今日
無一語叮嚀囑我罄身證道寧期再結來生

未亡人鍾明志

誄詞、輓詩

國喪元老　黨失導師　德音宛在　薄海同悲

曾虛白

開國殊勳、光並日月、首倡反共、卓具遠識、藹然仁者、學貫儒釋、天不慭遺、痛失人哲。

吳忠信

古人有言、惟善爲寶、卓哉先生、國尊大老、行健含龢、安仁履道、身寄域中、心超物表、追維疇昔、垂四十年、聯鑣共志、比居別廛、當危更奮、歷阻彌堅、慷慨相許、顛沛無愆、大憝移國、群兒倡亂、彊鄰外侵、赤賊內煽、身瘁時艱、神傷世變、投老海南、未忘靖獻、恫茲疢疾、摧我老成、梁木其壞、松柏先零、車同在莒、業後收京、感時懷舊、涕淚如傾。

張羣

維此哲人　起自江黃　追隨國父　爲國騰驤　邦家不造　寇勢方張　喬木遽壞　後輩皇皇

陳尙文

湯湯江漢、實生哲人、含章挺曜、抱璞懷珍、鄂渚首義、躬冒鋒鏑、魯郊誓師、爰秉節鉞、蠻夷猾夏、皋陶作士、惟明克允、十有七祀、蜩螗沸羹、忠讜入告、屏絕異端、確乎其操、中興在望、端賴老成、如何昊穹、遽隕長庚、鏘洋遺烈、久而彌茂、誄德述行、以垂不朽。

王寵惠

維公嶷嶷、逸態雄姿、登壇拔幟、豪俊瑰奇、褐裘儒服、從政董師、歷五十載、無間驅馳、革命精誠、一以貫之、臺陽隨化、風日淒淒、爲黨國慟、爲世運悲、心香一瓣、鞠薦靈旗。

周　至　柔

天降偉人、誕生鄂東、讀書擊劍、慨慷明通、東渡求學、追隨國父、從事革命、志高氣宏、武昌起義、帷幄居中、謙讓弗遑、不矜如馮、金陵既定、奉命司法、公平寬大、德積于公、愛國憂民、至老益彰、播遷來臺、矢志孤忠、家居淡泊、蒔竹種菘、喜靜禮佛、無疾善終、國喪元老、黨失干城、天胡不弔、萬籟皆空、義肝忠膽、落落高風、聲垂竹帛、偉績豐功。

華南商業銀行：董事長　劉啓光
總經理　簡萬銓

泱泱江漢、挺生人傑、卓哉先生、志行修潔、委身革命、風起雲勃、其遇彌艱、其心彌決、遭時不造、戰亂相連、橫流盪海、赤浸稽天、心傷浩刼、運迫餘年、景行百世、懦立頑廉。

張　篤　倫

猗歟居子是君子儒、開國元老資政中樞、謀深反共望切還都、齎恨下世涕泗陳芻。

吳　煥　章

民主開國、翊贊中央、神州再造、厥功煌煌、余亦奉命、率師東行、滌除妖氛、陰霾重光、天禍區夏、赤燄復張、方冀同公、績掃欃槍、胡不我還、竟喪元良、珞珈之上、漢水之陽、容再摧虜、奠公一觴、庶慰泉壤、國永遐昌。

孫　震
楊　森

民國肇造　惟公是賚　豐功碩德　國人是師　一朝怛化　哲人其萎　緬懷遺範　薄海同悲

張　靜　愚

仰公志節、堅貞屹立、崇公儀型、開張風骨、明陵試馬、意氣凜烈、鞠旅漢皋、風雲叱咤、血與志凝、

同爲黨國、以服官政、自强不息、談笑歸眞、卽仙卽佛。

蕭毅肅

幼少奇超穎悟英豪功名富貴甲第衍學潛修閭里志氣涵韜東瀛負笈拔萃楚翹同盟會入革命情操興師武漢義幟風飄督軍率戰創制賢勞榮譽國會議論海潮青濰振旅東省號招贊襄護法北伐征戰內安外攘策盡樞要刑明法政國律民叨公平訴訟令善監牢無畏患難變亂和調不矜不躁無伐無驕老成澹泊節儉淸高自强不息學飽書陶文章翰墨老筆揮毫元勳國耆健在寂寥漢流濯濯江湧滔滔寰宇穰穰大造迢迢懲前毖後舊繼新幖開基樹本歷史旌褒功成果實業就吾曹

梅公任

嶽嶽居公、今古博通、風雲開國、早著勳庸、綰綜司法、建樹豐功、訏謨宏議、多士景崇、赤眉肆虐、九有傳烽、臺員避地、志切反攻、恫哉疢疾、奪此人龍、樑木其壞、哀慕何窮。

王大任

烟濰首義、武漢先聲、安邦護黨、卅載勛名、中原日暗、海嶠星沉、天胡不憖、殄此耆英。

皮作瓊

維我先生、黨國菁英、在地河嶽、在天日星、沈隕刹那、頓失所宗、誓復大陸、以慰英靈。

中華民國鐵路工會全國聯合會

黨失元老、國喪完人、萬方追悼、千載典型。

宋孟年

巍巍居公、天挺奇英、靈鍾廣濟、浩氣縱橫、目空五嶽、一覽太淸、少年磊落、遠涉東瀛、傾心國父、早預同盟、服膺主義、克矢忠貞、雞鳴雨晦、挾劍宵行、武漢首義、舉世欽崇、南都佐治、內政脩明、討袁護法、海嶽震驚、周村奮起、整我干旌、北伐再振、五院斯成、法曹秋肅、一柱獨撑、讀律皈佛、

寄彼幽情、抗倭反共、尤具信心、責司監察、風骨嶙峋、憶昔先嚴、築橋介壽、叨荷題吟、惠我友聲、墨瀋猶在、北斗遽傾、英英哲嗣、奮翮雲程、典型長式、遺韵足賡、懿歟我公、永享令名。

胡鍾吾

方叔元老、紀綱四方、德音是茂、思輯用光、天之降罔、逝者其亡、祀祭于祊、神保是饗、

高鴻縉

嶽嶽居公、開國菁英、志操廉潔、氣稟忠貞、幼挺岐嶷、文苑蜚聲、邦家多難、憂憤交縈、東遊返國、矢志澄清、春秋秉筆、鼓吹中興、知人先覺、天縱其能、受知國父、肝膽相傾、陳謨翊贊、無間精誠、武漢起義、駿烈縱橫、雷激電掃、一鼓蕩平、討袁奮武、齊魯麈兵、時有險易、月有虧盈、國父上賓、地塌天崩、國府肇造、北伐繼成、强鄰侵擾、播遷巴城、法治精縝、豸閣刑明、春風作育、桃李峥嶸、抗戰勝利、憲法施行、天未悔禍、憂患頻仍、洪水氾濫、禹甸沸騰、誓滅俄兵、振臂蓬瀛、重新組黨、指日長征、禮佛見性、法化圓融、六塵不染、五蘊皆空、賦詩紀頌、水月松風、神州未復、遽爾騎鯨、典型空仰、痛失榦楨、光靈加護、早收漢京、爰申哀誄、用表衷情。

黃朝琴

繄維居公、華夏棟樑、冒險犯難、起義武昌、南京開府、大計贊襄、民二改組、黨賴堅强、迭次革命、威震北洋、廣東護法、功樹南疆、黨再改組、負責中央、西山會議、反共宣揚、全國統一、選登廟堂、柯衡司法、興革稱良、匪亂播遷、盡瘁救亡、奬勉後進、嚴正慈祥、哲人其萎、俎豆馨香、緬懷典範、山高水長。

朱茂榛

覺生先生、黨國耆彥、士林楷模、蚤歲扈從　總理、參加革命、辛亥武漢首義、締造民國、宣勤最力、厥功綦偉、蘇俄欲赤化中國、利用共產份子、纂黨禍國、公燭其奸、陳議清黨、詭計不售、此後抗倭勳

赤、翊贊 中樞、主持大計、無謀不臧、迭獲勝利、比來臺灣、匡輔元首、積極策劃反攻、正慶得人、詎料天不憖遺、遽捐館舍、老成凋謝、薄海慟悼、爲文誄之、其辭曰

邦國托命兮文化歷史華族遞嬗兮五千年矣列聖相承兮由堯舜禹湯而至周公孔子天生 國父一貫傳心兮實以三民五權民治民有爲其治平之精髓梅川先生衣鉢相承兮克繼其美覷破共產主義兮寡禮義而鮮廉恥集會翠微兮昭告邦人共除人類社會之渣滓薄海相慶兮莫余毒也已天不佑華兮重來出柙之虎兕禍國殃民兮幾索我孑遺於枯魚之肆 先生惻然將佐 元戎兮殪彼長蛇封豕胡何帝子兮雲軿乍駛戶停碪杵兮蓼莪廢里淒風苦雨兮淡水之涘英魂歸來兮歆此盃匜

李 寰 伍崇德 劉大元 伍聯奎 劉邦達

未遂澄清志、驚聞極樂歸、哀號天地動、淚洒海雲飛、不負同盟約、共揮首義旗、再來施願力、禹甸待生機。

何成濬

明德親民儒者事、先憂後樂秀才心、百年鑑鞏山方啓、一臥滄波海最深、勳業故應光國史、篇章亦已重詞林、鄉邦耆宿垂垂盡、譜偈摩挲感不禁。

萬耀煌

滔滔江漢生人傑、勛業巍巍道貌融、術本中韓仍厚重、學分儒釋獨參同、明刑不盡哀矜意、定策渾忘輔弼功、一笑成仙何掛礙、梅川妙句仰高風。

葉公超

功勛益萬世、家國倍思之、辛亥自由日、武昌起義時、杏壇沾雅化、冷雨黯靈旗、元老傷彫謝、人神應共悲。

關吉玉

師興武漢北庭驚、霹靂晴天第一聲、革命終完吾黨志、救民深慰國人情、秋曹領導欽殊績、黃閣廻翔享大名、老去誦經參妙義、西天成佛證來生。

李鴻文

忽報騎箕與世辭、蒼生雨泣士林悲、空懷殺賊驅俄願、不見收京破敵時、珠海盍簪聯舊雨、蓮池載筆感新知、夏間一謁成長別、悵望乾坤獨淚垂。

潘培敏

問氣鍾江漢、英聲播一時、九章弘制作、十載重臺司、板井東山趣、梅川故國思、相逢纔幾日、鶴馭去何馳。

徐永昌

故人一夕已歸天、肝膽相磨四十年、未報國仇君忍去、英靈庇蔭黨軍前。

梅喬林

江漢堂堂揭義旗、裹創破陳震華夷、共推偉烈符開濟、誰謂衰年迫亂離、深念勳關天下計、索居不異秀才時、宣南同學猶多在、來對銘旌哭本師

程楚

師弟他鄉意倍親、年時負詣不辭頻、商量棊局收殘著、檢點詩篇錄夢塵、高會尙遲生日飲、悲風悽斷小陽春、浦城街是西州路、幾度廻車淚滿巾。

石中英

宏功彌黨國、青史永留名、星隕蓬萊島、神州恨未平

刼後靈光歸、鋤犂競寸陰、劍寒猶有氣、雲淡早無心、斷習脩持久、濟生功德深、菩提今證果、一笑杳人

棨。

共和開國推元老、柱後雲樓拜導師、正是中興賴扶翼、萬民巷哭失皐夔。

張　强

天挺人豪出、獨留開國勳、詳刑詔百辟、仗義策三軍、佐業垂青史、栖身老白雲、那堪孤島上、慟哭落星文。

趙　鉌

開國推元老、匡時秉至公、驅胡成偉業、反帝建殊功、節比蒼松勁、德如峻嶽隆、在天庸有憾、未見九州同。

方希魯

地裂山崩日、胡天不慭遺、中興望耆舊、一夕失人師、勳業江陵相、生平有道碑、暮年憂國意、猶似秀才時。

張一清

回首登龍日，驚心去國年、柏臺霜氣肅、神策物華妍（余先後謁公於南京神策小築及重慶法院行署），憶與中郎別（在成都伯强分手與文郎遂成長別）終慳一面緣、楚風嗟不競、揮淚哭鄉賢。

王家鴻

不遂平生願、鞠躬盡悴時、功成戡建日、憑吊老翁知。

呂伯雄

老人星黯淡海澨失耆英努力開昌運危言放鄭聲獲麟留絕筆搏虎憶同盟木壞吾安仰蒼生淚共傾神姦謀盜國受命北闕行語重堪馳駑才輕終負羸投荒慚後死坐廢媿先生往事何能溯踟躕悵海瀛

甲寅秋在東京奉命經臺渡閩討袁臨行　先生指示方略甚詳今又在臺哭　公俯仰今昔彌增傷感謹賦兩律用

表哀忱。

劉壽朋

一夜西風裏、長星墜九天、中原猶板蕩、舉國共凄然。

王節如

當代論勳望如公孰比隆、清操成顯德剛性秉精忠、伏櫪心猶壯乘桴道遂窮、震哀來一哭不敢寢門同。

周學藩

爲國奔勞爲國憂、安攘內外策良謀、金甌此日殤猶缺、一縷英靈尙有尤。

呂少卿

憶昔滿淸墜政綱、强鄰虎視略封疆、皇天眷顧斯民苦、維嶽降靈漢廣陽、大別東來楚江邊、至剛正氣出梅川、襟懷壯志安華夏、秀才樂憂天下先、粵海聖賢初登場、風雲聚會古扶桑、興邦大計胸羅定、排滿義旗舉武昌、一介書生試寶刀、提兵調將稱英豪、威名炳炳三橋捷、逆賊紛紛四路逃、專制推翻民意盛、萬方響應共和成、論功當選入參院、誰識奸雄袁項城、護法山東濰縣軍、大旗所指賊喪魂、中華組黨潛登記、集議西山依碧雲、北伐東征建樹彰、一心民主擁中央、猛寬司法惟平允、抗戰遷川賴贊襄、勝利還都草憲法、方期長治久安康、詎知匪共猖狂甚、率獸食人八表荒、海隅流亡作隱倫、常依古寺聽佛經、閑敲棋子林泉樂、宜壽無疆萬古春、憂國憂民心早傷、積勞病已入膏肓、胡夫不弔殞星斗、地震山崩拔甘棠、公竟乘龍逝帝鄉、神州俯瞰倍凄涼、西方借得如來劍、斬盡俄奴掃粃糠、公不留兮我涕滂、精神不死生天堂、靈兮不昧應來格、億萬斯年俎豆香。

孫燕民

間氣鍾江漢、英聲播一時、九章弘制作、十載重台司、板井東山趣、梅川故國思、相逢纔幾日、鶴馭去何馳。

豐功碩德憶當年、山斗蒼茫海國天、大智大仁兼大勇、中樞一柱失承乾。
費　驊

革命孚寧悔孤危一代中文章鍾間氣肝膽獨奇公易簀心無愧匡時道竟窮新詞重展讀老淚灑東風
王　健

瞿曇大慈悲、願衆生普度、耶愛而孔仁、此理設誰悟、惟楚有儁才、忼慨君獨步、攘夷振漢聲、新民弛黨錮、精誠格金石、亮節撥雲霧、一簣閟功虧、人天任去住。
李　俊　承

杖履追隨二十年，何期一夜判人天，平生行誼千秋在，開國功勛萬古傳，
鄧　家　彥

舉世欽公嚴執法，更誰勗我猛投鞭，傷心獨向　靈前禱，默佑王師早凱旋。
曾　今　可

開基曾共着先鞭風雨同舟四十年邇日晤談唯疾首平生抱負尚橫肩靜居詎爲逃艱鉅飽歷何妨學渾圓國難未夷君忽逝凋零興感淚潸然
鄧　青　陽

弔唁函電

劉求南來函

覺公夫人禮鑑：覺公仙遊，舉國震驚，求南因校務羈身，益以交通阻梗，不克親奠，遺憾殊深，維公勳在黨國，德及民生，靈光雖圮，典型猶存，尙祈節哀珍重爲幸，謹函致唁。敬候
禮祺
晚　劉求南拜啓　十二月二十八日

韋憲章來函

浩然吾兄苫次：
尊公覺生先生黨國元良，當代耆彥，遽聞捐館，朝野同悲，吾　兄純孝性成，自必逾恒哀毁，伏望以禮制情，節哀順變，上妥
先靈而襄大事，是所致禱。弟前日患重性感冒，今猶臥床，未克躬趨展奠，殊以爲歉，除另具花圈聊伸奠意外，專此奉唁。竝候
孝履
弟　韋憲章拜啓　十二、廿六

蔣宋美齡來函

居夫人禮鑒：
覺生先生殂謝，不勝悲悼，美齡適感風寒未能奉唁爲歉，所望
順受大變，

節哀保重。專此即候

禮祺

蔣宋美齡敬啓　十二月廿六日

李宗仁來電

臺北劉參軍長轉居覺生家屬禮鑒：覺生先生致力革命功在國家，驚悉逝世，同深悼痛，特電致唁，敬希節哀爲荷。並請毅夫兄代輓聯宗仁

張山鐘、林石城來函

臺北新生報社轉

居夫人暨公子禮鑒：

覺公仙逝，悲悼殊深，國喪元良，黨失柱石，望後賢之繼起，仰前輩之典型，尙望節哀，勉襄大事爲禱。

屛東縣長張山鐘、屛東議會議長林石城迥

朱尊誼來函

浩然鄉兄禮鑒：頃閱報端驚悉

老伯仙逝，元老凋謝，公私交痛，切望

伯母與吾　兄等節哀應變，深爲盼禱，尙佈哀忱　敬頌

禮祺

弟　朱尊誼拜啓　十一月廿三日

呂民魂來函

浦城街居公館居夫人暨諸世兄禮鑒：閱報驚悉　覺生先生一旦撒手塵寰，遽歸道山，殊深震悼，伏念覺生

先生畢生致力革命，宏猷碩望，廉介不渝，道德文章，照耀人間，簡籍留芳，自足千古，無畏與　覺公卅載爲忘年忘位之文字交，今覽及遺墨，誠不知涕泗之何從也，伏望節哀順變，以慰切禱，無畏呂民魂叩戌敬

池滮來函

浩然吾兄禮鑒：驚聞
覺公棄養，黨失元勳，國痛棟摧，不僅我輩斗山安仰已也，純孝如
兄哀慟如何，尚望順時
節哀，爲國珍重，專肅馳唁。敬請
苫安

弟　池滮　十一、廿九

邱昌渭來函

浩然仁兄禮鑒：驚悉
覺老溘然辭世，國喪元勳，同深震悼，昌渭近病遵醫囑靜養，月餘不出戶庭，致不克趨前吊奠，謹肅素楮，聊表唁忱，尚希
節哀，共襄飾終大典，耑此祗請
苫安

弟　邱昌渭敬啓　十一、廿五

金弘一來函

居夫人暨公子禮鑒：駭悉
覺公仙逝，中外同悲，

音容雖杳，型範猶存，尙祈
節哀順變勉襄大事，謹具花圈
聊充蒭敬，耑此奉唁
順候
禮祺

韓國駐華大使金弘一　十一月廿九日

中央黨史會全體職員來電

居故委員家屬禮鑒：玆見報載，驚悉覺公於昨夜仙逝、噩耗傳來、無任震悼、特電奉唁、謹表哀忱。中央黨史會全體職員戌迴印

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自治會來電

居覺生先生治喪委員會賜鑒：頃於報載，驚悉覺老以一代元勳歸眞淨土，天不慭遺，國喪老成，方時命之多艱，正風雨其如晦，追維偉蹟，僅留典型，群賡薤露之歌，莫喻梁木之痛，謹伸哀輓，不盡蒭忱。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自治辦公室暨全體難民叩戌宥

中央直屬第四區黨部來電

居故委員覺生家屬禮鑒：頃閱報載覺生先生遽歸道山，剝復兆機，耆老凋謝，緬懷舊勳，宇內同悲，謹電奉唁，敬希節哀。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第四區黨部全體同志同叩戌廻印

林玉秋、巴天鐸來電

臺北居覺生先生治喪委員會轉居夫人暨公子禮鑒：覺公仙逝，震悼殊深，國步艱難，方殷倚畀，妖氛未戢，痛失元良，環瞻世運，感來軫之方遒緬仰風徽，懍後繼之任重，尙乞遵禮節哀，勉襄大事，是所至禱。臺灣宜蘭地方法院院長林玉秋首席、檢察官巴天鐸同叩印

李不韙來電

居夫人禮鑒：驚悉覺生先生遽歸道山，老成殂謝，震悼良深，先生締造民國功高望重，爲一代完人，願以赤氛待靖，未奠中興，緬懷碩彥，惆悵奚如，謹電致唁，尙祈節哀。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李不韙叩戌迥

白崇禧來電

居委員覺生先生家屬禮鑒：驚聞覺生先生仙逝，黨失楨幹，國喪老成，噩耗傳來，同深悼仰，覺生先生瘁盡革命功勳彪炳，道德文章永垂典型，敬電馳唁並希節哀。白崇禧敬

蕭吉珊來電

臺北外交部請譯轉居故委員覺生先生家屬禮鑒：覺生先生生平矢志革命，反共最力，建國衞國無役不與，功績不著、遐邇同欽、值此艱難之際、謀國正賴老成、忽傳噩耗、悲悼同深、謹電弔唁、尙希節哀順變、勉襄大事。蕭吉珊叩宥

顧維鈞來電

臺北外交部請轉居院長夫人及公子：驚聞覺生先生謝世，國喪元老，悲悼良深，謹電馳唁，尙希節哀，繼

承遺志爲幸。顧維鈞感

丁作韶來函

居院長治喪委員會並轉

院長夫人禮鑒：聽倫敦廣播驚悉院長竟拋棄其與　國父手創的中華民國、拋棄其親愛的四萬萬五千萬國民而與世長辭，在此赤魔瘋狂的出賣中華民國，瘋狂的殺戮中華國民，未及目覩反共抗俄大業的完成、大陸的光復、中華民國的重建、同胞的出於水火，其痛心爲何如，吾人惟有本其一貫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風完成其未克完成的志願，以慰其在天之靈，尙祈節哀，且人生七十古來稀，院長逝世七十六歲亦可謂無愧天年，作韶抗戰期間，得追隨夫人與院長慰勞長沙三次大捷的薛伯陵將軍，並代表慰勞黔桂鐵路員工，辱承訓誨記憶猶新，年來對共產展開思想決死鬭戰，並追隨李彌將軍健兒撤退雲南，寄跡緬甸，現正與國際配合，徐謀規復大陸，愧不能親臨致祭，特函弔唁，臨書不勝嗚咽，專肅敬頌

禮安

丁作韶跪啓　十一月廿八日於緬甸仰光

戴愧生來函

居夫人禮鑒：閱報驚悉　居院長仙逝，不勝哀悼，國步艱危革命前輩竟捨我們而去，悲慘奚似，望爲國珍重，節哀順變爲禱。專函敬請

禮安

晚　戴愧生拜啓　十一月廿五日

閔石麟來函

居夫人禮鑒：麟因臥病療養鄉間，頃讀報章驚悉

覺公仙逝，凡在戚友能不興悲，
覺公畢生致力革命事業
碩德豐功，中外同欽，而
夫人情篤伉儷，哀悼之懷自不能已，還希稍節哀思，
善爲珍攝，愼毋過慟，用安先靈，謹函奉唁。敬請
禮安

閔石麟　謹肅　十一月廿四日

國大代表金瑞林等三十五人來函

居夫人禮鑒：驚聞
覺生先生仙逝，不勝震悼，
先生碩德耆年功在國家民族，尤以行憲之始力維司法尊嚴，完成民主憲政，元老開濟，中外景崇，遺
愛人間，含笑天上，尙祈
夫人節哀順變，爲道珍重，即所以上慰
在天之靈也。敬頌　禮祺　合府統此

國民大會代表：金瑞林　湯志光　陳式銳　歐陽緡　張衍孔　楊慕青
文得郁　逐化文　牛如心　林錫珍　蕭永泰　趙晉階
李化成　連退庵　張敬塘　李咸熙　章正綬　劉瑞符
韋德懋　楊却俗　季蔚秋　馬國聘　王景正　張旭東
孫伯堂　李金章　瞿宗濤　陳協五　王觀漁　謝鴻軒
顏澤滋　張佩文　楊樹棠　丁德先等叩倫

李克承來函

浩然先生禮鑒：刻由報紙傳來令先尊噩耗，無任心痛，非惟　國家柱石傾圮，而英語專校實失領導依倚也。謹藉寸楮伏請節哀

弟　李克承　拜唁　十一月廿四日

佛教蓮社來電

閱報驚悉覺老生西，國凋老成，法失良導，悲悼同深，謹奉唁並祈節哀。臺中市佛教蓮社叩戌有

星加坡華僑團體來電

中央改造委員會轉居院長家屬禮鑒：閱報驚悉院長仙逝，旻天不憖，巨星隕落，國喪元老，民失導師，同僑悲悼，不能自已，海天遠隔，臨奠無從，尤深傷感，尚祈節哀順變，勉襄大事，謹電弔唁。星嘉坡各社團暨四十餘位簽名同具

國民黨暹羅總支部來電

居覺生夫人暨家屬禮鑒：驚悉覺生先生逝世，曷勝痛悼，先生追隨　國父獻身革命，冒險犯難，功在黨國，一生澹泊，樂道安貧，為本黨同志楷模，盛德已永垂青史，尚望節哀順變，勉襄大事，特唁。中國國民黨駐暹羅總支部戌有印

梅公任來函

瀛玖世兄禮鑑：遽聞

令尊覺生先生無疾而安然溘逝，可謂善終者也，無任爲之惋悼，特撰誄辭用申弔祭之忱，聊表敬重之意，

耑此即候

唁祺

梅公任啓　十一月廿六日

劉象山來電

臺北中央黨部轉居覺生先生家屬禮鑒：閱報驚悉覺老遽爾仙逝、黨失導師，國喪老成，企念勳德，曷勝痛悼，謹電奉唁。劉象山叩戌有

國民黨駐菲總支部來電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請譯轉居故院長家屬禮鑒：驚聞居老先生仙逝，痛悼同深，特電慰唁。中國國民黨駐菲總支部戌寢叩

陳國礎、鄭古悅、王吉士等來電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轉居院長家屬禮鑒：閱報驚悉院長仙逝，黨喪元良，國失忠貞，海天遙悼，彌篤悲思，謹電馳唁，伏祈節哀。陳國礎、鄭古悅、王吉士叩

潘培敏、趙鉌來函

居先生浩然伯齊世兄苫次：

覺公院長黨國元勳，人倫冠冕，驚聞遽歸道山，有識莫不同悲，惟
公偉勳豐功並河山而永壽，高風亮節與日月以爭光，況耄年坐化生天成佛九原應無遺憾，尚望順變節哀，
繼志述事，俾他年北定中原，祭告墓前，以慰在天之靈，特函奉唁。藉頌
禮安

潘培敏、趙鉌同叩　十一月廿五日

闞漢騫、闞揚如來函

居夫人禮鑒：廿四日早驚聞
覺公之喪，即忙奔浦城街，至則已移靈殯館矣，門外低徊，百感縈集，復驅車至館，瞻仰遺容，不盡哀
思，以騫受
覺公知愛之深，至此亦無語以慰　夫人也，只有忍痛而返，　覺公為革命先導，開國元勳，克享遐齡無疾
而逝，正不知幾生修到，光榮史乘照耀千秋，尚祈
夫人節哀善自　珍衛為禱肅此敬叩
禮安

闞漢騫
闞揚如謹上

洪壽南、梁抱清來電

居老夫人禮鑒：閱報驚悉覺老於月之廿三日捐館，戡建未竟遽失元老，曷勝駭悼，夫人情深伉儷自必哀痛
逾恒，惟念覺老佐輔國父創造民國，領導司法奠定立憲之基，豐功偉績永垂不朽，勛業紀於國史，俎豆長
享千秋，雖歸眞於天上，應無憾於人間，尚祈勉抑悲懷，共襄大事，謹電奉唁，惟冀鑒察。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院長洪壽南、首席檢察官梁抱清同叩寢印

許雅亭、張天震來電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三組賜轉故評議委員居老同志覺生先生家屬禮鑒：居先生服膺主義獻身黨國四十餘年以來，創造共和，勷助歷次革命大舉，致力司法促成憲治，殊勛偉績，建樹良多，際此民族艱危，端賴老成共策匡復，玆聞溘逝，不勝軫悼，特電弔唁，諸希鑒照。中國國民黨駐海防直屬支部改造委員會常務委員許雅亭、秘書張天農海改戌感印

林丁財來函

居浩然先生禮鑒：猝聞令尊翁居正老先生仙遊，殊深驚悼，老先生勳高黨國，名留青史，已極人世，哀榮伏祈節哀爲禱。林丁財

陳獻甫來函

伯母禮鑒：讀報驚悉覺公溘逝，值投大遺艱之會失老成謀國之人，殄瘁同憂，典型共仰，矧在知好，彌切哀思，世侄曾隸帡幪，夙欽楶範，驟聞捐舘，何止心驚，不待過車已先腹痛，惟念覺公年登耋耄，功在國家，慟非爲私情轉自解，伏祈　伯母暨　浩然諸兄　久瀛諸姊節哀順變，以禮愼終，庶存歿兩安榮哀並至，附上輓聯，以表微意，請飭　察收爲禱。
世侄陳獻甫謹肅二十七日

李承俊來電

梅川居公壽捐館舍，痛惜之至，追念平生慨然久之，謹撰五言輓詩一章，薄具港幣奠儀二百元，聊申悼意，夙仰先生至性過人，深哀極悼，知所難免，尙祈節哀以慰在天之靈，是爲至禱。新嘉坡李承俊印

楊仲鯨來電

居評議委員家屬禮鑒：驚聞覺生先生仙逝，痛失元老，至深哀悼，謹電致唁，尙祈節哀順變爲禱。花蓮縣長楊仲鯨

陳立夫、潘公展、賴璉來電

居浩然先生禮鑒：驚聞覺老噩耗，黨失導師，國喪元老，遠寓海外痛悼不已，務祈節哀順變，繼承先志，陳立夫、潘公展、賴璉

高登艇等十七人來電

居委員家屬禮鑒：驚聞覺老仙逝，無任悼念，敬希節哀，以當大事。高登艇、張志廣、畢東垣、于德純、曹德宣、郭堉愷、張秉智、黃寶實、曹承德、葉時修、孫式菴、張國柱、吳大宇、王枕華、孫玉琳、張一中、蔡孝義同唁

朝陽大學旅澎校友會來電

居夫人暨公子瀛玖浩然禮鑒：閱報驚悉院長仙逝，悲痛異常，覺公一生奮鬪德垂黨國，蔭庇門墻，雖音容已邈而精神宛在，還希順變節哀，以襄大事，謹電致唁。朝陽大學旅澎校友會戌迴叩

朱夢魁來電

居夫人鍾叔岳祖母慈鑒：遽聞覺生公公化鶴之悲，朝野傷心，伏乞節哀濟時，謹電請罪，遙唁福履安綏，叔岳侍下姪孫婿朱夢魁泣叩

傅汝霖來電

居浩然先生禮鑒：閱報驚悉覺公仙逝，至深悲悼，惟覺公德劭年高，功在黨國，兄等均能繼志述事。尙希仰慰慈親，節哀順變，謹電馳唁，無任神馳。傅汝霖叩

藍滌淮來電

居夫人暨公子禮鑒：驚聞覺公仙逝，國喪元老，黨失典型，悲悼殊深，致電奉唁，尙祈節哀爲禱。羅東水利委員會主任委員藍滌淮亥冬

魏振武來電

居夫人伯母大人禮鑒：驚悉覺翁梗日仙逝，不勝悲悼，晚因病不克前往執紼，罪咎良深，謹電奉唁，惟祈節哀順變爲禱。晚魏振武叩戌寢印

蕭汝淮、葉上芃來電

居浩然先生：驚悉老伯仙逝，不勝痛悼，希節哀順變，謹電致唁。弟蕭汝淮、葉上芃

鍾天心、林苑文來電

居夫人暨家屬禮鑒：驚聞覺生先生遽返道山，不勝悲悼，尙乞節哀順變，以慰靈爽爲禱。鍾天心、林苑文

方覺慧、孫健悟、王孟鄰來電

居夫人禮鑒：覺公仙逝、聞訊痛悼、敬祈節哀、方覺慧、孫健悟、王孟鄰叩

錢穆、張丕介來電

居浩然先生禮鑒：覺老噩耗，耆德長逝，同深震悼，惟祈節哀順變，錢穆、張丕介廿五日

林翼中、黃麟書來電

居夫人禮鑒：驚悉覺老仙逝，軫悼良深，特電致唁。林翼中、黃麟書寢

浦士英來電

居夫人禮鑒：驚聞院長仙逝，國摧棟樑，黨喪元老，司法界痛失典型，歲首叩別，人天永隔，悲悼莫似，謹唁。浦士英拜

黃呈聰來電

居瀛玖居浩然先生：聞令先尊仙逝，無任痛悼。尚望節哀。黃呈聰

陳進東來電

居覺生先生治喪委員會：遠道聞訃，莫明驚悼，特電慰唁，尚乞珍重。羅東陳進東

裴元齡、徐燕秋來電

居浩然先生：令尊仙逝，無任震悼，特電吊唁。裴元齡、徐燕秋

楊恭廷來電

居瀛玖先生：安窆之日，道遠未能趨前執紼，爲歉。謹此申奠。南方澳大同醫院楊恭廷

申翼熙來電

謹悼故中國國民革命英雄居正氏，韓國國會議長申翼熙

李漢魂來電

居先生家屬禮鑒：先生逝世，無任哀悼，尙希節哀順變。李漢魂

徐可亭來電

居先生家屬禮鑒：聞悉老友居覺生溘然長逝，先生對於黨國偉大貢獻與成就，永垂不朽。徐可亭

黃錫麟來電

居覺生治喪委員會：安窆之日，道遠未克趨前執紼，爲歉。謹此申奠。羅東國校黃錫麟

陳能來電

居浩然先生：覺公仙逝，曷勝悲悼，請太姻伯母節哀珍重。陳能叩唁

陳江山來電

居瀛玖先生：遠道聞訃，莫名驚悼，特電慰唁，尙乞珍重。陳江山

林添福來電

居瀛玖先生：遠道聞訃，莫名驚悼，特電慰唁，尙乞珍重，林添福

楊基先來電

居覺生先生家屬禮鑒：頃閱報章，驚悉覺生先生仙逝，國失柱石，黨喪導師，嚮往老成，曷勝痛悼，特電慰唁，並乞節哀。臺中市長楊基先戌敬印

林仁和、陳玉波來電

淡江英專居校長：遠道聞訃，莫名驚悼，特電慰唁，尙乞珍重，高雄市議會林仁和陳玉波暨全體議員

謝貫一來電

居瀛玖先生禮鑒：覺公逝世，痛哲人之云亡，希繼志以爲孝，謹唁惠詧。基隆市長謝貫一戌廻

程元藩來電

居夫人禮鑒：驚聞覺公仙逝，無任痛悼，謹電馳唁，尙希節哀爲禱。鄉晚程元藩迴

何世禮來電

臺北通訊處轉居院長夫人，驚聞覺公仙逝，黨國痛失典型，薄海同深悲悼，世禮遠適異域，未克躬親致奠，敬電奉唁並希節哀。何世禮宥秘二

許崇智來電

臺北居覺生先生治喪委員會請轉居鍾夫人暨浩然世兄禮鑒：驚聞覺生先生溘逝，悲悼無已，念此一代完人，

疊弘開濟，功在黨國，中外同欽，何期天不憖遺，共抱木壞山頹之痛，況在久同患難，尤切人忘邦瘁之思，傾江漢之炳靈，望海天而憑弔，尙希節哀順變，勉承志事，謹電馳唁。許崇智叩宥

陳錫卿來電

居夫人鑒：昊天不弔，國喪元良，驚聞噩耗，四海同悲，尙懇勉抑哀思，完成遺志，謹電致唁，敬祈垂察

徐志剛來電

閱報驚聞覺公逝世，國喪元老，黨失導師，曷勝震悼，謹電肅唁，伏祈節哀。基隆市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志剛

胡木蘭來電

居伯母禮鑒：驚聞居伯遽歸道山，曷勝哀悼，緬維居伯豐功碩德，勛名永垂後世，可無遺憾，尙希伯母節哀保重，以襄大事。世姪胡木蘭敬唁

劉秉善來函

覺生先生家屬禮鑒：敬啓者：月之十八日與覺老偕遊新竹靈隱寺，廿三晚南下高雄視察，於旅次驚悉 覺老遽歸道山，不勝哀悼，覺老黨國元勛，豐功偉業，薄海同欽，享此高齡，福壽榮歸，毫無遺憾於人間，敬祈節哀順變，以襄大事爲荷。耑肅奉唁，並候禮安劉秉善拜啓十一日廿八日

臺中市委員會來電

臺北浦城街居故委員家屬禮鑒：驚聞覺老仙逝，噩訊傳來，曷勝哀悼，追維覺老開國元勛，革命典型，復

興大業，仰賴正般，遽歸道山，悼痛曷極，尚乞節哀順變，俾承遺志爲禱。中國國民黨第一屆臺中市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通暨全體黨員全叩感

查良鑑來電

居夫人及浩然兄禮鑒：驚悉覺公仙逝，至深痛悼，謹電慰唁。查良鑑儉

龍燦來函

浩然公子大孝：昨驚聞尊公先生突然捨報，生西無疑，足微秉政德厚，學佛功深，凡屬同仁，莫不一致讚歎，惟念國運艱屯，老成凋謝，實黨國之最大損失，又不禁悲悼同深耳，公子純孝成性，知必哀痛踰恒，但恐益堂上悲懷，希順變節哀爲禱。並請尊第全眷于七七內茹素誦經，以增進　尊公蓮池品位，此實孝之大者，度公子宿聆庭訓於平時，當不以貢言爲河漢也，燦誼忝黨末，理當趨哭寢門，唁慰堂上，奈近患耳鳴之疾，畏聞囂市車聲，影響內心悒悸，以是不果，深憾于衷，特製挽詞，藉伸悼意，一俟賤恙復原，再詣靈幃追悼，專肅，敬晴素履，世侍生龍燦謹啓十一月廿九日

謝福慈來函

居夫人暨浩然世兄禮鑒：噩耗傳來，驚悉　覺公無疾溘逝，忝蒙　知遇尤爲悲痛，第念　覺公輔佐　總理締造民國，奠定黨綱，碩德垂型，名欽中外，而于司法院長任內修正法律，培植人才，樹立法治之基礎，完成民治之憲章，豐功偉績，彪炳史乘，今後成佛西天，定必含笑極樂，尚乞節哀順變，勉力保重，是所

叩禱。福慈本擬躬親執紼，適因病困，曷勝悵惘謹，具輓聯一付，藉表哀思，專肅奉唁敬請　苫安，諸維珍重。受知生謝福慈謹肅十一月廿五日

許世英來函

明志尊嫂禮鑒：閱報驚悉　覺生先生遽爾仙遊，曷深痛悼、唯念　先生早著勳徽，晚證佛果，生死均有定數，尙乞　節哀勉襄大事，爲所切禱。弟海天遠隔，未獲趨唁，敬請黃伯度弟代爲叩奠，幸祈譽宥。祇候　禮宜　許世英敬啓十一月廿四日

廣濟留港同鄉來函

明志夫人暨公子禮鑒：頃閱報載覺公於本月廿三日謝世，噩耗驚傳不勝感悼，回溯覺公四十年革命努力無間，九萬里版圖宏猷卓著，爲黨國之元勳，司人民之法制，德高望重，罄竹難書，方冀同心討賊，國土重光，詎料大志未成，臺星忽隕，遺愛情深桑梓，聲隨港水嗚咽，典型望在天涯祭奠英靈不朽，臨書弔唁，無任悲哀，敬電。廣濟留港同鄉戍沁叩

林明合來函

瀛玖浩然倆先生：頃悉尊翁仙逝，誠爲全國同胞痛哭，尊翁匡輔　總統，有志未竟，望繼續遺志爲要。

陳楚楠來電

居夫人暨公子禮鑒：驚聞覺公仙逝臺灣，回憶四十餘年前星洲聚首，酒酣耳熱抵掌天下事，悲歌慷慨，壯懷激烈，大陸告陷，躬隨政府播越歷盡艱辛，當此中原未復，老成遽謝，朝野同悲，謹撰輓聯一幅，另郵

寄奉，藉抒哀敬，諸公子克紹箕裘，敢祈節哀繼承先志，耑肅敬唁

孔庸之來電

譯轉居夫人暨浩然世兄禮鑒：驚聞覺生先生逝世，老成凋謝，哲人其萎，曷勝惋悼，特電致唁。尙希節哀珍重幸甚。孔祥熙

陳愛羣來函

居夫人禮鑒：報悉居先生辭世，本分館同仁不勝傷悼，蓋先生功在民國，際此國難痛失元良，惟先生鞠躬盡瘁，名留青史，足堪告慰，伏維夫人節哀順變爲禱。中央國醫館駐馬來亞分館館長陳愛羣

尹公毅、馬必寧來電

居伯母尊鑒：驚聞伯父大人仙遊，至深哀痛，侄遠處海隅不克躬親叩奠，尤爲歉疚，已航函託臺友人謹具花圈送上聊表微忱，伯父大人福壽全歸，尙祈節哀順變，多加珍攝是禱。

黃瑞章來函

浩然吾兄苫次：頃驚悉　老伯大人遽返道山，曷勝悲悼，緬維老伯大人黨國元勛，功在社稷，海內聞訊，舉世同悲，吾　兄純孝成性，撫遺書而興感，覩風木以生悲，慘痛可知，惟念　老伯大人耆年碩望，令德考終，曾委化于一朝，必流芳于百世，尙希節哀順變，勉襄大事，而令堂老伯母遭此大故，尤藉吾　兄善爲承歡，　伯齊世弟遠在異國，遽聞噩耗，肝腸寸裂，亟欲返梓，經弟等反覆訓勉，珍重還軀，日來守制在寓，弟等仍當隨時勸導，請轉陳令堂老伯母釋念爲禱，惟弟等遠在海外，鶴弔無從，仰望繐帷空勞景仰謹

肅尺書，聊代芻陳，敬希詧照，順候孝履，並叩老伯母大人懿安。弟黃制瑞章謹啓十二月一日

暹羅中華會館電

轉居委員家屬禮鑒：驚悉居委員逝世：曷勝痛悼，謹唁，暹羅中華會館戍有印

馬六甲寄廬俱樂部電

居院長家屬禮鑒：閱報驚悉院長溘逝，深爲哀悼，院長畢生參襄革命，一心一德宵夜宣勞，功在黨國，正期翊贊中樞，共濟時艱，胡天不弔竟失元良，海天遙念，彌深悲思，謹電致弔，並希節哀。馬六甲寄廬俱樂部主席宋廷濱戍寢叩

曾魁漢來函

尊翁逝世，在港同志莫不悲悼，尊翁致力革命，在山東服務之同志擬在港舉行追悼會，請將尊翁遺照寄港，以便懸挂，此頌禮祺。

庭訓記聞

居浩然

先父一生爲　總理忠實信徒，自民國前七年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以迄逝世，綜四十七年之久，未嘗一日脫離黨的活動，此在國民黨執政之後固無足稱，而當顛沛流離之中，其能鍥而不舍者有幾。方民國三年，本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只數百人，而　總理任先父爲黨務部長，民國五年二次革命，　總理以討袁必自根本處着手，乃決定在山東擧兵，而任先父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其倚重爲何如，所以如此者先父自獻身革命之一日始，卽有黨無我，不避艱險，不計成敗，惟　總理之命是從。更有進者，其於本黨之性質與任務有深切之體認，而確能無愧爲三民主義之忠實信徒，不孝嘗過庭，謹記所聞如次。

先父嘗曰，中華民族自立國以來，有其光榮的歷史，有其獨特的文化，中間雖迭經北方蠻族的入侵，與印度佛敎的影響，但只有更光大其內容，更增加其深度，惟自近百年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才顯得欲振無力，甚至爲自己同胞睡棄亦無所惜，究不知一民族的文化是其生存的根本，丢悼了這命根子，就連命也保不住。像現在大陸上瘋狂的匪徒，繼一面倒的政策之後，又來一套「新愛國主義」，要中國人不愛自己的國家，而愛共產主義的祖國——蘇聯，試想這種理論引伸下去，豈不是就是說中華民族的存在，只是爲人作牛馬，一旦牛馬的作用也成爲不必要的時候，就該殺盡滅絕，以免消耗蘇聯主子所專享的糧食，這種駭人聽聞的理論，乃是百年來民族自卑感的總結，能在這自暴自棄的逆流中，始終保持民族自覺的只有中國國民黨，明瞭了這一點，才能說得上中國國民黨的性質與任務。

先父又云　總理本悲天憫人的胸懷，繼述先賢，融通中西，創造三民主義，是爲救國救民的寶典，其一生革命事蹟，又足代表中華民族文化新生的人格化，所以要說中國國民黨的性質，決不可以西洋普通政黨或革命政黨目之。西洋英美式的政黨乃是運用政權的一種方式，而西洋德蘇式的革命政黨，又只是少數

野心份子利用以爲奪取乃至控制政權的一種工具，至於中國國民黨則係中華民族新文化具體化的一種運動，是否掌握政權，不是本黨主要的課題，只有一旦脫離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主流，就不成其爲中國國民黨了。這一番道理　總理知之最切，所以民元推翻滿清，武昌首義，各地響應，十九不是同盟會的同志直接領導，而南京選擧大總統，十七票中　總理以十六票當選，當選不久，爲謀國內團結，　總理旋卽退讓，這一種精神充分說明了本黨的性質。至於本黨的任務，則在救國救民，與共匪的賣國滅民剛好成爲一强烈的對照，而當共匪猖獗，大陸垂危的時候，在一般人心目中，竟視共匪南下無殊於當年北伐者，其故安在。一方面共匪奸謀未露，不爲世人所識，一方面也因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本黨文化敎育政策的失敗，馴至在學術界的圈子內，提起三民主義，就嗤之以鼻，好像不値一提，那時候思想界對西洋文化的五體投地，早已開今日共匪一面倒的先河。這種錯誤的由來，就因爲未能把握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主流，或則以爲中華文化就此完結，或則以爲中華文化已屬落伍，最甚者則認爲過去一無所有，現在只有講「新愛國主義」爲實際比我們落後二千年的蠻邦作牛馬，背棄了文化的主流，可能有如此嚴重的後果。以救國救民爲任務的本黨，怎能不認淸自身的性質而謀澈底的改造。

由此申論民族與文化並西洋學術，先父更有言曰：民族的新生在文化的新生，文化的新生起於一種需求，來自民族深厚的根器，其始爲一種風氣，迨鍾於一人而成形，反映爲一種運動而具體，中華民族之新生，至　總理而人格化，組成爲中國國民黨而具體化，吾人今日必以三民主義爲救國救民之寶典，實行主義惟吾力是視，不在政權之有無，或力量之大小，更不可斤斤於經文之詮釋，基督敎聖經第一章創世紀述上帝以泥土造人，現在研究自然科學尤其古生物學的，必不能信其爲事實，然無碍於基督敎文化之成爲西洋文化的基礎，吾人讀三民主義講演詞，應能想見　總理一番悲天憫人的心情，發爲救國救民的宏論，總理對西洋學術，有深厚的修養，但自始卽講民族，這並不是受了西洋民族國家的影響而講民族主義，乃是爲了救民族救國家才講三民主義，這一個出發點，與共產黨講共產主義而要消滅中華民族恰恰相反。現

在學西洋哲學或社會科學的人，總覺三民主義與西洋學術這也不合那也不合，必有未洽，這就因為或則根本沒有理解西洋文化，不知道西洋文化自身也是窮途末路，在那裡豕突狼奔，或則對於中華文化未有深切了解，不曉得　總理的三民主義乃是繼述先賢的制作，近兩年來更有以三民主義比附西洋哲學某一派別者，或曰一體兩面論，或曰中立一元論，甚至投票表決，決定應如何比附，未免淺陋。試想西洋人有名懷特海者，有名羅素者，此譬如中土有程朱，有陸王，今先假定懷特海或羅素之說法為眞理，而以　總理救國宏論比附之，又譬如先宗程朱，或宗陸王，而以西洋基督教聖經比附程朱或陸王，能毋為識者所笑。

關於西洋學術，先父更嘗以服裝為例說明本末先後。先父以為吾人誠能立其本，則西洋文化皆為吾所用。如今日國人御西裝，已成常服，婦女御旗袍，則滿洲人之服裝蛻化而成者，服裝革命，完成於無聲無臭之中，而吾服西裝旗袍者，仍為中國人如故。蓋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者，不在服裝之末也。故今日論本黨改造，首在體認黨的性質與任務，其道有二，而殊途同歸。或則深通西洋學術，洞然於西洋文化之無出路而返求諸己，或則對中華學術有深厚修養而油然生親切之感，知吾廣土衆民，蕃息於斯土四千餘年，自有其豐富之精神生活，不僅有安心立命之道，抑且活力充沛，歷久猶新，今日要圖，在以西洋文化為增上緣，觸發培養吾新生之契機，而必奉　總理遺教為圭臬。使中國國民黨蔚為中華民族新文化之主流，從而達成救國救民之任務，明乎此，斯足以言改造矣。

編者的話

居覺生先生逝世一週年，我們特地搜集有關紀念　先生的文字及各界所送輓詩輓聯印成專册，分發給景仰　先生的人，以資紀念。

但因去年治喪時人手不敷，致各方所送哀輓、文字頗有遺漏，且此次編印忽促，難免錯誤，尚祈　讀者予以指正。如有未及刊入者，並希錄出補送。

編輯及校印者

李翊民　許師慎
狄膺　凌廣興
李自強

哀思錄附言

居鍾明志

三年的時光，過去了的覺到很快，未來的眞不知如何過下去。三年之中，最苦是第三年。不幸給病魔纏擾，春間患濕氣；等到略癒，又自不小心跌一交，傷了背脊骨。胸背包上石膏，睡在床上，飲食及大小便，一切須人扶持。八月六日，取去石膏。十四日。小兒伯齊，由歐囘國，七年遠隔，見面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小小年紀，學成囘國，不能一見老父。喜的是沒有白費我們的苦心，囘來後就能自謀生活，祗有我運氣太不好了。九月一日。忽然肚痛。到第二天實難支持。兒女將我送進醫院。檢查之下，發現大腸有瘤，相當嚴重。非開刀不能斷定。所以上午進醫院，下午就動手術。一個月之中，連開三次刀，眞所謂九死一生。其痛苦實難以言語形容。在病中所可告者，兒女都能各盡其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同心合意，商量挽囘我的老命。從未見他們一點傾軋的表現。還有朋友親屬，亦甚關心，時來慰問。親誼如舊，增加我不少精神。目前，危險時期雖已過去。但是仍不能起床。手術尚未完畢。究不知拖到何日可了。實在是苦不堪言。倘然你，逝而有靈，快快保祐我早除苦海，或者乾脆帶了我去，可免許多麻煩，兒女亦可省些累贅。四十三年十月

哀思錄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一	四	知取所法	知所取法
一六	四	撲素	樸素
一七	二	似偶非倡	似偶非偶
一八	一八	二十四年	二十年
一九	八	二十四年	二十年
		歷時十四年	歷時十七年
四一	五	夷儉	夷險
四三	四	侵凌	侵凌
四四	二	擢靈	鍾靈
五〇	一二	武候	武侯
五一	一六	避規	規避
五四	二	日維	曰維
	六	河潮	河朔
六三	一	禮型	禮刑
六四	七	達奇勛	建奇勛
六五	一六	夏日	夏口
六八	二	不反	不返
六九	一一	敬仲	管仲
七〇	二	闔漢騫	闞漢騫
七一	四五六		（重見）删
	一四	輝倫	彝倫
七二	七	痛元勛	哭元勛
七四	三	舊耒儀	舊丰儀
	五	柳雨	椰雨
七七	一七	陳誰綸	陳維綸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〇	一九	程鴻	程鵬
九二	九	賈勤	覃勤
	一九	今年	今春
九三	二三	爲今朝	今朝
九四	五	論切	論功
	六	風志	夙志
	九	痛先元勛	痛失元勛
	一四	長懸心服挽歌應共	長懸心眼挽歌要共
		凱歌歸	凱歌歸
	一六	佐令	佐命
一〇〇	一〇	俄兵	俄共
	一六	柯衡	權衡
一〇二	八	問氣	間氣
一〇三	一八	帳	悵
一〇四	一九二〇		（重見）删
一〇七	五	代輓聯	代送輓聯
一〇九	一一	莫明驚悼	莫名敬悼
一一二	二	傾	仰
	四	不弟	不弔
一二三	七	足微	足徵
一二四	八	回朔	回溯
	一〇	遺愛	遺愛
	一五	抵掌天下事	抵掌談天下事
一三七	一〇	丟悼	丟掉

